武俠世界



$2.00

76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名流夫人 馬雲·著

有些人有了錢之後，又想有名譽有地位。於是社會上沽名釣譽的人觸目皆是，眞正出心爲市民謀福利的，少之又少。

有位社會名流不但富有，還有個賢淑的妻子，有個可愛的兒子，家庭是相當幸福的，但他却不因此而滿足，還要千方百計希望在上流社會中掙出一個名堂來。結果因爲他的妻子令到他美夢成空，你猜爲什麼？請參閱是期刊出之：「名流夫人」，它將令你大感意外！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武俠世界
香港新街七王
電話：四八四二
承印者：環球印

BOXING MAGAZIN
7-13 NEW ST. 2ND . 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50.0
　　　　　一年港幣 $98.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6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名流夫人



十萬鉅欵 一條人命

金子牛是一位富豪，他和許多有錢人一樣，照例喜歡出風頭，做一些惹人注目的事情。例如某報爲災民請命，發動市民捐欵救災，他會拿出一千幾百，命令秘書寫一封情詞懇切的信件，再附上他本人十多年前年青時代的玉照一幀，叫人交到報館去。報社爲了獲得宣傳上的效果，希望其他善長解囊，自然會將他的信函和玉照製版刊出。諸如此類的事，實在多至不勝枚擧。

其實生活在此時此地的人，稍爲清醒的都會心裏有數。政府只是一個目的只爲賺錢的機構，既然要保持「合理利潤」的收入，對於救災救難所能付出的欵項數目自然不會太多。爲此，那些盼望升職的官員們便想出許多良計妙策來！

於是一間間的善堂先後設立，讓有錢人出風頭，但是須要掏腰包，掏得越多，所賦予的銜頭越大，越動聽。再加上來自祖家的封賜，正好迎合了有錢人的心理，金錢上的奉獻，也就毫不吝嗇！

試想想吧！政府付出的只是一些「虛銜」，實際付出金錢的却是富翁們，政府可以省回大筆財富滙返祖家去，富翁們又有風頭可出。正是各得其所，又何樂而不爲？

正如俗語所說：把戲人人有，巧妙各不同！願者上鈎，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事。不過，想到市長的契娘既然窮到抽筋，還不鼓勵她的親生兒女們發奮圖強，而讓他們遊手好閒的到處拍拖騎馬，遊埠散心，每年不知浪擲了多少金錢去充撐場面，到頭來還是難爲了市長千方百計的在市民身上打主意，實在令人覺得有些不值！

所以有時回心想想，有些富人們雖然未必眞的發自心內的良善而捐出巨欵，但是如果沒有他們，小市民們豈不是更加苦不堪言麼？因此比較起來，這輩有錢人總比那些按緊腰包的勝了一籌！

那麼，富人們是否付出金錢的代價之後，便只拿了一個銜頭便算數？當然，除此之外他還可以獲得許多特權，起碼那些衙差們知道他是有來頭的人，就不敢諸多嚕囌。

至於這輩富人們過去所作所爲是否違法，反正沒有證據，而且，事情已經過去了，當然也沒有人去加以追究他的財富來源！

所以也難怪有人說：這是冒險家的樂園！

只要閣下有本領，有胆色，只要有辦法瞞過執法者——不管你用鈔票掩住他們雙眼，或者索性跟他們鬥法。總之你積聚了相當財富之後洗手不幹，再利用那些不義之財去做正正當當的生意，用少許金錢買個銜頭回來，此後你便可以一帆風順，大搖大擺地面團團作個富家翁。

鐵枴俠盜呂偉良沒有資格稱得上富翁，他做善事也向來不計較名利的。他甚至連祖先遺下的一間古老大屋也連地皮一併賣掉，悉數捐給傷殘福利會。這件事報紙提也不提，可見他絕對不是一個沽名釣譽的人。

呂偉良雖然不屬於所謂「上流社會」的人，但是許多有錢人却喜歡跟他打交道。此中當然不乏正正當當的商人，他們常常邀請呂偉良到他們的家中或者俱樂部作客。金子牛便是其中一個。

呂偉良認識金子牛是在飛鏢俱樂部裏面，他只知道這富人很喜歡做善事，報紙電台時常提及他的名字，金子牛也知道對为是名聞一時的鐵枴俠盜，過去經常神出鬼沒地出沒在一些富貴人家裏，劫富濟貧的事跡，早已爲市民所津津樂道！

年來呂偉良雖然很少再幹劫富濟貧的事情，反而專跟社會上那些牛鬼蛇神過不去，但却因此更令市民敬佩。

這一天晚上，呂偉良和林愛莉這一對江湖情侶又出現在飛鏢俱樂部裏面。金子牛夫婦看見他們就笑嘻嘻地走過來。

「眞好！又看見你們了！」金子牛笑笑說。

「你可知道他的綽號嗎？」林愛莉半開玩笑地指指呂偉良。

金子牛又是一陣「格格」大笑：「當然知道！大名鼎鼎的鐵枴俠盜，正是誰個不知誰個不曉？」

「既然知道他是鐵枴俠盜，你就不該太早表現得那麼高興！」林愛莉說，「因爲今天晚上，他可能光顧閣下呢！」

「哈哈……你眞會開玩笑！」金子牛說道：「誰不知道呂俠士只光顧那些爲富不仁的人，但我金某人，却沒有這種資格啊！」

「別說得那麼口响！記得有一次你請呂先生到你們富貴協會參加甚麼早餐會嗎？」林愛莉說，「當時你把他介紹給座上那班非富則貴的人認識，你竟順口邀請呂先生演講……」

「嗯！」金子牛的面色很尷尬，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的苦笑着。

他不會忘記那一次午餐會，甚至所有當時在場的人也畢生難忘。

「富貴協會」顧名思義是一個上流社會的會社組織。該組織的會員都是非富則貴的，因此能够獲得邀約者，也不會是個寂寂無名之士。

呂偉良當時在「富貴協會」的演講所以令到在座的人感到印象難忘，是由於在他發表了連串怪論之後，向在座的人提出一個問題。

那問題是：在座各位有誰敢當衆發誓，做官的從來不貪污，做商人的從來不走私瞞稅！

但結果竟然沒有一個人敢挺起胸膛站出來！

呂偉良也不是故意令身爲主人的感到難堪，一則爲了事前他與一班到場採訪的記者們打賭，結果當然是他獲勝了。因爲事前他已估計到沒有人敢發誓說自己清白的。

其次就是配合了當日的講題。原來當日呂偉良當衆演講的內容有些近乎怪論性質，講題是：「貪污與不義之財」。

吕偉良嬉笑怒罵地說：貪污不算是一件壞事，只要貪得其所，決不會天誅地滅，只有那些貪而無厭的人才會得不償失。

例如由老遠地方到此爲官的人，難道就只爲區區數千元薪金麽？除非他在祖家窮困得沒有得吃，否則何必千山萬水的跑到這兒來？

講到有錢人，吕偉良開口就得罪了他們道：「在座各位大富翁，請問誰是百分之百靠正正當當經商而致富的？也就是說，從來不做非法的勾當，從來不走私瞞稅，連一元一角錢，都是見得光的。如果有的，請站出來當天發個誓，記者先生還會爲閣下拍照留念！拿到報紙上去大事宣傳宣傳。」

但是結果却弄得在場各人你眼望我眼，個個呆若木鷄。後來還是吕偉良打着圓場道：「對不起，我剛才只不過跟各位開開玩笑而已……」

當時在座的富商巨賈，以及政府部門中的高官們，無不爲之啼笑皆非！

就是因爲如此這般，所以，林愛莉一提起當日吕偉良的演講，金子牛便大感尷尬。

吕偉良知道林愛莉再說下去，只有令金子牛討個沒趣地離去。於是做好做歹的，把話題扯開了。

坦白說，金子牛儘管是個奸商，但是他總算「取之社會，用之於社會」，年來他委實已做過了不少善事。比較起其他爲富不仁的有錢人，總不會太過令人感到討厭！

金子牛把吕林二人拉到酒水部去，東拉西扯一會之後便說道：「兩位，有件事要告訴你們，在下要競選今屆的議員！」

吕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不約而同地怔了一怔，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對有錢人的期望不會感到驚奇，奇在金子牛似乎在他們面前太過隆重其事了！

沒有錢的人才希望獲得大量的金錢，但是當一個人有了許多金錢的時候又怎麽樣？除了希望揚名於世之外，便是有權說話——並非自言自語，而是在政府屬下的「民意局」內表示出他本人的影响力和意見！

在當地的所謂「民主政制」裏，「民意局」據說是代表民意的。其實當地市民數達五百萬，有權選舉議員的「合格選民」只有萬餘人。相信這鬼話的人，要不是傻瓜就是笨蛋！

但無論如何，任何人想擠身進去「貴族院」，得先通過「民意局」這一關，否則你會得不到一連串的銜頭，休想成爲「貴族院」裏的議員。

在當地的環境裏，能够成爲貴族院議員是表示「高人一等」的！市長開甚麽招待會，你有權去參加，祖家有甚麽皇親國戚駕臨，閣下可以「洗手以待」——跟那些貴賓握握手！

最令人陶醉的就是：一些大機構大企業，會要求你擔任他們董事局裏的主席或董事，因爲有了閣下的大名在他們的機構中鎮壓鎮壓，那班牛鬼蛇神就不敢諸多騷擾。而且該機構任何申請，保不拖延。單是這些，就够你享用不盡了！

也許你會擔心，沒有本錢如何可以加入大機構做董事？老實說吧，如果須要拿出大筆資金，還用那些大機構，大企業「禮聘」麽？閣下自己亦可大開拳脚，做獨資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兼……」

妙就妙在當你有了一連串的銜頭之後，又是貴族院的議員，特權多多，力爲面要賣你的賬，因此那些大機構大企業才會「禮聘」閣下掛個大名，然後按月給你拿來薪金之外，年終結算你還可以有「股東花紅」可分。請問世間還有那些事情比這更化算？

吕偉良笑了笑，說道：「以閣下的財力，相信必可從心所欲！」

「不！民意局是要靠選票的，單是有錢也不行啊！」金子牛說，「所以我才要請二位帮忙帮忙！」

「你攪錯了！金先生。」吕偉良說，「我和愛莉二人都不是合格選民。」

金子牛道：「我沒有攪錯，你二位雖則不是合格選民，但我知道，你們在中下階級有着不可思議的影响力。因此，我希望二位能登台振臂一呼，爲小弟拉一些選票！」

吕偉良笑道：「登甚麽台？」

「電視台。」金子牛道。

林愛莉撇撇咀，道：「我們才不慣做小丑！」

「林小姐，我也知道二位是江湖上著名好漢，爲人爽快而硬直！」金子牛說，「但是，我想對二位講句眞心話，姑勿論小弟過去做過一些甚麽事，但現在我的錢是足够了，有時却問心有愧！」

「想不到你也會說這種話。」林愛莉含笑道，「希望你別把我們當作懺罪亭裏的神父！」

金太太一直含笑盈盈，瞪住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話，從未表示她的意見，這時她却忍不住搭訕道：「二位，外子剛才一番說話是衷心的，請相信我吧！他希望有機會替市民做些事，保證將來當選後不會只懂得做個應聲虫！」

「這是每個候選人的許諾，但試問能實現的，又有幾人？」林愛莉說，「我也不妨說得坦白點，我不是個好演員，也缺乏你們剛才所講的影响力，我們只是個平凡的觀衆，習慣了看戲！不管是猴子戲，木偶戲，只希望演戲的人逼眞一點！」

林愛莉語帶幽默，令到金氏夫婦也不知道應該怎麽樣說下去才好。

就在這時候，一名侍役過來問道：「請問那一位是金夫人？請到電話間去聽電話。」

金太太怔了一怔：「我的電話？」

「是的，三號室，請！」這裏的侍役，禮貌一向都不錯。

金太太進了三號電話間，拿起聽筒，立刻就感到有點不妙！

對方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低沉地道：「金子牛夫人嗎？」

「是的，你是誰？」金太太問。

「請你小心聽着，我們一班弟兄近來很窮困，希望你能借出來十萬元濟急！」

「你到底是誰？我……我根本不認識你！」

「如果我們從不認識，我又怎會向你開口？」對方冷冷地一笑，又道：「齊玉

妮小姐，錢財不過身外物，我勸你別太吝嗇了，否則，你丈夫將會身敗名裂，做議員的美夢恐怕也會成空啦！」

金太太聽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冷顫，渾身上下的血液，也好像快要凝結下來了！

很少人會知道「齊玉妮」這個名字的，對方顯然是個大有來頭的人！

金太太讓頭腦冷靜一下，倒抽了一口氣，然後問道：「你可以讓我們見面談談嗎？」

「沒有甚麽好談的。」那人斬釘截鐵地道：「我剛才說過了，只要你借出十萬元，我們可以保証不再騷擾你！」

「我那有這許多現金？」

「你有的，我們已經查過了，必要時把首飾典賣吧！金先生那麽寵愛你，相信任何一件首飾，其價值也在十萬八萬元以上。」

「可以讓我考慮一下嗎？」

「沒有這種必要吧？」

「那麽，減一點好不好？」金太太哀求着說。

「我們不慣討價還價，唯一可以遷就你的，就是給你多一些時間。本來要你三天之內籌妥此數，現在要你五天之內準備好！」

金太太咬咬下唇，抖聲問道：「怎麽樣交給你呢？」

「五天之後，我們自然會給你電話的。」那人又警告着道：「別要花招了，任何詭計，我們也會洞悉，希望你別弄巧反拙！」

金太太呆了一陣！對方「叮噹」一聲掛斷了，金太太還是呆呆地獃在電話亭裏面！

她擔心立刻回到她丈夫身旁，可能被人窺破了她的心事而追問起來。

所以她必須冷靜下來然後才敢步出電話間。

當她回到她丈夫身邊的時候，金子牛就問：「誰打電話來？」

金太太早知她丈夫有此一問，因此在她由電話間回到座位的一段短短時間之內，謊言已經編織妥當！

她道：「是郭太打到家中去，傭人說我們來了這裏，又是三缺一——叫我去湊脚打牌！」

「那麽你去吧！我留在這裏跟吕先生林小姐他們聊天。」金子牛說。

「不！我有點不適，頭有些兒痛……」金太太道。

「那麽，我陪你到陳醫生處看看。」金子牛心裏難免也感到奇怪，好端端的怎麽忽然之間會頭痛起來？只是他沒有問出口！

「不！只是小事而已，回家休息一刻就沒事了。」金太太說道，「你們如果要談，就留下來談吧！我可以自己召街車先走。」

「我們要談的都談過了。」林愛莉說，「金先生，太座有事，你應該陪她返家休息的。我們還是說再見吧！」

金子牛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那麽，改天再向二位請教！」

「不要客氣！」吕偉良笑着跟他握手，「恭祝你從心所願！」

「謝謝你！」金子牛也苦笑一下：「沒有二位的帮忙，我實在沒有了信心！」

金氏夫婦終於離開了飛鏢俱樂部！

林愛莉沉吟着道：「眞奇怪！那個到底是甚麽電話呢？」

吕偉良問道：「你到底在說甚麽？」

「你沒有留意到嗎？金太太幾分鐘之前還是面色紅潤，神采飛揚的，怎麽會聽完了一個電話之後，便變得如此蒼白憔悴的？」

「我倒沒有留意啊！」

「我幾乎可以肯定，她剛才一直在說謊！」林愛莉說，「甚麽郭太叫她湊脚打牌都只不過是騙人的鬼話，要不是她家中出了事，便是其他方面出了毛病。」

吕偉良忍不住笑道：「難怪人家都說：女人眞愛管別人的閑事！」

林愛莉瞪住他道：「要不是她跟我們在一起，誰有空去管她？」

「算了！」吕偉良說，「我們找阿生去！」

阿生正在射擊室跟朋友們練靶。

× ×

金氏夫婦返抵家裏，金太太爲了讓丈夫相信她身體的確有點不適，便躱在房間裏睡覺。這時才只不過是晚上九點正！

金子牛一直覺得不對勁，因爲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了。正由於金太太神色奇異，所以金子牛不敢讓她獨自留下來。

電話忽然响起來，金子牛走去接聽！

出乎意外地，竟然是郭太太的電話，她要找他的妻子金太太。

金子牛早就料到妻子可能在說謊，那個打到飛鏢俱樂部去的電話不是郭太太打去的，現在可以肯定下來了。因此如果這時去叫她妻子聽電話，豈不是令她難堪？

金子牛道：「她有些不舒服，睡了，有甚麽緊要事嗎？」

「不！沒有重要的事，找她聊聊天而已！」郭太太在電話綫的另一端說。

金子牛又問：「我們由外面回來時，傭人說有位太太打電話來，可是你嗎？郭太。」

金子牛不愧是個老奸巨滑，如此一來，果然給他試探出眞相了。郭太太道：「不！我今晚是頭一次打電話來。請待她醒來時，代我問候她！」

「謝謝你，改天請到舍下來吧！」

電話掛了綫！

金子牛呆在一旁！他眞想不通，妻子爲甚麽要對他說謊？

他一直相信她是個好妻子，她艷麗動人，朋友們都十分羨慕他的福氣！

他們結婚已有十年，兒子也有八歲。雖然彼此間的年紀差了十多年——金子牛已經五十多歲，金太太才不過三十出頭。但是，這不但不會影响他們婚後的生活，而且十分恩愛。

金子牛曾經結過一次婚，前任妻子患病死去，後來才結識了現在的金太太。

撇開其他不談，現在這個小家庭看來是相當美滿的；除了金氏夫婦之外，還有二個女傭人，一個花王。其中一個女傭是專責照料那個八歲大的兒子寶貝的。

金子牛事業有了極穩固的基礎，入息

豐厚，常常捐出大量欵項到一些善堂去，社會人士都曉得他是一位善長仁翁！也就是被人尊稱爲名流的人！

金氏夫婦婚後十年，幾乎連吵咀的事情也沒有，金太太除了應酬朋友，偶然跟太太團的朋友湊脚打一場牌之外，其他應酬亦必與金子牛在一起。但是今天晚上的事情却令到金子牛有些大惑不解！

金子牛差不多想不通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他沒有直接去問他的妻子，因爲那樣會令她尷尬。

當晚他佯作熟睡，其實他却在暗中留意他妻子的一動一靜！

金太太整夜輾轉反側，似有無限心事，有時還暗自嘆氣！

金子牛心知有異，故作夢中醒來，但金太太立即又閉上眼睛，佯作睡去！

翌日起床，金子牛慰問他的妻子，金太太說她的頭痛已告痊愈。不用去看醫生了。

金子牛雖然照常上班，返回他公司的辦事處去，但却暗中吩咐他的女傭小心照顧太太，如果有什麼可疑之處便立刻打電話給他！

午間，金子牛在辦事處接得女傭電話報告，說他妻子沒有吃過午飯就匆匆外出；金子牛更覺可疑，他眞担心不幸的事情很快便告發生！

女傭曾在電話中告訴金子牛，金太太起床後只喝過一杯牛奶，一直在客廳與臥室之間來回踱步，不斷地吸着香烟，好像有些問題想不通似的。

等到女傭對她說，午餐已經預備好了，她却突然更衣外出！

這情形的確顯得極之不尋常，她很少抽香烟的，只是偶然在社交場合抽一支。要不是因爲金子牛也抽烟，她根本可以不抽。

萬一他妻子不幸出了事，不但他的競選計劃完全失敗，就是在他的生命中也會永遠留下傷痕！

他一直認爲她是個好妻子，在許多社交場合中她是個面面俱圓的交際能手，朋友們都羨慕他有個既美麗又賢慧的妻子。

甚至這次他獲得「富貴協會」大力支持參加競選，他的妻子也居功至偉！因爲富貴協會的會員們非富則貴，家財過千萬固有不少，就是擁有數億元身家的也有，若論排名，他會遠遠落在後面。

但是，就憑了他妻子的內綫政策，太太團的大力帮忙，使他獲得了提名。

雖然除了富貴協會之外，還有其他會社的會員參加競選，能否獲選仍在未知之數，但是有了富貴協會一班波士在後面支持，成功的機會應該是很大的。

萬一金太太一旦出事，甚至只是一些意外，也可能影响他的競選計劃。那時他的好夢固然成空，就是家庭幸福也會受到破壞！

正當金子牛胡思亂想之際，電話又响了起來！

對方是富貴協會的秘書，通知他當天晚上前往會所去開會。

他知道最近所召開的會議，差不多大部份是爲了籌備競選事項的。因爲富貴協會是一班有名望的富貴人家組成的，在當地十分有名氣，由他們提名的候選人如果落選，那就會影响到面子問題。

但是看見他妻子這麼樣，叫他那裏還有心情？

下午，他把要務辦妥，一切交給公司的秘書照料，匆匆趕返家中。

金太太赫然出現在他眼前！

金子牛悄悄舒了一口氣！問道：「你沒有出去嗎？」

「沒有。」金太太嫣然一笑！

這一笑充滿了魅力，金子牛當初認識她，就是給她這種無法抗拒的魅力所吸引的。

她有一份成熟美、艷麗、迷人而且帶有性感。要找一個完全適合的名詞來形容她，是相當困難，總之她是每一個男子產生好感的那一種女人。

她絕無半點邪氣，所以女性也會接近她，加上她做人的態度和藹可親，故此就更得人喜愛！

金子牛有了這麼一個妻子，應該覺得十分滿足，但有時名與利的慾望，往往會令到一個人陷於極度矛盾的境界。

「我眞想放棄參加競選！」金子牛明知他妻子又在說謊——她是剛回來才不久的，女傭說她曾經出去！但是那份愛心却令他原諒她。甚至言不由衷地說：「我希望多些時間留下來陪你。」

「別那麼傻勁！」金太太含笑盈盈地說：「我們是老夫老妻，又不是蜜月時期，你應該爲你的事業、你的前途掙扎！」

「如果我眞的當了議員，我會更加忙個不了，你會更寂寞了！」金子牛說這話起碼有一半是帶有試探性質；他要知道他的妻子是否在外面有了新歡？

「家裏有孩子，外面有朋友，我怎會寂寞？」金太太順口說道，目的只是要解釋她其實並不寂寞。

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金子牛聽到「外面有朋友」這一句，覺得份外刺耳。因爲金太太沒有提及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這却令到金子牛疑心頓生。再加上昨天在「飛鏢俱樂部」那個電話，以今天午間外出時隱瞞了事實等等，金子牛越想就越覺得可疑！

不過，金子牛沒有當面追究，他知道這無補於事的。萬一金太太無法下台，夫婦間的感情可能就此破裂。

因此，他決定不動聲色，想辦法偵查他妻子在外面的行動。

請私家偵探嗎？不！他是名流，萬一事情傳了開去，對自己的顏面有損！私家偵探如果做得不够周密，事情一定會宣洩出去的。

金子牛左思右想，終於決定去找鐵拐俠盜呂偉良和林愛莉帮忙。

這是翌日晚上，金太太推掉了三位女友的邀約，寧願留在家裏也不去打牌。這令到金子牛更加驚奇不已，因爲這是罕見的現象。

金子牛提議跟她一齊出去，但金太太說她很疲倦，想留在家休息。金子牛只好自己跑到飛鏢俱樂部去！

但是，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都沒有到俱樂部去，金子牛打電話到「愛廬」

去，却又沒有人接聽。

呂偉良的汽車裏有個無綫電話，但這電話的號碼並非每個人都知道的。

金子牛失望地返抵家中，女傭却說金太太出去了！

金子牛越想越覺得可疑。過去他絕對相信自己的妻子，但現在這份信心也開始動搖了。

差不多午夜十一點，金太太才由外回來！金子牛沉着氣問：「你到那兒去？」

「睡不着，開車出去兜風。」金太太懶洋洋地說。

「你不是說很疲倦嗎？」

「是的，但睡醒一覺又想出去走走。你的應酬怎會這麼早結束？」

金子牛一直在生氣，數分鐘之前還決心要當面質問他的妻子；但不知怎的，每次見面之後他就生不出氣來。

金子牛嘆了一口氣問：「美玲，你是不是有些什麼心事？」

金太太的名劉美玲——這是金子牛唯一知道的名字。

金太太呆了一呆：「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我覺得你這兩天來神色有些不對。」金子牛用溫和的態度問道：「你是不是有些事情隱瞞着我？」

「我沒有事情隱瞞你。十年了，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就是因爲我太相信你，太愛你，所以我才會這樣關心呢！」

金太太又輕輕地透了一口氣：「可能只是我有點神經衰弱，根本沒有什麼！」

「找個醫生看看好嗎？」

「不必了！多休息幾天，可能就沒事的。」

「我有個提議。」金子牛道，「可能城市生活太緊張了，我們不如離開這裏幾天，去旅遊！」

「不！你商業固然繁忙，競選議員也是非常重要的事。這個時候，怎可以行得開？」

「公司裏的事務可以交下給各職員代理，至於競選議員的事…我想退出了！」

「別傻勁！這是一個機會。」金太太百般溫柔地瞪住她的丈夫：「不要爲了我而毀了你自己的前途，何況這只不過是一些小事。」

金子牛那一股火氣早已消息失於無形，他本來一直以來就因爲自己有了這麼個太太而感到滿足、驕傲；要不是這兩天來金太太的神色和行動有異狀，他決不會想到其他方面去。金子牛情不自禁地說：「你是我的好太太，美玲，如果沒有你，我那裏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你對我太好了！」金太太感動得流出眼淚，輕輕地吻着她的丈夫：「你也是我的好丈夫，今生今世？我也不會離開你的！」

「眞的？」金子牛心中的疑團若隱若現。

「當然是眞的，儘管有人譏諷我配不上你，但是，十多年以來，證明我是經得起考驗的！」

「不是你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你；因爲我年紀太大了！」

「我喜歡成熟的男人，尤其是你！」金太太依在她丈夫的懷抱裏，「婚後你帶給我無限幸福，我們有了一個美滿的家，有了一個寶貝兒子，我驕傲，我滿足！」

她夢囈似的閉上了淚盈於眶的眼睛；他眞想問她爲什你要對我說謊？

但是，目前這甜膩膩的和諧氣氛，誰願意蓄意把它破壞？

金子牛吻着她的秀髮，撫摸着她的肩膊，旁敲側擊地問：「美玲，你是不是百份之百同意我競選議員？」

「是的，你還有所懷疑嗎？」

「不！我只是覺得你與一般妻子的確有點不同。她們都担心自己的丈夫花太多時間在外面，留在家中的時間太少。」

「那是太自私的想法，這個地方做人似乎沒有什麼秘訣的，誰不知道有地位的人佔盡了上風？」金太太說：「你是我丈夫，你有名譽有地位，就是我的光彩。何況做人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何不趁你年青的時候多做一些事業。」

金太太這一番大義凜然的說話，聽得金子牛心裏好不舒服，現在他內心的疑團盡釋，他不再懷疑她會對他不忠；雖然對於她一再說謊的事實眞相仍未弄清楚，但是金子牛寧願想辦法偵查，也不想當面令到他的妻子難堪、尷尬！

追魂電話　名流煞星

又是在飛鏢俱樂部裏面，同樣是晚上，時間大約是八點左右。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在室內一個射靶場裏練靶。金子牛走過來說：「我可以加入你們嗎？」

林愛莉笑了笑，說道：「我早知你會來的。」

「什麼？你知我會來？」金子牛怔了一怔！

「是的，我老早想到，你遲早會找我們。」

「你一定以爲我要求你們帮助拉選票啦。」

「不，只不過爲了尊夫人的事。對嗎？」林愛莉做了個鬼臉！

金子牛這一回眞的是嚇得張大了咀巴！他吶吶地問：「你怎麼知道？」

「嘿！太容易了。」林愛莉淘氣地一笑道：「本姑娘屈指一算，自然會知道任何未來的事，這又有什麼希奇？」

呂偉良這時才由射擊跑道回來，慢慢地放下那支練靶用的特製長槍！他笑對金子牛說道：「別聽愛莉胡扯，她只是隨便猜猜，並非先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金先生。」

金子牛苦笑一聲道：「給林小姐猜中了。」

林愛莉驚奇地叫了起來：「眞的是關於尊夫人的事嗎？」

「是的，她可能有麻煩。」金子牛嘆氣說。

「什麼麻煩？」呂偉良問。

「我也不知道。」金子牛說，「這也就是我找二位帮忙的原因。」

「開始於一個電話——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對嗎？」林愛莉瞪住金子牛說，

「當晚你正在這裏酒水部與我們談及你參加競選議員的事，侍應生突然跑過來叫尊夫人去聽電話。」

金子牛驚奇地張大了口：「是的，你們似乎比我更加清楚。」

林愛莉又洋洋自得地說：「自從尊夫人聽了那個電話之後，麻煩陸續而來，使你們爲之寢食不安，是嗎？」

「可能是的。」子金牛說，「我太太連日來神色顯然有些不妥，我希望知道眞相。」

其實林愛莉一切只憑推測，她從金子牛的神態和眼色中觀察得到事不尋常，再回憶當晚那個電話，她便能輕易地一語道破！

林愛莉心目中以爲：金子牛要做議員，但爲歹徒勒索，所以他的妻子當晚把他弄回家中。另一個可能則是：金子牛什麽瘡疤被人掌握在手中；又或者他的對手令他退出競選等等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事。

還是呂偉良比較老實，他對金子牛解釋道：「愛莉只是推測，金先生，到底你有什麽困難，不妨坦白對我們說吧！其實愛莉什麽都不知道。」

金子牛說：「內子可能有麻煩。但是，她不敢對我提及。」

「你有沒有問她？」呂偉良道。

「沒有。」金子牛說，「我覺得如果可以對我說的，她早該說了。此中必有矛盾，所以她才會隱瞞住我。不怕對二位直說，我非常愛我妻子，我甚至可以爲她犧牲一切！」

林愛莉道：「那麽，你不妨先考慮競選議員的計劃。如果你眞的非常愛你妻子的話。」

「嗯！……」金子牛爲難地，而又莫名其妙地瞪住林愛莉。

林愛莉說：「我是女人，當然明白女人的心理。一個妻子絕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太忙，你太太當然也不例外。其實，你已經有了足够的金錢，如果我是你，我這時會帶着她到處遊埠，還學什麽跟人爭名奪利？」

坦率、機靈而又淘氣，這就是迷你女賊林愛莉的獨特性格。剛才她那一番話只是出於一片眞誠，但却令到金子牛聽得滿臉通紅！

林愛莉道：「請別怪我多咀，你在懷疑尊夫人在外面有了情人，是不？」

「不！我知道她也很愛我，這種可能性甚少。」金子牛道。

「然則，你懷疑什麽？」

「如果我知道，就不會找二位了。」

林愛莉道：「要我們爲你找答案？」

「是的，如果要費用的話……………」

「不！我們不是私家偵探。」

「請別見怪，實在說句，我正是不信任私家偵探，所以才跑來麻煩二位請帮個忙！」

「怕他們口疏，傳了出去嗎？」林愛莉做了個鬼臉，「這也難怪的，家醜不出外傳，何況閣下又是個未來大議員呢！」

金子牛的面上又紅了一陣。

呂偉良覺得林愛莉未免太過份了一些，坦白說，在他的心目中，金子牛在一班當地富人之中算是較好的一類。起碼呂偉良就不覺得他討厭！

呂偉良說：「金先生，別聽愛莉把問題扯得太遠了，告訴我們事情的始末吧，我會盡我能力去帮助你，有沒有結果，那還要看看我們的運氣！」

金子牛於是把近日來他妻子行動詭秘，心神不屬的經過，一一說了出來！

呂偉良聽了之後安慰他說：「你放心吧！這件事我們會盡力而爲的。」

呂偉良又寫了一個電話號碼交給金子牛：「這是我汽車裏的無綫電話號碼，以後有什麽事找我，打到家裏沒有人接聽就撥這個好了。」

金子牛連聲謝過，滿意地走了！

他須要早些返回家中去，看看他的妻子是否又靜悄悄外出！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雙雙離開射擊室，但是他們沒有立即離開飛鏢俱樂部，只是轉進酒水部去，找着一名侍應生——他正是當晚叫金太太到三號電話室去聽電話的人。

他們當然是彼此都認識的，呂偉良是老會員，而從來不擺架子。

那侍應生說出當晚打電話來這裏找金太太的，是個聲音低沉的男子。在此之前，他從來未聽過有人打電話來此找金太太的。

呂偉良把侍應生遣走，同時叮囑他不要把此事對別人提及。侍應生向來敬重呂林二人，自然聽他們的吩咐。

林愛莉沉思着說：「老夫少妻本來就不大正常的，這件事，可能是三角桃色事件。」

呂偉良道：「我看他們倒也恩愛。」

「表面上怎麽可以看得出？」林愛莉說，「尤其是像金太太那麽美艷動人的女子，誰也不敢担保她在外面沒有第二個男子！」

呂偉良摸着下頷說：「這件事我們應該如何着手進行呢？」

林愛莉毫不考慮地說：「找阿生去！我們須要有人協助展開跟踪，監視！」

「不！」呂偉良反對說，「阿生有他自己的工作，我們不該爲了這些私人的事去麻煩他！」

「是的，但是憑我們二人的力量，很難把這件事做好。起碼也要向阿生借用一些電子儀器。」

「這相信不成問題的。今晚見到他的時候，不妨對他直說！」

呂偉良知道特警組裏面有的全是最新式的儀器，阿生既是特警隊長，任處長許多時也要借重呂林二人協助辦案，所以他相信一切將不成問題！

× × ×

憑阿生協助，一名特警喬裝成修理電話工人，混入金家，把一具無綫電袖珍竊聽儀器，放進了電話機之內，令到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可以安坐戶外的汽車中，也可以收聽到金家裏面的情形，尤其是講電話時候的情形。

呂偉良認爲金太太如果眞的遭人恐嚇，勒索或者眞的在外面另有新歡，他們一定會用電話互相連絡的。

但是，結果呂偉良失望了，因爲金太太並未跟任何男人通電話，除了她的丈夫

金子牛之外。

林愛莉嘆氣說：「看來我們今回又是枉作小人，金太太根本無可疑之處。只看跟她通話的全是太太團，連一個男人也沒有，就可以看得出她相當的正經。」

「是的！」呂偉良也感到十分洩氣，「她每次外出，也只是去拜會一些名流紳士的太太，看情形，只是金子牛太過多疑了。」

「金子牛說她神色不安，這可能與她丈夫參加競選議員有關。要知道有些女人心理非常矛盾，她們一方面担心丈夫一事無成，另一方面又担心丈夫萬一飛黃騰達時會把她們拋棄。這也可能令她心情不佳的。」

「你是女人，你比我明白心理上的問題。不過，金子牛無端找着我們來理這件事，眞正的目的又何在？」

林愛莉呆了一呆：「你以爲我們可能被利用嗎？」

呂偉良說：「那又未必，不過，爲什麽金子牛會對他的妻子，產生這麽大的疑心？」

「算了！我們走吧！」林愛莉說着就想把偷聽儀器關閉！

但是就在這時候，儀器又傳出了一陣鈴聲，那是電話的鈴聲！

跟住有人接聽，那是金太太的聲音。她非常緊張，這可以從她的語氣和呼吸可以聽到。刹那之間，連同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也爲之緊張起來！

「你是金太太嗎？不要作聲！」擴大了的電話聲，很容易聽得出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那男人用命令的口吻說：「你應該知道我是誰的，因爲明天便是限期到了！」跟住他又問：「你身邊有人嗎？」

金太太吶吶地說：「沒有。」

「那麽告訴我，錢準備好了嗎？」對方問道。

「已經準備好了，但是……」

「別嚕嗦了，明天晚上十時半，你獨自一人開車到北郊露天茶座來，不要報警，否則你會得不償失！」

「我如何認出你？」

「我見過你，我會認得你的。」

金太太似乎還想說一些什麽，但是對方已掛了綫。

呂偉良和林愛莉四目交投，呆了好一會兒！他們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麽好，只覺得心中的疑團算有了答案。金子牛並非多疑，金太太果然有了麻煩。

「明天晚上十時三十分，北郊露天茶座！」林愛莉喃喃自語地說：「誰向金太太勒索？爲什麽她不讓丈夫知道呢？」

「會不會是她的前度劉郎？」呂偉良又說：「像她這麽漂亮的女人，過去一定不愁寂寞的。」

「無論如何，明天晚上我們一定要去看看。」

「我担心有人認得我們，起碼金太太就會。那樣會打草驚蛇。」

林愛莉想了想說道：「我們可以稍爲化裝，而且還可以提前到達露天茶座。」

「不！我們不能一齊去。」呂偉良沉思着說：「你先到茶座去，我們用無綫電通話機互相連絡。你稍爲化裝就不易被人認出，但是我這一枝鐵柺杖却很難叫人不認得我是誰，不如就讓我留在汽車裏跟踪她！」

「這辦法也好。」林愛莉又問：「要不要通知她丈夫金子牛？」

「不！我們不是受僱性質，沒有這種義務。」呂偉良說：「金太太可能有她本身的苦衷，也許對方有些事實掌握在手上，足以破壞他們夫婦間的感情，但是如果金太太確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地方，我們就應該爲她掩飾一下。那又何必這麽快去找金子牛？」

「你果然是個心地善良的人。」林愛莉笑了笑！

× × ×

晚上十點正。

呂偉良的汽車就停在金家附近的路旁，但林愛莉並不像往常一樣坐在他的身旁，她已經獨自駕駛着另一輛車子到北郊去了！

五分鐘過去了，金家門前仍無動靜。呂偉良從窃聽儀器中可以收聽得到屋子裏一些情形，金子牛當晚沒有外出，因此，呂偉良担心金太太可能找不到藉口出去。

金太太的聲音突然從儀器中傳來，她似乎是由房間裏出來的，而窃聽器就隱藏在客廳的電話裏。

金太太說：「我有點事出去。」

金子牛問：「去那裏？」

「找朋友。」

「要我陪你嗎？」

「不必了，一小時之後我就會回來！」金太太說，「你可以先睡，不必等我了。我知道你明天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金太太顯然仍然在她丈夫面前隱瞞事實。由此亦可見，金子牛對妻子的一切也處於半知半不知的情況底下，絕對不是利用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

不久，金太太果然獨自駕駛着一輛小房車出來了，呂偉良不動聲色，駕車在後面靜悄悄地跟踪她！

金太太的車子直駛北郊，這原是意料中的事。呂偉良所以要跟踪她，只是担心她可能先到別處去，或者可能有意外。

現在金太太的車子已開進了露天茶座的停車場，這是郊外一塊闊大的草坪，沒有人看管，事實上如果不是跑來光顧露天茶座的，誰也不會把汽車停到這麽遠的郊外地方來！

呂偉良是唯一例外的，因爲他只把汽車在稍後時間停進去，却沒有去光顧露天茶座。

呂偉良在黯淡的燈光下，看見金太太由一條捷徑，登上石階，走進露天茶座去了。

茶座人客不算多，多數是一雙雙的情侶。林愛莉獨處一角，她的眼鏡架裏面隱藏着袖珍的收聽儀器，和無綫電對講機。這些新式的電子儀器都是阿生供應的，反正特警組裏面多得很！

林愛莉平時不戴眼鏡，這時戴上了一副眼鏡之後，整個樣兒也變了，即使時常見面的朋友也不輕易認出她的廬山眞面目來！

金太太還未走進茶座，呂偉良已經由

無綫電通話機通知林愛莉，因此她非常注意跟金太太接觸的人。

第一個走近金太太身邊的人當然是茶座裏的侍應生，但是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林愛莉坐在一角佯作閱報，其實憑着那副巧妙眼鏡的幫助，她正注視着金太太的一舉一動。原來她架着的那副特製眼鏡具備多種作用，除了能憑袖珍無綫電系統與呂偉良時刻取得連絡之外，就是眼鏡脾架兩旁，也具有傳眞作用。

眼鏡既然是特警組借出的，設計者自然是專為他們那一種行業而設計製造的。特工間諜們所使用的東西，往往令我們常人難以想像。

就像林愛莉現在戴在鼻樑上的眼鏡，它那金屬脾架上就裝有紅外光折射傳眞系統。最巧妙無比的設計就是：暗掣一經扭開，眼鏡兩塊玻璃就起反射作用，眼睛此時所能見到的，並非來自正面的景物，而是由旁邊脾架傳來的。

不過如果不是說穿了，任何人也不會想到那些金屬架會具有這種巧妙的作用。由於紅外光的作用，即使在黑暗的環境底下，也能清晰地將旁邊的景物即時傳播。林愛莉現在就像看電視現場轉播一樣，金太太的一舉一動也難逃她的眼底監視！

金太太現在的位置在林愛莉左側，所以林愛莉只須將右邊的脾架暗掣悄悄扭開，紅外光折射傳眞系統便立即發生作用。

金太太不斷看腕表，時間大概是晚上十時二十五分左右。

她很焦急，不歇地抽烟，這可能是鎮定神經的辦法之一。

呂偉良的聲音又透過收音器傳進了林愛莉的耳鼓內。那收音器位於眼鏡脾架的末端，那部位正好壓住耳根上面，故此聽得份外清楚。但是，這種電子頻率的傳音方法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所以即使身畔有人同座也無法可以聽到這聲音。就只有戴上這特製眼鏡的人才可以聽到。

林愛莉聽到呂偉良問她：「愛莉，發現了一些什麼？」

「暫時還沒有。」林愛莉反問道：「外面有沒有什麼可疑人物？」

「沒有。」呂偉良說，「停車場內不會超過十輛汽車，每一輛都沒有人，只有我躲在這裏監視一切。」

「時間差不多了，十時三十分，那人看來可能退縮了。」林愛莉剛說到這裏，忽然又改變了口吻，說道：「嗯！有人走近她！」

「什麼人？」

「侍者。讓我看清楚……嗯！他……他似乎交了一張字條給金太太。」

「看清楚一點，看看金太太有什麼反應？」

林愛莉道：「似乎有點失望！嗯……她召侍者結賬，看來要離去了！」

「小心有沒有人跟那侍者接觸，金太太離開那兒之後交給我監視吧！」

金太太結了賬，果然又匆匆走出了茶座，回到停車場來！

呂偉良老遠發現了她的影子之後便矮下身子來，以免啓她疑心！

她開車走了，但呂偉良並不立刻追蹤她，因為呂偉良揀着她不在時，悄悄把一枚電子儀器扣在她汽車的尾部底下。只要她的汽車不走出超過一里圓周的範圍以外，呂偉良汽車錶板上的追踪儀器都有辦法知道她之所在。

呂偉良開動了追踪儀器，發覺雷達網上面所顯示的方向頗令他感到意外！他本來以為她的車子會開返市區，但現在發覺她的汽車在雷達網上顯示出竟然朝住北面駛去！

勒索者往往就是這麼狡猾，他們經常臨時改變了主意，令到受害人無所適從！因此，呂偉良只好在將汽車開走之前，對林愛莉說出了這一功。

林愛莉正在茶座之內與那名傳遞字條給金太太的侍者談話。

她曉得這輩侍者往往為客人服務，只為了賺點外塊，並無其他目的。因此林愛莉出手特別闊綽，也就令到那名侍者份外地合作。

侍者坦然告訴林愛莉說：「交字條給我的是個男子，大約四十多歲，高大而結實，皮膚黝黑。他給我字條之後，打賞五元，叫我把字條交給那位高貴太太。照我估計，他們可能是情人，而且知道有人在跟踪她，所以臨時改變了地點——幽會的地點。」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問。

「我偷偷看過字條一眼，似乎寫上了：『開車北行，有間郊外別墅，我在那兒會你……』大概是這樣，可惜匆匆忙忙，我看得不大清楚。」侍者又說：「小姐，你是私家偵探嗎？」

林愛莉沒有答他，只問道：「那男子呢？」

「他走了，是由後門走的。」侍者說道。

林愛莉立即離開露天茶座，走到停車場開走她自己的汽車。

她與呂偉良之間有無綫電通話機互相連絡，因此當她的汽車往北行之後不久，他們便取得聯絡。

林愛莉問道：「你發現了一些什麼沒有？」

「金太太獨自駕車北行，車子開得很快！」呂偉良在無綫電話機中答了她，「你那邊怎麼樣了？」

「侍者說出字條是一個中年壯漢交給他的，看情形那人就是勒索集團的人。不過當時侍者以為他們是約會的情侶。」

「嗯……也許是的，現在，我看見金太太的車子開進一家郊外別墅的停車場去了。」

「小心他們刧財刧色，我一生最憎恨這種人！」

「現在我把車子停在公路旁邊，離遠監視一切。」呂偉良又說道：「我會熄了車燈，以免引起他們的注意，你來時要小心！」

林愛莉會意地說：「好的，相信數分鐘之後我們就可以碰頭。」

金太太下了汽車，匆匆進入那家郊區別墅去。

她走向櫃枱，立刻有人招呼她。

那是別墅中的管房，他說：「你可是金太太？」

「是的。你……」金太太以為對方就是她要會晤的人。

但是那位管房似乎是明白到她的意思，因此不待她說完，就把一封信交給她，同時說道：「這是一位先生留給你的。」

金太太洩氣地伸手接過那封信，那管房用一種似笑非笑的目光注視着她，她明白到對方這時候怎麼樣去想，人家一定以為她是個不安守本份的婦人，現在可能是情郎失了約！

因為這種郊外別墅的房間是出租的，此時此地相信任何人看見一個女人出現在這裏都會作同樣的想法。

金太太已無暇理會人家怎麼樣去忖測，拿了那封信到手之後立即就拆閱。只見上面畫了一幅地圖，指出這條郊區公路與這家郊區別墅之所在，又指出離此不及一里遠的地方，有一條分岔小路，由那兒進去，便有一家農莊，那人就是要金太太把錢送到農莊裏去！

金太太呆了一陣，覺得這傢伙太過狡猾，他竟然令自己疲於奔命，其實自己並未報警，甚至不知道呂偉良尾隨其後跟踪着她！

金太太輕輕嘆了一口氣，匆匆離開了郊區別墅，回到自己的汽車裏！

這時候林愛莉剛好下了車，與呂偉良會合。他們正商量應否進入別墅中去，想不到話猶未完便看見金太太出來了！

金太太再開車北行，呂偉良已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示意林愛莉上車，繼續跟踪。

金太太的車子在一個分岔路口拐了彎，駛進一條小路去！

這時林愛莉的汽車跟在呂偉良的車子後面，但相距不遠。她也看見了當時的情形。

金太太的車子開得極慢，他沿途左張右望，目的是要找尋地圖上所指出的農莊所在！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車子不敢迫得太近，而且不敢亮燈。

月色迷濛，小路兩旁樹影婆娑，看來隨時可能有人由那些矮林後面出現，林愛莉現在就担心他們的跟踪可能導致歹徒的誤會！

因此林愛莉在無綫電通話機裏說：「我以為我們該把車子隱藏起來，我眞担心他們誤會我們是警探，那可能對金太太不利。」

呂偉良亦有同感，歹徒實在太過狡猾，三番轉換會面的地點，顯然担心警探跟踪前來圍捕他們。因此呂林二人的車子便開進路旁矮林後面去！

小路凹凸不平，他們即使走路也可以趕得上金太太的汽車。

金太太的車子終於停下來了，她最後看見那間單層的平房，同時有燈號打出，她雖然不懂那些燈號，但相信一定就是地圖上所指出的農莊！

她下了車，壯着胆子走過去！

四周一片沉寂，虫聲唧唧，顯得格外蕭條，這種氣氛底下，即使是個男子漢，內心也難免有些恐懼，何況金太太是個女人，而且這時候已是深宵時份，她的手袋裏邊藏有十萬元現金！

歹徒們如果收下這筆欵項之後便感心滿意足，那還可以，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其實像金太太這麼美艷動人的女子，任何男人見了她都難得不會心動。金太太也實在想不到歹徒會逐步將她誘到這裏來！老實說，如果對方一開始就約她到這老遠的地方來，她也許不敢獨個兒便毅然前來赴約。但是她當初只以為與歹徒會晤的地方只是近郊的露天茶座，那是市區許多人常到的地方。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較遠地方也發現了那種奇異的燈號。

他們躲在一叢矮林後面小心監視，只見金太太挽住那個大手袋，慢慢的走向那家農莊——那是這一帶唯一的農莊！

金太太到了農莊前面，隱約可以看到有人在屋內走動！

屋內沒有燈光，剛才閃動着的燈號已告停止。

天上月色朦朧，金太太猶疑地站在屋子門外躊躇不前！

「請進來吧！金太太。」一個男子的聲音由屋內傳了出來！

金太太担心歹徒另有企圖，還是站在那裏說道：「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不過想要點錢！」那人又問：「十萬元舊鈔，你帶備了嗎？」

「已經帶來了。」金太太說，「請你出來點收！」

這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逐步逼近，隱約可以聽到他們的談話聲音。但是却聽得不大清楚，只覺得金太太不進入屋內是相當聰明的做法。

那男子笑道：「你怕什麼？我不會吃掉你的，我只要錢！」

「我不是說過了嗎？錢已經帶來了，你為什麼不敢露面？」金太太頓了頓，「其實我早就想到你是誰，你是潘球！」

「你總算沒有忘記我！」那男子在格格笑聲中慢慢地由屋內走出來！

「果然是你，潘球！」金太太含恨地說，「為什麼你不放過我？」

潘球聳聳肩說：「你也明白，我太窮困，如果光明正大地登門造訪，你一定更加不高興。其實，以目前你的處境，十萬八萬又算得是什麼？」

「你不要以為所有的名流紳士，都很有錢，即使更有錢的，也會把資金投入商業中去，或者置了物業。不怕坦白對你說，為了籌措這十萬元，我已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朋友借貸，拿自己的首飾去典當！」

「你太謙了！」潘球說，「你丈夫競選議員，相信那筆交際費為數也不在少，這區區十萬元，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無論如何，這十萬元是給你的。」金太太說着就打開手袋，「希望你知足一點，以後也別再纏住我！」

「哈哈……」潘球笑道：「齊玉妮，你這個人太忘情了！過去的事雖然並不動聽，但說到底我們也是朋友啊！」

「別再威脅我，我已經受夠了！」金太太的聲音有點發抖，表示她的情緒也極度激奮。

「算了！何必這樣認眞？」潘球一步

一步地逼近金太太！他貪婪地攤大了手掌：「錢！拿來吧！」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驀地傳來「砰」然一聲槍响，子彈不知來自何方，只看見潘球的身體突然震盪一下，雙眼直瞪，悶哼一聲，人也隨即倒向前面！

潘球當時所站立的位置本來就距離金太太不遠，因此他這麼向前傾倒，也就倒向金太太的懷抱中。金太太這時正準備取出鈔票給他，想不到竟然有人背後開槍！嚇得她登時忙了手脚！

潘球渾身乏力地倒進她的懷抱裏，她立刻感覺得到他身受重傷，甚至已經死去了。她沒有氣力承受這百多磅的壓力，因此差點兒連她自己也站不穩，就當潘球的身體在她身邊倒下時，她的手部感到有些濕濡濡的——那是潘球身體上流出來的鮮血！

她嚇得差點就暈過去！

這種環境本來已經嚇人，還要她目睹一個她認識的人被殺死，這在她的生命中還是第一次！

她不敢追究開槍的那人是誰，回頭就走！

豈料她剛背轉身想衝回到她停車的地方時，突然一條人影迎面奔來，剛好與她撞個滿懷！

驚惶失措！六神無主！她實在無法控制得住那股恐懼的情緒，於是她尖聲叫了起來！

這一聲尖叫劃破了黑夜的沉寂，稍爲胆小的人也會給她嚇暈！

那人捉住她的雙臂，一連叫了幾聲「金太太」！

金太太嚇得三魂不齊，七魄全無！要不是她還能辨認得出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她早已昏倒過去！

來者是林愛莉，她和呂偉良已經耳聞目睹當時的情形，所以立刻分頭採取行動，呂偉良拄杖急奔，朝住屋旁飛奔過去，追踪槍聲過後由屋內竄出的黑影，而林愛莉則跑過來看金太太！

「金太太，是我！」林愛莉又問：「你怎麼樣了？有沒有受傷？」

金太太驚魂甫定，怔怔地說：「原來是你！林小姐。你怎麼會在這裏？」

林愛莉把她放開之後，走向潘球倒地的地方。她沒有回答金太太的問題，亮了手上的小電筒，照射着潘球的面部。

潘球側着頭，伏在地上，動也不動！鮮血正不斷地由他的後腦湧出！

林愛莉經驗老到地用手翻了一下他的眼皮，很快就確定他已經死了！

金太太冷靜下來，她知道來者是迷你女賊林愛莉之後，似乎沒有剛才那樣慌張了！

她慢慢地走過來，一邊又問道：「你們爲什麼要殺死他？」

林愛莉怔了一怔，緩緩地站了起來：「什麼？你說我們殺死他？」

金太太知道林愛莉是呂偉良的愛人，他們經常在一起，所以才想到她的出現不會是只有一個人，呂偉良一定也來了！

「嗯……」金太太瞪住林愛莉，不知所措地張大了口！

林愛莉知道她現在怎麼樣想，她說：「不！不是我們開槍的，開槍的人逃走了，希望呂先生能把他及時擒獲！」

金太太呆了半响，像活在一場噩夢中，但這夢境太長了，她無法從恐怖境況中擺脫！

「你是一早知道我來這裏的？」金太太終於吶吶地問道。

「是的，不怕對你直說，我們跟踪你！」林愛莉覺得事到如今，沒有再隱瞞的必要！「我們知道你被人勒索，可惜不知道對方是誰。」

「誰告訴你的？是不是……」

「是的，就是你丈夫！」林愛莉不等她說完就說道：「我們以爲他知得不多，但現在看來，他知道的起碼不會比我們更少！」

金太太明白了林愛莉的意思，因此說道：「你以爲潘球是我丈夫殺的？」

「除了他之外還有誰呢？」林愛莉說，「他很聰明，安排好妙計之後，竟然還請到我們兩個傻瓜來做證人。」

「不！潘球不是我丈夫殺的，我出來時他還留在家中呢。」金太太說。

林愛莉道：「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他表面上似乎什麼都不知道，其實他什麼都比我們清楚！」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我丈夫爲什麼要殺死他？」金太太說。

「因爲他知道有人要勒索你，而且可能是個無底深潭，有今次就可能有下次，所以他非殺死此人不可。」林愛莉又說：「何況他要競選議員，這件事又不能鬧上警局去，這辦法倒是最簡單不過！」

這時候呂偉良由那邊回來了，他只是一個人，顯然未有捉到兇手！

呂偉良沒有走過來，只是亮着電筒，走進屋內去，到處照射着！但是，屋內已看不見有人。林愛莉走到門前，也亮起電筒幫着呂偉良搜索，原來這是一間被人棄置的舊屋，屋內連傢俬也沒有一件。

呂偉良說：「兇手是由這裏開槍的，可惜我們抓不到他。」

「屋後是什麼地方？」林愛莉問。

「一條小徑沿住山坡而下，下面可能通往另外一條郊區公路。」呂偉良說，「這顯然是一項預謀，因爲他所乘坐的電單車就停在後面，我追到那兒的時候，電單車已開始衝下山坡！」

「有多少人？」

「只有一個。」

「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只看見人影一個，分不出是男還是女。」呂偉良又說：「但我估計他可能是個男子漢，女子很少這麼有胆色，電單車開得很快，似乎對這兒一切環境都相當的熟悉！」

林愛莉回頭對金太太說：「金先生懂得開電單車嗎？金太太。」

金太太搖搖頭：「他從來未駕駛過電單車，當然也沒有駕駛執照！」

呂偉良瞪住林愛莉問：「怎麼？你以爲金子牛殺死他嗎？」

「有可能的，例如他可以買兇行事。」林愛莉又問金太太：「死者是誰？」

金太太難過而又尷尬地說：「我昔日一位舊朋友，他姓潘。」

「你丈夫認識他嗎？」林愛莉問道。

金太太搖了搖頭，說：「他們從未見過面。」

呂偉良問：「他爲什麼要勒索你？」

「他知道我丈夫要競選議員，用威脅的口吻說：如果他公開我們過去的關係，選民可能會改變主意。」金太太嘆口氣說道：「我當然不希望因爲我而影响到我丈夫的身上去，這是他一生中難得的一個好機會。」

林愛莉道：「過去我也談過戀愛，相信每一個男或女都可能像你和我一樣，在未有正式丈夫之前，都有可能有一兩個以上的男朋友，這是二十世紀末，又不是十八世紀，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金太太吶吶地說：「林小姐，你不會明白的，他不是我的普通男朋友。」

「即使是戀人又怎麼樣？」林愛莉道：「相信你丈夫也不是一個舊頭腦的男子。如果他眞的愛你，一定會諒解你！」

「但是，事情張揚出去，報紙會作爲現成的題材，我丈夫的美夢便成空！」金太太說，「我必要時寧願犧牲我自己，也不想影响他！」

「你眞的是個好妻子！」林愛莉說，「但是，十萬元並非一個小數目，你沒有理由怕他怕得這麼厲害！」

「……」金太太說不下去！她在流淚，不斷的流着眼淚！

「算了！我們快些離開這裏再說！」呂偉良催促道：「剛才的槍聲可能驚動隣近的鄉民，趁警察未到達這裏之前，我們還是走爲上着！」

「怎麼？你……」金太太含淚激動地說：「你們眞的不報警？」

林愛莉說道：「難道你希望我們報警麼？」

「不！不！」金太太說：「我絕對不希望驚動警方，否則，我丈夫可能就此完了。」

金太太說到這裏，突然打開手袋，掏出一叠叠鈔票來，又說道：「這些錢反正是已出之物，爲表示對二位的一點謝意，請把它收下吧！」

林愛莉苦笑搖頭：「你猜錯了我們的人格，我們絕非金錢可以收買的人！」

這時二人已走到汽車旁邊，呂偉良在那邊拄杖走向路旁矮林後面——他們汽車停放的地方！

林愛莉一邊替金太太拉開汽車門，一邊對她說：「趕快回家去吧！就當今晚的事情從未發生過好了！」

金太太感激地瞥了林愛莉一眼，迅速將車子開走！

林愛莉用鞋底將泥土上留下的車輪痕跡掃亂，這才回到她自己的汽車裏去，與呂偉良先後開車離開那裏，沿住郊區公路，將車子開返市區！

前程似錦・往事依稀

金太太帶着惶恐的心情返抵家門，發覺她的丈夫已經睡了。

客廳裏壁上掛着的時鐘指住一時正！

金太太悄悄更衣，連燈光也不敢按亮，以免吵醒她的丈夫。她只利用窗外折射入來的光綫，以及本身熟悉一切環境去摸索！

但是，金子牛根本一直未睡過，他只是躺在床上假寢而已！

當金太太走近床邊的時候，金子牛就忍不住問她道：「你怎麼會這樣深夜才回來？」

金太太呆了一呆！

她想不到金子牛一直在靜寂中等待。她吶吶地說：「是的，給朋友留着，搓了八圈麻將。」

「你在誰家搓麻將？」

「郭太……」

「別說謊了，郭太十一時左右曾打電話來找你。她說你一直未到過她那裏。」

「嗯……」

金子牛嘆氣說：「我無意干預你的行動，但是，美玲，你說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到底爲了什麼？」

金太太忍不住哭了！

她雖然未返家門之前，就想到這尷尬場面必然不可避免，但是，她還是忍不住情緒上的激動。

「別難過！」金子牛溫柔熨貼地撫慰着她，「我早看得出你心中有事，但我想不到你一直在隱瞞着我！爲什麼？」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說才好。」金太太飲泣着說，「我眞該死！我本來就不配做你妻子的，爲什麼我偏要嫁給你？」

金子牛吻着她的秀髮，輕輕地說：「美玲，算了，十年了，十年以來你一直是個好妻子，你帮助我不少，我絕對相信你。你對我不坦白，可能是因爲你心中有秘密，但無論如何，我會原諒你的，告訴我吧！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金太太在痛苦地流淚，她相信她的丈夫是眞心愛她的，否則十年來夫婦間不可能相處得這麼融洽！正是因爲這樣，所以她才不想令到她丈夫難過！

但是，現在不能再隱瞞下去了。如果她還是固執地不把一些事實說了出來，可能令到她丈夫更加疑心她在外面有不軌行爲！

因此她說：「我不是個好女人，你是知道的。」

金子牛這才想起大約十年前，他和他的妻子結婚時，金太太就曾經坦白告訴他，她並非一個處女。但是當時金子牛並不計較，他是個頭腦新，思想絕不陳腐的人，娶妻求淑女，只要他喜歡她，婚後她又能安份守己，至於以前的事，他是絕不計較的。

事實證明：婚後金太太一直安守本份，是個賢內助。但是，爲什麼事隔十年，現在才發作？

金太太又帶淚說道：「我對不起你，因爲我從來沒有告訴你，我在未與你結婚之前，曾經跟一個男人同居過。雖然後來我擺脫了他，但是他終歸又出現了！」

金子牛如夢初覺，想不到令到他妻子忐忑不安的，就是那個男人。

金子牛說：「他要你回到他身邊？」

「不！我怎麼會離開你？他只是向我勒索，如果我不付錢，他就令你的名譽受損，無法參加競選議員。」金太太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你不早點告訴我？」

「告訴你也沒有用的。我想過了，如果你知道了，你一定會很生氣，而且到頭來一樣要付錢，否則就可能有麻煩。我不想你精神受到困擾，這是我的事情，那就讓我來解決吧！」

「結果，今晚你便付了一筆錢給他，是不？」

「是的。」金太太說，「他說過拿了這筆錢之後，便會遠遠的離開這裏，永遠也不會再回來騷擾我們，所以我只好滿足了他！」

金子牛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

「我做錯了嗎？」金太太怔怔地問。

「不！」金子牛道，「如果你早些告訴我，我會叫人去把他殺死！」

金太太呆了一呆！

林愛莉就曾經懷疑潘球之死與金子牛有關，但是現在聽他的口氣，又似乎沒有可能是他派人去做的。

金太太與呂林二人分手之前，林愛莉曾再三吩咐她忘記了這件事。因爲死者是個勒索匪徒，他是死有餘辜的。根本就不值得同情！所以金太太並未有把命案的事實告知她丈夫！

金子牛又說：「這種人永遠不會滿足的，如果我推測不錯，相信不久之後他會第二次向你勒索，然後當然還有第三第四次的！」

金太太道：「算了吧，別再提它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只要你原諒我這一次，以後如果再有人麻煩我，我一定會告訴你的。」

「那就好極了。」金子牛說道，「其實，我們既成夫婦，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說？」

「我怕你誤會，更怕你不諒解我。」

「事實證明你的想法完全錯了。我不是一個小氣的丈夫！」

有着眞正愛情做基礎的夫婦是最容易互相諒解的，於是他們在默默無言中，又重溫着蜜月一般的美夢！

× ×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返抵愛廬時，阿生已經睡入夢鄉！

呂偉良爲了今晚發生的命案而感到忐忑不安。林愛莉也不斷在心裏問：到底誰殺了潘球？

「可能我們做錯了！」呂偉良一邊拄杖走進客廳，一邊說道：「也許我們不該太快出現，假如讓兇手有了下一步行動時，答案可能會找到了！」

「你的意思是：兇手可能企圖混水摸魚，先殺了潘球，然後奪取那十萬元現欵，是不？」林愛莉反問道。

「是的。」呂偉良又說：「我們可能撤退得太快，起碼我們要在現場附近找尋另一輛交通工具，那可能是一部電單車，也有可能是一輛汽車。在那麼遠的郊外，潘球總不會走路去到農莊的吧？」

「對了！如果找不到潘球的代步工具，便可以證明了一件事，殺死潘球的人，是死者的同黨，他們可能同時乘一輛電單車到現場去。相反，如果現場上有另一交通工具，那麼，兇手是跟踪前往那裏，伺機下手殺人。」

「但是，如果兇手目的只在乎錢，他是否動手得太快了？」

「也許是的，他應該等待金太太把錢付了給潘球之後，然後才動手，那豈非更妙了！但是在黑暗中，時間可能計算錯誤，說不定兇手以爲潘球已把鈔票接了過來吧！」

「如果兇手的目的只在乎錢，事情就簡單得多了。」呂偉良沉思着說，「否則，兇手殺人的目的又何在？」

「我始終以爲，我們不能太過信任金子牛！」林愛莉說，「一個事業成功的人，必然有個精密的頭腦，我以爲他一切只是佯作不知而已，其實他可能一開始就已經派人監視和跟踪他的妻子。當金太太打算付錢時，他便及時下手，這樣可以令金太太省回那十萬元。這想法亦非全無可能的。」

「無論如何，死者是個壞人，我們沒有理由去帮他！」

「你怎麼知道他是個壞人？我以爲我們不能太過信任金太太。」

「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呂偉良道，「如果死者眞的是潘球，我倒想起了十多年前一宗兇殺案。當時兩帮黑社會人物曾經爲了妓女和地盤問題，而展開一次械門，結果有人因此傷亡，亦有人因此而被警力拘捕，潘球便是其中之一。」

「你的記性可眞不錯，十多年前的事，你竟然還記得這麼清楚。」

「不！誰有閒心去記憶十多年前的往事？而且此時此地黑社會械門多到連警力也懶得去理會。不過，我剛才在歸途中想起前些時閱讀一份報章時，曾提及一名殺人犯期滿出獄。這名被判誤殺罪成立的殺人犯，正是潘球。所以我才肯定他絕非好人！」

「潘球身形樣貌都不錯，如果他不是誤入歧途，跟金太太可以說是天生一對！」林愛莉又說：「你跟黑道中人也相當熟悉，爲什麼不去查一查？」

「查什麼？」





潘球中槍倒地，金太太返身飛奔，與林愛莉撞個滿懷。

林愛莉道：「查殺人的兇手是誰，查殺人的內幕！」

呂偉良若有所悟地說：「你大概還在懷疑，事情可能與金子牛有關，是不？」

林愛莉點點頭，說道：「這宗命案，我們雖然不報警，但是却不能不理！尤其是潘球既然是個黑人物，我們更加非追查個中內幕不可！」

「是的，我也這樣想！」呂偉良伸了一個懶腰，「但是現在時間太夜了，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吧！」

二人於是登上二樓，分別進入他們自己的臥室裏去！

× ×

阿生一早起來，看不見呂林二人，知道他們昨晚一定夜歸眠遲，所以沒有吵醒他們，獨自弄了一點早餐吃之後，便準備返回特警總部去。

但是，就當阿生準備步出家門時，客廳中的電話響了起來！

阿生回頭接聽，他只循例「喂」了一聲，對方就毫不客氣地說：「你可是呂偉良嗎？請你小心聽住！昨天晚上你們目睹發生的事，你最好忘了它！否則，你會惹來許多麻煩！」

阿生覺得這傢伙在電話中未免太過冒失了。要不是他一開始提及呂偉良的名字，阿生一定當他打錯了電話。

「你是誰？」阿生本能地反問道。

「別管我是誰，我是奉命向你提出警告的！」

「兄弟，你別弄錯了，這裏不是姓呂的。」

「嗯……」對方怔了一怔，他是眞的給阿生嚇倒了，急忙忙地把電話掛斷！

阿生知道對方必然會再打這個號碼，所以他把聽筒擱起來，這是令到對方無法撥通的方法之一，但阿生明知他會繼續撥這個號碼，直至撥通了爲止！

阿生所以這樣做，是利用這段時間去把他師父呂偉良喚醒！

呂偉良聽了阿生的轉述之後，說道：「有辦法查出電話來源嗎？」

阿生道：「恐怕不能了。我們不是警力人員，電話局未必肯賣賬！」

呂偉良披上了晨褸，拄杖跟阿生落到樓下，把電話聽筒放回電話機上！

這是電話總機，此外他們三間臥室裏都裝有電話分機。要不是阿生把聽筒擱起，呂偉良是可以把電話接到分機上去收聽的。

電話聽筒一經放回原位，鈴聲果然立刻又响起來了。

這一次呂偉良親自接聽，對方顯然就是阿生聽過的那張聲音。

「可是姓呂的？」

「對了，你找誰？」

「我要找呂偉良。」

「我就是了。」

「呂偉良，你最好小心點聽着，這是關乎你性命的大事！」

「我已經非常小心地聽着了！」

「昨天晚上發生的事，你最好忘記了它！」

呂偉良裝蒜地說道：「昨天晚上什麼事？」

「你心裏總會明白的。那件事本來與你無關，但是你們已目睹一切！」

「兄弟，你不打自招了！」

「不管你怎樣說，你最好爲你自己和你的女朋友着想，把這件事忘記掉！」

「親眼看見你開槍殺人，太刺激了，叫我如何忘記得掉？」

「那麼，你是自討苦吃！」

呂偉良冷冷地說：「蠢才！這個電話你不該打！」

「爲什麼？」

「你會留給我更多偵查的綫索！」呂偉良故意說，「你身邊不遠處已佈滿了警探，這回自討苦吃的是你而不是我！」

「嗯……」對方果然在驚惶失措中掛了綫。

呂偉良慢慢地把電話聽筒放回電話機上面。

阿生在旁一直小心聆聽着，他心裏已猜測到整個事件的發展！因爲前此他曾借出特警組一批電子儀器給他師父應用！

阿生問：「弄出了命案麼？」

「是的，可惜我們不熟那兒的環境，給兇手逃脫了！」呂偉良又說：「但是，兇手竟然大胆到向我發出警告，這件事更加顯得太不尋常！」

「死者是誰？」

「一個剛出獄的殺人犯！」

「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這是報應啊！」阿生又問：「死者就是勒索金太太的人嗎？」

「是的。」

「那麼事情太簡單了，殺人者不是金太太，便是金子牛。」

「不！事情決不會像你想像得那麼簡單。」呂偉良說，「我和愛莉自始至終跟踪住金太太，勒索她的人像捉迷藏一樣，事前金太太既不知交欵的確實地址，當然不會聘定職業槍手去殺人。至於她丈夫，如果他存心要這樣做，又何必邀請我們帮忙？」

「也許這是一種做作，目的要你相信他與此事無關……」阿生剛說到這裏。

林愛莉不知什麼時候已靜悄悄地落樓來，她搭訕着說：「對了，阿生，我昨晚也想了整晚，覺得這件事太可疑，殺人動機最充份的，便是金子牛。他化了少許費用，就可以保存自己和妻子的名譽和十萬元財產，化算得很吧！」

門鈴忽然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阿生出去查看，呂偉良把剛才的恐嚇電話告訴了林愛莉。

林愛莉說：「本來我們就要理的，這個電話只有增加我們插手的藉口而已！」

是的，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是這麼樣性格的人——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如果他們既怕麻煩又怕死的話，「鐵拐俠盜」和「迷你女賊」這兩個大名又怎會在江湖上响噹噹的！

阿生由外面進來了，手上多了一叠早報！

剛才按門鈴的人是送報紙來的報販，每當他把早報投入之後，循例按鈴通知宅內人。

報章上有着競選議員的宣傳，却未見刋出潘球的死訊，可能那兒太僻靜，潘球的屍體說不定至今未爲人所發現。

也可能事情發生在午夜，當警力發現時可能在凌晨三四點之間，早報那時候已經截稿了，自然也來不及刋登。

競選議員的宣傳佔去了頗大的篇幅，也許市政府爲了表示够民主，極力鼓勵選民多投票，所以一再提醒有資格的選民切不可放棄投票的權利。

候選人紛紛發表他們的抱負，明知是「空頭支票」式的「偉論」，編輯們也抱着萬一的希望將全文刋出了，大概是讓報紙的讀者們也來做個見証吧！

呂偉良等三俠翻閱早報，赫然發現金子牛的競選演講全文也刋在報端之上！

演詞的內容自然是一連串動人的諾言，就像全世界的政治家一樣，正是好話說盡，信不信由你！

三俠沒有耐性細讀全文，他們原意只是搜索潘球被殺的新聞，但結果搜遍了幾份早報，也無法找到那段新聞。

阿生站了起來，問呂偉良和林愛莉：

「等會兒你們會在什麼地方？」

「我們會到市區去。」呂偉良說，「你以爲我會給那個電話嚇倒嗎？不！相信我對這件事更加感到大有興趣。待會兒我們會去查清楚潘球的身份。」

「我先返去特警總部看看，如果沒有事，我會設法會合你們。」阿生看看腕表，又說：「中午吃飯時間，我會到中區飯店去。」

林愛莉說：「如果沒有意外，我們在那裏相會。」

「再見！」阿生揮揮手，獨自駕車離開了愛廬。

呂偉良沉思着說道：「會是誰在警告我們？」

「無論他是誰，我們也得依照原來計劃行事。」林愛莉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來吧，我們趕快洗臉更衣，然後到市區去！」

二人於是併肩上二樓！

× ×

金子牛一早出去了！

金太太醒來的時候，已是將近中午時份。想起昨晚的事，簡直像一場夢，至今猶有餘悸！

金太太醒來的第一件事，便是搜閱早報的本地新聞，自然是要看看潘球的屍體有沒有被人發現！結果連最簡單的報導也沒有。

但是，金太太並不因此而放心下來！相反，她更担心有人發現了潘球的屍體之後，警探會根據綫索找到她這裏來！

她不知道當地警探有沒有這種能力，如果有的話，她丈夫的美好前途可能就此完蛋！即使潘球不是她殺的。

正如林愛莉說，潘球是該死的，金太太不會因此而感到難過！現在她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潘球有沒有其他同黨！如果有的話，也就等於說：她的麻煩不但並未結束，而且只是剛剛開始！

世事有時也眞難說，她目前這環境應該感到非常滿足的，有個好丈夫，也有了個兒子，沒有婆婆家翁，這種家庭照理最適合一個主婦的要求，更難得的是丈夫那麼愛她！

夫婦間有了眞正的愛情做基礎，又無須顧及旁人，一切磨擦減少了，丈夫有錢有面，眼看就要登上萬人渴望的名位之上，金太太的處境的確令人羡慕透了！但是，外人又怎會想到她私底下另有隱憂？

打開報紙，差不多每一張都有關金子牛競選議員的宣傳！

許多社會名人都支持金子牛，而競選運動已進入決定性的階段了。一般推測，如無意外金子牛是必然會當選爲議員的。要不是爲了潘球這件事，金太太的心情任誰也不難想像得到。

由現在開始，金子牛應該忙個不了，他也像許多名流一樣，每次參加選舉議員前後，例必應酬多於一切，發表競選演講之外，還要拜會前輩名流，希望他們多多提拔！不必阻難。

此外還得到各慈善福利機構去作親善訪問，讓記者拍照宣傳，這一切活動幾乎是當地名流往上爬的一條方程式。

金太太要不是爲了這意料不到的事，她總可以帮帮丈夫的忙，助他一臂之力，雖然這幾個月來，她實際上也在幕後爲她丈夫做了不少準備工作，拉攏太太團游說她們的丈夫，支持金子牛提名競選，差不多大部份是金太太的功勞！

金太太正想得迷迷惘惘之際，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自從在「飛鏢俱樂部」聽了那個由潘球打給她的電話之後，金太太對電話產生了敏感性的恐懼！因此那陣電話鈴聲有若喪鐘一樣，令到她爲之提心吊胆！

「誰？」金太太機械化的，木然地問道。

對方是個男人，他問了一句：「美玲，你起床了？」

金太太差點不能認出他是自己的丈夫，其實潘球卽使未死，也不會叫她做美玲的。她只不過神經過敏而已！

「美玲，你沒有事吧？爲什麼你不作聲？」金子牛在電話那邊說。

「嗯……」金太太在驚愕中甦醒過來，「子牛嗎？你在那裏？」

「我現在寫字樓，但是我很快又要出去了！」金子牛說，「今天我會很忙，恐怕沒有時間陪你。你也知道，競選運動正在進入高潮呢！」

「是的。我剛看到報紙，許多人在捧你，我開心極了！」金太太說，「你放心去應酬吧，我會獨自留在家等你回來！」

「那好極了！我正担心你心情不好，到處亂闖！」金子牛又說：「美玲，聽我說吧！一切會沒事的，好好的在家裏休息，我會盡快回來！」

「別理會我，我會照顧自己的。競選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你不要分心了！」金太太說。

「是的，我會聽你的吩咐去做。美玲，你眞是個好妻子！」

她隱約還可以聽到丈夫在聽筒中吻她的聲音，她悄悄流下了眼淚。

她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下去，也許不出幾分鐘警探就會找上門來，查問她昨夜的行踪。

電話又响了！

這一次又是一個男子的聲音，非常粗魯，他當然不可能是金子牛。

「未來議員夫人，你好嗎？」對方的口吻充滿了諷刺性。

「你……你是誰？」金太太感到渾身在發抖！

「我是潘球的朋友，我想知道他的下落！」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因爲他跟你有約，你怎會不知道呢？」那人冷冷地一笑！又說：「金太太，你小心聽着！別裝蒜了，我須要那筆錢！」

「我並不認識你！」

「但我不但認識你，還知道你過去的一切，除非你丈夫不想爬上議員寶座，否則你必須依我說話去做！」

「你要我怎麼樣？」

「我要你立刻出來，把那十萬元付給我，否則，你做議員夫人的美夢，就會完了！」

金太太又驚又怒，對方是誰她雖然不認識，但是他的身份不難忖測得到，大概他是潘球的猪朋狗友。對了！昨晚捉迷藏式的追踪，潘球一個人，難以辦得到的，他一定有個拍檔伙伴，那麼，這個人就是了。

付錢嗎？還是拖延？

金太太在這一刹那之間，必須作出抉擇。

她終於說：「給我一點時間吧！我手上沒有那麼多現金。」

「說謊！」那人生氣地說：「你本來準備好十萬元交給潘球的，結果你沒有那筆錢，不可能那麼快放入銀行裏去。」

「是的，我昨晚的確是帶備了十萬元現金，打算交給潘球的，但是，他沒有赴約！……」

金太太存心要查清對方的底子，所以才故意這樣說。她想過了，如果對方知道潘球已被殺，此時必然會有反應的。

果然，金太太話猶未完，對方已傳出一陣冷峻的笑聲！

金太太在這時候，幾乎可以肯定，對方正是潘球的伙伴。

那人笑聲頓止！沉聲說道：「好狠毒的婦人！你殺了潘球，還敢裝蒜？」

金太太呆了一呆！她根本說不出話來了。

那人又說：「不過，你放心吧！我已把潘球的屍體收藏起來了！只要你付出這十萬元，一切秘密我自會保守！」

金太太不知所措，她覺得起碼也該找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商量一下。

但是，那人這時又在電話中說道：「潘球的屍體我還沒有埋葬，只要我撥個告密電話給警方，你的麻煩，就跟住會來！」

金太太咬咬牙關，說道：「好吧！你贏了！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你開車到半山來，半山道上有間茶室很馳名的，你就在那間綠屋茶室等我，切不可用詭計，也不要帶同別人一齊來！只要帶了那十萬元就夠了。」

「我明白的。」

「半小時可以嗎？」

「我還未吃午飯。」

「綠屋茶室的美點不錯，三十分鐘後見你！」那人說完就把電話掛上！

金太太呆了一陣！對方根本沒有商量餘地，剛才只不過等於向她發佈命令！

她打電話找呂偉良和林愛莉，但却無法可以找到他們二人。

更衣之後，她才想起呂偉良的汽車裏還裝置了一具無綫電話，於是她又試撥了那個無綫電話的號碼，結果總算給她找到了呂偉良。

呂偉良當時正與林愛莉剛由江湖前輩魯四的家中出來，他們是爲了查探潘球這個人而來的。魯四雖則退出了江湖，但是由於他的門人衆多，對各路黑道中人，相當熟悉，要查清他們的底子，是易如反掌的事。

當時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剛坐上汽車，那具無綫電話便响了起來！

呂偉良執起聽筒，很快就認出對方是金太太。

金太太不安地說：「我又有了麻煩，潘球原來還有一個同黨，他剛剛來了電話，無論如何，也要找我付出那十萬元的鉅欵！」

呂偉良道：「可以拖住他嗎？」

「不！他要我現在就送錢到半山綠屋茶室去，否則他就致電話報警！」

「你的意思是說：他已經知道你會過潘球？」

「是的，而且還知道他已死去。他又說，暫時把潘球的屍體收起來，但如果我拒絕立即付欵，他就會立刻致電報警。呂先生，你也知道，我丈夫正進行競選議員，如何可以驚動警方？萬一事情鬧大了，即使全無嫌疑，影响也大！」

「我明白你的心情和處境，金太太現在我和愛莉就來會你！」

「不！」金太太又說：「那人警告過我，我不能報警，也不能與別人同往，我相信他可能候在屋外監視住我。你最好在電話中教我怎樣應付，然後各自到半山綠屋茶室去。」

呂偉良內心越來越同情金太太的處境！他沉思着說：「我們昨夜的遭遇，你丈夫已經知道了嗎？」

「只知道我被人勒索，但是他今天實在忙得很，我不希望騷擾他！」

「那人約你什麼時候在綠屋茶室中見面？」

「中午……現在，我正打算開車上山去！」

呂偉良道：「好吧！你就當作絕不認識我們，我們各有各到那兒去，你一切不妨依了他，其餘的事，就交由我們去處理好了。」

金太太掛了綫，然後匆匆離家獨自開車到半山區去！

到達綠屋茶室時，差不多正是那人約好的時間。

那裏很靜，怪不得會吸引這麼多有錢人在這一帶居住。這時候茶室裏有二三十個客人。金太太忐忑不安地左張右望。

不知道是因爲她長相美麗，還是心理作祟，她覺得有人在注意她！她不知道那些男人是否就是她所須要會晤的人。

她希望發現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起碼在心理上會增加一些安全感，但是，找遍視綫所及的地方，也見不到他們二人。

侍者過來問她須要飲一些什麼，她要了一杯咖啡。

今天她一直未吃過東西，但這時候却完全沒有胃口，她只希望早些見到那個神秘人物，那並非就是爲了付給十萬元給他，她還要知道潘球怎麼樣了。

咖啡端來了，她只加糖加奶，還未喝過一口，就聽到耳畔有個男子的聲音在說：「你可是金太太嗎？」

金太太震盪了一下，差點兒把那杯咖啡打翻了！

她回頭一望，來者並非別人，又是剛才那個侍者。

侍者彎腰說道：「有位先生請你聽電話。金太太。」

金太太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我是金太太？」

侍者笑道：「那位先生說出了你的衣服和髮型，而且指出你是剛進來的單身女客，所以，我唐突地猜測你就是他要找的人！」

金太太當然相信侍者的說話，因爲她早已預料到對方可能跟踪她，起碼，也比她先到這兒半山區監視，所以現在對方打電話來時便能說出一切。

金太太眞希望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立即出現，但是看情形他們是趕不及到這裏來了。

侍者帶着她去聽電話，電話就在茶室一角。

金太太拿起聲筒，招呼一聲之後聽到對方問道：「錢帶來了嗎？」

金太太鎮定一下，說道：「已經帶來了，你在那裏？」

「我就在附近，有人跟踪你嗎？」

「沒有。」

「那麼，你到茶室右邊，走過數間舖位便可以找到一個建築地盆，我在那兒等你，別令我等得太久！」

「好吧！我立刻就來。」

「別施詭計，我隨時可以把昨晚的事告密警方的。」

金太太道：「放心吧！我一切已是無能爲力了。」

電話掛斷了。

金太太回到座位上，只喝了一口咖啡，便召侍者結賬離去！不但是這裏茶室的侍者感到無限驚奇，就是一些隣座的茶客也覺得出奇！

金太太走出街道上，站在行人道上張望，仍然看不見鐵枴俠盜呂偉良和林愛莉的影子。她心裏開始對這二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感到失望了。

她一直以爲他們行動迅速，憑着過去鋤强扶弱的事實，她希望獲得二人助她一臂之力，但是現在她還是要憑一個人的力量去應付這件事。

她並不吝嗇這十萬元，這十萬元本來就打算付出了的。但是她知道有些人對於金錢的貪婪是永遠無止境的，她担心還有下一次。

潘球到底有多少個同黨？他的同黨是否眞的悄悄把他的屍體收藏起來？

金太太開始有些懷疑，萬一警方已經

發現了潘球的屍體，偵探們當然要追查眞相，那時她的威脅始終還是存在的。

金太太思想間，已信步走到了茶室右隣一個地盆外面。

地盆由木板圍住，裏面已極開始建築，而且有二層高的樓宇建成了。

但是，這個時候並未見有人在裏面工作！據說因爲山泥傾倒，地基可能又出毛病，於是當局下令暫停建築，以便調查研究！

狡黠兇徒　血洒地盤

這裏的建設局就是這樣糊裏糊塗的，一幢新樓固然可以在一夕之間變爲危樓，一條剛剛翻修過的馬路也可以在一場大雨之後變爲爛路。要不是這樣，那些官員們又那裏有藉口發財？

說到這個政府的糊塗事蹟，大概可以寫一部洋洋數十萬言的「巨著」，眞的罄竹難書！他們可以化費數百萬元去請一些祖家的所謂「專家」，到這裏來爲一件事進行專門性「調查」，但是「專家」們的「調查報告」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試想想看！府上的一切事情，外人是否比閣下更爲清楚了解？

可以肯定的說一句：府上的一切只有府上各人最清楚了解！

其實，經過所謂專家調查之後又怎樣？到頭來政府還是無須對市民負責，雖然市民們衣食住無不被他們從中課稅，但市民的生命財產從未獲得絲毫保障。

現在金太太找到了地盆的入口處，推開一塊木板就可以走進去！

裏面似乎沒有人，也許地盆停工太久，値錢的工具要不是早已搬走，便是給小偸們搬清！

金太太有些害怕，她担心有人突如其來地由隱蔽處閃出對付她。

金太太欲登上二樓，突然傳來一聲慘叫，登時把她嚇得花容失色，回頭就走！

那慘叫聲是一個男子的聲音，顯然來自二樓，他好像遭到突襲，但只是僅僅叫了一聲便沉寂下來！

那慘叫聲悽厲異常，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這是晚上，那就更加嚇人！

金太太不管上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爲了本身的安全，也本能地衝出了地盆的入口處！

外面這時正有二個人影闖進，差點兒與金太太撞個滿懷！

那兩個並非別人，正是呂偉良和林愛莉！

金太太被林愛莉截住問道：「發生了什麼事？金太太。」

金太太失魂落魄地指指二樓的梯間，呐呐地說：「我……我也不知道，二樓似乎有人被襲擊……」話猶未完，呂偉良已拄杖飛奔過去，直衝二樓！

這是一幢尚未建築完成的樓宇，固然未裝修，就是那些棚架也未拆除。沙石到處可見，就是梯間的扶手亦未裝好。

呂偉良在地盆外面也聽到了一聲慘叫，所以才會跑進來一看究竟，現在聽金太太說出事地點在二樓，他便急不及待地衝上去看看！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瞥見一個男子正企圖爬出窗外逃走！

那些「窗」其實只是牆上一個大缺口，根本連窗框也未有安裝上去。外面是用竹枝搭成的棚架，這是每個建築地盆都可以見到的東西！

呂偉良看見那傢伙正探首出外，企圖沿住竹棚而下，急忙喝道：「不要走！站住！」

這是心理戰術之一，但凡一個人做了壞事，最怕驚動了別人！

呂偉良一聲叱喝，固然令到那人忙了手脚，也在驚愕中採取了自衞行動！

只見那傢伙把手一揚，一些閃閃生光的東西，脫手而出，迎着呂偉良面門飛揷而來！

那是一柄尖刀——一柄染滿了鮮血的尖刀！

呂偉良看得老準，伸杖格開，「錚」的一聲，利刀被鐵杖震得凌空打滾，飛揷在一塊木板之上，深入逾寸，鮮血沿住刀鋒流下，滲入木板之內！

呂偉良拄杖輕縱急跳，轉眼已奪至窗前！那人此時已急不及待，本來他打算沿住竹棚而下，現在看見情勢危急，竟奮不顧身，由窗緣處一躍而下！

這兒是靠近山邊的一邊，也就是與入口處相反的方向，所以林愛莉和金太太她們根本看不見這邊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决非弱者，他看見對方由十多尺高的地方一躍而下，自然不甘示弱，凌空打了一個筋斗，翻身落下，身輕似燕，輕巧地落在下面一塊空地上！姿勢美妙得像馬戲班中的雜技家。

呂偉良畢竟是遲了一步，當他躍下時，那人已開始衝上山坡！

呂偉良情急之下，拄杖扳掣，連放了幾枚麻醉銀針，可惜因爲山上樹木婆娑，那傢伙已消失在樹林中。

半山區的馬路是倚山建成的，每條馬路也只可以建成單列的樓宇，像戲院中的座位一樣，一級級的，正正式式的是背山面海！

因此許多屋宇的後面要不是山坡樹林，便是另一條更高的馬路。這種環境，如果稍不留神，便好容易遭人暗算！

但是呂偉良却不顧一切，直衝上去山坡去！

呂偉良雖然看不見對方是否殺了人，但從那一聲尖叫，以至目睹兇刀染血這點去推測，不難想到那在逃的人絕非作賊心虛，而是實實在在殺了人，所以才會亡命地奔逃！

呂偉良拄住鐵枴杖如飛衝上山坡之際，上面突然傳來一陣「隆隆」然之聲，一塊巨石沿住山坡落下，一些較小的樹木也被壓斷！

呂偉良暗吃一驚，急忙避過一旁！

但是巨石所經之處，沙塵滾滾，加上樹木搖撼，樹葉紛紛落下，一時之間，山坡之上變成了飛沙走石的場合，令人驚心動魄！

等到呂偉良再追上山坡上面的時候，那人已失了他的踪跡！

呂偉良回到屋內，只見林愛莉正在一具屍體旁邊小心觀察！

呂偉良問道：「金太太呢？」

「她去找警察來。」林愛莉又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但可以推測得到的，就是在逃的人必然是兇手。」

「到底誰是勒索者？」

呂偉良問：「金太太認識這個被殺的人嗎？」

「不！我問過她了，她絕不認識此人。這麼看來，在逃的人可能是勒索者。那麼，這死者是誰？他何故被殺？」

「我以爲這死者才是勒索者。」呂偉良說，「他像潘球一樣，死於貪心！」

林愛莉問：「你怎麼知道？」

「只是推測而已。」

下面傳來一陣人聲，跟住一陣雜亂步聲，有幾名警探和數個警察，衝了上來！獨是未見金太太，但呂偉良心裏已經明白了。

警員們用奇異的目光盯住呂林二人，戒備着說：「你們是什麼人？」

林愛莉道：「報警的人沒有告訴你們嗎？」

這時有個探目走前說道：「閣下可是呂俠士和林小姐？」

呂偉良知道夏探長許多下屬都見過他，即使未見過也聽過自己的名字，因此說道：「在下正是呂偉良，這裏出了命案，你們怎麼知道？」

呂偉良這麼問法，連林愛莉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因爲她剛才已對呂偉良說過了，是金太太去找警察的。

探目說道：「我們剛巡邏這一帶半山區，突然接到總部的無線電通知，據說一位太太用電話報警，說這裏出了命案，我想一定是林小姐報案的。」

林愛莉正待否認，呂偉良爭先答道：「是的，我們剛駕車經過這裏，突然聽到一聲慘叫，進來查看時，發覺一名男子匆匆逃到後面山坡上去，我追了他一程，結果還是給他逃脫了。」

林愛莉回頭看看呂偉良，心裏開始明白了，他在爲金太太掩飾！

警探們開始在現場偵查，武裝警員和二名探員到後面山坡去查看！

兇刀仍然插在一塊木板之上，血漬開始乾涸。

警探蹲在屍體旁邊，作初步偵查，一名警長開始折返警車上用無綫電與總部連絡。

呂偉良和林愛莉站在一角，他們不知道這宗兇案是怎麼樣發生的，但憑金太太的簡述，相信勒索她的人要不是與兇手之間是同道中人的話，便是兇手一直跟踪着勒索者。

林愛莉趁着這時候低聲問呂偉良：「爲什麼不說出她的名字？」

「隱惡揚善是我國人的美德啊！」呂偉良苦笑了一下，「金太太既然不敢出面，顯然担心影响到她丈夫的身上去。」

「你竟然幫着有錢人！」

「有錢人未必個個是壞人。」

林愛莉道：「你以爲他當選議員對市民有好處嗎？」

呂偉良道：「這是一項賭博，從他發表的競選演詞看，他當選對市民有益！」

「那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我從不相這種信口式號的諾言！」

「等到他違反諾言時，我們再對付他未遲。」

呂偉良話還未說完，探目已由那邊走過來：「呂俠士，你認得那個在逃的兇手嗎？」

「如果抓到他，相信我一定可以認得出。」呂偉良說，「當時我們相距不遠，兇刀是由他擲出的，要不是我手急眼快擋開了，可能被他擲中。」

「據我估計，兇手可能是個有案底的人，抓到他只是遲早問題。」探目說，「因爲我們已有人認出了死者的身份。」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精神都爲之一振！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道：「他是什麼人？」

「一名同事覺得死者很面善，說不定是罪犯。」探目又說，「然則，這可能是一宗黑社會自相殘殺的兇殺案件。」

「黑吃黑？」林愛莉差點兒就忍不住笑了出來，「我以爲不會那麼簡單。」

探目說：「待指紋鑑別組派人來，很快就可以找出答案。因爲照我估計，兇刀之上必有兇手的指紋，如果兇手果如所料，是個有案底的黑社會人物，相信他插翼也難飛！」

不久，大批警力人員開抵現場，夏探長的助手辛尼奉命前來調查。

呂偉良說謊說到底，始終未敢提及金太太的名字。

辛尼自然也相信了他的口供！

將近一點了……這是吃中飯的時間。

林愛莉提醒呂偉良：「阿生約好我們一道兒去吃午飯的。」

呂偉良乘機告退。

辛尼當然不會阻止他們離去，一則因爲呂偉良是夏維探長的好朋友，二則也由於他的名氣，他最近幾年來，總算與警力相當的合作，凡是須要他作供的，只要合情理，他從不拒絕！

就是憑了這些理由，呂偉良和林愛莉在向警力作過初步口供之後，便可以離開現場。

二人登上汽車，林愛莉就說道：「便宜了金太太，却難爲了我們！」

「算了！反正我們與命案有緣，理多一宗與理少一宗並無多大分別。」呂偉良說，「但是，金子牛如果成爲新聞人物，落選乃是意料中的事。」

「你眞的變了！」林愛莉說，「過去專與警力作對，現在却處處助他們一臂之力。」

「也許是歹徒的力量太大，形成警力變爲一個弱者；我的性格就是喜歡鋤强扶弱的。」

「過去你與有錢人過不去，現在反而助他們往上爬！」林愛莉說。

「我說過了，有錢人並非個個是壞人，只是有些人爲富不仁，我看不過眼時，就要對付他！」

「好了，現在我們到那裏去？」

呂偉良說：「午飯吃不成了，我們要去探訪一下金太太！」

「我也這樣想，但是，阿生會怪我們失約的。」

「放心吧！阿生的性格我了解，他最沒有耐性，大概我們的車子還未抵達金家，他便打電話到處尋我們。」

果然，車子剛下了山，時間只是一點零五分左右，汽車裏的無綫電話就响了起來！

「你們在那裏？爲什麼還不來？」阿生在那邊高聲說道：「這裏人好擠啊，我好不容易才霸佔了一個卡位，但一個人坐得太久眞不好意思……」

「好了好了，阿生，別再說了。」呂偉良道：「我們突然有事，不能來了，你自己吃個痛快吧！」

「噢！我的天！」阿生氣得差點兒昏了過去！

呂偉良一邊放下聽筒，一邊開車直往金家。

林愛莉說：「爲什麼不把情形告知阿生？」

「告訴他也沒有用，他跟你一樣，對有錢人印象不佳！但我有我的想法。」呂偉良說，「金子牛心中有什麼打算，我不清楚，也許他拚命向上爬，希望獲得某種榮銜之後，利用它來作非法勾當亦未可料。但是，金太太的做法令我感動！」

「令你感動？」林愛莉的內心泛起了一陣酸味，「她有什麼令你感動？」

「我覺得她太愛她的丈夫，爲了讓金子牛登上議員寶座，她不惜犧牲一切。」

「你只不過憑表面上的觀察而已，也許她另有苦衷呢！」

呂偉良笑了笑：「我以爲女人一定會幫着女人，但看來你有些例外！」

「我只幫道理，嘿！」林愛莉雙臂交加胸前，不再說話了！

汽車最後在金家門外停了下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走到門前，按了門鈴，他們以爲必須經過通傳，結果却出乎意外地，聽到那工人說：「太太吩咐過了，請二位到裏面坐吧！」

「果然是料事如神！」林愛莉道，「如果我們是警探，可不知她會不會如此大方呢？」

他們併肩入內，金太太果然候在客廳裏。

金太太看見他們進來，便急忙站立起來說：「對不起，二位，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想到你們一定會怪我，而且一定也會來找我！」

呂偉良說：「金先生呢？」

「他不在家。」金太太說，「這幾天來，他實在太忙！」

林愛莉道：「你這一招金蟬退殼要得好漂亮啊！有人爲你省回十萬又十萬，但你還不心足，到頭來還要找替死鬼！」

「林小姐，這種事情，相信你們不會有什麼麻煩吧？」金太太說，「我只是不想讓我丈夫的對手找到藉口向他攻擊，除此之外並無惡意。」

「好了，別嚕嗦了。」呂偉良說，「請把經過情形告訴我們吧！死者是誰？」

金太太說：「我也不知道，總之有人打電話到茶室找我，要我送錢到那地盤裏去。豈料我剛踏足入內，就聽到了一聲慘叫，嚇得我回頭走，最後遇見了你二位。就是這樣。」

「你丈夫現在什麼地方？」呂偉良又問。

「今天上午我們通過電話。當時他在寫字樓，這時候可能出外吃飯了。」金太太說，「他說他今天會十分忙，因爲競選已進入高潮，難免會有許多十分重要的應酬！」

呂偉良道：「有辦法找到他嗎？」

「相信要二時以後，待他的秘書吃過午飯之後返回辦公室時，也許會知道他在何處。」金太太看看腕表，又出奇地問：「爲什麼你們一定要找他？」

「你以爲你丈夫一直不知道有人向你勒索嗎？」呂偉良說。

金太太道：「他知道的，昨晚我已向他攤牌。」

「其實在此之前，他已經知道了。」呂偉良說，「只是他一直佯作不知而已。從今天這件事看，他一直派人跟踪和保護你。」

「你的意思可是……」金太太不安地瞪住呂偉良：「你以爲他會殺人？」

「他派人對付向你勒索的人！」呂偉良說道，「金太太，趁着警力還未干涉這件事之前，希望你對我們最好還是坦白一些。」

金太太嘆了一口氣：「我眞的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但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我丈夫會那樣做！」

林愛莉插咀說道：「你不合作，對我們沒有損失，但可能會導致你丈夫身敗名裂！」

金太太雙眼一紅，又流出了眼淚來！

呂偉良心有不忍，說道：「潘球到底是什麼人？」

「我的舊朋友，也可以說是前度劉郎。」金太太哽咽着說。

「你不够坦白，金太太。」呂偉良說，「我們查過了，潘球是剛坐完監出來的釋囚。」

「是的，但十多年前，我們確曾同居。」金太太說，「後來他因案入獄，出獄後不知怎的，會查出了我的下落。」

「這又有什麼奇怪？」林愛莉說，「你丈夫要競選議員，你夫婦的照片，不斷在報紙上刊登出來，除非潘球不識字不看報紙，否則，自然會知道你就是一位名流夫人！」

金太太道：「爲了我丈夫的前途着想，我實在不想這件事傳出去！」

「有些事情很難說得出口，所以我才希望由你自己說出來。」呂偉良說道。

林愛莉也在旁提示道：「我們熟悉黑道中人，結果給我們查出，潘球往日是一名黑社會打手！」

「是的。」金太太似乎還不大明白他們的用意，「以前我與他同居，也有被迫的成份在內。」

「金太太，我以爲你最好不要轉彎抹角了，這樣只有妨碍我們去幫你。」呂偉良說，「這是七十年代，一個重婚婦人決不會受人歧視的；換句話說，即使外界知道你以前嫁過人，也不會成爲問題的。對嗎？」

「嗯……」金太太那麼嫩的臉頰上又泛起了一陣緋紅。

林愛莉忍不住進一步說：「據我們調查所得，潘球有個綽號叫『白潘』，他英俊瀟洒，許多少女當年都爲他而顚倒，他也來者不拒；可惜上了手之後，潘球就把她們送到妓寨去！」

呂偉良道：「本地妓女集團把潘球這一類小白臉，稱作『姑爺仔』，職責就是引誘少女墮落，成爲黑社會的搖錢樹。」

金太太從尷尬中冷靜下來，她呆若木雞，像是一切已決定下來，無須再恐懼了。現在她須要的，只是集中勇氣，把事實眞相說出來！

金太太喃喃地說：「你們眞有本領，看來我的隱瞞已屬多餘了。」

林愛莉道：「由你口中說出，總好過我們直白！」

金太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我的出身實在見不得光，我是個妓女！」

呂偉良看見她垂下頭來，流着眼淚，心裏也替她有些難過。

林愛莉同情地說：「職業無分貴賤，何況我們也明白到你當時可能爲環境所迫呢！」

金太太飲泣着說：「我一直在爲自己慶幸，因爲許多像我一樣墮落的女人，她們永無翻身之日，我是萬中無一的幸運兒；我不但僥倖地擺脫了他們，還找到一個這麼好的丈夫。我說我丈夫好，並不是因爲他有錢，而是因爲他愛我！」

呂偉良道：「然則，勒索你的人，除了潘球之外，可能還有你昔日的舊朋友，他們可能是集團中的人，也可能是知道你歷史的人。你想想看，還有誰與死者潘球最爲親密？」

金太太說：「自從潘球與人打架鬧出了命案之後，他們那個集團解散了。未落網的打手們逃得不知下落，我也僥倖逃出火坑。但是據我所知，潘球是最先出獄的一個，其餘二名打手罪名較重，入獄年期也長，他們至今還在獄中。」

「你見過地盤中的死者嗎？」呂偉良問。

金太太點點頭：「林小姐帶我上二樓看過他，他死得可怖！」

「認識他嗎？」呂偉良又問。

「不！我從來未見過他！」金太太說，「他到底是打電話給我的人呢，還是地盤的看更？」

林愛莉道：「據我們所知，地盆停工多時，早已沒有人看守。據偵探們說，他可能是一名罪犯，但不能證明是否就是他打電話勒索你。」

金太太道：「然則，誰殺了他？」

「相信你丈夫一定比我們清楚！」林愛莉說，「看來，你可以打電話到寫字樓去查問一下，看看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金太太道：「我絕對相信我丈夫，他無論如何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但是……」呂偉良剛要說下去！

門外走進一個人來，不但把他嚇呆了，同時亦令到金太太爲之吃驚不已！

因爲進來的並非別人，正是這間屋的男主人金子牛。

門是虛掩的，因爲眞正的大門在花園外面，所以金子牛何時返家，他們三個人完全不知道；他可能一早就候在門外。

現在四個人都呆了一陣！

最驚惶不安的還是金太太，她渾身在震抖，咀唇在跳動，淚盈於眶，像個待處決的死囚！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金子牛沉吟道：「好一會兒了。你們不是說，要找我嗎？」

「是的。」呂偉良說，「你也許會明白，我們找你是爲了什麼吧？」

「你們以爲我知得最多，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起碼在今天之前我不知道！」金子牛的表情呆滯，他瞪住他的妻子，沒有人知道他的內心這時候到底在想着一些什麼。

他的妻子避開他的目光，感到極端不安！

呂偉良道：「潘球死了，我們想知道你的意見。」

「我沒有意見。」金子牛木無表情地說，「我沒有認識過潘球此人，也沒有買兇殺他，你們的想法完全錯了。在今天之前，我不知道潘球此人的眞正身份，多得二位揭發……」

金太太再也按捺不住那股驚惶、慚愧與不安的情緒，掩面痛哭，拔足飛奔進房間裏去了！

金子牛說了一句：「失陪了，二位。」便跟進房間裏去！

林愛莉担心地說：「金子牛可能會殺死他的妻子，我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我覺得，他們是眞心相愛的一對，金子牛大概會原諒她的。」呂偉良說道，「我們這時候進去，只有妨碍他們和好如初。」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搞的？」林愛莉嘆氣說：「金太太是否值得我們同情？」

「表面看來的確值得我們同情，她是個決心改過的女子，無論她過去是自甘墮落或者被迫的，她總有值得諒解和同情的地方。」呂偉良說，「但是，眞相未大白之前，一切都似乎言之過早了！」

「你似乎在懷疑她才是眞兇！」

「當然她不會親自動手。」

林愛莉道：「如果她買兇去殺人，又何必通知我們到牛山去？」

「那可能是洗脫嫌疑的手法之一。」呂偉良說，「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先了解地盆內的死者到底是誰。」

「那麼，我們走吧！」

「主人不在，似乎不合規矩！」

話猶未完，金子牛正由房間裏出來！

金子牛抱歉地說道：「對不起啊，兩位。」

林愛莉立刻插口問道：「尊夫人怎麼樣了？」

金子牛說道：「她休息片刻，就會沒事。」

「你會原諒她嗎？」林愛莉担心地問道。

「當然，我是眞心愛她的，不管她過去做過一些什麼事情我也會原諒她！」金子牛又說道：「其實這件事讓我知道了全部眞相，總比胡亂地去猜測更好。不過，既然先後發生二宗命案，我眞担心可能影

响到我的政治生涯。」

林愛莉道：「如果你是眞心愛你妻子的話，你應該放棄競選議員的美夢！」

「現在決定放棄可能太遲了！」金子牛說。

「爲什麼？」林愛莉問。

金子牛答道：「協會方面做足宣傳功夫，我不想令朋友們失望！」

「那麼，我們唯有預祝你當選！」呂偉良說，「我們要告辭了！」

金子牛再三道歉，然後又表示要送他們出去。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叫他留下陪他妻子，他們自己通過了花園的通道，到街上去！他們正要登車離去，一輛車子開到門前停了下來。

那輛黑色房車之內，坐了三名男子，除了司機留在汽車裏之外，其餘二人進入了金家之內！

林愛莉喃喃自語地說：「他們是誰？富貴協會的助選團麼？」

呂偉良順口答道：「是不是助選團我不知道，但是那輛車子的主人決非富貴協會會員，這點似乎可以肯定下來了。」

「你怎麼知道？」

「因爲凡是該會會員，汽車前後均有該會銅牌標誌扣上！」

「也許人家不喜歡太張揚呢。」林愛莉說，「就像我和你，我們二人同是飛鏢俱樂部會員，但是我們從來不把他們發給的銅牌掛在車前車後；相反有些人的汽車前面却佈滿了各種銅牌，一眼看上去，就像疋頭的商標一樣，看得人眼花繚亂！」

「你不會明白的。別的標誌可以不掛在汽車上，富貴協會的却是非掛不可，除非沒有資格則例外。」

「爲什麼？」

呂偉良解釋道：「因爲凡是掛上富貴協會的銅牌標誌，即表示車主的身份非富則貴，交通警員見了若要抄牌，也非打醒十二分精神不可！」

林愛莉回頭看看，那輛黑色汽車前面並沒有任何標誌。

呂偉良開車離去！

林愛莉又沉吟道：「然則，找金氏夫婦的人，又是誰？」

「金子牛有錢有面，交遊廣闊，尤其是人家知道他這回競選議員有九分把握，自然有很多人要來跟他連絡感情的。」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在我們這個地方，只有議員才有資格說話，普通市民必須向警方申請，獲得批准才可以發表自己的言論。所以有時想想，覺得金子牛的掙扎的確是值得同情的。」

「我也看過了他的競選演詞全文，如果他守諾言的話，他的當選無疑是市民之福。」

這時候，呂偉良汽車裏的無綫電話又响了起來！

那是阿生，他剛吃過了午飯，下午沒有特別事情，所以無須返回特警總部去。他問呂偉良和林愛莉到什麼地方去！

呂偉良對阿生說：「我們現在就要到警局裏去。」

阿生在警局裏會晤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

夏維探長剛好在着，招呼他們三人到探長辦公室裏去。

「你們眞的與命案有緣！」夏維笑了笑，「辛尼回來對我說，地盆中的命案是你們發現的。」

呂偉良道：「是的，命中註定要惹麻煩，有時眞的沒有辦法可以避免的。」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死者的身份查到了麼？」

「是一名出獄才不久的犯人。」夏維說，「他叫高景，曾服超過了十年的刑期，想不到出獄才不久，竟然被人殺死。」

「兇刀上的指紋呢？」呂偉良問：「血型驗過了沒有？」

「指紋和血型正送去化驗，相信不久會有結果。」夏維道：「辛尼說你目睹一男子逃去，他可能是殺人兇手。是不？」

「是的，假如證實兇刀上的血型與死者相同，那麼，在逃的人當然是兇手。其實這只不是法理上的驗證，以我當時在場目睹的情形，那男子當然就是殺人者。」呂偉良說。夏維這時由案頭上取出一叠文件，遞過來給呂偉良，說道：「請你帮帮忙，這些有過犯罪記錄的人，可能就是你見過的兇手！」

呂偉良苦笑道：「這個都市犯罪率日益高漲，罪犯多如牛毛，要我逐一辨認，相信一定看得我頭昏腦脹，也未必找到他的尊容。倒不如讓我用拼圖認人的方法更來得簡單。」

夏維道：「我們不會愚蠢到要你辨認全部罪犯的照片，我們只是根據你口供中說出的那人，他的身形、身高，年紀和樣貌相似，提出檔案中近似的罪犯照片，讓你先辨認一下，如果能輕易找出來，比較拼圖方法來得更簡單的呢！」（下期續完）

三期完俠情恩仇誌

南宮吟雲·文　盧令·圖

俠魂碑（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皇甫華尋獲慈母及孿生弟弟，施展浩氣神功，爲雙腿癱瘓多年的母親打通經脈，凌素心痼疾獲痊，爲一雙孿生兒子談述往事：黃虎臣與凌素心結褵後，靜極思動，拋下嬌妻愛兒，遊俠江湖，俠名遠播，正當他清譽日隆之際，絕想不到會有暗戀凌素心美色的桐柏八雄老二毒劍歐陽丕會施展陰謀，暗害於他。那日，當黃虎臣遊踪抵達嚴州，貪緣獲識黑衣女俠尤馨兒，被她邀返家中，尤馨兒施展素手鎖心迷魂術將黃虎臣迷倒，進她的溫柔陷阱中而不自覺，當然，這只不過是歐陽丕所使的美人計——

了却血仇恨　贏得千古名

黃虎臣的英俊瀟洒，和魁梧結實的體格，早已使她心花兒朵朵開，她的面首雖然多得無法算計，却沒有一個能和黃虎臣比擬，所以她雖以「素女鎖心迷魂術」擄獲了黃虎臣，並不希望囫圇吞棗般見面就上床肉搏，她欲慢慢咀嚼慢慢品嚐，盡情的享受一番。

儘管黃虎臣此時已慾火如焚，但因心靈受了控制，一切都是以尤馨兒的意志爲主，而尤馨兒此刻正在全心享受着愛的撫摸和挑逗，對於眞槍眞刀反而並不顯得那麼躁急。

男女間的性關係是極自然不過的了，祇要是生理正常的人，便知道如何進行性行爲，何況黃虎臣已是有家室的人，自然更不陌生，不過此刻比較狂野而已。

黃虎臣也早已呼吸急促，雙目盡赤，尤馨兒那條短得不能再短的短褲，亦已被他裂成片片，他的手已毫無阻攔的侵入到女人的禁區。

說也奇怪，酒應該是助興的和亂性，但尤馨兒每當黃虎臣無法克制時，便哺他一口酒，就像是在烈火頭上澆盆水似地，居然能將他的慾火壓制片刻。

窗上已透進魚肚白的曙色，而她的享受也顯然到了飽和點，需要疏洩了，於是熟練的爲黃虎臣除去了身上所有的束縛，於是……

×　×　×

一幌十餘天，黃虎臣雖然身體健壯，但究竟不是銅打的金鋼，鐵鑄的羅漢，每天在尤馨兒和菁兒兩主婢貪得無饜的戕伐下，已把身子掏得虛虛的，完全失去了原有神采。

這天，尤馨兒接到了歐陽丕的指示，入晚時分，她們主婢便刻意裝扮起來，當然衣服越穿得少越好，尤馨兒身上除了那襲透明長褸，裏面未加半根紗，高聳的胸脯可一覽無遺；菁兒上身，僅繫了個大紅兜肚，下面是一條貼肉的短褻褲，也是形同半裸。

房間裏紅燭高燒，小型圓桌上擺着幾

碟精緻的下酒菜，黃虎臣僅穿一套內衣褲，尤馨兒緊緊偎在他的懷裏，黃虎臣一手摟着她的纖腰，另一手却伸進透明長褸裏上下活動，有時搔着她的癢處，便拚命的扭動着蛇腰，發出淫蕩的笑聲。

驀地，窗外傳來一聲嬌叱道：「無耻的東西，照打！」三點寒星，分襲三人的致命重穴。

尤馨兒和菁兒早有防備，聞聲抱着黃虎臣往地下一倒，菁兒且順手滅了桌上那支高燒紅燭。

過了一會兒，窗外聲息寂然，尤馨兒低聲道：「大概已將他老婆氣走了，菁兒，妳從後面繞過去看看。」

很快窗外便傳了菁兒聲音：「小姐，她果然已經氣走，咱們這幕戲總算演成功了！」

尤馨兒和黃虎臣也從地上站了起來，並重又點燃了桌上紅燭，尤馨兒意興闌珊的道：「咱們這一段演完了，咱們也該走了。菁兒，快收拾吧！」

菁兒從窗口縱進房內，斜睨着黃虎臣，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小姐，天都這麼晚了，明天走不行嗎？」

「咱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今晚走，人不知，鬼不覺。」尤馨兒笑笑道：「妳這丫頭是否意猶未盡，還想來一頓臨去晚餐？」

菁兒被說得有點不好意思的微笑點了點頭。

尤馨兒這時端出了主人的威嚴，沉着臉道：「不行！凡事要注意情況，適可而止，像妳這樣貪饞，將來一定會葬送在這上面；還不趕快去收拾收拾！」

臨行時，尤馨兒在黃虎臣臉上捏了一把，嬌笑道：「寶貝，如果你在後半段戲裏面沒有倒下去，希望咱們還有再見面的機會。」

說完，順手爲黃虎臣解去了「素女鎖心大法」，一擰腰，和菁兒雙雙自窗口竄了出去，消失在沉沉夜色裏。

黃虎臣精神仍然有點恍恍惚惚的感覺，像大夢初醒一般，頭腦暈陶陶的，四肢軟綿綿的，似乎渾身都不對勁。

二女臨走時，並未留下燈火，黑暗包圍着他，使他不知身在何處。

他在原地站了很大一會兒，神智慢慢的清明了，一些飄忽的記憶，也慢慢的在腦海裏定型……驀地大叫聲：「不好！」

急忙摸索着點燃了桌上的紅燭，幸喜他的衣履和兵刄都在，匆匆結束停當，也顧不得調息，便勉納一口丹田眞氣，飛身離開了這間使他沉淪十餘日的罪惡淵藪。

黃虎臣經過的這段粉紅色魔劫，凌素心祗是從投書人的書信中畧知梗概，當然她去捉姦時，也看到了一幕使她面紅心跳的醜劇，而且還賞了姦夫淫婦三粒鐵蓮子，但這時在孩子面前，她只能很含蓄的簡單叙述。

「娘，後來呢？」凌飛已覺出事態的嚴重，急不及待的問。

皇甫華這時雙手送上一杯熱茶，凌素心接過飲了一口，又微微嘆了口氣道：「黃虎臣連夜趕回小雁蕩，想解釋這場誤會，可是凌素心是親目所覩，芳心已碎，任何解釋都是多餘，於是這一對恩愛夫妻，終於勞燕分飛，黃虎臣很痛苦的帶着一雙孿生孩子的老大黃小華，當時便離開了小雁蕩，不知所終。」

皇甫華，不！現在應該稱他爲黃小華了，緩緩地道：「娘，自孩兒解事以來，爹除了採購日需用品，就未見他老人家離開過三角山一步，這些年來，每天不是長吁短嘆，便是藉酒澆愁，從未見他老人家有過一次笑臉……」

「孩子，娘體會得出來。」凌素心幽幽嘆道：「你爹是個俯仰無愧的好人，只是機心不够，才着了人家的道兒，其實，唉！娘還不也是一樣，而且還連累了你們的外祖父母，遭受到惡徒的偷襲，使娘抱憾終生！」

說到這裏，已是淚濕衣襟，哽咽不能成聲了。

黃小華道：「娘，您先歇會兒吧。」

凌素心使激動的情緒畧平靜，然後沉聲道：「如今大仇當前，娘一定要先將這筆血債的前因後果告訴你們，這樣才能理直氣壯，不怕少林和武當的干預了！」

黃小華和凌飛都只靜靜的聽着，誰也沒有插嘴。

凌素心默然片刻，臉上忽然籠上一層寒霜，恨聲說道：「不料黃虎臣離開小雁蕩還不到一個月，惡賊歐陽丕便露出了狐狸尾巴，央請他們桐柏八雄中的老大『笑面無常』何曉春來小雁蕩說媒，『百草先生』素惡桐柏八雄的行爲，何况女兒已經出嫁，是黃家的人了，小夫妻雖然發生口角，暫時分開，但並非離異，非無彌補，何曉春竟然毫無人性。地前來厚顏求婚，自然更激起『百草先生』的反感，當即聲色俱厲的將何曉春狠狠教訓了一頓。

「何曉春這『笑面無常』的綽號的確有些道理，他雖被『百草先生』狠狠教訓了一頓，居然能毫不動聲色的容忍下來，而且還陪着笑臉謝罪不迭。

「這以後，『百草先生』爲防桐柏八雄的報復，曾採取一些嚴密防範的措施，但時間一幌半年，居然風平浪靜，戒備也漸漸鬆懈下來。

「那是一個月黑風高晚上，桐柏八雄竟然用了個惡毒的絕戶辦法，在『百草老人』住的茅舍四週，堆滿了枯枝茅草等易燃之物，並在上面澆飽桐油，外層還埋伏數十張強弓硬弩，這種陰險佈置，饒是『百草先生』夫婦和愛女凌素心武功超人，也絕無倖免之理。

「約莫是子末丑初光景，桐柏八雄便將四週的枯枝茅草引燃，而且還將數十支火把，藉硬弩射向茅屋，登時風助火威，刹那間已是烈燄冲天，數十丈方圓內，完全成了一片火海。

「『百草先生』夫婦和凌素心曾硬往外衝，但均被密如飛蝗的箭矢逼了回去。

「這時他們的茅草房子也已『劈劈拍拍』的燃燒起來，『百草先生』反而冷靜下來，望着凌素心道：『孩子，咱們已陷身絕境，爹和娘都已花甲之年，死不爲夭，凌家的香烟，要靠飛兒延續，現在爹和妳娘給妳開道，希望妳們母子能僥倖逃過這步刼難！』

「話完，向他老伴一打手勢，又向門外衝去，兩支劍如猛虎出柙般，密如連珠

的箭矢，紛紛被劍磕飛。

凌素心緊緊跟在後面，長劍也舞起一幢光網，不僅要護着自己，而且還要護着背上揹的凌飛。

「漸漸地，『百草先生』夫婦已逼近那圈烈燄冲空的火牆，不但灼得他們肌膚生痛，尤其是那强烈刺眼的火光，使得他們雙目難睜。驀地，『百草先生』發出一聲悶哼，一支勁矢貫穿了他的右肩，他手中長劍畧爲緩得一緩，如蝗的無情勁矢，登時蝟集一身，倒地死去。他老伴兒見他死得如此悽慘，心如刀絞，一個疏神，也被一支利矢射中左腿。

「凌素心見爹爹慘死，母親又已負重傷，心裏眞是又悲，又急，又怒，不過她知道自己的責任太重；凌家的香烟，和這筆血海深仇，都放在自己的兩肩上，所以她儘量使自己的頭腦冷靜。

「她的一身武學雖得自爹娘的傳授，但招式已更見洗鍊，火候亦愈形深厚，這時見娘負傷，劍兒一展，便將她娘也一併籠罩在光幢裏面。

敵人似乎有用不完的箭矢，凌素心再强，終爲先天體質所限，何況她背上，還揹了個凌飛。

「烈燄的烘烤，早已使她汗透重衫，不到一盞熱茶光景，已是體力不繼，嬌喘吁吁了。

「正在這千鈞一髮當兒，突然傳來幾聲悶哼，接着一條黑影衝空而起，越過三四丈寬和三四丈高的一道火牆，輕飄飄的落在凌素心身側，手中長尾雲帚揮洒間，射來的連珠勁矢，悉被捲飛回去，喝道：

『小施主，還不趕快突圍！』

「凌素心見是個髮白如銀的緇衣老尼，當時也無暇多說，急道：『師太，請救我娘！』

「『妳能不能飛越這道火牆？』

「『弟子當勉力以赴！』

「『好，貧尼給妳開路！』說完，將凌素心的娘揹起，一式『孤鶴冲空』，越出了火牆。

「凌素心見娘已脫困，心情一寬也猛提一口丹田眞氣，縱身而起，她身在空中，幾十支勁矢追踪而至，尤其是由下而上，她手中長劍就有點感到綆短汲長，無法應付了，幸緇衣老尼及時撤出一掌牟尼珠，將大部份勁矢擊飛，凌素心才驚險萬分的逃了一刼，安然縱落緇衣老尼身側。

「『前面敵人，均被貧尼制服，小施主快走，貧尼給妳斷後。』

「『師太，裏面還有家父遺體……』

「『先脫困要緊，令尊遺體衹有稍後再來料理了！』……

「凌素心終於在緇衣老尼的護衞下，擺脫了桐柏八雄的追殺，而且也投入緇衣老尼——心如師太的門牆……」

凌素心的胸衣，已被淚水染濕了一大片，聲音雖然顫抖得很厲害，但並沒有稍歇的意思，他呷了一口茶，又繼續說道：

「心如師太將凌素心的娘和孩子安頓在一個極爲隱蔽的地方，過了三天，才帶着凌素心去安葬了『百草先生』遺體。

「從此以後，凌素心便追隨她恩師心如師太修習佛門上乘絶學。但不幸她娘因慟夫慘死，終日悶悶鬱鬱的，第二年便一病不起，也棄她母子而去……」

「娘，以後的孩兒都知道了。」凌飛揷口道：「當年夜襲小雁蕩，當然可能是桐柏八雄的報復，但娘並未抓住證據，只是想當然耳，怎能硬確定是他們幹呢？」

「孩子，你難道忘了在秋雪庵閉關苦修的悔心師太？」

「這與悔心師太有什麼關聯？」

「悔心師太便是當年以『素女鎖心大法』迷惑你爹的那個女人呀！」凌素心道：「後來不知怎的突然看破紅塵，剪去三千煩惱絲，並且輾轉的找到爲娘，並告知一切前因後果，如有需要，她還願意出面指證呢。」

黃小華道：「娘，事實既已完全明朗，就不用再遲疑了，華兒和飛弟今夜就去將兩個惡賊剖心瀝血，以奠外祖父在天之靈！」

凌素心搖頭嘆道：「孩子，這報仇之事千萬魯莽不得，如今已時移勢易，對咱們很不利，咱們應該想出個萬全的對策，才能順利達到報仇的希望！」

凌飛接口道：「現在與過去有什麼不同？娘說『如今已時移勢易，對咱們很不利。』孩兒實在不解原因何在，還請娘教訓。」

凌素心慈藹的笑了笑，以緩和母子間爭執的氣氛，然後說道：「娘僵硬了十餘年的雙腿，已康復十多天了，而且因禍得福通暢了局限武功境界的生死玄關……」

黃小華和凌飛驚喜萬分的笑道：「是眞的呀！娘，孩兒恭喜妳老人家了！」

凌素心平靜的道：「這得歸功於華兒的『浩氣神功』，那種博大神奇的氣機，不但舒暢了多年淤塞硬化的雙腿經脈，而且也將娘的生死玄關冲破了！」

頓了一頓，又轉向凌飛道：「飛兒，你可知這十幾年來，娘爲什麼不讓你出去呢？」

凌飛道：「孩兒愚昧，請娘示知。」

凌素心嘆口氣道：「這十幾年來，桐柏八雄在地方上已經扎下了根，雖然他們惡性未改，仍然魚肉鄉閭，且暗中操着坐地分贓生涯，但有時也做些慈善事業，因爲爲惡是極端隱蔽進行，而爲善則大肆宣揚，所以地方人士只看到他們好的一面，由是在地方上建立了極佳聲譽。（其實他們的僞善，並未瞞過無孔不入的丐帮，楚靈就極爲瞭解。）這次少林和武當的揷手，也正是受了他們僞善的欺騙，故此咱們今後復仇的計劃，要改弦更張，先撕破他們的僞善面孔，讓世人看清他們的猙獰眞面目，然後堂堂正正向他們討還血債！」

片刻的沉默過後，凌飛道：「娘，悔心師太既願意爲咱們作證，爲什麼不請悔心師太出面宣佈他們當年的一切惡跡！」

凌素心搖搖頭道：「這條路暫時還行不通，因爲悔心師太當年聲名狼藉，雖然後來勘破一切，猛省回頭，恐仍難獲得少林和武當的採信，咱們只能在情況轉趨有利的時候，才能奇兵突出地請她出面現身說法，比較妥當。」

黃小華沉思了一會，說道：「娘的意思是欲搜集他們現在爲惡證據？」

凌素心道：「不錯！不過僅憑咱們母子三人的有限力量，這件 工作一定非常的

艱苦！」

黃小華道：「娘，這件事您不用操心，就由孩兒來辦好了。」

「你有什麼好辦法，不妨先說給娘聽聽。」

「孩兒並沒有什麼好辦法，只是想請丐帮援手……」

「好主意！」凌素心欣然道：「丐帮勢力，遍及到每個角落，如果他們肯帮助咱們，一定很快就可以抓到歐陽丕他們爲惡的證據了。祇是——咱們和丐帮素無淵源，人家是否能義施援手呢？」

凌飛含笑接口道：「這個娘請放心，華哥和他們丐帮中一位名叫楚靈的總巡察，交情很好，而且孩兒也曾救過他一命，此人極富正義感，如果華哥告知原委，請他帮忙，孩兒相信他一定會滿口答應。」

「但願如此！」凌素心突然拿起筷子，挾了一塊雞脯含笑道：「咱們娘兒們只顧談話去了，連桌上的酒菜都忘了動用，先吃吧！」

× × ×

月華皎潔，夜凉如水。

黃小華和楚靈蓆地對坐在歲寒巖頂，這裏視野極爲遼濶，談話很是方便。

黃小華先簡畧的說明了自己的身世，然後將他們母子所擬的計劃詳細告知，楚靈登時義形於色地拍胸脯道：「皇甫老弟，不！現在應稱呼你黃老弟了，這件事你交給楚某辦，決不會讓你老弟失望，多則半月，少則十天，楚某一定有以報命！」

「如此就先謝謝楚兄了。」

「令弟對楚某曾有救命之恩，楚某尙未言謝呢，何況這件事還關係地方上的安寧，楚某怎能置身事外！」

「那就偏勞楚兄了！」

× × ×

蹄聲得得，一騎棗紅色健馬停在泰興綢布莊的門口。

黃小華從容的飄身下馬，抱拳向一個店夥問道：「借光，請問貴東何掌櫃的在家嗎？」

店夥見黃小華衣冠楚楚，一表人材，還以爲是財神爺上門了呢，忙陪着笑臉道：「現正在內堂客室，陪着朋友說話，公子可要見他？」

「不錯！」黃小華探懷取出一張白色拜帖，交給店夥道：「煩你送給貴東，說黃小華登門拜訪。」

店夥見到白色拜帖，臉色登時大變，蓋因這種白色拜帖，除非生死大仇，決不輕易使用，區區一個布店夥計，居然懂得這些，可見也不是簡單人物。

「公子請稍候，小的這就給您送進去。」臨行，還狠狠瞅了黃小華一眼。

一會兒，店夥又匆匆出來向黃小華佝腰道：「黃公子，敝東在內廳恭候大駕，小的給您領路。」

黃小華跟在店夥身後，經過外廳和一片廂房，以及兩座天井，才見到一所金碧輝煌的閎偉內廳，主人何曉春正抱拳站在廳門外笑臉相迎道：「一劍堡歐陽堡主料得不錯，皇甫少俠果眞是『神扇秀士』黃虎臣黃大俠的哲嗣，能見故人有後，而且是這樣奮發有爲的英挺青年，老朽眞是萬分高興。黃少俠請入廳侍茶。」

黃小華也抱拳還禮，但只從鼻孔裏冷哼了一聲，昂首濶步，一副無畏無懼的氣概，走進大廳。

大廳中已有少林寺的法雲法雨兩位禪師，和武當山清虛淸玄兩位道長在座，黃小華和他們都是舊識自不便扳着面孔，當下含笑抱拳道：「在下見過四位前輩。」

兩僧合十，兩道欠身，同聲道：「小施主請不要客氣。」

何曉春遜黃小華入座後，他自己仍然坐在原來的主位上，向黃小華道：「老朽有一事不明，欲向黃少俠請教。」

黃小華冷笑道：「尊駕請問吧，在下知道的，一定奉告。」

何曉春面色一沉道：「老朽和貴府祖孫三代並無深仇大恨，據老朽所知，歐陽堡主和府上似亦毫無過節，少俠今天以白帖見訪，是將老朽和歐陽堡主視同死仇，老實說，老朽並不在乎尋仇，而是不願無緣無故的替別人揹黑鍋！」

「嘿嘿嘿！」黃小華發出一連串懾人心魂的冷笑道：「火焚小雁蕩凌家，你不會不承認這件事吧！」

何曉春狡詐的反問一句道：「你是强迫老朽承認？」

「本來就是你們桐柏八雄幹的麼！還用强迫。」

「年紀輕輕的，也學會了血口噴人。」何曉春怒形於色的沉聲道：「好！你既認定是咱們桐柏八雄所爲，大概是你親眼所見了？否則請拿證據來！」

「何曉春，你少張狂，小爺如果沒有證據，決不會找上你的門！」黃小華聲色俱厲的說。接着又向兩僧兩道抱拳道：「兩位禪師和兩位道長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素受同道景仰，這件事還請主持公道。」

法雲禪師合十道：「事關重大，小施主要多加攷慮，千萬魯莽不得！」

言下之意，是已經同意主持公道了。

黃小華徵得兩僧兩道同意後，又轉向何曉春道：「證據現不在小爺身邊，希望你指定時間，地點，但最好避開鬧區，因爲不管小爺的證據你是否承認，都難免一場血戰，這樣既免驚世駭俗，同時也避免官家的干涉。」

「很好！」何曉春鐵靑着臉，他往日那可怕的笑容，今天都化爲烏有。怒聲道：「今天已是四月初九，咱們決定四月十五亥正，在界山萬松谷了斷！」

× × ×

黃小華回到集賢客棧，「鐵面丐」楚靈已在他房裏坐候，見面便問道：「黃老弟，情形怎麼樣？」

「何老賊矢口否認，」黃小華道：「他已和在下約定，四月十五日亥正，在界山萬松谷了斷。」

「萬松谷？」楚靈認眞的想了一會，不解的道：「何老賊爲什麼會揀在那個地方？」

「楚兄是說『萬松谷』有問題？」

「嗯！」楚靈道：「萬松谷雖有『萬松』之名，其實松樹並不多，只是些疏疏落落的矮松，對咱們並不構成威脅，重要的是谷中形勢極爲險惡，何老賊選在那地方，其中一定有極大的陰謀！」

黃小華淡淡一笑道：「不管展他們施

什麼陰謀狡計，咱們給他個以不變應萬變，死死釘住他們……」

楚靈突然接口道：「老弟，你是否有興趣夜遊？」

「夜遊？」黃小華迷惘的道：「想不到楚兄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刻，居然還有這份雅興！」

楚靈微笑着聲音抑得極低，道：「在下的意思是趁着他們剛剛決定，尚未派人着手佈置之前，先去實地仔細勘察一番，非有必要，咱們也不妨佈置幾根暗樁，監視他們在谷中到底搞些什麼花樣，能够知己知彼，佔的勝面總要大些。」

黃小華點頭笑道：「楚兄如果改行領兵，一定青雲直上，是位足智多謀，值得信賴的將軍。」

楚靈也笑道：「可惜在下只有沿門托缽的命。」

夜涼如水，半邊月亮在雲裏載沉載浮，時現時隱。

黃小華和楚靈經過一番化裝，悄悄離開了杭州，他們並未直接由城北的餘杭門出城，而是走的城南鳳山門，出城後才一直改奔向北。

時已深夜，城外已很少行人，他們一路儘量施展開輕功身法，宛如兩隻飛躍的羚羊，七八十里路程，僅僅化了一個多更次時間，便已到達。

萬松谷深入界山之中，三面都是壁立的插天高峯，只有一條盤曲在山腰間的羊腸小道作爲通路。

谷中地形極爲險惡，數百丈方圓，竟找不出方寸平地，遍地都是嶙峋怪石，銳角如刃，疏疏落落的矮松，都是生長在那些石縫之中。

黃小華在谷中勘察一遍，皺眉道：「楚兄，這谷中地形的確險惡得很！」

楚靈道：「是呀！所以我才約你先來看看，以便有個準備。」

「其實遭遇都是一樣，」黃小華道：「咱們覺得這地形異常險惡，他們絕不會覺得很舒坦，楚兄你說是嗎？」

「假如他們暗中做下手脚，那遭遇就完全兩樣了！」

「依楚兄之見呢？」

「先埋下幾根暗樁，瞭解他們的佈置，才能妥謀對策。」

黃小華笑笑道：「小弟可是毫無經驗，一切就端賴楚兄了。」

說到此處，突然目注五丈外一塊巨石，沉聲喝道：「什麼人？」

楚靈一怔道：「你看到人了？」

「嗯。小弟看到一條黑影，躲到巨石後面去了。」

「咱們搜，非把他掏出來不可！」

兩人同時縱身而起，向巨石撲去。

可是，他倆一左一右撲到巨石後面，却甚麼也未見到，楚靈笑道：「黃老弟恐怕是花了眼吧，這谷中的兔子可是多得很呢。」

黃小華急道：「小弟對這雙眼睛頗有自信，絕不會看錯的！」

「那麼人呢？」

「這……哦！楚兄，你看這巨石上有字！」

楚靈轉頭一看，果見巨石上寫着「是友非敵，看後滅蹟」八個草字，楚靈蹙眉道：「是友非敵……這會是誰呢？」

黃小華道：「既然是友非敵，又何必一定要追究他是誰。」

楚靈知道黃小華的江湖經驗很嫩，此時又不便多作解釋，只有自己悶在心裏，慢慢推測。

兩人在谷中就擱了約莫一個多時辰，月亮都已偏西很遠，楚靈噓了口氣道：「咱們回去吧！」

歸途中，黃小華道：「楚兄，你要不要見見家母和舍弟？」

楚靈道：「伯母處理應前去請安，只是明天有很多事情要辦，恐怕抽不出時間來，後天好嗎？」

「好的，定更時分，我到關王廟去找你。」

× × ×

茅草房子前面的地坪裏，擺着一張方桌，桌上有酒有餚，凌素心和一雙愛子陪着楚靈在淺酌低斟，仔細商議着四月十五夜萬松谷之約。

黃小華道：「少林寺的兩位禪師和武當山的兩位道長處，我已經將結仇的一切經過向他們詳細解釋，他們雖仍認爲火焚小雁蕩的主兇祇是歐陽丕和何曉春，對飛弟刺殺他們桐柏兄弟的其餘六人感到不滿，認爲廣事株連，有傷天和，但經我詳細指出他們八雄坐地分贓，糜爛地方的一切惡蹟，也經過他們一番暗中查訪證實，總算是有了諒解，雖不指望他們到時能幫助我們，但他們能不爲敵方所利用，對我們已減少極大的威脅了。」

「嗯，孩子，出家人的話不錯，廣事株連，有傷天和！」凌素心慈祥地道：「萬松谷之約，除了對付歐陽丕和何曉春兩個老賊可痛下殺手，不必顧忌外，對於其餘附從的人，如非萬不得已，切不可傷人家的性命！」

凌飛雙眉挑了挑，沒有說話，黃小華恭謹受教道：「娘說的是，孩兒一定謹記在心！」

凌素心微微頷首，又轉向楚靈道：「楚大俠古道熱腸，一片俠心，愚母子受賜太多，將來眞不知如何報答！」

楚靈忙道：「伯母這樣說，就對小侄見外了。不說小侄和令郎小華老弟一見如故，凌飛老弟對小侄也有救命之恩，就以敝幇規律而言，也容不得兩個老賊欺世盜名，爲非作歹，其實小侄不過是借重兩位令郎的超人武功，除去這兩個武林蟊賊而已！」

黃小華笑着舉杯道：「楚兄，別只顧着說話，小弟知道你酒量如海，可是我們母子都不擅飲，無法奉陪，你可千萬不要拘束啊！」

楚靈不禁臉色黯然，端起面前海碗，「咕嚨咕嚨」將滿碗酒一氣喝乾。

黃小華看出神色有異，很關心的問道：「楚兄，你怎麼啦？」

楚靈嘆口氣道：「在下幼失怙恃，看到賢母子這份天倫樂趣，難免自悲……」

凌飛拍手笑道：「這還不簡單，你既羨慕我們，就乾脆拜我娘作義母好了。」

凌素心笑啐道：「你這孩子，怎麼亂出餿主意。」

黃小華暗中扯了楚靈一把，楚靈便趁勢拜了下去，道：「義母在上，孩兒楚靈給您磕頭！」

凌素心忙道：「老身怎麼敢當！老身怎麼敢當！」

楚靈拜罷起來，又親親熱熱的叫了聲：「義母！」凌素心也顯得很開心，笑道：「老身生受你的了。」

現在的氣氛更加和諧了，稱呼自然也改了。

「對了，大哥，」黃小華道：「你昨天一天，到底忙得怎麼樣啦？」

「暗樁已經埋下去了，」楚靈很得意的道：「只要歐陽老賊他們有所舉動，決逃不過暗樁的眼睛，而且小兄還在萬松谷四週佈置了一批人，以備緩急。」

「大哥，你眞是想得週到了！」

他們又仔細的商量了一陣，遠處已傳來報曉的鷄啼聲。凌素心慈藹地道：「天已快亮，你們也該歇會兒了！」

× × ×

四月十五亥正，盤空如洗，玉宇無塵，一輪銀盤似的皓月，高掛天空，萬松谷滿注清輝，儼如白晝。

谷中空地上，三方面成倒「凹」字型站着十二個人，正好是每邊四人，凌素心甚感意外。

東邊四人是「笑面無常」何曉春，「毒劍」歐陽丕，劍掌雙叟之一的「霹靂掌」龍行雨，和「劈掛掌」周飛虹的未亡人「散花仙子」畢香蘭。

相對的四人是凌素心母子三人，和一個面蒙黑巾的緇衣女尼。

中間四人是少林寺的法雲，法雨兩位禪師，和武當山清虛，清玄兩位道長。

這時，「毒劍」歐陽丕聲色俱厲地指着對方喝道：「惡婦凌素心聽着，老夫兄弟與妳何恨何仇，不但教唆妳那小雜種以卑鄙手段暗算了老夫六位盟兄弟，而且還無中生有，含血噴人的誣陷老夫兄弟，嘿！今夜可有少林和武當的四位高人在場，妳如果不還老夫一個公道，就莫怪老夫心黑手辣，以大欺小，妳們母子就休想生離這萬松谷！」

凌素心面罩寒霜，嘿嘿冷笑道：「歐陽丕，你如果算得是一號人物，就應該坦白承認火焚小雁蕩之事，只要你今後能洗心革面，懺悔前非，姑奶奶倒願上體天心，饒你一條狗命……」

「住口！」歐陽丕大聲喝道：「凌素心，妳口口聲聲硬誣老夫火焚小雁蕩，妳可有證據？」

凌素心冷聲道：「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當初你設計陷拙夫於不義，致使咱們夫妻反目，你乘人之危，小雁蕩求婚被拒，竟惱羞成怒，使先父火窟喪生，這些卑鄙手段，自有人給你歷歷指證……」

說到這裏，轉面向身旁的蒙面緇衣女尼道：「悔心師太，歐陽老賊無恥至極，請妳和他說話。」

緇衣女尼低宣聲：「阿彌陀佛」，緩緩解去蒙面黑巾，露出一張異常清秀的面孔。歐陽丕一眼見到悔心師太的廬山眞面目，登時如被蛇噬，渾身一震，臉上神色也起了極大變化。

悔心師太合十道：「歐陽施主，你可認識貧尼？」

歐陽丕冷哼一聲，沒有說話。

何曉春老奸巨猾，故裝不識，接口問道：「師太上下如何稱呼？」

「貧尼上悔下心。」

「悔心？」何曉春煞有介事地想了想，「這法號陌生得很，老夫兄弟好像從未見過妳嘛。」

「悔心師太你們過去確是沒有見過，你們見到的只是巫山神女峯尤馨兒。」悔心師太於是將歐陽丕如何函邀尤馨兒下巫山如何假扮黑衣女俠以引起「神扇秀士」黃虎臣的注意，尤馨兒又如何以「素女鎖心迷魂大法」迷惑黃虎臣，又如何派人喬裝入小雁蕩傳送消息，誘騙凌素心捉姦，以致夫妻反目，黃虎臣因滿腹委屈，得不到愛妻諒解，乃負氣帶着黃小華離開小雁蕩，後來何曉春又如何代歐陽丕赴小雁蕩求婚被拒，致惱羞成怒……一直到何曉春設絕戶計，火焚小雁蕩，「百草先生」凌維綱不幸罹難，而凌素心母子祖孫三代終被一位武林奇人所救爲止。

當然，尤馨兒和黃虎臣的那段纏綿時刻，祇是一言帶了過去。

何曉春一陣嘿嘿冷笑，尤圖狡辯，但歐陽丕已忍無可忍，一聲暴喝道：「原來是妳這淫婦吃裏扒外，洩了機密，老夫若不將妳大卸八塊，也難消心頭之恨！」

毒劍「嗆啷」出鞘，大有不惜一拚之勢。

何曉春急伸手按在歐陽丕肩上，低聲道：「老二，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忘了咱們的計劃啦！」

歐陽丕狠狠瞪了悔心師太一眼，氣虎虎的納劍歸鞘。

何曉春這時却巧言令色地向少林雙僧，武當兩道抱拳道：「四位都是當今德高望重，極受武林同道尊敬的世外高人，務請爲咱們桐柏兄弟主持公道！」

清雲禪師道：「何施主，有話就請說吧。」

何曉春嘆口氣道：「當年火焚小雁蕩之事，一則是咱們兄弟年輕氣盛，未計後果，同時也是受了妖女尤馨兒的蠱惑，想不到她對黃虎臣竟動了眞感情。」

悔心師太合十低眉，連聲唸道：「罪過，我佛慈悲！罪過，我佛慈悲！」

何曉春目光烱烱，從凌素心等四人臉上一掠而過，嘴角綻出一絲狡獪笑意，繼續道：「事後咱們兄弟確是萬分懊悔，所以協議散夥，希望從此都能爲地方做點有意義的事情，藉以稍贖過去罪愆，這些年來，咱們弟兄在地方上行善從不後人，事蹟斑斑可考，本來這些用不着自我宣揚，不過是藉此說明咱們兄弟的懺悔誠意。」

頓了一頓，又指着凌素心道：「凌女俠爲父報仇，孝心固然可嘉，但心腸畧嫌狠毒，手段也不够光明，如果她一開始就正大光明的找老夫或歐陽堡主，相信她早已如願以償，絕不會生出許多枝節了！」

接着又長長嘆口氣道：「如今桐柏兄弟已八去其六，他們雖曾參與火焚小雁蕩之事，祇不過奉命行事罷了，罪不至死，但他們却一個個相繼被凌女俠的公子暗殺掉了！俗語說的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老夫和歐陽堡主都不願欠來世債，願

以項上兩顆大好頭顱，爲凌女俠令尊抵命，不過老夫那六位被暗殺的兄弟死得未免太寃，還望四位世外高人替他們作主！」

少林法雲禪師低宣一聲佛號，正欲說話，那位以火爆性子聞名的武當清玄道長已嘿嘿冷笑道：「何施主說的這番話很是動人，貧道也很希望確是事實，不過據貧道和三位師兄深入各地民間調查，何施主的話和事實頗有出入，不錯，貴桐柏兄弟確是都在地方上有過很多善擧，但都微不足道，說得爽直點，那都只是爲了沽名釣譽，欺世盜名，其實暗地壞事做絕，盡幹些姦淫擄掠，坐地分贓的盜匪勾當，地方人士雖然恨你們入骨，但懾於你們的淫威，只有忍氣吞聲，受盡迫害還不敢聲張。老實說，你們桐柏兄弟不但惡性未改，而且變本加厲，凌小施主是爲民除害，你們是罪有應得……」

「住口！」歐陽丕獰聲喝道：「想不到你們兩個禿驢和兩個雜毛，都已被凌素心買通了來和老夫作對，很好！哈……」

笑聲淒厲刺耳，歷久不絕。

驀地，又自兩僧兩道的背後約數丈處，有人發出一聲裂石穿雲的清嘯，接着從亂石堆中冒出一個人來。

雖然相距數丈，但藉着明亮的月色，仍可看清那人面容清癯，三綹長鬚，身穿一襲暗色長衫，脅下還挾一個大活人哩。

黃小華很興奮的向凌素心道：「娘，是爹來啦！」

凌素心臉上昇起一片異樣神采，雙目斜睨悔心師太，見她已重將蒙面的黑巾繫好。那人幾個縱躍，便到了場子中央，輕輕將脅下挾的一個壯漢扔在地上，然後抱拳說道：「黃虎臣見過諸位禪師道長。」

歐陽丕一眼見到黃虎臣，和他脅下挾着的黑衣大漢，歷久不絕的淒厲笑聲，頓如被利劍斬斷般，嘎然而止。

法雲禪師合十道：「黃施主請不必客氣，不知施主挾來的是個什麼人？」

「哦，是歐陽丕老賊的爪牙，」黃虎臣冷聲道：「是負責引爆埋在地下的炸藥的！」

法雲禪師驚道：「黃施主是說這地下埋有炸藥？」

黃虎臣道：「不錯，這地下至少埋有數百斤炸藥，一經引燃，只怕四位和拙荊他們都要被炸得屍骨無存了！」

清虛道長低宣聲：「無量壽佛！」道：「這孽障好惡毒的手段！」

忽聽一聲大喝道：「惡賊！你們還想逃走！」

黃虎臣轉頭望去，見何曉春，歐陽丕，龍行雨和畢香蘭正如喪家之犬般，拚命向谷口逃去。黃小華兄弟雖在大聲喝叱，只是虛張聲勢，並未用力追趕。

法雨禪師眼見何曉春等四人已快奔近谷口，不禁急道：「黃施主，令郎他們爲何不追，若任兩個惡魔逃出谷口，就不容易弋獲他們了！」

黃虎臣笑道：「禪師請儘管放心，丐幫弟兄已在谷外築起了銅牆鐵壁，他們逃不出去的！」果然，黃虎臣的話剛說完，何曉春等人也正好逃至谷口，但突然間「嗆嗆」之聲不絕，一陣密如驟雨的勁矢，又將他們逼了回來。

原來谷口佈置了數十匣諸葛硬弩，因這種硬弩係藉彈簧之力發射，不止勁强力猛，而且每匣一次可射四支，有數十匣諸葛弩堵塞谷口，難怪他們難越雷池一步。

龍行雨大聲道：「堡主，咱們既已落入他們計算之中，就乾脆跟他們拚了！」

歐陽丕恨聲道：「咱們佈置在谷外的人一個不見，大概都死光了！」

這時黃虎臣和兩僧兩道，以及凌素心母子三人都已圍了過來，只有那位悔心師太仍然站在原處未動。

黃虎臣接口道：「你們埋伏在谷外的那批人雖然沒有死光，但已都被一位前輩異人心如神尼制住穴道，恐怕他們是無法來接應你們了！」

凌素心一聽恩師也到了這裏，不禁一陣欣喜，忙問道：「我恩師呢？」

黃虎臣道：「已經走了，給妳留了一句話。」

凌素心急問道：「是什麼話？」

黃虎臣一字一字的唸道：「善——體——天——心！」

凌素心默然了。

這時，黃小華領着凌飛拜見過爹，父子會本應有番感人場面，但黃虎臣僅在一雙孿生愛子的肩頭輕輕拍了拍道：「孩子，你們也要牢牢記住——善體天心！」

兄弟倆恭謹受教後，轉身走向歐陽丕等人，黃小華指着龍行雨和畢香蘭道：「咱們和二位無寃無仇，希望二位能置身事外，不要爲虎作倀！」

龍行雨嘿嘿冷笑道：「你們雖和老夫及畢女俠無寃無仇，可是老夫及畢女俠却和你們有寃有仇呀！」

黃小華聞言一怔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龍行雨道：「老夫和畢女俠並未殺死你們家的人，你們當然和老夫及畢女俠無寃無仇，可是你們却殺死了老夫的盟兄和畢女俠的丈夫，難道這不是寃仇！」

黃小華道：「好！那咱們就有寃報寃，有仇報仇！」一扇向歐陽丕點去。

黃小華一扇揭開了雙方報仇的序幕，凌飛的點元金筆攻向何曉春，凌素心接下了畢香蘭，黃虎臣自然不能閑着，雙掌一錯，向龍行雨點點頭道：「在下是代子還債，龍大俠請賜招吧！」

龍行雨冷冷地道：「子債父償，也是一樣！」一掌向黃虎臣劈去。

四對八人，登時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廝殺。其實，眞稱得上驚心動魄的，只有黃小華和歐陽丕，凌飛和何曉春兩對，確是在捨死忘生的拚鬥。

畢香蘭功力平平，根本不是凌素心的敵手，凌素心面軟心慈，念在同是女人，對方新遭喪夫之痛，而火焚小雁蕩之事，又與對方毫無關聯，所以着着忍讓，一味採取遊鬥方式，只守不攻。

黃虎臣和龍行雨四隻鐵掌翻飛，只見掌影幢幢，掌風虎虎，打得煞是精彩，其實是有驚無險。

「霹靂掌」龍行雨和「子母劍」褚述先訂交，是在桐柏八雄散夥，褚述先定居寧國縣以後之事，龍行雨是個直來直往，胸無城府的爽朗漢子，在江南一帶也頗負俠名，褚述先初到寧國縣，抑强助弱，濟

困扶貧，處處表現一派俠義作風，對龍行雨更是傾心結納，兩人因而訂交，也贏得了「劍掌雙叟」的雅譽。

但褚述先賊性難改，在寧國縣剛剛有點基礎，便開始蓄死士，養爪牙，暗中盡幹些傷天害理之事，龍行雨雖亦偶有所聞，但他是個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既相信了一個人，就很不容易動搖，今夜武當清玄道長揭發桐柏八雄罪惡，他才知道以前所聽到的並非是空穴來風，所以內心感到非常難過，也非常懊惱。

黃虎臣深知龍行雨的爲人，且從龍行雨的神色間，體會到其複雜的心情，兩人雖在動手過招，他始終保持着一副友善的態度，就像是兩位好朋友在切磋武學，一點也不刺激對方。

龍行雨雖然個性耿直，但並不愚昧，漸漸地他已體會到黃虎臣的用心，心裏自然十分感激，所以兩人掌來掌往，雖然打得有聲有色，其實不帶絲毫火藥氣味。

歐陽丕在他那柄毒劍上，確曾下過一番苦功，不但招式綿密嚴謹，而且常有極爲精奇怪異的招式出現，使人防不勝防！

黃小華得自「武學搜奇」兵刃篇中所載的「風起雲湧七十二式」，博大深精，已涵蓋天下所有神奇武學，和歐陽丕相較，應佔七成勝算，惜因他對敵經驗太少，加以對歐陽丕手中那柄毒劍心存顧忌，所以感到處處受制，如非他不時輔以「純陽無風指」和「爍石銷金掌」兩門奇奧武學，以牽制對方，恐擋不過對方五十招，便落敗了。

凌飛的一對點元金筆，和何曉春的一柄厚背紫金刀倒是勢均力敵，所以四對中也以他們這一對打得最爲熱烈火爆。

西移的月亮，漸漸被山峯遮蔽了它的光輝，萬松谷中，也因之變得暗沉沉的。

凌素心雖對畢香蘭未存敵意，只守不攻，一味遊鬥，但畢香蘭養尊處優已久，百招以後，體力漸感不支，已是嬌喘吁吁，香汗淋漓，凌素心一番好意的說道：「畢女俠，咱們先談談怎麼樣？如果妳覺得這仇非報不可，咱們再打也不爲遲。」

畢香蘭心知以自己的這點武功和人家相比，無殊螢光之與皓月，相差得太遠，凌素心的一意忍讓，已使她由衷地感激，也消除了不少敵意，只是一時騎虎難下，這時對方給了她個不卑不亢的下虎背機會，她當然樂得接受，冷聲道：「好吧，談就談，難道誰還怕妳不成！」

這一對算是以談判代替了熱戰，但談的內容如何，却不得而知。

黃虎臣和龍行雨這一對雖然打得很熱鬧，但龍行雨心裏有了種被騙的感覺，所以越打越乏味，這時見畢香蘭連殺夫之仇都放棄了，坐下來和敵人談判，更覺不值，於是一掌逼退黃虎臣，抱拳道：「龍某認輸，有緣再見！」一縱身向谷外奔去。

百招過後，黃小華是越來越老練，而且「風起雲湧七十二式」扇法，也越來越精純，加以不時奇兵突出的無風指，使得歐陽丕越打越覺應付難艱，也越打越心驚胆顫！

凌飛的一身絕藝，係傳自一代空門異人心如神尼，何曉春的一柄厚背紫金刀雖也有極深火候，但因他貪杯好色，把身子掏虛，所以在百招過後，便已感內力不繼，週身直冒冷汗。

凌飛有如出柙乳虎，兩支點元金筆上下翻飛，着着不離何曉春致命要害，如果不是生死之搏，何曉春早就棄刀認輸了。

「着！」

只聽「噹」的一聲，何曉春手中的厚背紫金刀，已被凌飛一筆硬架，震飛出手，另一筆却迅捷地送進了何曉春的心窩，半聲慘嚎，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何曉春一死，歐陽丕更是心慌意亂，一個疏神，右肩胛挨了一指，登時血流如注，整條右臂頓時失去了知覺，手中毒劍，也「噹啷」掉在地上。

黃小華摺扇一闔，向歐陽丕的「七坎」死穴點去。

歐陽丕心知絕無倖理，雙目一闔，靜待死神召喚。

誰知黃小華扇至中途，突然想起他爹方才轉告他娘的一句話：「善體天心！」他本來就沒有殺過人，不禁感到一陣猶豫，最後嘆口氣道：「歐陽丕，你還是自盡吧！」

歐陽丕詫異地睜開雙目，見黃小華滿面神光朗朗，一片莊嚴，不禁油然而生愧悔之心，低聲道：「謝謝少俠週全，老朽是否可以自己的毒劍自裁？」

黃小華向那柄掉在地上的毒劍望了一眼，點了點頭。

歐陽丕右臂已失知覺，他俯身用左手握住毒劍，這一瞬間，他那油然而生的「愧悔」之心，竟如浮光掠影般一閃而逝，無邊惡念却在毒劍入握時沸起。

黃小華坦蕩胸襟，江湖經驗既少，又未想到人心竟是如此的險惡，他和歐陽丕相距原本不足七尺，歐陽丕俯身拾劍，眼角上瞄，見黃小華似在沉思，毫無戒備，不禁心中大喜，他抓到毒劍後，將全身力量移向雙腿，用力一彈，身隨劍走，宛如一支離弦勁矢，向黃小華射去，凌飛首先發覺，一聲驚呼，因黃小華和歐陽丕相距太近，而且是猝然發難，搶救不及，迫得一揚手，將點元金筆猛向歐陽丕頭部打去，人也跟着往前撲救。

這原不過是電光石火間的驟起變故，黃小華雖也臨時驚覺，但爲時太晚，閃避攔架均已不及，硬被歐陽丕的毒劍刺入腹中，而他的鐵骨摺扇也自然反應往外一揮，劈去了歐陽丕半個腦袋，凌飛打出的金筆，也同時到達，釘進歐陽丕的腦腔。

黃虎臣和少林寺的兩位禪師，以及武當山的兩位道長均站的較遠，更是搶救不及。這時凌素心也扔下畢香蘭猛奔過來，一見黃小華死狀，大叫一聲，登時昏暈過去。原本是一場很圓滿的殲敵之戰，不想到最後黃小華因一念之仁，竟落個以身殉敵的悲慘結果。

黃小華殉難後的第四十九天，萬松谷中又到了很多武林人物，來瞻仰這一代仁俠的埋骨之地。谷中央建着一座很大的墳墓，四週遍植蒼松翠柏，在墓前五丈處，豎着一塊高達丈餘的巨碑，碑上刻着「俠魂碑」三個仿古大篆字，抬頭處是「仁俠黃小華千古」，後面的落欵是少林寺第二三十代掌門方丈法塵和武當山十九代掌門觀主清涵恭立。

（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蕭　塞·文
盧　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百里茜茜痴戀白雲飛，私自將白雲飛身中的金蠶蠱解去，翌日，正當白雲飛要想法擺脫百里茜茜的糾纏之際，破玉子、鐵笛神尼偕宇文璧玉闖來楓葉山莊，適巧鳩盤茶也偕百里奇回到莊中，白雲飛一見鳩盤茶之面，勾起心中怒火，施出太陽神功，把鳩盤茶擊斃，隨即一縱身形，逕向楓葉山莊外馳去，宇文璧玉忙自後追踪而去。大湖四週，聚集着天下羣豪，俱都默不出聲的望着浮在水中的水榭，一陣鐘聲响過後，水榭中走出秦重和古雷，古雷朗聲發話，向羣豪詢問八門三派五谷十堡的人都到了麼——

閱牆成兩敗　修好共禦侮

四週靜寂了一回，突然有一個蒼老的喉嚨道：「除了少林，武當，點蒼外，其餘都有弟子參加。」

古雷聞言大怒道：「什麼？還有弟子參加，我們請帖上說得明白，非掌門人親臨，其他人一律不接……」

他這一發怒，立時使湖畔各派的高手不滿，只聽人羣裏傳來幾聲冷哼，一個青年躍衆而出，大聲的道：「這是什麼話？我們掌門人有事不能分身，只得派中弟子參加，難道非掌門人不能代表門派麼？」

秦重沉哼一聲道：「你是什麼人？」

那青年昂然的說道：「終南弟子呂良人……」

秦重不屑地道：「你給我滾出大眉山莊，缺你們終南一派並不算什麼，如果你們掌門三天之內不來請罪的話，準遭滅派之禍！」這一來無異得罪了很多人，呂良人氣得臉色鐵青，大跨一步，指着秦重大罵道：「終南派並不需要拍你們大眉山莊的馬屁，誰不知你們遍邀各派的野心，要想獨霸武林，終南弟子第一個不答應。」

說着，他冷笑一聲轉身就走，他身子一動，立時有五六個各派高手跟着他離去，俱滿臉憤怒之色。

秦重仰天一陣哈哈大笑道：「誰要和終南弟子一起走，無疑是我大眉山莊之敵，只要過了今夜，大家就知道大眉山莊的手段……」

各路被邀請的高手似乎都對大眉山莊有所畏懼，雖然心裏非常的不滿意，但一想到星宿海雙魔的厲害，大家只好把滿肚子的怒火强制壓了下去，誰都不吭一聲。

「胡鬧，胡鬧！」

水榭中暴起一連串的叱喝之聲，秦重和古雷嚇得恭身垂首，連頭都不敢抬起來，這陣叱喝一落，赤足神魔公羊翎和碧玉琴魔米綠孃同時走了出來。

赤足神魔公羊翎向立於湖畔週遭的各路高手一揮，大聲的道：「各位請多包涵，小徒性子太烈，得罪之處還請多原諒，關於今天英雄大會之事，完全是出於誤會……」語聲一頓又道：「這次兄弟斗膽邀請各位遠來大眉山莊無非是想和各位討論

一個嚴重的問題，武林中各派時有殺伐之事發生，使江湖上永遠都在動盪不安中，兄弟有鑒於此，希望各位能推舉一位武林之主來排除那些不必要的事情發生……」

這時一個破鑼嗓子在人羣裏大叫道：「公羊兄說的不錯，放眼莽莽中原還沒有人能担當如此大任，除了你們夫妻兩誰也不行……」

這人說得太過於露骨，頓時引起無數人的反感，羣雄一看這人是崆峒派閃電手陰無忌，立時有一個滿臉病容的漢子冷哼一聲，走到閃電手陰無忌的面前，大聲的說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在這裏亂放屁……。」

閃電手陰無忌驟然和這個滿臉病容的漢子目光一接，不禁嚇得全身一顫，只覺自對方目中所射泛出來的神光，有一股令人不敢正視的冷煞。

他冷哼一聲道：「閣下是誰？說話怎麼如此的不客氣？」

那漢子冷冷地道：「對你這種人不需要客氣……」

閃電手陰無忌怒吼一聲，單掌斜斜劈來，他有閃電手之稱，手法自是快如閃電，這一掌劈來，當眞是迅若奔雷，一閃而已。

那知這個默默無聞的漢子功力竟是奇高，晃身一動，閃進對方的掌影之中，伸手便將閃電手陰無忌向空中一拋。大喝道：「去你的——」

燈光照耀下，閃電手陰無忌一個身子平空飛向大湖中央的水榭，朝着星宿海雙魔身上落去。

赤足神魔公羊翎大喝一聲道：「陰兄勿慌，我來了！」

他足下緩緩一移，單掌迎空接去，閃電手陰無忌整個身子落在他手上，只嚇得閃電手陰無忌面色蒼白，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公羊翎將閃電手放了下來，嘿嘿一聲笑道：「這位兄台好俊的功夫，閣下在大眉山莊生事，顯然是不把大眉山莊放在眼裏，當天下羣雄的面前，我倒要討還一個公道……」

那個漢子毫不懼怕，他冷冷的道：「大眉山莊算是甚麼東西，大爺如果怕你們星宿海雙魔也不來這裏了……」

「錚，叮！」

二縷琴音銳嘯响起，碧玉琴魔冷哼一聲向前連跨兩步，她五指扣着琴弦，冷煞的望着那個漢子，道：「你到底是誰？如果你在大眉山莊生事，是自討沒趣。」

那漢子神色一凝，冷冷地道：「妳那傾絕天下的琴技，我早已領教過了，憑你們星宿海雙魔還奈何不了我。」語聲一轉，厲喝道：「快把華百陀叫出來……」

他這種狂傲的語氣，立時把立於赤足神魔公羊翎身後的秦重，氣得哇哇大叫，他大吼一聲道：「小子，華陀百也是你叫的……」

他身形一晃踏着湖面的水波向這漢子身前撲來，迎着漢子的胸前一拳搗出，拳風威烈，呼嘯而出。

那漢子哈哈大笑道：「秦重，我如不讓你死在這裏，就不算是冷血……」

只見他身子輕輕一晃，倏忽退後五尺，冷嘿一聲，斜掌疾劈而出，一股渾厚的大力顛湧擊了過去。

秦重根本沒有把這個漢子放在眼裏，他見這漢子掌上勁道雖然猛威，那也只限於高手一流，嘿嘿冷笑兩聲，身子陡然一蹲，化拳爲掌，迎上擊來的那股掌風。

「彭——」

空中响起一聲大响，震得立於各處高手的耳中嗡嗡直鳴，那激盪的氣勁，吹得各人衣袂簌簌作响。

秦重身子一晃，大笑道：「小身，這一掌我要你的命……」

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右掌倏然的抬了起來。

在那掌心之中隱隱透出一股黑氣，向那漢子緩緩的拍落。

那漢子神色一凝，腦海中疾快的忖思道：「我若要把秦重殺死，必須要乘着他還不知道我是誰之前施出太陽三式，出奇不意的把他毀於掌下……」

這個意念有如電光石火的在他腦海裏一閃而逝，他急忙把全身勁道凝聚於右掌之上，將全身的眞氣繞引經脈一週，他連向前跨三步，右掌疾快的橫空而落。

陡然，一道火紅的光華向這漢子掌心之中透了過來，流艷的紅光，刺激得秦重眼前一花，不知這是甚麼功夫。

兩人都聚集了全身功力向對方身上推去。

「呃——」

一股熱浪掩去了秦重擊來的掌勁，他痛苦的呃了一聲，那龐大的身子在地上連晃幾晃緩緩的倒了下去。

一縷鮮紅的血液從他咀角上溢出，在他腦前正中印上一個顯明的掌印，那燒焦的衣衫發出一股焦味，恍如是被猛烈的大火燒了一樣。

秦重的死使各派高手同時一震，猜忖不出這是那一種功夫，連這漢子是屬於那一門派都不曉得。

但是他們心裏却同時暗忖道：「江湖上何時出了這樣一個高手……」

赤足神魔公羊翎和碧玉琴魔米綠孃同時被場中這一出人意料的變幻所震懾住了，他們作夢也沒有想到一個默默無聞的漢子會有這樣神奇幻化的功夫。

公羊翎咀唇顫動，喃喃在低語道：「太陽神功，太陽神功……」

米綠孃怒吼一聲道：「老不死的，你說甚麼？」

公羊翎神色異常難看的道：「這是太陽三式……」

「甚麼？」米綠孃向前跨出一步道：「這就是太陽三式……」

她再也想不出江湖上有那一個人會這樣威烈無比的太陽神功，目光轉動，緩緩飄落在漢子的身上。

古雷見秦重慘死在這漢子的掌下，恍如發瘋了一樣，他大吼一聲，踏着水波走了過來。

他怒聲吼道：「小子，拿命來……」

赤足神魔公羊翎一驚，沉聲喝道：「古雷，你給我回來。」

這個星宿海的高手不愧是一代魔頭，他深知這漢子出現的如此突然，定非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強自壓制住心裏那股幾

欲噴出的怒火，閃身躍了過來。

古雷只好退了兩步，滿臉煞氣的怒視着這個漢子。

那漢子冷冷地一笑道：「古雷，你是否也要鬥鬥。」

公羊翎嘿嘿一陣冷笑，冷聲道：「閣下具有這樣的身手，何處不可揚名，如果你妄想在大眉山莊成名露面，那你就打錯了算盤了……」

「呸……」這漢子輕啐了一口道：「公羊翎，我老實告訴你，我是神勇武士齊天岳的大師兄，他遭華百陀和鳩盤荼的毒手，我來替他報仇……」

公羊翎一怔，料不到死了一個白雲飛又來了一個齊天岳，現在平空又多出一個齊天岳的師兄，這裏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轉臉詫異的道：「你是齊天岳的師兄……」嘿嘿一聲冷笑道：「閣下要報仇也要正大光明的來，這樣殺我大眉山的人，到底算那門子英雄，當着天下同道的面前，你給我一個公道……」

那漢子大笑一陣，道：「公羊翎，誰不知道你和華百陀妄圖稱霸武林的野心，我今天除了報仇之外，還要把這件事，公諸武林……」

公羊翎心神一顫，腦海中疾忖道：「這個傢伙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今夜他如果把我流沙門的事情說出來，我那將近二十年的心血就要白費，說不定還要引起各派與我為敵，無論如何今夜不能讓這小子活着離這裏，我又不能在這些人面前殺他，如何才能……。」

他正在忖思如何才能把這個漢子除去的時候，在夜空裏，陡然傳來一聲冷嘿嘿之聲，只見一個蒙面黑衣人，向這裏電馳而來！

那個黑衣人一閃而至，揚掌向這漢子劈了過去。

公羊翎心中一喜，道：「華百陀果然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知道我還不能出手，竟會化裝來把這個東西毀去……」

那個漢子和這蒙面人轉眼互相對擊了十九掌，一時之間，誰都沒有辦法擊斃對方。

陡然，那個漢子閃身一退，大喝道：「你是華百陀！」

蒙面人目中凶光一閃，全身似是一震，他嘿嘿地道：「誰是華百陀？」

那漢子冷哼道：「你恐怕我說出你的陰謀事想殺了我滅口，華百陀，我從你的眼睛中已知道是你……」

「嘿——」蒙面人只嘿一聲道：「小子，廢話太多了！」

這個蒙面人似是非常震怒，他大喝一聲，身子一躍而來，左掌兜一大弧，右手一招「五丁開山」劈到。

那漢子弓身一彈，掠空而起，避過對方擊來的兩掌，凌空一個大翻身，左右腳倏然躍出！

「是他——」碧玉琴魔這時突然一聲尖叫道：「他是白雲飛——」

正在打鬥的那個漢子恍如受了甚麼震撼似的，陡地發出一聲震澈穹空的大笑，他閃身飛退，在臉上一抹，露出那瀟洒俊逸的玉面來，正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白雲飛笑聲一斂，大聲的說道：「你們如果早知道了是我，就不會這麼冷靜的了。」

正在這時，一個漢子疾奔而來，站在古雷耳際低語了一陣，古雷面色大變，他滿面發怒的道：「海外三仙到——」

蒙面人和白雲飛連換數掌，驟然聽見「海外三仙」數字，目中立時浮現一絲詭異之色。

他惶亂的向莊外一瞥，一掌逼退了白雲飛，道：「白雲飛，我們下一次再算這筆賬——」

說着，身形在黑夜裏一晃而去，竟如一個幽靈似的消逝不見，沒有人看出他是怎麼離開的。

一絲淡淡的笑意自白雲飛咀角漾起，他目中閃過一絲冷煞的神光，將着滿臉怒氣的古雷冷冷地道：「姓古的，你那師兄死了，你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古雷冷冷地望了他一眼，恍如沒有聽見一樣緩緩又將目光收回，白雲飛一怔，沒有料到古雷會不理會自己，他那知古雷此刻正在運用無比的心機，籌劃着如何殺死白雲飛，替那死去的秦重報仇。

白雲飛斜睨了各派高手一眼，只見數十道目光全投落在莊門之外，他暗暗的嘆了口氣，忖思道：「到底是海外三仙之名與衆不同，這些高手一聽海外三仙之名，全都注意……」

忖念未逝，鐵笛神尼和破玉子由一個大漢領着，向這裏輕馳而來。

破玉子望着赤足神魔公羊翎，道：「你這個不穿鞋的小子，還不趕快把華百陀叫出來，就說我破玉子來看他啦……」

赤足神魔公羊翎一生是何等的傲，從沒有人敢當面叱罵他，當他看見破玉子和鐵笛神尼兩個武林前輩時，他那凶狠的哄氣盡失，恍如遇上了剋星一般。

他恭聲的道：「晚輩不知是兩位仙人駕到，請恕待慢之罪。」

碧玉琴魔顯然是不滿其夫這種示弱的態度，她冷哼一聲，怪里怪氣的道：「老頭子，你怎的變得怕事了……」

鐵笛神尼神光一射，輕嘆道：「米綠孃，妳的當年脾氣還沒有改！」

碧玉琴魔冷笑道：「年紀這麼大了，還改得了嗎？」

「噹——」

一聲沉重的鐘聲震破了靜謐的夜空，在莊中西頭出現了六盞搖曳的燈影，這隊燈影緩緩移動，不多時已來到這裏。

前面六個白衣童子，各提一盞紅燈，在他們之後，一頂敞開的轎子由四個大漢扛着，華百陀斜倚轎中，冷漠的望着鐵笛神尼。

鐵笛神尼低喧一聲佛號，臉上浮現着一絲笑意，向華百陀輕輕點了一個頭，華百陀冷哼一聲，沒有話說。

破玉子輕輕哼一聲，在那激動的臉上突然浮出一種難以令人了解的奇異神色，恍如非常悲傷一樣。

華百陀咀角一揚，對白雲飛冷冷地道：「你還沒死？」

白雲飛只覺一股怒火自胸間衝了上來，他長吸一口氣腦海中立時浮現出華百陀慘害自己的種種情形，他冷哼一聲道：「

我冷血劍客永遠不都會死，你一定很失望吧……」

華百陀只是微微一笑，伸手一揮，那個轎子便停在破玉子的身前，華百陀緩緩自轎中走了出來。

他向破玉子恭身一禮，嘿嘿笑道：「師兄，我們在東海一別，至今……」

白雲飛心頭一震，沒有想到萬惡不赦的華百陀會和東海破玉子是同門兄弟，他暗中一急不由忖道：「遭了，如果破玉子和華百陀連合對付自己，我今夜非死在大眉山莊不可……。」

這個意念尚未消逝，破玉子已冷哼道：「你還記得我這個做師兄的麼？」

華百陀嘿嘿一笑，說道：「這是甚麼話，我華百陀雖然已脫離絕域門了，但對大師兄往昔的恩情，却沒有一時忘記，時時都想……」

白雲飛深知華百陀的陰險，他不屑的笑道：「時時都想殺了所有不服的人，好除去眼中釘是不是？」

華百陀雙目一睜，射出一股凶光，他怒聲叱道：「這是甚麼地方，那有你談話的。……」

白雲飛冷哼一聲，大聲的道：「華百陀，我要殺死你……。」

說着，撲起一掌，疾向華百陀擊了過去。

華百陀輕輕躍開，冷冷地道：「你滾開，我倆的賬等會總要解決……。」

白雲飛肩頭晃動，斜斜大跨一步道：「我們現在就解決好了！」

赤足神魔公羊翎冷哼一聲，移動身子向白雲飛身前欺了過來，華百陀向他搖搖頭，赤足神魔只好停身不動。

破玉子微微一笑道：「師弟，見着師兄還不按師門之禮接待……。」

華百陀微微變色道：「我已脫離絕域門，稱你一聲師兄是不忘你我往昔的情誼，如要按師門之規，我可以不承認你是大師兄……」

破玉子神色一冷，叱道：「你只是被趕出東海，並沒有脫離師門，假如你一定堅持自己不是絕域門的弟子，我只好代替師父收回師門所傳的武功……。」

華百陀目中凶光一射，斜睨了鐵笛神尼一眼，突然仰天一陣大笑，嘿嘿一陣冷笑道：「大師兄，今非昔比，你恐怕沒有這份功夫……。」

破玉子怒喝道：「你太狂了！」

他這次自海外而來，主要是解決師門中恩怨，這時驟見華百陀沒有把自己放在眼裏，頓時有一股怒火湧上心頭，他大喝一聲，遙空擊出一掌。

華百陀神色凝重的哼了一聲道：「大師兄眞要和小弟作對嗎？」

他深知大師兄的「破玉七式」是武林一絕，普天之下沒有幾人能抵得這連環七式，他不敢大意，深吸口氣，凝重的退了一步，揚掌發出一股掌勁。

「嘭——」地一聲巨響，四週羅列的各派高手只覺心頭恍如受了巨撞一樣，有幾個功力較淺的人，無法抗拒這震澈蒼穹的一響，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鐵笛神尼口喧一聲佛號，大聲的道：「各位英雄豪傑，這是破玉七式傷人於無形，沒有事的請趕快退出大眉山莊免遭無妄之災。」

各派高手雖有心要見識一下海外不傳之武學，無奈雙方功力太過於深厚，他們頗感失望的輕嘆了一聲，紛紛向大眉山莊外面馳去。

破玉子以百年修習之破玉七式的內家罡氣勁力擊出一掌之後，只見在他天靈蓋之處緩緩昇起一股淡淡的霧氣，他緩緩抬起了手掌，對着華百陀的胸前落去。

華百陀自接下那殺人於無形的破玉七式一掌之後，臉上突然變得蒼白，把這頭上髮絲根根倒豎吊起，滿臉都是使人驚懼的煞氣。

他忙伸出一指，在那尖細的指尖上泛射出一股潔白如玉似的光華，掠空向破玉子的身上點去。

這一次沒有發出絲毫聲響，只見兩人身形同時一幌，華百陀張口吐出鮮血，哈哈大笑道：「師兄，你贏了！」

破玉子臉上瀰漫起一片青氣，大喝道：「你好毒的手段……」語氣有些顫抖，轉頭對鐵笛神尼道：「我傷了他的內腑，他傷了我的肝脾，華百陀已練成了銀手指，江湖上將沒有人制得了他了……」

他深知自己傷得極重，說完之後，一曳袍角向夜空之中馳去，鐵笛神尼輕嘆一聲，對華百陀道：「你對大師兄也下如此毒手……。」

華百陀怒叱一聲道：「臭尼姑！妳憑什對我說這話？」

鐵笛神尼搖搖頭道：「你還記恨我趕你滾出翡翠宮的事麼？唉！你那知我當時的苦心，現在你想想，我那樣做是為了什麼？」

「沒有什麼好想的……」華百陀輕輕撩起衣袖抹着嘴角上的血絲，他用手拔出白雲飛的射日神劍，厲喝道：「如果不是妳搗蛋，我和何夢瓊怎會分開，臭尼姑，今夜沒有什麼好說的，我要殺死妳才能消恨……。」

劍刃顫動，發出一片嗡嗡的響聲。

白雲飛上前一步大喝道：「華百陀！還我的射日神劍來——」

鐵笛神尼斜睨了白雲飛一眼，柔聲問道：「這是你的寶劍麼，我去替你拿回來好了……」

只見這個東海一代高手肩頭一幌驀地伸出三指，挾住射日神劍的劍刃，立時有一股勁力向華百陀身上撞去。

華百陀雖然功力已達天人合一的地步，無奈鐵笛神尼是海外第一高手，且發動的太過於快速，華百陀以受傷之體，如何敢接那股無形的大力，他神色一變，將長劍一鬆，嚇得閃身疾退。

華百陀厲叱道：「妳好不要臉！」

鐵笛神尼將射日神劍緩緩送還給白雲飛，道：「下次可不能再丟了，像這種神兵利器如不善加珍重，可能帶來一片血雨腥風……。」

白雲飛激動的道：「前輩，妳……」

鐵笛神尼微微笑道：「快走吧！這裏不是你留戀的地方……」

白雲飛知道自己無法在此久留，接過神劍冷冷地望了華百陀一眼，回身大步而去。

鐵笛神尼面色一冷，對華百陀道：「以你這種身份搶奪一個晚輩的兵器不怕給東海丟人，我知道你很恨我，現在我決不乘人之危和你動手，三天後，我在始信峯等你，那時我會和你解決一切……。」

說着閃身而逝，沒有人知道她是怎麼走的。

× ×

柔和的陽光斜斜投落在一座荒廢的破廟裏，在堆滿塵埃的大殿中，歐陽空拿着大烟桿不停的吸着，一縷縷白色的烟霧緩緩消逝於空中……

在他身後緊緊坐着二個目光陰狠的老者，兩人四目不瞬的注視着歐陽空身上，恍如他會跑走一樣。

歐陽空大烟桿一搖，狠狠罵道：「你們這兩個王八羔子睜着賊眼到底打什麼主意，我大烟桿身上沒錢也沒有銀……」

左邊那個身材瘦長，滿臉精悍的老者微微的皺着眉頭，冷冷地道：「歐陽空，你最好是安靜點，上次有個神勇武士齊天岳救了你，這次可再不會有救兵啦……」

歐陽空雙眼一瞪，道：「媽巴子，你們天龍門也做皇家的大侍衞了，王八羔子，什麼不好幹，偏要去做這冷門生意，如果你們掌劍雙絕沒有路走了，跟着我歐陽空也能混口飯吃……。」

右邊那個身形微胖，留着兩撇山羊鬍子的老者，身着青綢面的衣袍，腰間懸掛着一柄長劍，他眉頭深鎖，眼光恍如要噴出火來一樣，惡狠狠的盯着歐陽空。

「嘿嘿——」他低嘿兩聲，冷冷地道：「大烟桿，說話可得好聽點，我天龍門北宗曹萬德可不是好相與的，你如果嘴裏再不乾淨，當心我打爛你的狗嘴……。」

歐陽空也不是饒人之人，他呵呵大笑着道：「曹萬德這個名字不好聽，你這王八羔子爲什麼不乾脆改叫曹缺德，看你那副德性……。」

天龍門北宗大劍手曹萬德被罵的忍無可忍，他怒吼一聲，揚掌照着歐陽空肩上劈了過去。

歐陽空身上一偏，便自讓過去，他鬼嚷道：「小王八羔子眞有種，敢打你爺爺，好，我打不過你，跑總可以吧，惹火了，我撒手一走，看你們怎麼辦……。」

這兩個天龍門北宗的高手一聽他要跑，頓時急了，他倆急忙自地上跳了起來，各據一方守着歐陽空。

大劍手曹萬德的師兄龍形掌魏彬變色道：「歐陽空，你要不要臉……。」

歐陽空連吸幾口烟，擺擺手，說道：「王八羔子，坐好，坐好，我大烟桿眞的要走也不會告訴你們了，喂！那麼緊張幹什麼，……。」

這兩個天龍門高手被他弄得哭笑不得，互相苦笑了一下，又緩緩的坐了下來，大劍手曹萬德苦喪着臉道：「你只要不走，我們什麼都好商量……。」

「眞的——」歐陽空把眼一瞪大吼道：「媽巴子，有酒給我大烟桿先拿來，坐在這裏乾泡也沒意思，我歐陽空先潤潤喉嚨……。」

龍形掌魏彬急忙自革囊裏拿出一個酒葫蘆遞了過去，歐陽空接過連喝兩口，咧嘴哈哈大笑，他抹了抹嘴唇，眼珠一轉，又想出作弄這兩個天龍門高手的方法了。

他把大烟桿在地上一敲，倒出那燒盡的烟渣，大烟桿在空中一幌，劃起一溜桿影，他呵呵一笑道：「喂，你倆自稱來自遼東天龍門，一路上跟我吹了不少牛，說你們天龍門如何如何的厲害，現在大烟桿心裏癢了，要看看你們天龍門到底有什麼絕藝，你們兩個王八羔子，各練一套功夫給我看看……。」

大劍手曹萬德怒聲大吼道：「你簡直胡鬧……」

歐陽空瞪眼，罵道：「王八羔子，你不聽話算啦……」

龍形掌魏彬一見歐陽空要走，頓時急得臉上都變了顏色，他倆奉松金大嘛喇之命看守着歐陽空，一路上眞是受了不少氣，但爲怕歐陽空不重信諾，一溜而去，倆人只好忍了又忍，只望松金大喇嘛快快趕到交差了事。

他恨得一跺脚，心中疾忖道：「等松金大國師來了之後，我非好好的整他一頓不可……。」

他苦喪着臉，道：「曹師兄，誰叫我們找了這份差事呢，算我倆倒霉，只好聽他的……。」

說着擺開了天龍門的龍形掌架勢，一掌一掌的使了出來，大劍手曹萬德冷哼一聲，拔出腰上長劍也舞了開來。

歐陽空見兩人眞的練起功夫來了，眉尖不禁皺一皺，他想這樣整治他倆還不過癮，倒不如整慘一點，他呵呵一笑，道：「這樣不行，你倆要打給爺爺看……。」

大劍手曹萬德和龍形掌魏彬雖然有氣都不敢發作，兩人冷冷地哼了一聲，只得動起手來，兩人功力本都不弱，這一動手只打得殿中砰砰直響。

大烟桿歐陽空望着兩人動手情形哈哈一陣大笑，他又喝了幾口酒，倒在地上呼呼睡去，竟看都不看一眼。

曹萬德和魏彬見他沉聲睡去，連忙停歇下來，那知歐陽空有心作弄他們，猛一翻身，自言自語罵道：「王八羔子，你倆個雜種竟敢偸懶……。」

這樣一來大劍手和龍形掌不但不敢再停下來，還故意打得聲音極响，兩人這時同一心思，希望那援應之人早些趕來，免遭受這種惡氣。

正在這時廟外响起一連串的蹄聲，只聽蹄聲一止，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傳來，大殿人影晃動，一個臉容削瘦的老人緩緩走了進來。

他朝大殿中畧畧一掃，陡然發現歐陽空席地而睡，有兩個人在他身前打鬥，這老人微微一驚，道：「給我住手！」

歐陽空擺了擺手道：「王八羔子，夏鞏仞，你不要管閒事……。」

毒神夏鞏仞冷冷地一哼，道：「歐陽空，我正愁找不着你，想不到你倒躲在這裏。」

歐陽空自地上坐了起來，大聲的道：「你倆不要打了，先給我把這個老傢伙趕出去……。」

大劍手曹萬德和龍形掌魏彬正有滿肚怒火沒有地力發洩，驟聞歐陽空要他倆把毒神夏鞏仞趕出去，身形一分，雙雙向毒神夏鞏仞撲了過來。

龍形掌魏彬單掌一斜，沉聲喝叫道：「閣下請立即退出去，這裏是二太子的地力……。」

毒神夏鞏仞冷哼一聲，怒叱道：「去你的……。」

他似是非常的憤怒，身形微動，撩掌向龍形掌魏彬臉上擊去，只聽「拍」地一聲，龍形掌摸頰暴退，半邊頰上現出五條深深的血痕。

大劍手曹萬德驟見龍形掌魏彬挨了一耳光登時大怒，他一領劍訣，閃電的劈了過去，沉聲大喝道：「你找死——」

這一劍是天龍門北宗「落星劍法」的「神戟射星」劍勢一動，自冷寒的劍刃上泛射出一股冷芒，刹時罩住毒神夏鞏仞的的身上。

龍形掌魏彬自出道天龍門還未遭此大辱，只氣得他全身顫抖，連嘴唇都氣紫了，他怒劈一掌大喝道：「我們拚了！」

毒神夏鞏仞，面對天龍門兩大高手，也不敢有絲毫大意，他施出一個怪異身法，脫出兩人的劍掌追擊，陡然自腰際解下一條柔軟的繩索來，在空中一抖，筆直而起……

這一抖可眞把天龍門兩人嚇了一大跳，不覺得倒吸口凉氣，連忙閃身退出七八尺，望着那夏鞏仞抖出之物。

夏鞏仞在空中一顫，便掣出一條滿身青綠色的小蛇，這蛇不僅通體泛綠，而且又細又長，恍如一條長鞭一樣，那吐出的舌信紅而細尖，昂着頭注視着天龍門北宗兩大高手身上，像是待機擇噬似的。

大劍手曹萬德全身顫抖，道：「你是毒門老兒？」

夏鞏仞冷哼一聲道：「你倆死在眼前還有什麼好問的……。」

大劍手曹萬德知道和毒門結上恩怨永遠沒有了解的一日，他想起這一切都是歐陽空惹的，一股怒火便自心頭燃燒開來，不覺得恨恨盯了歐陽空一眼。

那知道他目光才觸及歐陽空臉上，歐陽空一晃大烟桿向他眨了眨眼睛，恍如沒事一樣，高聲嚷道：「王八羔子，有什麼好看的，憑夏鞏仞手上那條青蛇就把你們給嚇唬住了，你倆不是說天龍門如何的厲害麼？怎麼見了人家就嚇得屁股流尿，眞他媽沒出息……。」

大劍手曹萬德被罵的火起，低嘿一聲，運劍朝夏鞏仞的胸前刺了過去，夏鞏仞哈哈一陣大笑，手上青蛇陡然朝刺來的長劍上捲去。

蛇身在空中一繞，立時將劍刃纏了幾道，那昂起的蛇頭在電光火石間，突然順着銳利的劍刃上向大劍手曹萬德握劍的手背上咬去。

「呃——」

大劍手曹萬德痛得發出一聲慘呃，丟了長劍閃身暴退開去，額上汗珠滾滾滴落，一條手臂腫得高高鼓起，他神色大變，望着全黑的手背，慘然的道：「魏師弟，我受傷啊……」

龍形掌魏彬沒想到大師兄曹萬德一招還沒施出，便遭那毒蛇咬了一口，他一時驚楞了，急忙躍了過來，伸手點了大劍手曹萬德身上三處穴道。

他惶恐的道：「師兄不要怕，等會松金來了就有救啦……。」

他突然回過身來，全身勁力通通集於右掌之上，正待一掌劈出，只見夏鞏仞手上的青蛇一陣絞纏，那柄精鋼鑄造的長劍忽然傳來清脆的折斷之聲，刹時片片劍刃射入地上，青蛇身子一弓纏在夏鞏仞的手臂上。

夏鞏仞冷漠的一笑道：「你師兄已經沒救了，江湖之上誰不知我青蛇的厲害，在三個時辰之內，如沒有解藥便會毒發而死……」

「呵呵——」歐陽空大笑一聲道：「你這王八羔子又在吹牛了，我大桿烟就不信你那條小小的青蛇有這樣的厲害，來，來，我們不妨試試……」

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大烟桿化作一溜桿影往蛇頭上點去，這一招發得太過於快速，桿影一閃而至。

那知這條小蛇倒也靈巧，牠頭畧畧一偏身子陡然躍了起來，吐出啣在嘴裏的舌信，往歐陽空臉上咬去。

歐陽空望着筆直吐來的蛇頭，張口噴出一道烟霧，那條青蛇恍如非常懼怕這口濃濃的烟霧，身子一縮飛回夏鞏仞的臂上，露出火紅的小眼睛，再也不敢出來。

歐陽空得意的大笑道：「王八羔子，這一招怎麼樣？」

夏鞏仞氣得臉色鐵青，大喝道：「歐陽空，我今天不要你命誓不回去。」

大烟桿歐陽空叱罵道：「放你奶奶七十二個轉彎屁，我大烟桿如果怕你夏鞏仞也不在江湖上混了……。」

夏鞏仞低嘿一聲道：「歐陽空，你少吹噓了，在百毒谷我關了你那麼多年，你難道這麼快就忘記了，如果不是白雲飛那小子……。」

「呸！」歐陽空不屑的呸了一聲道：「你不提那些事還好，提起來我心裏就有氣，你這龜兒子若不是施詭計，我歐陽空豈會上你這樣大當——」

他說的口沫橫飛，連吸幾口大烟，足下輕輕一移，大烟桿如電奔出，對着夏鞏仞的脅下點了過去。

夏鞏仞暴身躍起，嘿嘿笑道：「大烟桿，我夏鞏仞可不是好惹的……」

他正在揮掌擊出，驟聞廟外傳來一連串沉重的脚步聲，這陣雜亂的脚步聲踩得瓦片發出破碎之聲，顯見來的不是一人。

夏鞏仞詭譎奸詐，眼珠一動，腦海中疾忖道：「這些人是誰？會不會是大烟桿歐陽空一路的，如果是歐陽空請來的幫手，我夏鞏仞可沒便宜可佔……。」

這個意念就在他腦海之中一閃而逝，他急忙避過歐陽空那快捷的一擊，連着退了五六步，沉聲的道：「大烟桿，你請了多少幫手？」

歐陽空一怔，罵道：「王八羔子，我歐陽空幾時請過幫手……」

夏鞏仞心頭一鬆，知道歐陽空不是說謊之人，他向歐陽空擺了擺手，示意不要發出聲來，凝神聽着外面的動靜，那陣脚步聲越來越近，隱隱也可聽得見低微的人聲。

只聽一個粗獷的聲音道：「大國師，你看歐陽空會不會逃了？」

松金大喇嘛哈哈笑道：「不會，曹萬

德和魏彬都是天龍門北宗的一流好手，歐陽空如要以一對二的話，決不是他倆的對手……。」

龍形掌魏彬一聽是松金大喇嘛的聲音，不禁大聲的道：「大國師你快來，我大師兄受傷了……」

歐陽空把眼一瞪喝道：「王八羔子，誰叫你出聲來着……」

喝聲甫逝，自牆角之處連着縱出三個人，松金大喇嘛領先，身後緊隨着陶墨人和竺西，三人目光朝這裏一掃，俱露出一臉驚疑之色。

松金大喇嘛望了躺在地上的大劍手曹萬德一眼，道：「誰把你打傷的？」

夏聳仞跨前一步，冷冷的說道：「是我！」

松金大喇嘛斜睨着毒神夏聳仞，冷笑道：「原來是你，百毒門江湖小派，也敢和我們作對！」

夏聳仞一聽大怒，他全身骨骼一陣密響，身上衣袍隆隆的鼓了起來，目中兇光暴露，嘿嘿一笑道：「大和尚，你敢情不把百毒門放在眼裏……」

松金大喇嘛冷冷的道：「普天之下有誰敢和當今王朝作對，你百毒門雖然在江湖上自立一派，可也是在皇土之內……」

「哼——」夏聳仞氣得怒哼一聲，手腕一轉，掌刃閃起一道大弧，在不及三尺之距，揮掌劈了過去。

松金大喇嘛身形一晃，縱退避過急劈而來的一掌。

陶墨人倏地抽出長劍，一劍自中間刺出，大喝道：「姓夏的交給我了！」

松金大喇嘛沉重的道：「這姓夏的可能是歐陽空一路的，你們趕快將大烟桿送走，由我對付這個毒門高手……」

他連劈出二掌，把夏聳仞逼得退了兩步，陶墨人和竺西兩人曉得松金大喇嘛的意思，雙雙向歐陽空撲去。

歐陽空大罵一聲道：「松金賊禿，說話得乾淨些，我大烟桿相識遍天下，可不認識姓夏的那個龜兒子，不信，你去問問他——」

竺西閃身而來，冷冷地道：「大烟桿，大國師有令，請你見二太子去……。」

歐陽空把眼一瞪大喝道：「王八羔子，我大烟桿雖然答應不溜，可沒答應去見什麼龜兒子太子，竺西，你如果要強，可找錯人了……」

竺西和陶墨人驟見大烟桿一沉臉色，頓知事情有了變化，兩人都是劍道中的好手，各自一振長劍，顫出數點冷寒的劍花，朝歐陽空逼去。

歐陽空嚇得退一步，大罵道：「不好，這兩個王八羔子簡直是要我大烟桿的命了。」

他身形陡然凌空躍起，在空中輕靈的一個盤身，筆直的向那廟頂的橫樑上躍去，竺西和陶墨人料不到他會施出這一招，只氣得兩人在地上破口大罵。

歐陽空橫倚在脊樑上，猛吸幾口烟，自鼻孔裏噴出兩縷淡淡的烟霧，望着下面的竺西和陶墨人大笑。

陶墨人身形一拔而起，劍光疾射而至，怒喝道：「大烟桿，你什麼時候又學會溜的本領了！」

大烟桿歐陽空把大烟桿一伸，將射來的劍光擊了回去，只聽噹地一聲，陶墨人身子陡然一墜，落回地上。

他呵呵大笑道：「你倆個龜兒子怎麼不上來了？」

竺西和陶墨人深知歐陽空的眞實本領不在自己之下，見他逍遙的掛在半空，倒也莫可奈何，兩人互相一施眼色，雙雙向夏聳仞撲去！

夏聳仞和松金大喇嘛連換數掌，正覺有些應付不下，驟見竺西和陶墨人杖劍而至，直急得他高叫道：「歐陽空，你只要幫我打退他們，我夏聳仞從今以後決不找你的麻煩，以後你大烟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歐陽空呵呵大笑道：「不行，你龜兒子的事情我不管……」

夏聳仞這時一心只想擊退這三個武林一流的高手，歐陽空雖然罵得他心頭火起，他還是強自忍住，喘息兩聲，連着揮出七掌，高聲地道：「歐陽空，你只要下來幫忙，我夏聳仞便答應你一件事情……」

松金大喇嘛一掌撩出，笑道：「大烟桿自身尚且不保，還會幫助你……」

歐陽空見夏聳仞被這三個高手逼得連施放毒物的時間都沒有，他不禁樂得拍手大笑，這時一聽夏聳仞承諾自己一件事情，腦海中不由疾快的忖思道：「夏聳仞關了我老烟虫有十七年之長的時間，現在他既然有求我，我歐陽空也要關他個二十年了……」

他閃身一躍而下，大烟桿一抖，對着松金大喇嘛的腰間點到，這一招凌厲快速，空中響起一縷破空之聲。

他大聲的道：「龜兒子，你說話可得算數……」

夏聳仞陡覺壓力一鬆，深吸二口氣，道：「老烟虫放心，我夏聳仞也不是輕易失信之人！」

他這時乘着歐陽空和松金大喇嘛搏鬥的時候，晃身退了二步，那條青色小蛇自他身上一掠而起，對着竺西揮來的長劍彈去。

傍立的龍形掌魏彬一見夏聳仞又擊出那條含毒至巨的毒蛇，不禁嚇得全身一顫，急忙大聲的叫道：「竺兄小心，那蛇有毒——」

竺西劍勢一轉，自劍刃上泛射出一股冷芒，迎着射來的青蛇攔腰斬去，這一劍快捷異常，一閃劈至。

那條青蛇吱地一聲，火紅的舌信在空中一翻，借着昂起身子之勢，霍地轉往陶墨人的身上射去。

陶墨人沒有料到這隻青蛇來得如此之疾！他正待揮劍擊去，只覺腳背上一涼，接着便有一物從大腿上穿過褲子，向上爬來，那冰冷的東西蠕蠕而動，直嚇得他在地上一翻，驚恐的道：「竺西，這是什麼東西……」

竺西親眼看見那條青蛇爬進他褲子裏面，這時也是驚惶不已，他顫聲的道：「是蛇——」

陶墨人雖然胆大如天，從小最是怕蛇，這時一聽是蛇當眞嚇破了胆子，他把手中長劍一撒大聲道：「救命呀，救命呀，快把蛇弄走……」

他邊說邊跑，在大殿上繞着直跑，那條青蛇似有意和他開玩笑，從他身領上鑽出一個身子，在他臉前昂着頭望着他。

松金大喇嘛身形一躍而來道：「抓着牠的七寸之處……」

殘碎頹廢的廟裏，大家被陶墨人那種狼狽的樣子震懾住了，俱沒有料到，一條小小的青蛇，竟能使一個年青的一代劍手駭得繞着大殿直吼……

松金大喇嘛神色微微一變，身形電快的拔了起來，他美妙的在空中一個轉折，射向陶墨人的身前。

他身在空中疾喝道：「快揑住牠的七寸——」

陶墨人雖然有一身足以傲世的武功，但對這種令人憎惡的軟身動物最是駭怕，他這時全身直顫，臉色發青，握着長劍竟動都不敢動一下。

他顫聲的叫道：「大國師，請你幫幫忙——」

松金大喇嘛見陶墨人那種窩囊的樣子，不禁暗中冷冷發笑，他有意在這些人面前露一手，伸出手掌在電光火石間捉了過去。

他嘿嘿一笑道：「你這個東西也敢興風作浪……」

掌指過處，响起一聲銳利的輕嘯，但見掌影輕閃，那條正昂着頭的小蛇已落在他的掌心之中。

松金大喇嘛嘿地一聲，道：「這種東西也拿來嚇人……」

他運起了身上內家眞力，雙掌抓着青蛇的頭尾一扯，那條青蛇吱的一聲，身子陡然一縮，力量竟大的出奇。

夏聳仞冷冷地道：「你若能將牠扯斷，我夏聳仞便算輸了！」

松金大喇嘛沒有料到這條青蛇有如此大的力道，他冷哼一聲，奮起全身勁力，那青蛇被拉得筆直却始終未斷。

「嘿——」

松金大喇嘛突然低嘿一聲，一股腥羶的惡味瀰空佈起，斑斑點點的血水洒落，那青蛇一連斷爲數節落在地上。

毒神夏聳仞神色大變，一拳搗出，喝道：「賊禿，我非殺你不可——」

拳風威烈，這一拳筆直搗出，一閃而至。

松金大喇嘛身形一斜，晃身避過這威烈金石的一拳。

他嘿嘿一陣冷笑道：「你夜郎自大，要和皇家過不去，可是自找麻煩！」

歐陽空聽得心裏大怒，他大烟桿一掃，叱道：「王八羔子，你這禿子亂放什麼屁……」

竺西長劍一晃，自劍刃上泛起一股耀目的光芒，劍式斜轉，陡地閃起一道光弧，朝着歐陽空撲來。

他嘿嘿冷笑道：「老烟虫，你敢對大國師這樣辱罵——」

歐陽空呵呵一笑道：「他媽的，你這龜兒子也敢這樣無禮……」

大烟桿斜斜撩出，一溜光影，斜點而去。

「噹——」

竺西只覺手腕一顫，劍刃上漾起幾點火星，長劍一盪而起，他駭懼的退了五六步，凝重的望着歐陽空。

大烟桿歐陽空一招逼退竺西，不僅哈哈一陣狂烈的大笑，他連吸數口，白色的烟霧從他兩鼻孔中嬝嬝噴出，斜睨着松金大喇嘛，臉上浮現出一種不屑的笑意。

那知松金大喇嘛臉上一陣抽搐，非常痛苦的發出一聲大吼，撐開的手掌，突然向自己腳踝抓去！

「嘿——」他怒吼一聲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在那手掌心中，緊緊抓着他撕斷數截的蛇，在那尖尖的蛇咀上，含着一塊血淋淋的皮肉，大殿裏的人同時一驚，只見松金大喇嘛的足踝上被咬下一塊肉來，殷紅的血水汩汩流出，染紅了他的褲管。

他氣的怒吼一聲，那個尖長的蛇頭已被揑的粉碎，拋落在地上，他疾忙拿出一顆藥丸放進口中，暗中運氣抗拒那藏於體內的毒液。

夏聳仞哈哈笑道：「我那青蛇是天下五大毒物之一，你雖然武功不錯，已無法抵抗那中人而死的劇毒，最多超不過五個時辰……」

松金大喇嘛聽得全身抖顫，疾忙盤膝坐在地上，運起本門心法，欲逼出潛伏於體中的劇毒。

陶墨人見松金大喇嘛因爲自己而受如此嚴重的毒傷，心裏非常的難過，他畧畧定了一下心神，滿臉殺氣的向毒神夏聳仞走了過來。

他斜劍高高指着穹空，冷冷笑道：「老毒物，把解藥拿出來——」

夏聳仞嘿嘿一聲，冷漠的道：「沒有那麼簡單——」

陶墨人長劍一抖，向前行了二步，剎時但見光芒繞體，虹影密佈，閃爍的光華將他整個身子都罩住了。

光芒顫動中，他沉聲大喝道：「你是找死——」

「嗤嗤——」

劍芒騰空而起，一道光華划空而去，尖銳的劍嘯聲中，迅疾有如流星電閃朝毒神夏聳仞射去。

夏聳仞狂吼一聲，左掌向前一推，一股氣勁有如迅雷似的「隆隆」發出，往那射來的劍虹擊去。

他那舒出的手掌，突然變得通紅，火紅的手掌有如一個大鐵餅樣，並挾着一股炙熱的氣勁擊去。

「噗——」

陶墨人發出的劍芒受到那沉重無比的「血手印」一擊，一個把持不定，連着挫退了四五步，長劍幾乎脫手。

然而劍刃上流艷出來燦爛光華，仍然挾着異嘯自斜側裏彈躍而起，一閃而至。

毒神夏聳仞眼見自己的「血手印」竟只能阻止對方的劍影頓了一頓，心中不由得大大吃了一驚。

他闊袖飛颺，有如鬼影似的騰空而起，在空中大喝一聲，左手揮掌擊出，右手五指一揚，五道黑色氣勁自上而下的佈滿面前。

陶墨人心神一顫，腦海之中疾快的忖思道：「夏聳仞素以毒功名滿天下，他那指上發出黑色氣體可能含有劇毒，我若和他硬拚實在是太過冒險……」（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朱唇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飛虎寨主侍衛胡林偕袁化、袁媚兒兄妹找雙絕郎中方仁傑作賭，結果方仁傑賭負，輸去妹妹方文英，雙方依照賭約，方文英被胡林等帶走。他們乘船沿富春江直放杭州，途中袁媚兒向方文英迫供，要她說出賭王陶陵下落，正於此際，一落拓文士突自艙外闖入，自稱黃聖仁，因不值其父飛虎寨主所爲，要維護方文英，雙方爭持間驀聽艙外有人喝問，隨見有一銀牌射入，黃聖仁一見，立卽叫出朱唇令名稱，發令少女向他詢問怎知這名稱，黃聖仁說出三天前曾見到持令二女郞痛懲惡霸之事——

拋除菩薩念　遽開殺戒心

黃聖仁笑道：「遊湖遊出人命來，自然使得圍觀的遊人們，都嚇跑了，同時，那兩個惡霸的同伴，以及當地的惡霸頭兒，也趕了來，將那二位姑娘圍住，人數總在三十名以上。」

右邊的女郞笑道：「這下子可够熱鬧啦！」

黃聖仁點首道：「是的，熱鬧極了，也痛快極了！當時那二位姑娘，一陣砍瓜切菜似地衝殺後，三十多人死了大半！」

那左邊的女郞截口訝問道：「怎麼沒全部殺光？」

黃聖仁苦笑道：「這個，我可沒法回答，但那沒死的十多個，也並不好受。」

左邊的女郞接口問：「此話怎講？」

黃聖仁道：「因爲，他們的兩隻耳朵都被割去了。」

右邊的女郞點首笑道：「不錯！這同時也算是一種精神制裁，够他們受用一輩子的。」

黃聖仁接着說道：「當那一陣大屠殺之前，那兩位姑娘曾自亮身份，說是『朱唇令』令主的手下，是奉命替天行道，專殺江湖上的壞人的。」

他，一頓話鋒，才不自然地一笑道：「所以，方才我一看到那令牌，就聯想到必然是『朱唇令』了。」

左邊的女郞「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所知道的，不過是這麼一點兒。」

「是的，」黃聖仁蹙眉接道：「我更不知道二位姑娘爲何要擒我歸案？」

左邊的女郞答道：「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右邊的女郞道：「你見到我們令主時，自然會知道啦！」

黃聖仁苦笑道：「姑娘們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號，可是，在下捫心自問：生平未曾作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爲何也會受到令主的青睞呢？」

不等對方接腔，又注目問道：「而且，在下也不是什麼大有來頭的人物，『朱唇令』令主是怎會知道我這個人？二位姑娘又是怎會找到我的？」

左邊的女郞笑道：「你所說的前面兩個問題，見了令主自然會明白，後面的問題，我可以答覆你，因爲，方才你們有人提到黃聖仁這個名字，所以，我們才聞聲找上船來。」

「哦！原來如此，」黃聖仁笑了笑道：「二位姑娘如果說不出在下的罪狀來，而要擒我歸案，那恐怕不容易。」

左邊的女郞俏臉一沉道：「你還想拒捕？」

黃聖仁笑笑道：「二位既非官府公差，也不是武林盟主的特使，而在下又沒有犯什麼案子，這拒捕二字，有點不太合適吧？」

左邊的女郞冷笑一聲道：「我們沒工夫同你咬文嚼字，但我鄭重警告你，最好是識相一點，自動隨我們投案，否則，要是動起手來，對你面子上可不太好看。」

黃聖仁呵呵大笑道：「我這個人就是這麼死心眼，所謂不見棺材不掉淚……」

左邊的女郞截口冷笑道：「一定要見眞章，待會我們一定成全你就是。」

右邊的女郞附和着道：「對！我們先收拾那三個附加品。」

說着，已昂然進入艙中，將那釘在桌面上的令牌收回，目注方文英問道：「這位姑娘是哪兒人氏？怎會被飛虎寨的人刼持的？」

方文英道：「事情是這樣的！……」

當她將事實經過，簡畧地說明之後，左邊的女郞不禁啞然失聲笑道：「原來妳就是『雙絕郞中』方仁傑的令妹，眞是失敬得很。」

右邊的女郞却「格格」地嬌笑道：「『雙絕郞中』居然連自己的胞妹也輸掉了，這可眞是天下奇聞。」

左邊的女郞問道：「方姑娘，妳不會武功？」

「是的，」方文英點首苦笑道：「我要是會武功，就不會被人家欺負了。」

右邊的女郞笑道：「好了，方姑娘不必害怕，請暫時退到一旁去，待會，我們負責送妳回『富陽』城去。」

方文英連忙含笑接道：「多謝二位姑娘！」

左邊的女郞美目向袁媚兒等三人一掃，沉聲問道：「你們三個，是自行了斷呢？還是要我們親自動手？」

袁媚兒嬌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胡林也冷笑一聲道：「不管怎麼樣，妳總該說個原因出來。」

右邊的女郞似乎一怔道：「你想要知道什麼原因？」

胡林一聲冷哼道：「官府處決犯人，也該宣佈罪狀呀！」

右邊的女郞「哦」了一聲道：「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左邊的女郞冷然接道：「我們令主說過，凡是飛虎寨的人，除了黃聖仁一人，另案處理之外，其餘的人，不論其是何身份，都是不必宣佈罪狀，就地處決……」

袁化呵呵大笑道：「口氣可的確是大得嚇人，只是不知手底下的功夫，能不能配合？」

左邊的女郞冷哼一聲道：「狂徒！你且嚐嚐這個！」

話落手起，屈指輕彈，一縷勁風，破空生嘯地，逕行射向袁化的胸前，慌得他連忙向一旁橫移一尺，但聽「嗤」地一聲，船窗的木板上，已洞穿一孔。

對方三人臉色同時一變，袁媚兒並長嘆一聲道：「『彈指神通』重現江湖，看來，武林中又已面臨多事之秋了。」

黃聖仁也含笑說道：「年紀輕輕，能有此等成就，也怪不得妳們狂。」

袁化已「嗆」地一聲，竟亮出了肩頭長劍，戟指怒叱道：「丫頭！這兒不便施展，咱們到岸上去。」

左邊的女郞披唇一哂道：「不必那麼費事，這船艙中，就是你們三個的葬身之地了。」

話聲一落，但見一道寒芒一閃而出。

緊接着，慘號隨傳，鮮血狂噴，袁化的胸前，已開了一個窟窿，慘死當場，屍體正徐徐地倒下去。

左邊的女郎手中持着一把雪亮的七首，咀角浮現一絲殘酷的笑意，如非是她那把七首上還在淌着鮮血，可不會有人相信，目前慘死的袁化，就是她所殺的。

這情形，不但使胡林，袁媚兒二人臉色大變，連黃聖仁也爲之直皺眉頭。

至於那位俏立一偶的方文英，更是瞧得美目中異彩連閃地，全神注視着情況的演變。

左邊的女郎，一面撥弄着手中那把還在滴着鮮血的七首，一面笑問道：「二位如何打算啊？」

袁媚兒眼見胞兄慘死當場，心頭又驚又恨地，悲聲厲叱道：「賤人！我跟妳拚了！」

話聲中，已亮出一把精光耀目的短劍，和身撲了過來。

左邊的女郎揮舞着那把七首，將自己防護得風雨不透，却是只守不攻地嬌笑道：「別拚命！我還不想要妳死。」

袁媚兒厲聲叱道：「賤人！爲何不還手？」

左邊的女郎笑道：「我一還手，妳非死必傷，但我必須留着妳，替我帶信！」

「作夢！」袁媚兒又是厲叱一聲之後，居然是放棄防守，採取與敵同亡的拚命招式，展開一連串搶攻。

但她們雙方的武功，實在相差太懸殊了。

儘管袁媚兒採取拚命的打法，但她的對手却是好整以暇地，沒當一回事兒。

而且，她還邊打邊向她的同伴嬌笑道：「嗨！妳呆着幹嗎呀！」

右邊的女郎一怔道：「妳一個人要猢猻，也就够瞧的呀！難道還要我來……」

左邊的女郎截口笑道：「不是的，我是要妳先收拾那一個呀！」

右邊的女郎嬌笑道：「對！對……」

這時，胡林自知已難倖免，竟然向黃聖仁沉聲喝道：「黃公子，咱們之間，總也算是自己人……」

黃聖仁連忙接道：「我早已說過，咱們之間，拉不上關係。」

胡林沉聲接道：「請別忘了，唇亡齒寒，如咱們不合作，待會就輪到你呀！」

黃聖仁笑道：「我倒不覺得有這麼嚴重……」

右邊的女郎笑道：「沒人會帮你的忙啦！你還是作得像個男子漢一點，放手一搏吧！」

胡林一挫鋼牙道：「丫頭，妳說得對，伸頭一刀，縮頭也不過是一刀。」

他，說得可眞有點男子漢的氣概，而且，肩頭長劍也隨之出了鞘，寒芒閃處，振劍撲了上來。

但事實上，却不是那麼回事。

不錯！他是振劍撲過來了，但所撲的對象，却不是右邊的女郎，而是船艙邊的窗口，顯然，他是打算衝出窗外，借水遁逃生啦！

胡林這行動，自然是大出那女郎的意外。

但她雖然感到意外，反應却是快速已極。

只聽她嬌叱一聲，人影閃處，那位業已穿出窗外一半的胡林，忽然發出一聲凄厲慘號，人也加速向外衝出，發出「撲通」入水之聲。

右邊那女郎，櫻唇邊掠過一絲殘酷的冷笑：「哼！這就是男子漢……」

她，順手扯過窗帘布，拭淨七首上的血漬，回身向黃聖仁，嫣然一笑道：「你很沉得住氣啊！」

黃聖仁笑道：「殺人也不過是頭點地，有甚麼可怕的，何況二位姑娘只是奉命擒我，而我也不一定會跟着你們去……」

這同時，袁媚兒因自己兩個同伴的先後死亡，已顯得更爲急躁，自然行動上也是更加瘋狂，更加火爆了。

但左邊那女郎，却仍然是在從容地防守着，也在繼續開導着：「袁姑娘，妳我之間，無怨無仇……」

袁媚兒厲聲道：「妳殺了我的兄長，還說無怨無仇。」

「那是奉命行事。」

「那我就要找妳拚命！」

「可是妳拚不過我。」左邊那女郎含笑接道：「妳何妨冷靜的想一想，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妳能活下去，說不定以後還有復仇雪恨的機會哩！」

也許是後面這幾句話，收到了攻心的效果，袁媚兒居然自動停止了那瘋狂的攻勢，但目光中却是滿含怨毒地，注目問道：「妳爲何不殺我？」

左邊那女郎道：「因爲，我要請妳帶信。」

袁媚兒接問道：「帶信給誰？」

左邊那女郎道：「帶給黃飛虎。」

袁媚兒手一伸道：「好！拿來吧！」

左邊那女郎道：「我說的是口信，也是咱們令主的命令，請聽好了……」

她，微頓話鋒，才正容接道：「咱們令主說，黃飛虎要想免死，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將汪玉鳳交出來……」

卓立一旁的黃聖仁，忽然身軀一震地，脫口一「哦」道：「我明白了……」

兩位女郎同時向黃聖仁投過訝異的一瞥，左邊那位却向袁媚兒接問道：「袁姑娘，聽清楚沒有？」

袁媚兒漠然點首道：「知道啦！」

「那麼。」左邊那女郎揮手接道：「妳可以走了。」

袁媚兒沉思少頃，忽然一挫銀牙，俯身提起袁化的屍體，冷笑一聲道：「這筆血債，我會索還的！」

左邊那女郎嬌笑道：「有志氣！好！我等着妳。」

袁媚兒注目問道：「有種，妳就該留下姓名來。」

左邊那女郎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尖，嬌笑道：「我！李英琳，够了麼？」

右邊那女郎也含笑接道：「我叫白如意，有甚麼事，找我也一樣。」

袁媚兒接問道：「你們兩個，在『朱唇令』主手下，身居何職？」

李英琳嬌笑道：「我們都是令主身前的女劍士。」

袁媚兒哼了一聲，道：「好，我記下了。」

隨手將乃兄的屍體，向背上一搭，轉身向艙外走去。

李英琳目送袁媚兒的背影消失於艙外之後，才向黃聖仁笑問道：「方才你說明白了，那是明白了一些甚麼啊？」

黃聖仁笑道：「我想，沒有告訴妳的必要。」

李英琳道：「你心中的事情，不肯說，我也不勉强你，但你該表明態度了。」

黃聖仁訝問道：「表明態度？我須要表明甚麼態度呢？」

李英琳道：「我的意思是，你是自動跟我們走呢？還是一定要我們表現一手才行？」

黃聖仁笑了笑道：「我的態度，早就表明了，我自己不想走，光憑妳們兩個，是請不動我的。」

李英琳臉色一沉道：「你自以爲比方才那三個强？」

黃聖仁「唔」了一聲道：「妳不覺得，妳這句話過於幼稚麼？」

李英琳俏臉一變，冷聲道：「妳敢諷刺我！」

白如意也冷笑一聲道：「黃聖仁，別以爲我們奉命不殺你，就可以肆無忌憚，須知，動起手來，對你可沒有好處。」

黃聖仁點頭道：「是的，兵凶戰危，一經動上手，對雙方都是有害無益。」不等對方接腔，又正容接道：「所以，我鄭重提醒二位，咱們之間，最好是不要傷了和氣。」

李英琳冷笑接道：「要想不傷和氣，你就自動隨我們走。」

「這是不可能的事。」黃聖仁接道：「貴上面前，不論有天大的事情，我都將親自前往，作一了斷，不過，却不是給二位姑娘當犯人似地押着前往。」

李英琳哼了一聲道：「恐怕由不了你作主！」

黃聖仁笑道：「那就得看以後的事實來証明了。」

李英琳冷冷地一笑道：「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微頓話鋒，扭頭向白如意喝道：「如意，給點顏色他瞧瞧！」

如响斯應地，但見寒芒一閃，白如意手中的七首，已飛射而出。

但也幾乎是在白如意的七首發出的同時，白如意竟忽然發出一聲驚呼。

緊接着，李英琳臉色一變地，也是飛身撲向黃聖仁。

只聽黃聖仁呵呵大笑道：「二位的顏色，我已經瞧過不止一次啦！」

原來二位姑娘的兩七首，竟然分別被黃聖仁雙手的食中二指挾住，饒她們使盡氣力，却是掙不動分毫。

這情形，李英琳，白如意二位姑娘固然是羞憤交迸地，連眼淚都急了出來，而一旁作壁上觀的方文英，却是禁不住美目中異彩連閃不已。

當然！由於當事人的雙方，心中都各有所思，以致方文英這種異常的神情，不會有人看到。

黃聖仁頓住話鋒，正容接道：「二位姑娘，我還是那句話，我同貴上之間，不論任何問題，我會親自同他解決。」

話聲中，已鬆開對方被挾住的七首，聲容俱莊接道：「現在，請二位姑娘將貴上的住址告訴我。」

白如意冷然接道：「我們奉有嚴令，不許洩漏令主行踪的。」

黃聖仁苦笑道：「這問題就難了。」

李英琳哼了一聲道：「你如果有誠意，將你的住址，告訴我們也行。」

黃聖仁苦笑如故地道：「我，一身如寄，四海爲家，哪有甚麼固定住址呢！」

李英琳冷冷地一笑道：「那就算了，只要你不跑到天外去，我們總有辦法找到你的。」

黃聖仁笑笑道：「李姑娘說得對，山不轉路轉，兩個活人，是不怕沒機會碰頭的。」

李英琳似乎還想說點甚麼，但却被白如意給止住了：「別廢話，走吧！」

話聲中，兩人已走出船艙，騰身向岸上飛射而去。

目送兩位姑娘離去的背影，黃聖仁却突然像是中了邪似地呆住了。

半晌之後，才仰首長嘆道：「早點來，早點了結也好……」

他，沒頭沒腦地，自語了兩句之後，又停了下來，在船艙搖曳下的燭光照映之下，他那本來就有着不少憂鬱的眼神，似乎突然之間，又加深了不少的隱憂。

一旁的方文英，秀眉深鎖，一雙美目，滿含困惑神色地注視着他，似乎欲言又止，但却始終不曾主動地問出甚麼話來。

艙中又沉寂了半晌之後，碼頭上一片嘈雜的人聲，將黃聖仁的沉思打斷了。

原來這兒方才的那一陣兇殺，已由旁邊的人向當地官府中報了案，這時正是官府的公差，趕到碼頭上來了，只聽碼頭上七咀八舌地嚷着：「就是那一艘……」

「對了，船艙中還有人……」

「唔……甲板上跪着兩個……」

所謂甲板上跪着的兩個，自然是白如意，李英琳二位姑娘上船後所弄的手脚。

那些神氣活現的公差們，一經向旁人問明這兒兇殺案件的情況之後，不但再也神氣不起來，而且儍了眼了。

因爲，目前的案情，一如三天之前，在西湖湖濱所發生的一樣，試想，像這種案子，憑他們這些料，怎能插得上手哩！

那些人，在碼頭上趑趄不前，船艙中的黃聖仁，却也不願意同他們多嚕嗦，只是由窗口探頭向他們沉聲說道：「諸位公爺，這種武林中的兇殺案子，最好是不加聞問，在下也不會讓諸位爲難，馬上會將船開走。」

說完，也不管那些公差的反應如何，立即走出艙外，將那些穴道被制的飛虎寨的人的穴道解開，並向那些縮作一團，仍在索索發抖的水手們沉聲說道：「快！快開船！」

身爲老大的向着他苦笑道：「這……這位大爺，您……您要去哪兒啊？」

黃聖仁道：「開回『富陽』去。」

「是……」

經過一陣忙亂之後，這艘剛由「富陽」下來的中型樓船，又高張着風帆，逆流而上了。

船艙中的血漬，也已洗刷乾淨，方文

英正憑窗凝注着夜空中閃爍不定的星星，也不知她在想些甚麼。

當外間的一切弄好之後，黃聖仁才重行回到艙中，向着方文英笑了笑道：「方姑娘，方才妳受驚了。」

方文英抬手一掠鬢邊被風吹亂的青絲，淡然一笑道：「其實也算不了甚麼，長年跟家兄在一起，這種事見得太多啦！」

「哦！」黃聖仁訕然一笑道：「我幾乎忘了妳是名震天下的『雙絕郎中』方大俠的胞妹啦！」

微頓話鋒，又正容接問道：「方姑娘，令兄果然是賭王陶陵的徒弟？」

方文英點點頭道：「不錯。」

黃聖仁接問道：「方姑娘也果然不會武功？」

方文英含笑接道：「這問題也很重要麼？」

「不錯。」黃聖仁正容接道：「因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方文英嬌笑道：「可是，事實如此，不由你不信。」

接着，又注目笑問道：「閣下要去『富陽』幹嗎啊？」

黃聖仁笑了笑道：「當然是為了護送妳方姑娘回府呀！」

方文英嬌笑道：「那怎麼敢當！而且，這樣一來，不是就擱了你自己的事情了麼！」

黃聖仁笑了笑道：「方姑娘不必因此而不安，此行也可以說是為了我自己，因為，我還有話，要向妳請教。」

「哦！」方文英含笑接道：「那麼，有話就請儘管問吧，看在你方才等於是救了我的情份上，只要我知道，而又沒甚不便的問題，我當樂於回答的。」

黃聖仁苦笑道：「瞧妳這麼說法，能夠回答我的問題，就不會多了。」

微頓話鋒，又自我解嘲地笑道：「不過，我還是得問問看。」

方文英笑了笑，說道：「本該如是的嘛！」

黃聖仁注目問道：「方姑娘，妳想知道令師過去的遭遇麼？」

方文英嬌笑道：「閣下問的是，家兄的師傅吧？」

「方姑娘可眞够機警，」黃聖仁苦笑着點點頭道：「不錯。」

方文英美目霎了霎，道：「我知道家兄師傅的肚子裏，有很多故事不肯說，如果你能告訴我，我當然樂意聽呀！」

黃聖仁道：「可以，但我有條件。」

「什麼條件啊？」

「我要先知道令兄恩師的行踪。」

這麼一來，可使方文英為難了：「這個……」

黃聖仁正容截口接道：「方姑娘請不必為難，也不要懷疑我別有用心，我之所以要見令兄的恩師，絕非我自己對他有甚要求，而是為了當年的一樁公案，和目前即將掀起的一場大刼，向他有所解釋，如果說得漂亮一點，我是為了要拯救可能會死於這場大刼中的武林蒼生，才想到要見他。」

方文英也正容說道：「如此說來，只好請你閣下去對家兄說了，不過，我相信家兄也不敢作主，必須向他師傅請示之後，才能答覆你的……」

黃聖仁蹙眉接道：「後面有人跟上來了。」

方文英笑笑道：「又有機會看你表演啦！」

黃聖仁笑了笑道：「方姑娘先莫取笑，來的是什麼人，還不知道哩！」

說着，扭頭向後面瞄了一眼，又蹙眉接道：「奇怪，來的人可眞不算少哩！」

方文英始終若無其事地，不曾向後面瞧過一眼，聞言之後，只是漫應道：「有多少人啊？」

黃聖仁道：「一共是四艘梭型快艇，連操舟的，共有十二人。」

方文英「唔」了一聲，由她的俏臉上，可看不出一絲表情來。

黃聖仁接着又「咦」了一聲道：「後面還有一艘，却只有一個人。」

方文英微笑問道：「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黃聖仁道：「好像是一個穿白衫的年輕人。」

方文英「哦」了一聲道：「那很可能不是和前面那些人一起的。」

黃聖仁目注後面那些越來越近的快艇，點點頭道：「不錯！那白衣書生，距前面那批小艇，至少有十來丈的距離。」

這時，前頭的四艘小艇，已迫近到五丈以內，為首一人並震聲大喝道：「停船，靠到左岸去！」

樓船上的老大向黃聖仁苦笑道：「大爺，您說該怎麼辦啊？」

黃聖仁揮揮手道：「你別理他，由我來對付。」

說着，已緩步走向船尾，俯身笑問道：「閣下是哪一部份的人啊？」

朦朧夜色中，已可看到，那為首一艘快艇上在說話的，是一位身着灰色長衫的中年文士，其餘三艘快艇上，則是兩位青衣老者，和一位倩裝少婦，那位倩裝少婦，則赫然是「朱唇令」令主手下的兩位紅衣女郎貸其一死，要她帶口信回去的袁媚兒。

至於其餘的人，則一律是黑色勁裝，腰跨單刀。

那灰衫文士哼了一聲，說道：「你是誰？」

黃聖仁笑道：「什麼事都有個先來後到，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怎麼反而問起我來了哩！」

第四艘快艇上的袁媚兒嬌笑道：「黃大俠，你看到我袁媚兒，就該知道這些人來自何處的了……」

黃聖仁截口笑道：「袁姑娘責備得有理，但我方才問話時，可並沒看到妳袁姑娘，這一點，還得請袁姑娘多多原諒。」

灰衫文士冷然接道：「袁媚兒，這一個是什麼人？」

此人神態冷傲，語氣中更有君臨天下之概。

袁媚兒在飛虎寨中，位居侍衞之職，身份並不太低，但他却是呼名道姓的，而袁媚兒不但不現一絲慍色，反而顯得恭謹地答道：「那就是咱們寨主的公子。」

灰衫文士似乎楞住了，「哦」了一聲

之後，半晌沒有接下去。

倒是黃聖仁首先打破沉寂道：「諸位是否為了『朱唇令』令主手下，那兩個女娃兒而來？」

灰衫文士點點頭道：「不錯。」

黃聖仁道：「那兩個女娃兒，已由我打發了，如果你們僅僅是為了這點事情，就請回去吧！」

灰衫文士沉思着問道：「還有一位方文英姑娘呢？」

黃聖仁「唔」了一聲道：「方姑娘就在船上。」

這時，樓船繼續上駛，四艘快艇也保持適當距離，不即不離地跟着，最後面的那艘小艇，也仍然是以十來丈的距離，遙遙地跟着。

灰衫文士含笑接口說道：「那麼，請黃大俠將方姑娘交給我們，我們當立即離去。」

黃聖仁訝問道：「將方姑娘交給你們幹什麼？」

灰衫文士歉笑道：「這個，你黃大俠可以不必過問。」

黃聖仁臉色一沉道：「有我在這兒，辦不到。」

灰衫文士也是臉色一沉道：「黃大俠，你既然是寨主的公子，當知本寨令出如山，我們奉命行事的人，對任何人，都是不能徇私賣放的……」

黃聖仁截口接道：「你可以推到我身上來。」

灰衫文士道：「黃大俠自己當明白，如今時代變了，因為，寨主已公開宣佈，不承認你是他的兒子，我們又怎能將責任向你身上推。」

黃聖仁冷冷地一笑，說道：「胆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的，想必在飛虎寨中地位不低。」

灰衫文士漫應道：「也不算高，不過是白虎堂的首席副堂主而已。」

黃聖仁笑道：「還說不高，首席副堂主，已經跟堂主差不了多少啦！」緊接着，又「哼」了一聲道：「既然有首席副堂主，那當然還有很多位副堂主啦！」

「不錯！」灰衫文士含笑接道：「後面的兩位青衣老者，也都是本堂的副堂主，目前，本寨各堂的副堂主人數，是不加限制的。」

黃聖仁「哦」了一聲道：「眞是年代不同，以往的飛虎寨中，是沒有副堂主這名稱的。」

灰衫文士沉聲說道：「黃大俠，在下上命所差，不能躭擱，請莫使我為難。」

黃聖仁笑了笑，說道：「我已經答覆過你了，我沒有躭擱你的工夫，也沒為難你……」

灰衫文士臉色一變道：「黃大俠，你是故意在橫裏架樑？」

黃聖仁笑道：「你要那麼想，那可是沒有辦法的事。」

灰衫文士沉聲說道：「黃大俠，我向你提出最後一次忠告，請你考慮此事的後果。」

黃聖仁漫應道：「你這不是忠告，應該是警告才對。」

灰衫文士冷然接道：「你自己明白，那是再好不過。」

黃聖仁臉色一沉道：「我不須考慮，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吧！」

最後面的那艘小艇，忽然箭疾地射了上來，並傳來一聲朗笑，道：「黃大俠請稍安勿躁，這事情，還是由我自己來了斷吧！」

話聲未落，人影一閃，英姿爽颯的方仁傑已到了他的身邊。

黃聖仁，與快艇上的灰衫文士，幾乎是同聲問道：「閣下是……」

方仁傑與袁媚兒也幾乎是同聲說道：

「在下方仁傑。」

「他就是方仁傑。」

灰衫文士怒聲道：「為何不早說？」

袁媚兒苦笑道：「方才，距離太遠，他又低着頭，看不清楚呀！」

這同時，黃聖仁却驚哦一聲，然後呵呵大笑道：「原來是『雙絕郎中』方大俠，眞是幸會！眞是幸會！」

方文英也準備由艙中走到後面的甲板上來，但却被方仁傑制止了：「妹妹，妳暫時別出來，這兒，可能還有一場大厮殺哩！」

方文英也裝得眞像那麼回事兒，聽到「厮殺」二字，就嚇得花容失色地，又縮了回去。

方仁傑這才向黃聖仁抱拳一拱道：「黃大俠為了維護舍妹，不惜開罪強權，這種仁俠襟懷，委實令人敬佩……」

黃聖仁連忙一面還禮，一面謙笑道：「方大俠過獎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武人天職，縱有微勞，也算不了什麼。」

人影閃處，灰衫文士，兩位青衣老者以及袁媚兒四人，也相繼飛登樓船之上，那灰衫文士冷笑一聲道：「你們兩個，有沒有個完的？」

方仁傑並沒理會灰衫文士，却向黃聖仁含笑說道：「黃兄，這兒事不敢有勞俠駕，還是請退到艙門口去，必要時也可照顧舍妹的安全，因為敵人太多，我一個人，可能會有顧此失彼之虞。」

黃聖仁笑道：「方大俠既然如此說，我就只好作壁上觀了。」

說着，立即向艙門口退了過去。

方仁傑這才向灰衫文士笑了笑道：「已經說完了，閣下有何見教？」

灰衫文士冷笑一聲道：「事到如今，你還在裝胡羊。」

頓住話鋒，扭頭向一旁的袁媚兒怒聲問道：「袁媚兒，你們那一場豪賭，是如何說法的？」

袁媚兒目注方仁傑，蹙眉嬌聲說道：「方大俠，以你的身份地位，說話豈可反悔！」

方仁傑微笑反問道：「我哪一點反悔了？」

灰衫文士搶先問道：「你輸的賭注，為何不算數？」

方仁傑神色一整道：「我輸的賭注，已經履行了，是你們食言背信，要殺我妹妹，我才趕來相救的。」

袁媚兒笑道：「方大俠，我們事先曾經說好的，除了不能強迫令妹作壓寨夫人之外，其餘可以便宜處理的。」

力仁傑冷笑道：「便宜處理，可並不包括要殺死舍妹。」

灰衣文士笑道：「這樣夾纏下去，永遠講不清，橫直今宵之事，已無法善了，這兒，你是主人，有道是强兵不壓主，還是由你劃下道來吧！」

力仁傑「唔」了一聲道：「這還像句人話。」

接着，才正容說道：「我力仁傑一向是單槍匹馬闖天下，今宵也並不例外，貴方，包括還在小艇上的八位，一共是十二位，一齊羣毆也好，一個一個的車輪戰法也行，總而言之，悉聽尊便就是。」

灰衣文士沉思着接道：「聽說你自出道以來，還不曾有過敗績，所以我要先行領教領教你的不傳絕藝，以後，看情形再作決定。」

「行！」力仁傑含笑接口應道：「請吧！」

灰衣文士亮出肩頭的一枝喪門劍，作了一個起手式道：「你還不亮兵刃？」

力仁傑一展手中的摺扇道：「我的兵刃，早就在手中啦！」

灰衣文士沉聲說道：「那麼，在下有僭了！」

話出招隨，「唰」地一劍，逕行刺向力仁傑的「丹田」要穴。

這位灰衣文士，也難怪他狂。

儘就這起手一劍而言，不但勢沉勁猛，而且，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來，他這一劍，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厲害變化，要是身手略爲次一點的人，可眞是一招也接不下來。

力仁傑入目之下，但見他星目中異彩一閃，口中却脫口誇讚道：「好劍法！」

話聲中，人却滴溜溜地一轉，已避了開去。

力仁傑這一手，也算是絕到了家。

他本人的感受如何，旁人自然是不得而知，但在別人，尤其是在當事人的灰衣文士眼中，却感到對方是以毫髮之差才險煞人地，避了開去的，因而使他覺得有不過如此之感。

也因爲灰衫文士有這種感覺，他可不理會對方接不接招，緊接着，「唰，唰，唰」地，一連攻出三式絕招，將力仁傑迫得團團直轉。

灰衫文士接連四招搶攻，未曾傷着力仁傑分毫，儘管力仁傑每一招都是在驚險已極的情形之下才避過，但以灰衫文士江湖閱歷之深，已意識到自己是遇上眞正的尅星了。

他，儘管暗中驚凜不已，但却仍然咬牙展開一串搶攻。

在艙中透出來的少許燭光照映之下，但見寒閃交織，劍氣森森，金刃破空之聲，加上他那枝喪門劍，更是構造特別，飛舞之時，除了金刃破空之聲外，更有一種使人毛髮悚然的奇異嘯聲，令人聽了，頭皮都有發炸之感。

可是，那位在對方綿密劍幕之中的力仁傑，却仍然是衣袂飄飄地，東飄西閃，根本還不曾回敬過一招半式的。

儘管外表看來，每一招一式都是驚險已極地才勉强避過，但是在行家眼中，力仁傑可比那灰衫文士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計了。

就當灰衫文士搶攻了二十招之後，力仁傑却呵呵一笑道：「閣下如有甚麼壓箱底的本領，也抖出來了，再遲，可就沒機會啦！」

灰衫文士怒叱一聲：「狂徒，吃我一掌！」

話出掌先，他，右手的喪門劍斜挑力仁傑的左脅，左手一掌擊向力仁傑的前胸，劍掌配合，相輔相成，更是倍增威力。

力仁傑仍然沒有反擊。

他，身形微側，避過對方的長劍，對那左手的劈空掌力，却視若無睹地，準備硬行捱上一掌。

但灰衫文士的劍掌是同時發動的，勁疾掌風中，却還有三枝利箭，成品字形，向力仁傑的胸前射來。

原來灰衫文士的左袖中，裝有袖箭，能傷人于無形。

方才，他的劈空掌力不過是一種掩護，其主要企圖，還在以袖箭克敵。

力仁傑本來就是沒將對方放在眼中，而準備硬捱一掌的。

由於雙方距離太近，灰衫文士的手段，又過于陰險，因此，當力仁傑發覺對方的掌風中夾有利箭時，事實上已沒法閃避或格拒，三枝袖箭與勁疾的掌風，同時擊中他的胸部，使得他「哎喲」一聲，仰身栽倒。

灰衫文士似乎早已料到自己這一着，會奏奇功似的。

力仁傑身形一倒，灰衫文士立即如影隨形地，長劍一閃，順勢攔腰劈了下去。

這變化，委實太意外了，意外得使得卓立在艙門口的黃聖仁也沒法搶救，而只有發出驚呼的份兒。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當灰衫文士順勢下劈的長劍，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銳嘯聲中，寒芒電閃，血光迸射，同時並傳出一聲悽厲慘號。

說來也眞令人難以相信，橫屍甲板上的，竟然是那位灰衫文士，而且，他胸口插着的，竟赫然是他自己的喪門劍。

至于那位分明已經中箭倒地的力仁傑，却是安詳地站立在灰衫文士的屍體旁，那三枝袖箭，也赫然還釘在他的胸部。

這情形，可震懾得現場中的人，一齊鴉雀無聲。

半晌之後，還是黃聖仁首先打破沉寂道：「方老弟，這一手眞够高明！」

力仁傑一面從容地，將釘在自己胸部的袖箭拔下，一面謙笑道：「黃大俠謬奬了！」

黃聖仁笑道：「在下說的，可是由衷之言，不過，方才那情形，也使我嚇了一大跳。」

「那眞抱歉，」力仁傑歉笑道：「本來我還不一定要殺他的，但這人實在太陰險，太毒辣了。」

黃聖仁點首接道：「是的，在下也有同感。」

就這當口，那兩位呆立一旁的青衫老者，忽然雙雙一使眼色，四手齊揚地，發出十多枝袖箭，以夾擊之勢，集中向力仁傑射來。

而且，袖箭出手之後，也不管結果如

何，雙雙暴吼一聲：「狂徒躺下！」

兩人一使單刀，一使鐵尺，雙雙和身撲了過來。

不錯，是有人躺下了。

兩聲悽厲慘號中，又發出「砰砰」兩聲震響。

那兩個青衫老者分別跌倒在力仁傑的左右甲板之上。兩人的「太陽穴」上，都釘着一枝本來是屬于他自己的袖箭。

而力仁傑口中咬着三枝袖箭，雙手指縫中，也分別夾着五枝，臉上却浮現着一絲輕視的笑意。

這情形，使得黃聖仁脫口讚道：「方大俠神乎奇技，今宵，在下眞是大開眼界了。」

由于口中還啣着三枝袖箭，力仁傑只報以謙笑而沒接腔。

這時，俏立一旁的袁媚兒，俏臉鐵青，呆若木鷄地，一副不知如何自主處的神情。

至于江面上那些快艇上的勁裝漢子們，由于不知道上面情形如何，留下來覺得不妥當，自行離去吧，又好像不敢，只好跟在樓船後面，逡巡遊弋着。

力仁傑目光向江面上一掃，忽然俊臉一寒，吐掉口中的三枝袖箭，冷笑一聲道：「既然殺開頭了，就多殺幾個也好。」

黃聖仁點首附和着道：「對！殺惡卽所以行善，殺一個壞人，就等于救活無數的好人。」

力仁傑含笑點首道：「好一個殺惡卽所以行善，那我就放手大殺一番了……」

話落，雙手齊揚，原先挾在指縫中的袖箭，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江面上射落。

在一連串的慘號聲中，那些快艇上的勁裝漢子們，已全部被殲，那些快艇，也因沒人操縱，而向下游順流而去。

黃聖仁連連點首道：「方老弟，殺得可够痛快啊！」

力文英由船艙中探出半個身子，秀眉微蹙地，嬌聲問道：「哥哥，今宵，我看你有點反常！」

力仁傑笑問道：「何以見得？」

力文英道：「別人不知道，我可清楚得很，你雖然是職業兇手，但平常可從來不會如此嗜殺的。」

力仁傑「唔」了一聲道：「妳猜對了，今宵，我有滿腔怒火，沒處發洩。」

力文英索性走出艙外來，訝問道：「爲甚麼呢？」

方仁傑哼了一聲，才苦笑道：「妳知道我是怎麼趕到這兒來的？」

力文英「哦」了一聲道：「對了，我正想請教哩！」

方仁傑道：「這事情，說來可眞話長，且等我向這位袁姑娘說幾句話之後，再說吧！」接着，目光移注袁媚兒，淡然一笑道：「袁姑娘……啊！不！我也該隨俗，叫妳一聲戈大嫂才對。」

袁媚兒顯然已明白自己不會被殺了，但她却是冷漠得不帶一絲表情地接道：「隨你的便。」

方仁傑含笑接道：「戈大嫂，現在，我不會殺妳了。」

袁媚兒還是漠然地說道：「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你不殺我，我也不會感激你。」

方仁傑道：「我不要妳感激，只要妳靜靜地聽我和舍妹說明經過之後，能據實回答我幾個問題，就行了。」

袁媚兒哼了一聲，說道：「此時此地，我還能有反對的餘地麼！何必徵求我的同意！」

方仁傑笑道：「戈大嫂說得是，那就只好暫時怠慢妳，在一旁聽聽故事了。」

他，頓住話鋒，目光移注力文英長嘆一聲道：「妹妹，自從今天午後『富陽』一別，我已經不止一次由死裏逃生了。」

力文英嬌軀一震地，訝問道：「有這麼嚴重？」

方仁傑道：「我一點也沒誇張。」

力文英蹙眉問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方仁傑苦笑道：「當妳離去時，我不是曾去碼頭上送妳麼！」

「不錯！」

「可是，就在這一段時間中，有人在我們的房間中安裝了炸藥……」

力文英截口驚「哦」一聲道：「那你是怎麼察覺的？」

方仁傑道：「我根本不會察覺，但當我走近門口時，却突然有人震聲大喝道：「方大俠，趕快就地躺下！」

力文英含笑問道：「你果然就地躺下了！」

「是的。」方仁傑接道：「我剛剛就地躺下，『轟』地一聲，整幢房子，立卽化爲烏有，幸虧當時左右隣舍都沒人在家，只有後面王家老婆婆遭了池魚之殃。」

方文英驚呼一聲道：「怎麼？王婆婆被炸死了？」

方仁傑點首長嘆道：「是的。」

力文英一挫銀牙道：「那是甚麼人幹的？」

「飛虎寨的人。」

「那些天殺的賊子們！」

方仁傑苦笑道：「天才不管這些閒事哩！老天爺混賬得比人間的官府還要加三級，那還有甚麼因果報應可言。」

力文英一挫銀牙道：「是的，從今之後，我也要開始練武了。」

「妳？練武幹嗎？」

「殺壞人呀！」

方仁傑朗聲大笑道：「這才是我的好妹妹呀！」

方文英「哦」了一聲道：「那位等於是救你一命的，又是誰呢？」

方仁傑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但我由口音中聽出來，那顯然是一位年輕的女人。」

方文英笑道：「看來，你是交上桃花運了哩！」

忽然，一個嬌甜的語聲，隨風傳來道：「不錯，你們兄妹倆，都交上了桃花運了……」

方仁傑等人循聲投注，只見左岸邊一位白衣飄拂的妙齡女郎，正向他們含笑招手道：「嗨！方大俠，將船兒靠攏一點好不？」

原來這一段路，河道較窄，樓船距岸邊，頂多也不過三十來丈遠。

方仁傑訝然問道：「這位姑娘有何見教？」

白衣女郎嬌笑道：「見教是不敢當，不過，如果誠如方大俠所說，今天午後，在『富陽』城中也算是救過你一命的話，是否也該讓搭一趟便船呢？」

方仁傑一「哦」說道：「今天午後，在『富陽』城中，向我示警的，就是姑娘妳？」

白衣女郎笑了笑道：「我想，你多少也該由口音中聽出來一點端倪了吧？」

「是的，」方仁傑含笑接道：「經妳這一提醒，我委實是想起來了。」

接着，又揚聲說道：「船老大，請將船靠到左岸去。」

那白衣女郎也揚聲接道：「不必靠岸，只要向左靠近一二十丈，也就行了。」

經過這一陣的談話，樓船離岸的距離，似乎又遠了一些。

這就是說，樓船離岸邊已不止三十來丈了。

在目前情況之下，靠過去二十來丈，也還有十五六丈的距離。

一個人能一躍而渡過十五六丈的距離，其輕功縱然不能說是已到最高境界，但也足以自豪的了。

就當船上的人各自心頭忖想着之間，樓船已向左岸徐徐靠攏，而那白衣女郎也有若驚鴻掠影似地，飛越十五六丈的距離，到了方仁傑等人的面前。

人一到眼前，當然看得更清楚了。

這位白衣女郎，約莫十八九歲年紀，其身裁之婀娜多姿，固然是恰到好處，而面容與膚色之美，也絕不在方文英之下。

嚴格說來，白衣女郎與方文英一比，算得上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場。

方文英文靜得像一枝空谷蘭，清麗脫俗，顯得無比的聖潔。

而白衣女郎却像是一朵盛放的桃花，顯得艷光照人，令人不敢逼視，却又令人忍不住地，想要多看她幾眼。

這些，本來也不過是白衣女郎飄落船上的刹那之間，方仁傑等人所獲的印象。

方仁傑目光一觸之下，抱拳一拱道：「姑娘在上，方仁傑這廂有禮了。」

白衣女郎並沒有還禮，却是抿唇媚笑，說道：「這就算是答謝今天午後的救命之恩？」

「非也！」方仁傑含笑接道：「有道是：大德不敢言謝，方才的這一揖，不過是世俗的見面禮而已！」

白衣女郎嬌笑道：「方公子這嘴上的功夫，也一樣的高明。」

方仁傑訕然一笑：「姑娘謬獎了！」

白衣女郎目光朝方仁傑兄妹一掃，含笑接道：「眞是見面勝於聞名，賢兄妹仙露明珠，人間麟鳳，好生令人羨煞。」

方文英淡然一笑道：「姑娘不要灌迷湯了，我還沒請教妳的尊姓芳名哩！」

白衣女郎嫣然一笑道：「小妹賤姓倪，小名兒叫小娟。」

方仁傑兄妹同聲一「哦」道：「原來是倪姑娘。」

一直冷眼旁觀的黃聖仁，忽然插口問道：「倪姑娘是從母姓吧？」

倪小娟不勝驚訝地問道：「咦！你是怎麼知的？」

黃聖仁笑笑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則我知道的，還有很多哩！」

倪小娟美目霎了霎，說道：「你且說說看？」

黃聖仁注目問道：「令堂芳名，是否叫素娟？」

倪小娟臉色一變道：「你是誰？」

黃聖仁淡然笑道：「在下黃聖仁。」

倪小娟蹙眉接道：「奇怪？怎麼我沒聽說過？」

這情形，不由使方仁傑兄妹，也同時蹙起了眉頭。

黃聖仁沒再答話，只是意味深長地嘆了一聲。

這時，樓船繼續上駛，船老大却忙着清除船上的屍體和血漬。

沉寂了少頃後，方仁傑首先打破沉寂道：「諸位，我們到船艙中去坐坐吧！」

一行人魚貫地進入艙中，就座之後，倪小娟才接問道：「方大俠兄妹還要去『富陽』？」

方仁傑笑笑道：「『富陽』已等於我的第二故鄉，暫時我還捨不得離開它。」

倪小娟抿唇媚笑道：「有道是：智者樂山，仁者樂水，『富陽』城有山有水，方大俠兄妹，智仁勇兼備，那就難怪會不願離開『富陽』啦！」

方仁傑謙笑道：「我們兄妹，是道地的俗人，倪姑娘這一說，可使我們汗顏得很。」

倪小娟嬌笑道：「方公子不用太謙，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

方文英注目接問道：「倪姑娘還記得方才在岸上所說的話麼？」

倪小娟微微一怔之下，才「哦」了一聲道：「對了，話題越扯越遠，如非是方姑娘提起，我幾乎忘記了哩！」接着，才含笑反問道：「方姑娘所說的，是否就是那賢兄妹倆都已交上桃花運的那句話？」

方文英點首接道：「不錯。」

倪小娟笑問道：「方姑娘貴庚啊？」

方文英一怔道：「小妹虛度十九。」

倪小娟截口嬌笑道：「如此說來，該稱小妹的，還是我哩……小妹今年一十八歲，現在，我稱妳方姊姊，以後，很可能我會叫妳嫂嫂哩！」

方文英又是一怔道：「此話怎講？」

倪小娟道：「不瞞方姊姊說，小妹我也是兄妹兩人，方姊姊兄妹雖然還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但我們兄妹却對方姊姊兄妹心儀已久了哩！」

這一段話，再加上方才那一句「你們兄妹都已交上桃花運」的那一句，已不難想見，倪小娟此行的來意了。

因此，使得方仁傑，方文英這一對「兄妹」，有點啼笑皆非地，互相投過一瞥頗為尷尬的苦笑。

方文英抿唇笑問道：「如此說來，倪姑娘此行，是來相親的？」

倪小娟含笑點首，嬌聲應道：「可以這麼說。」

方文英接問道：「印象如何呢？」

倪小娟居然也訕然一笑道：「我感到非常滿意。」

方文英笑了笑，道：「這話，是代表妳自己？」

「也代表我哥哥。」

「這是說，代表令兄看中我了？」

「正是。」

「這種事，可不能越俎代庖啊！」

倪小娟嬌笑道：「我們已經說好了，只要我看中了，他決無異議。」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怎能斷定我也會看中令兄呢？」

倪小娟蠻有把握地笑道：「我想會的，我哥哥的武功不比我差，人也長得和方公子一樣的瀟洒英俊……」

方文英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妳說得好一廂情願。」

倪小娟微微一怔之間，方仁傑含笑接問道：「倪姑娘，令兄怎麼沒有來？」

倪小娟答道：「我哥哥很會害臊，他自己不好意思來。」

方文英笑了笑，道：「妳倒具有鬚眉氣概。」

倪小娟得意地笑道：「我娘是時常叫我野丫頭的。」

微微一頓話鋒，又含笑接口道：「也許方公子和方姊姊會在心中笑我口沒遮攔，不够莊重，其實，這也是受了我娘的影響，我娘常說，男女相悅，乃天經地義的事，只要是能够發乎情，止乎禮，要愛就愛，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更無須忸忸怩怩的。」

方文英連連點頭道：「有道理，有道理……」

倪小娟又滔滔地接道：「我娘常說，在心所愛慕的人前，坦率地表白內心的愛意，不算無恥，只有那外表上一本正經，道貌岸然，但暗地裏却是男盜女娼，無所不為的人，才是無恥的人。」

方仁傑禁不住一挑姆指，脫口讚道：「高論！高論！令堂大人，想必也是一位不讓鬚眉的巾幗奇人了。」

倪小娟忽然幽幽地一嘆道：「以後，你會知道的。」

這當口，一直靜聽着的黃聖仁，也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黃聖仁顯然知道倪小娟的來歷，但由於倪小娟一提到緊要處就不說了，以她這口沒遮攔的個性而言，顯然地，她必然有一個極不平凡的身世。

也因為這原因，沒有人再發問。

艙中沉寂了少頃之後，才由方文英含笑說道：「倪姑娘，令堂的高論，我也很贊同，不過……」

倪小娟俏臉一變地，截口問道：「方姊姊不答應？」

方文英不置可否地答道：「小妹，男女間的事，不是單方面的，既然稱之為男女相悅，那自然是兩個人的事，豈能由單方面的一廂情願。」

倪小娟殊感失望地道：「方姊姊是表示拒絕了？」

方文英的答覆，仍然是模稜兩可：「小妹，感情是慢慢培養起來的！我贊成我們先交朋友，讓雙方互相瞭解之後，再談進一步的問題。」

倪小娟連連點首道：「說得有理，我馬上回去告訴我哥哥，明天到『富陽』來拜訪……」

話沒說完，人已穿窗而出，「撲通」一聲，掉落十丈外的浩浩江水之中。

方文英探首窗外嬌笑道：「小妹，不要怕……」

但她下面的話，却自動嚥下去了。

因為倪小娟的水上功夫，可相當高明，她正踏水向左岸走去，江水才僅及她的膝部哩！

她，聞言之後，還扭頭嬌笑道：「方姊姊，妳看我怕不怕哩！」

說着，人已到了岸上，揚手嬌笑道：「方姊姊，方公子，明天再見呀！」

說完，人已騰身飛射而去。

目送倪小娟消失的方向，方文英還在怔怔地出神，艙中，却傳來黃聖仁的長嘆，道：「這一局殘棋，不知會演變成什麼樣子！……」

方仁傑不由一怔道：「黃大俠對這位倪姑娘的來歷，好像很清楚？」

黃聖仁苦笑了一下道：「很清楚是談不上，多少知道一點兒而已。」

方文英接問道：「可以就黃大俠所知道的一些，告訴我們麼？」

黃聖仁接道：「方姑娘這算是找錯人了，在下雖然知道一些當年的往事，但親身經歷的很少，而大都是道聽途說之言，所以，為免以訛傳訛，賢兄妹還是向令師查詢才是正經。」

方仁傑接口問道：「家師一定會知道麼？」

黃聖仁笑道：「如果我的觀察不錯，目前這一場卽將掀起的滔天風浪，都直接間接地，與令師當年的到處留情有關，他怎會不知道呢！」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卽歉笑道：「說令師到處留情，也許不太切合實際，但如畧加更改，說是他招惹出來的情孽，那是絕對正確的。」

方文英禁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到處留情，與招惹情孽，這兩者之間，似乎分別不太大吧？」

方仁傑正容接道：「妹妹，此中分別是很大的，問題是在主動與被動之分。」

「對了。」黃聖仁含笑接道：「方公子這『主動』與『被動』之分，算得上是一針見血的話。」接着，又神秘地一笑道：「如果方姑娘還不明瞭，在下還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加以證明。」

方文英笑了笑，說道：「好！我正恭聆着。」

黃聖仁神色一整道：「就以片刻之前，所發生的事來說吧！不管未來的發展和結果如何，都不能說賢兄妹到處留情，而只能算是招惹來的情孽。」

方文英嫣然一笑道：「多謝黃大俠！這下子，我是完全懂了。」

黃聖仁似乎深恐對方向他再套問過去的往事似地，連忙起身歉笑道：「方公子！方姑娘！在下不便打擾，就此告辭！」

方文英掩口嬌笑道：「黃大俠，我不會再向你問些甚麼，你還是放心多坐一會兒吧！」

「不！」黃聖仁訕然一笑道：「我本來的目的，是護送方姑娘去『富陽』，現在方公子趕來，方姑娘已毋需在下護送了，自當告辭才對呀！」（未完）

離魂俠

月淡星稀明燈現

秦紅·文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仇如山與恨似海想出以棉花塞耳，避免聽聞叫魂之聲後，重新向五絕谷趕去，這次因爲耳朶被棉花塞住，在樹林中歇宿時，便不再聽聞異聲，翌日順利地找到了五絕谷，他們因日的地已到，爲便與谷中執事人交談起見，便取下塞耳棉花，登記挑戰劍宮，詎知剛登記好獲准進入谷中時，呼喚聲又在他們耳中響起，他們便又像上次一樣，中了魔似的自動退出五絕谷，翻山越嶺的走到鐵嶺關外的一片樹林中，昏迷地上，迨他們醒來，發覺被人綑綁，那綑綁他們的人是要押他們往長白嶺領獎，仇如山願獻出金葉以換自由，爲首者向老二詢問意見——

****

缺咀狐道：「唔，讓我想一想……」

人面狼再轉對塌鼻判官裴四問道：「老三，你意下如何？」

塌鼻判官裴四道：「得人錢財替人消災，放了吧！」

缺咀狐道：「不，放不得！」

塌鼻判官道：「爲什麼？」

缺咀狐道：「想想看，這小子既能幹掉長白王夏侯祺，手底下必有驚人之處，咱們現在若把他放了，準死無疑！」

塌鼻判官一哦道：「這倒有理……」

人面狼問道：「依你說，該怎麼處理他？」

缺咀狐微笑道：「咱們三人從未做過一件好事，這次爲什麼不做做好事……」

人面狼笑道：「怎麼說，怎麼說？」

缺咀狐微笑道：「老大，我一向都瞞不了你，我心裏想什麼，你都知道，是不是？」

人面狼哈哈笑道：「你的意思是需要一輛馬車和兩口棺材，對不？」

缺咀狐點頭笑道：「對了！」

人面狼轉對塌鼻判官說道：「老三，這事由你去辦如何？」

塌鼻判官遲疑着說道：「好是好，不過……」

人面狼道：「怎樣？」

塌鼻判官道：「就怕小弟回來的時候，你們已經不在了。」

人面狼眉頭一皺道：「哼，你想到那裏去了，我和老二是這樣的人麼？」

塌鼻判官聳聳肩，露出一個不自然的笑容道：「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人面狼不悅道：「那你是不去了？」

塌鼻判官道：「去是可去，不過剛才那七片金葉，小弟至少要先分兩片。」

人面狼掏出兩片金葉扔給他，揮手道：「快去！快去！」

塌鼻判官收下金葉，這才笑嘻嘻的轉身出屋，由屋後牽出一匹健馬上馬走了。

仇如山已知他們食言不肯放自己兩人，心中甚怒，喝道：「姓屠的，你要不要臉？」

人面狼又露出那種狺狺的「吃人」笑容道：「哼，怎麼啦？」

仇如山道：「剛才，你已答應決不食言——」

人面狼仰臉暴笑一聲道：「不錯，我是答應你決不食鹽，鹽那東西是太鹹了，食不得！食不得！」

缺咀狐「嘻嘻」的大笑起來。

仇如山憤怒至極，如果不是手腳被索子緊緊捆住，他會跳起來殺人，但就因不能行動，因此他把怒火硬壓了下去，冷冷道：「我如不死，定會好好報答你們！」

人面狼哈哈笑道：「可以！可以！老子等着你就是了，但是你小子活命的機會只怕不多了呢！」

恨似海忽然開口問道：「你要怎樣處置我們兩人？」

人面狼笑道：「把你們裝入棺中，埋了！」

恨似海吃吃笑道：「我不相信！」

缺咀狐聽到她銀鈴般的笑聲，登時渾身皆酥，色心大起，笑道：「嘿嘿，這娘們有意思……」

恨似海向他拋出一個媚眼，脆笑道：「有意思又怎麼呢？」

缺咀狐更是全身發癢，立刻轉對人面狼笑道：「老大，讓我樂一樂如何？」

人面狼面色一正道：「不成！」

缺咀狐道：「爲什麼？」

人面狼冷笑道：「虧你還經常自詡是一隻老狐狸，那丫頭打着什麼鬼主意你難道看不出來？」

缺咀狐笑道：「不妨，我絕不會上當的。」

人面狼搖頭道：「算了，要玩，改天

我陪你去玩個痛快，這個玩不得！」

缺咀狐抓耳搔腮道：「窰子裏的姑娘我玩多了，就是想換換口味。」

人面狼道：「我說不行就不行，你別活的不耐煩了！」

缺咀狐快快不樂道：「好吧，但是我倒要請問一下，你打算如何處置她？」

人面狼道：「到時候再說吧！」

他走到門口，望望天上，道：「快正午了，把那些東西拿出來吃吧？」

缺咀狐點頭應是，即自一囊袋中取出一包食物和一個酒葫蘆，放到桌上，打開食物道：「來，咱們吃啊！」

人面狼上前坐下吃了起來。

那包食物，是一隻烤雞，三斤牛肉和十多個包子，雖然已冷了，但還是香噴噴的！

恨似海道：「喂，我肚子好餓，分一些給我們吃好麼？」

人面狼笑道：「妳怎麼吃呀？」

恨似海道：「解開我手上的索子，我就能夠吃嘛！」

人面狼和缺咀狐大笑起來。

但突然間，他們不笑了，一齊吃驚的轉頭望向屋外——

原來，屋外來了兩個老人！

一個是騎驢的官兒，一個是荷刀的老僕，正是魯老爺和老僕阿福！

人面狼和缺咀狐顯然不識得鼎鼎大名的「老爺俠」主僕，但他們都覺這兩個老人來得古怪，故迅速撤出兵器，跳到門外喝道：「幹什麼的？」

魯老爺大驚失色，抱頭駭叫道：「哎！不得了，碰上山賊了，快逃！快逃！」咀裏說「快逃」人却騎在驢上沒動！

阿福說道：「老爺莫慌，待老奴問一問。」

他向人面狼和缺咀狐一躬身，含笑道：「二位好漢請了，家主人不常出門，見到帶武器的人心就發慌，二位好漢請莫生氣。」

在草屋裏的仇如山和恨似海已聽出是魯老爺主僕，心知救星到了，高興得叫了起來。

阿福聽到叫聲，神色一呆道：「咦，誰在屋內鬼叫鬼叫？」

人面狼面色一沉道：「少管閒事，你們是幹什麼來的？」

阿福陪笑道：「我們來找朋友。」

人面狼道：「誰？」

阿福道：「朋友。」

人面狼道：「你的朋友是誰？」

阿福道：「明燈俠。」

人面狼嚇了一大跳，說道：「你說什麼？」

阿福道：「明——燈——俠。」

人面狼和缺咀狐臉上沒有了血色，掉頭看看草屋，駭然道：「這……這間草屋是『明燈俠』住的？」

阿福點頭道：「是啊！幾年前他曾在這兒招待我們主僕兩人，這次我們老爺說已有好多年沒見面，要來探訪探訪他——他已不住在這兒了麼？」

人面狼深深吸了一口冷氣，道：「不在了，這間草屋早已沒有人住！」

魯老爺一拍驢背，叫道：「呸！當面扯謊，你們不就住在這兒？」

人面狼道：「我們是借住的，也可說在這兒歇歇脚，馬上就要走了。」

魯老爺上身前傾，問道：「你們是不是山賊？」

人面狼冷冷一笑，說道：「是又怎麼樣？」

魯老爺道：「是的話，本老爺就要拿下你們審問審問了！」

人面狼仰頭大笑一聲道：「好啊，你來抓看看，這兒可不是衙門，你糟老兒眼睛亮一些吧！」

咀缺狐碰了他一下，道：「老大，不可對這位老人家無禮！」

人面狼一怔道：「怎的？」

缺咀狐湊近他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人面狼又嚇了一大跳，對着魯老爺張目失聲道：「嗄——你……你老莫非是『老爺俠』魯大人？」

魯老爺笑呵呵的說道：「我不是，我不是！」

人面狼看看阿福肩上那口刀，心中更確定，顫聲道：「不，你老一定是魯大人，在下……」

他忽然棄刀跪下，直磕頭道：「在下有眼無珠，眞是該死！眞是該死！」

魯老爺含笑道：「你犯了什麼罪，自認該死？說來給本老爺聽聽吧！」

人面狼猶豫了一下，才供道：「在下與缺咀狐吳三泰，塌鼻判官裴四三人一時生貪，昨夜潛入阜平縣一家錢莊偸了一批珠寶。」

缺咀狐見他不打自招，大吃一驚道：「老大，你瘋了不成？」

人面狼回頭喝叱道：「三泰，你還不跳下來求饒？告訴你，這位魯老爺是神的化身，咱們幹的事是瞞不了他老人家！」

缺咀狐早已看出眼前的老人必是武林異人魯老爺，他對魯老爺也十分畏懼，可是對人面狼的「窩囊到家」却十分不滿，他看了看魯老爺，忽然掉頭拔步便跑，要溜了。

「阿福，拿下！」

「是！」

阿福快得像一道閃電，趕上前一把抓住缺咀狐後頸，將他整個人舉了起來。

魯老爺道：「摔他一傢伙！」

「是！」

阿福摔草包似的用力摔下，缺嘴狐猪叫一聲，兩眼往上一翻，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人面狼驚得直發抖。

魯老爺笑迷迷道：「阿福，去把那個叫什麼判官的傢伙提回來吧！」

阿福應了一聲，快步進入樹林中，不久即提着塌鼻判官裴四回到屋前，將他扔在缺咀狐身邊。

塌鼻判官裴四，軟若一團泥，沒動一下。

魯老爺下了黑驢，拍拍身上一襲官服，然後才向人面狼笑道：「你，注意聽着，把你們偸竊得來的珠寶，以及得自仇如山的那七片金葉一起拿到屋子裏來給本老爺，知道麼？」

人面狐連連磕頭，說道：「知道，知道了……」

魯老爺大袖一揮，舉步走入屋中，含笑說道：「阿福，來把這兩人身上的索子解了！」

阿福應聲跟入，走到仇，恨二人身邊，拔刀割斷了他們身上的索子。

仇如山身上的索子一解，立卽起身向魯老爺長拜，道：「老前輩二度相救，在下——」

魯老爺一揮手，截口笑道：「好啦！那些感激不盡沒齒不忘的話，本老爺聽的多了——來來來，這兒有酒有菜，大家坐下來啊！」

於是，老少四人圍上桌子，歡歡喜喜的吃喝起來。

仇如山一面吃一面笑道：「在下現在明白了！」

魯老爺一側頭道：「嗯？」

仇如山道：「你老一直在暗中尾隨着在下兩人，是不是呢？」

魯老爺拿起酒葫蘆喝了一口酒，才聳聳肩，笑道：「不錯，自古廟之後，你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本老爺的監視之中，我們主僕跟踪你們到五絕谷，又跟踪你們到此！」

仇如山急問道：「那麼，你老有沒有發現那個人？」

魯老爺搖頭道：「沒有。」

仇如山微露失望道：「也什麼都沒有發現？」

魯老爺道：「不，有兩項發現，一是發現你們所言屬實，二是知道了你們的眞名實姓。」

仇如山大喜道：「啊，你老已查出我們的姓名和身世了？」

魯老爺又搖頭道：「不是，你們的姓名，本老爺是在五絕谷外聽來的……」

他正要往下說，人面狼已將金銀珠寶打成一包提了進來，向他哈腰諂笑道：「魯大人，你要的金銀珠寶都在這兒，你請收下吧！」

魯老爺看了他一眼，冷冷道：「放在一邊！」

魯老爺接着道：「本老爺現在沒空處置你們三個小毛賊，你自打一百個屁股，然後帶着那兩個同件滾蛋吧！」

人面狼喜出望外，哈腰應了一聲，立刻「劈劈拍拍」的自打屁股起來。

足足打了一百下才停手，再向魯老爺一鞠躬退出草屋，攙起缺咀狐和塌鼻判官，急急如喪家之犬的逃命而去。

仇如山微微一笑，道：「他好像很怕你老。」

魯老爺哈哈笑道：「當然，人的名樹的影，別說是他，卽使是他老子的老子，見到本老爺也得跳下來磕幾個响頭！」

仇如山言歸正傳道：「剛才你老說在五絕谷外聽到了在下兩人的姓名，那是怎麼回事？」

魯老爺道：「你們是在報過名正要進入五絕谷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呼喚而失去神智的，對不對？」

仇如山道：「對呀！」

魯老爺道：「你們不記得那人呼喚你們什麼嗎？」

仇如山搖搖頭道：「想不起來。」

魯老爺說道：「那個人呼喚你『柳步風』！」

仇如山一愣道：「柳步風？柳步風是我本來的姓名？我……我是姓柳，名步風麼？」

魯老爺頷首，說道：「大概是的，否則你不會一聽到『柳步風』三個字卽失去神智。」

仇如山又激動又興奮，臉紅紅地道：「原來我名叫柳步風！原來我叫柳步風！可是……我怎麼想不起來？我怎麼沒有一點印象？」

魯老爺道：「這當然是因爲你中了那人的邪術之故，必須等破了那人的邪術之後，你才能恢復記憶力。」

恨似海急問道：「那麼我呢？我叫什麼姓名？」

魯老爺道：「妳叫『凌天鳳』。」

恨似海一哦，滿臉驚愕地說道：「凌天鳳？凌天鳳？原來我的本來姓名，叫凌天鳳……」

魯老爺微笑道：「從現在開始，你們可以恢復使用本來姓名，不要用『仇如山』和『恨似海』了！」

柳步風問道：「你老既聽到那人的呼喚，爲何不循聲追去看看？」

魯老爺笑道：「誰說沒有呀！」

柳步風目光一注，道：「結果沒見到他？」

魯老爺一指阿福道：「他聽到呼喚時，立刻循聲追去，但結果撲了個空，連影子也沒見到！」

柳步風嘆了口氣道：「你老認爲他會是誰呢？」

魯老爺搖頭道：「不知道。」

凌天鳳道：「我想一定是卓五絕！」

魯老爺微訝道：「妳憑什麼而斷定他是卓五絕？」

凌天鳳道：「因爲我們兩次欲入谷挑戰都被他施法術驅走，這表示他怕我們入谷挑戰！」

魯老爺聽了笑笑道：「卓五絕怎麼會怕你們入谷挑戰呢？」

凌天鳳說道：「因爲，他怕我們認出來。」

魯老爺笑着搖頭道：「不，不，卓五絕幾十年來未曾離開五絕谷半步，你們絕不能認識他，他也絕不可能認識你們，我敢說你們的失去記憶力絕對與他無關！」

凌天鳳道：「既然如此，爲什麼不肯讓我們入谷挑戰呢？」

魯老爺道：「不讓你們入谷挑戰的不是他，是另外一個人。」

凌天鳳道：「那人又爲什麼不讓我們入谷挑戰呢？」

魯老爺道：「原因可能有兩種，一是那人不願卓五絕知悉他的陰謀，二是他還想利用你們去幹壞事！不願你們死在五絕谷。」

柳步風插口道：「照這情形看，你老認爲我們該怎麼辦才好？」

魯老爺道：「再去五絕谷挑戰！」

柳步風道：「你老已說卓五絕絕不可能是認識我們，既然如此，還去挑戰幹什麼？」

魯老爺微笑道：「那人不讓你們入谷挑戰的原因如是怕卓五絕知悉其陰謀，那麼你們入谷挑戰對你們有利，而且卓五絕是個胸羅萬有的奇人，他也許有辦法帮助你們恢復記憶力。」

柳步風點點頭，道：「怕只怕我們仍然無法進入五絕谷……」

凌天鳳道：「可以的，咱們只要不把棉花取下來就行。」

魯老爺問道：「什麼棉花取下來不取下來？」

柳步風笑道：「前一次，我們進入恆山的十里叢林中就被那人施法驅走，此事你老諒已知悉？」

魯老爺點頭道：「知道。」

柳步風道：「有鑑於上次的失敗，所以那天我們用棉花塞住耳朵，這法兒十分有效，使我們能够順利的找到五絕谷。」

魯老爺道：「結果，怎麼又被驅回來了？」

柳步風道：「這該怪我們自己太糊塗，我們報過名後，認爲已經無事，就把耳中的棉花取下來，不料一取下來不久，那人的呼喚又飄入了我們的耳朵。」

魯老爺哈哈笑道：「這麼說，這次再去，你們只要不取下耳中的棉花，就一定可以達到挑戰的目的了。」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笑了笑，道：「這次還有一樣保險！」

柳步風道：「什麼？」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決定護送你們入谷挑戰！」

柳步風大喜道：「眞的？」

魯老爺點頭道：「不假，你們的事情已引起了本老爺極大的興趣，因此，本老爺決定着手查究，不弄個水落石出決不停止！」

柳步風心知有他們主僕協助可保無失，故十分高興，問道：「何時動身？」

魯老爺道：「你們走了五晝夜，想來已精疲力竭，先在此好好休息一兩天，後天上路吧。」

凌天鳳問道：「你老打算見見『明燈俠』麼？」

魯老爺搖頭笑道：「不，明燈俠以前住在此屋不錯，但最近幾年已不在這裏了，剛才阿福說要找明燈俠，不過是順口說說罷了。」

老少四人，又閒聊了一會，柳步風和凌天鳳確感疲倦不堪，便在草屋中，睡了下來。

他們由午後入睡，一直睡到半夜，才突然被一片大笑聲吵醒！

兩人翻身坐起，定睛一看，但見屋中一片陰暗，屋外畧有月光，而魯老爺正立在門口對着屋外大笑道：「老朋友，不要鬼鬼祟祟，快過來吧！」

柳步風和凌天鳳一驚跳起，齊聲問道：「是誰來了！」

魯老爺一指屋外，笑道：「看，就是他！」

柳，凌二人趨至門口，只見對面數十丈外的樹林中，有一盞燈光飄來飄去，好像一隻巨大的螢火虫！

柳步風驚詫道：「他是誰？」

魯老爺道：「可能是此屋主人！」

柳步風一啊道：「明燈俠？」

魯老爺點點頭，又大聲喊道：「別在那裏耍鬼把戲，快過來呀！」

但是那樹林中的人却不答話，也不向草屋走來，仍提着那盞燈在黑暗的林中飛來飛去！

遠遠望去，倒很像是一團鬼火！

凌天鳳覺得其人行徑怪異可怕，不禁吸了一口冷氣，道：「他眞是『明燈俠』麼？」

魯老爺皺皺眉道：「看樣子是的，但奇怪得很，他好像有意和本老爺開玩笑，哼……」

阿福道：「老爺，待老奴過去看看如何？」

魯老爺點頭道：「好，你去把他拉過來！」

阿福微怔道：「拉來？」

魯老爺道：「是啊，請他不來，就把他拉來！」

阿福窘笑笑道：「老爺，當今武林，有三位朋友老奴不能用强，一是卓五絕，一是血影人，一是明燈俠，對方是明燈俠，只可請而不可拉。」

魯老爺道：「那就去請他過來吧！哼哼，這老小子越來越古怪了，竟敢和本老爺開玩笑！」

阿福舉步跨出屋門，身形只閃了兩閃，人已到了那樹林中，開聲道：「明燈俠，我家老爺有請——」

誰知一個「請」字甫出，林中那盞燈陡地熄滅，很神秘的消失了！

柳步風一呆，道：「咦，他把燈吹熄了！」

魯老爺扳下臉道：「哼，看樣子他眞想跟本老爺玩一玩呢！」

柳步風問道：「你老以往和他的交情如何？」

魯老爺道：「不壞啊！他比卓五絕要正派得多，以前曾經與他喝過酒，相談甚歡呢！」

柳步風道：「那麼，此人可能不是明燈俠，如是明燈俠——」

一語未畢，驀見林中一棵高大的樹梢上突然亮起了一盞燈！

它，距離草屋約僅十幾丈遠，可以清楚的看出那是一盞圓圓的紙燈，燈上有「懲奸鋤惡」四個紅字！

顯然的，那的確是傳說中的「明燈俠」不錯！

魯老爺一見之下，更不高興，沉聲道：「明燈俠，你這是在向本老爺示威是不是？」

這次，那盞燈高高的掛在樹梢上沒動，但只見燈不見人！

「嗖！」

一聲輕响，一條人影自樹下冲上了樹梢！

他是阿福！

他冲上樹頂，人就站在燈旁細小的樹枝上，那原是無法承受一人之重的細枝，竟只微微浮沉着！

柳步風不禁脫口喝采道：「好俊的輕功！」

魯老爺揚聲喝問道：「阿福，他在攪什麼鬼？」

阿福遙遙答道：「不知道，他已不在

這樹上了！」

魯老爺怒道：「快去搜一搜，務必把他找出來！」

阿福應了一聲，身形騰飛而起，宛似一隻仙鶴，飛向遠處去了。

魯老爺怒沖沖道：「這老傢伙眞是可恨，竟然翻臉不認朋友了！」

柳步風雖然對「明燈俠」的爲人不甚了解，但也覺得他今夜的行徑有些古怪，當下接口道：「是不是『明燈俠』沒認出你是『魯老爺』？」

魯老爺搖頭道：「不，他一定會認得我！」

柳步風道：「那麼，他不肯現身與你老相見，必有某種原因。」

凌天鳳道：「如果有原因，那原因必出在你我兩人身上！」

柳步風道：「哦？」

凌天鳳道：「他和魯老爺既然是老朋友，就犯不着如此相戲，因此我認爲他是不願意和咱們兩人相見，而非不願與魯老爺相見。」

柳步風道：「但爲什麼不願和咱們相見？」

凌天鳳道：「誰知道呢！」

柳步風望着樹梢上那盞明燈，頗爲感慨的嘆道：「唉，如果他是『明燈俠』，他就應該現身和咱們相見！」

凌天鳳道：「是啊，他是一位專門把光明帶給黑暗的人，而咱們正陷於黑暗中，照理是不應該廻避咱們的。」

魯老爺忽然神色一動，對他們低聲道：「你們最好小心一些，我有一種預感，可能有什麼事要發生了。」

凌天鳳一怔道：「什麼事？」

魯老爺道：「不知道，不過掛在樹上那盞燈已告訴我有事情要發生了。」

凌天鳳看了那盞燈一眼，莫名其妙道：「那盞燈會告訴你什麼？」

魯老爺道：「它告訴我它已完成了『調虎離山』之計——」

一語甫畢，驀聞身後響起一個陰惻惻的冷笑：「你猜對了！」

話聲中，劍嘯突起！

柳步風和凌天鳳應變之速，又在此表現得淋漓盡緻，他們同時滑步閃避，同時拔劍後揮，尤其是拔劍的動作，快得無以倫比！

「錚！」

一聲銳響，火星四迸！

偷襲者顯然料不到柳，凌二人反應如此之快，登時反被震退兩步。

魯老爺大叫道：「明燈俠，你瘋了不成！」

明燈俠，這位名滿天下的一代奇人，看年紀還不滿六十，相貌也屬於端正的一型，有兩道很濃的黑眉和一對很亮的眼睛，給人一種銳氣畢露的感覺！

他顯然是有計劃的要刺殺柳，凌二人，却不料柳，凌二人竟能躲過了自己猝然發動的偷襲，因此在被柳，凌二人震退時，口中不覺發出一聲驚咦，但是他一退之後，又迅速的撲上，再度發劍攻擊。

劍招，凌厲，雄渾而兼具詭奇！

柳，凌二人一遇險招，潛藏於胸中的武學又自然而然的觸發出來，兩人一上一下，各以一招美妙的劍法截住了他的攻擊，然後雙雙振劍反擊上去。

於是，雙方就在草屋中展開一場令人目怵心驚的搏鬥！

說這場搏鬥令人怵目並不爲過，因爲草屋寬僅二丈，雙方幾乎都沒有後退及閃避的餘地，而必須招招硬碰，以攻擊應付攻擊，毫無「妥協」的辦法，故打來凶險無比，任何一方稍一失愼，即有濺血當場之可能。

在陰暗的屋中，三把長劍宛如三條銀龍在翻騰飛竄，碰撞聲不絕於耳，迸射的火花此起彼落！

柳，凌二人的攻擊仍不見高明，所幸每遇危險，均能以巧妙的招術予以化解，故雖然對手是當代武林奇人，他們仍能保持有驚無險的局面。

魯老爺仍不改其「文人本色」，一見他們大打出手，慌忙退到門檻外，以避「池魚之殃」，同時口中直叫嚷道：「反了！反了！明燈俠，你這老小子眞叫本老爺失望，你要是想拿到那五千兩銀子的懸賞，本老爺給你就是了，爲什麼一定要打落水狗呀！」

明燈俠劍如星火飛迸，猛攻不停，却始終不開口，看其氣色，竟是一心一意要收拾柳，凌二人的性命！

魯老爺縱聲大叫道：「阿福！阿福！你快來！快來替我拿下這個喪心病狂的明燈俠！」

但阿福已不知去了何處矣！

魯老爺又連叫數遍，沒見阿福趕回，頓時疑心大起，喝道：「明燈俠，你把我的僕人怎麼了？」

明燈俠不答，仍是全力攻擊着柳，凌二人，一點也不放鬆。

柳步風心中一百個不相信眼前這位明燈俠會是個見利忘義的人，這時忍不住開口問道：「明燈俠，你老爲何要殺在下二人，請先說明如何？」

明燈俠仍不答話，絕招綿綿施出，似乎恨不得馬上將他和凌天鳳擊斃。

柳步風一邊招架，一邊又叫道：「如果你老是貪圖那五千兩的賞金，那麼，在下給你就是了，何必非要制在下於死地不可啊？」

他的劍法，氣勢如虹，銳不可當，使柳，凌二人漸感招架不住了。

魯老爺已看出柳，凌二人抵擋不住，忙道：「柳步風，你們再撐一撐，待我去把阿福找回來！」

他轉身拔步奔入樹林，一邊一找一邊喊道：「阿福！阿福！你在那裏呀？」

看樣子，他的確是個不諳武功的老爺，跑起路來跌跌撞撞的，虛虛飄飄的，似乎只要一陣風就可將他吹倒！

他邊跑邊叫，好像與娘失散的孩子，心慌意亂，跑幾步跌一交，然後爬起來再跑，跑了又跌……

也不知跑了多遠，忽然已跑出樹林，也就在這時候，他看到了阿福！

阿福正坐在地上發呆。

他一見大喜，奔上前大叫道：「阿福，你是怎麼了，坐在這裏發呆？」

阿福慢慢抬起頭來，說道：「老奴碰到了難題……」

魯老爺道：「什麼呀？」

阿福遞出一張白箋，道：「老爺你看，老奴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來。」

魯老爺接過白箋一看，不禁一楞道：「這是誰給你的？」

原來，白箋上有如下數個字：

悼亡

射四書一句

阿福道：「是明燈俠給老奴的，他說若能射中，便請老奴喝酒。」

魯老爺頓足道：「你上當啦！」

阿福道：「怎麼呢？」

魯老爺道：「他故意拿這謎題難住你，爲的是好去攻擊柳凌二人，你怎麼這樣傻！」

阿福脹紅了臉道：「可是，大家都說老奴沒學問，老奴實在不服氣……」

魯老爺又氣又好笑道：「你管他們去說，你沒有學問，我有就行了呀！」

阿福搖頭道：「不，老奴一定要讓所有的武林同道知道，我阿福不但武功出衆，而且學問也不低！」

魯老爺伸手拉住他，說道：「少發神經，柳凌二人，命在且夕了，你快去救他們吧！」

阿福却賴在地上不肯起來，很堅決地道：「別忙，等老奴猜出了這個謎題，再去救人不遲！」

魯老爺湊近他耳邊，低聲道：「我告訴你好了——悼亡要射四書一句，應是『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阿福一聽大喜，也低聲道：「等下見到明燈俠，老爺可不要告訴他說這道謎題是你替老奴射中的啊！」

魯老爺點頭道：「當然！」

阿福立時一躍而起，如鳥冲空，一下掠上樹林，再一幌身卽失去踪影。

轉眼工夫，他已趕回到草屋外面，與冲冲的大叫道：「明燈俠！告訴你，我想出來了，謎底是『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對不對？」

草屋中，打鬥之聲，突然沒有了。

阿福跑入草屋一看，只見柳步風和凌天鳳二人，正倚在壁下喘氣，而明燈俠已不知去向，不由地一呆問道：「咦，他那裏去了？」

柳步風一指屋後道：「聽到你的聲音，他就往屋後跑啦！」

阿福大爲不滿，拔步便向屋後追去，大叫道：「明燈俠！你敢跑？你不請我吃酒，我絕不饒你！」

草屋有個後門，他像一陣風般的衝出後門，最後一句「我絕不饒你」發出時，人似已在十幾丈外！

柳，凌二人沒有跟着追去，因爲兩人被明燈俠一場猛攻之下，雖未受傷，但均有精疲力竭之感，已無餘力追敵了。

凌天鳳喘着氣道：「柳步風，他剛才在說些什麼？」

柳步風道：「不知道，好像是『非夫人……』什麼的。」

凌天鳳道：「他又說要明燈俠請他喝酒，眞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柳步風道：「魯老爺這個僕人確實有些古怪，有時看來很精明，有時却傻楞楞的。」

凌天鳳道：「還有魯老爺這個人也很古怪，剛才他看見咱們險象環生，竟不肯出手相助。」

柳步風道：「可不是，他一直說他不懂武功，我實在有些不相信。」

凌天鳳舉手理理散髮，嘆了口氣道：「咱們弄不淸的事情可眞多，譬如這個明燈俠，我實在想不通他爲什麼要殺死咱們兩人？」

柳步風苦笑道：「總是有原因的，也許他認爲咱們是兇暴之徒……」

凌天鳳道：「但他總該問一問啊，如果他光聽一面之詞，便要殺死咱們，他也算不得是個『明燈俠』了！」

柳步風正要再說，忽聽屋外樹林中有聲響傳過來，乃轉目望向屋外，道：「是不是魯老爺回來了？」

話落，果見魯老爺已跑回到門口。

他氣喘如牛的跑入屋中，看見柳，凌二人無恙，大大透了口氣道：「他呢？」

柳步風道：「逃去了。」

魯老爺又急問道：「阿福呢？」

柳步風道：「追上去了。」

魯老爺疲倦的坐下來，道：「那老糊塗，差點誤了大事！」

柳步風道：「你老說的是阿福嗎？」

魯老爺道：「是呀！他上了明燈俠的當，要不是我去找他，他不知要在那地方呆坐多久呢！」

柳步風道：「怎麼回事？」

魯老爺便將經過說了出來，最後苦笑道：「這是他的弱點，他雖然跟我學了幾個字，其實肚子裏全無墨水，但是他却頂愛猜謎，若有人給他一個謎題，他就廢寢忘餐，不把它猜出絕不罷休！」

柳步風微笑說道：「這倒是好學不倦啊！」

魯老爺道：「什麼好學不倦，附庸風雅罷了！」

凌天鳳道：「魯老爺，我能否請敎你老一個問題？」

魯老爺頷首道：「可以，妳說吧。」

凌天鳳道：「你老是當眞不會武功，抑是故意深藏不露？」

魯老爺笑道：「當眞不會呀！」

凌天鳳道：「既然不會，何以在武林中有如此大的名氣？」

魯老爺道：「主以僕爲貴嘛！」

凌天鳳道：「你老若眞不會武功，貴僕阿福怎肯聽你指揮？」

魯老爺道：「因他沒有我不行呀！」

凌天鳳道：「怎麼說？」

魯老爺道：「我剛才說過了，他胸無點墨，可說是個土裏土氣的老頭子，人情世故，酬酢應對什麼都不懂，人家一句話就可把他騙得團團轉，因此他必須有我這個人來配合他指導他才行，換言之，我們主僕是一文一武，是二而一的搭檔。」

凌天鳳道：「但武林中人爲何只提你老而不知有他呢？」

魯老爺道：「因爲大家都知道他除了武功高強之外，別的什麼都不懂，他等於是我手上的一具傀儡，我要他怎樣他就怎樣，因而大家只重視我而不重視他。」

凌天鳳道：「反過來說，如果他離開了你老……」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長嘯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懷冰福緣深厚，得到天一眞人飛刀召示，諭立為天一道統傳人，尉遲兄妹眞誠恭賀，岳懷冰私心也喜不自勝，在拜謁過天一眞人遺像後，尉遲鵬從他妹妹眼光中察覺到他妹妹對岳懷冰已生情愫，他俟尉遲青幽離去後，立向岳懷冰取笑，驀地，自緬懷自身，不禁感觸良深地拉着岳懷冰到蓮亭傾訴心聲，就在此際，突見一道紅光自後山飛往前山，蒼鬟奴追之不及，返回向尉遲青幽報告，摘星堡上空沒有厲害禁制，他險陷陣中，尉遲青幽怒說摘星堡不遵守定規，她可不信有什了不起的人能困住她——

初傳正統道　驟遭魔難劫

蒼鬟奴知道這位小姐的脾氣，一個惹翻了她，天都擋不住！

他生怕尉遲青幽中伏吃虧，趕忙道：「小姐犯不着親自出馬，待得今夜老奴跑上一趟，查明了一切，然後再報告小姐知道！」

尉遲青幽想了一下，點頭說道：「也好！」

她眼光一掠岳懷冰道：「現在敵人居然敢胆深入後山，我們不能不防——我想二哥沒有事時，最好暫時不要步出冷香閣，以免為敵所乘！」

岳懷冰點點頭道：「我這就回去！」

尉遲青幽笑道：「我送二哥回去！」

說時杏眼向着尉遲鵬瞟了一眼，尉遲鵬正在跟她鬥氣，自不願與她一路，只得站住不動！

尉遲青幽遂即移步前行！

岳懷冰看了尉遲鵬一眼，道：「鵬兄一塊來吧！」

尉遲鵬搖搖頭道：「我不去——」

他上前一步，小聲叮囑岳懷冰道：「……剛才說的話可別告訴她……」

岳懷冰點點頭，尉遲鵬道：「我一半天再來找你！」

說完轉身自去！

岳懷冰向蒼鬟奴點頭暫別，連忙追上了尉遲青幽，後者正自站在一棵雪松的腳下——

人是出色的美，樹又是那麼的秀！

岳懷冰不知道她何以要親送自己轉回，心裏着實費解，原以為他們兄妹鬥氣，莫非是拿自己來洩氣，那可就慘了。

心裏這麼想着，少不了打量了尉遲青幽幾眼。

尉遲青幽見他走近，才又轉身前行。

二人併排步行！

「我哥哥在背後都編排我什麼來着？」她一面走一面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腳尖！

「沒……說什麼！」

「沒有？」她站住腳步。

尉遲青幽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直望着他，岳懷冰窘笑了一下，顯得不大自然！

二人繼續向前面走！

尉遲青幽一笑道：「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是不是很兇？」

「青妹玉潔冰清——人品武功都令我佩服之至！」

他低下頭笑了笑，眼波兒向着他瞟了一眼：「你真會說話，幹嗎把我形容得這麼好！」

岳懷冰吶吶地說道：「我說的全是眞的……！」

他好像只會說這麼一句。

尉遲青幽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從今天起，我要親自傳授你本門心法，我可不像哥哥那樣，我先告訴你，我很嚴！到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說時已來到「冷香閣」前，她率先步入。

岳懷冰跟進去！

尉遲青幽道：「我剛才見你由八角蓮亭裏縱出來的勢子，證明你已經可以練習『伏氣』的功夫，因此我想提前傳導你劍術入門的口訣！」

說時手指向着吊在空中的那口長劍指了一下，卽聞得「嗆！」的一聲，那口長劍自行由鞘內跳出數寸。

一股冷森森的劍氣，頓時充斥室內！

尉遲青幽道：「這口劍還是我曾祖父玉洞眞人留下來的，劍名『聚螢』，和我爺爺留給我的那口『鑄雪』劍，乃是雌雄一雙，在目前所知七十九口前古仙劍之中，名列十九，極為珍貴，本來是留給我哥哥用的，後來發覺劍氣與我哥哥體質不合，才把它懸在這裏，用為鎮閣之寶！現在你來了，正好合用！只是在劍術未成之前，暫時不能佩帶以免遭人覬覦！」

岳懷冰微笑道：「我想這類前古仙劍，不是隨便何人都可以佔為己有的，還不知我有這個緣份沒有！」

尉遲青幽點頭道：「你說的不錯，現在就看你有這個福氣沒有了！」

說完暗誦口訣，纖手向着側身又指了一下，奇光刺目，寶劍已脫匣飛出。

藍汪汪，白顫顫，冷森森的劍身，足有三尺長短，剎時間，全室大放光明。

這口出鞘的「聚螢」仙劍，一經脫鞘，就空一旋，銀蛇般的直向窗外飛出——

尉遲青幽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右手拿捏着劍訣，向外一指，清叱一聲，喝道：「嗟！」

那口劍原已脫窗飛出，倏地一個急轉，又向室內飛回，剎時間如飛虹暴漲，銀河倒捲，在一片風雷聲中，直向尉遲青幽身上直飛猛刺了過去！

尉遲青幽纖指指處，自其指尖上矯龍般的發出一道白光，迎着來犯的劍身只一繞，已糾纏一處！

岳懷冰心正希罕，却見尉遲青幽所發出的劍光，如同一條巨蟒般的已纏在了「聚螢劍」所發射的白光之上，雙方一糾一掙，「嗆啷！」脆響聲中，那口「聚螢」劍已墜落在地。

隨着尉遲青幽纖手招處，前後劍光已

幻為一口銀光刺目的長劍，攢握其掌心之內！

岳懷冰一打量落地的那口「聚螢劍」，和尉遲青幽手中所握長劍，外表樣式上幾乎一般無二，唯一的差別只是那口「聚螢劍」光色白中透藍，而尉遲青幽手中的「鑄雪」劍却是光彩純白而已！

先時岳懷冰並未見尉遲青幽佩有寶劍，此刻見狀才知劍術之奧妙端的變幻無方，所謂「收之藏芥子，放之瀰六合」，果然所傳非虛！

他眼見尉遲青幽小小年紀，竟然有此神妙功力，自己昂藏七尺之軀，如今尚未能得窺門徑。

一念之間，乃使他昇起無比的向上的雄心！

這時尉遲青幽把手中長劍歸入劍鞘之內，再看落地的那口「聚螢劍」長劍，儘管墜落在地，亦顯得頗不安寧，劍尖上奇光伸吐，如出水之魚，在地面上跳躍潑刺不已！

尉遲青幽笑向岳懷冰道：「這口劍好烈的性子，不過，總算被我禁法所制，二哥你請盤膝坐定，讓我試一試劍身氣質與你是否相配！」

岳懷冰聞言應了一聲，乃在蒲團上盤膝坐好！

他這裏方自調息初定！却見地面上長劍在尉遲青幽仙法催使之下，倏地潑刺躍起——

岳懷冰此刻雙目原已下垂，乍見奇光，不由心中一驚——

是時耳邊却傳來尉遲青幽柔若蚊鳴的聲音道：「二哥不必害怕，只管定下心來……此劍將在我運施之下，貫入你全身百穴，二哥如覺出全身發冷，那是劍身本身之氣，可以無慮，如果感到身上發熱，就要趕忙張開眼睛，我自會處理！」

岳懷冰點頭示意，表示聽見了。

在「百松坪」三年靜居，苦練刀功時，他早已築下了內功根底，尤其在靜坐方面極見功力，可以瞬息之間，排除雜念，引發丹田之氣機，行貫全身。

他這裏方自凝神瞬息，尉遲青幽已施展仙法，素手一招，地上長劍已平空躍起，托手掌上！

只見她櫻唇半啓，向着劍身上輕呵了一口！

刹時，那口看來長有三尺的劍身，一陣暴縮，變為尺許長短！

尉遲青幽再呵一口，同時另一隻左手，向着劍身上拍了一下——

銀光流爍間，那口劍再次收縮！

不過是眨眼的工夫，已收為半尺不到，看來只約有三四寸長短的一口晶瑩的小劍！

只是劍身雖然變小了，光華却絲毫未減，反倒更似強了數倍，映得滿室閃電般的奇光奪目！

尉遲青幽一面控制着手中小劍，一雙眸子却注意着蒲團上的岳懷冰，發覺到岳懷冰已經入定。

他出息均勻，儼然老僧入定！

尉遲青幽心中暗自讚許不已，深深覺得，爺爺神機妙算，選擇得這個傳人，果然不差！

老實說，尉遲青幽還不會很仔細的看過他——

此刻對面迎着，只覺得其人眉長而秀，目俊而清，寬額豐準，五官之間配合得那般適度，朗朗然一股男子氣概，却又非「美男子」三字所能囊括。

她雖幼受家風薰陶，一心向道，但是到底女孩兒家，又當青春之時，那有不動情之理！

況且岳懷冰又是本門衣鉢傳人，尉遲眞人飛昇前碧簡金批中明文交待，此一人正是自己未來夫婿……

儘管是她曾私下裏許過願，願為終身不嫁女兒之身！將以女貞成道，立為本門後世楷模！

可是無疑的，眼前這個岳懷冰，已經使她心動了。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她對他存下了罕有的好感，雖然她一直的運用她的智慧，去否定這項事實存在的感情！

就像這一刹間！

在她目睹着面前人時，她那原本靜止無波的心海裏，竟然泛起了一片波瀾，雖然不過是那麼輕輕的一揚，却使得她面紅心驚！

她微微閉了一下眼睛，第二次重新定下心來，心中默念本門馭劍心法，將掌中短劍化為手指粗細，長有尺許長短的一道白光！

那道白光在她心法駕馭之下，緩緩離掌而起，向着岳懷冰面前飛去！

岳懷冰顯然已經入定！

這道劍光緩緩飛向岳懷冰面前停住不動，劍身開始時起了一陣輕微顫抖，象徵着馭劍人內心的不安情操，可是不久，劍身遂即趨於平穩，緩緩向着岳懷冰臉上飛迎！

隨着岳懷冰的出息，這道劍光靈巧得像是一條蛇，倏地直向岳懷冰鼻中鑽了進去！

岳懷冰頓時覺出身上一陣發涼！

那口「聚螢劍」，是由岳懷冰左面鼻孔進入的，可是瞬息間却由右面鼻孔鑽了出來。

倏地又由岳懷冰左面眼睛裏鑽入，遂即又由右鑽出，緊跟着又入左耳，右耳，最後才由岳懷冰嘴內緩緩游出！

總共不過半盞茶的時間！

那口聚螢劍一經出口，尉遲青幽遂即向着垂吊在空中的劍鞘指了一下。

劍光倏地暴張，白光刺目間，嗆啷一聲，已然歸入劍鞘之內！

尉遲青幽至此才鬆下一口氣，笑道：「好了，你可以起來了！」

岳懷冰睜開眼睛，站起來說道：「好了！」

尉遲青幽道：「爺爺眼光眞不差，想不到二哥你的元氣這麼深厚，竟能忍得住劍上奇寒之氣，眞是不容易！」

岳懷冰道：「青妹過獎，其實再要拖上些時候，只怕我也是挺受不住！」

尉遲青幽道：「這樣已經是不容易了，我當初第一次試劍時，還不如你呢！這麼看起來，這口『聚螢劍』和你體質甚是相合，你大可安心留下來了！」

岳懷冰却是受之有愧的道：「這口劍

原應為鵬兄所有，我實在不便佔有，就算我暫時向鵬兄借用吧！」

尉遲青幽心中暗自稱許不已！

只是她表面上並不顯出來！

她已由祖父碧簡金批以及眞靈顯示中，得到了一些先機，得知岳懷冰今後乃是「天一門」未來光大門戶之人。往後發展，大是不可限量！由祖父暗示中，似乎岳懷冰今後更有奇妙之仙緣遇合，此刻却是難以臆測透澈，此人生性至厚，倒不必勉強他接受，說不定，今後尚有遇合也未可知！

畧一思索，尉遲青幽卽點頭道：「我知道二哥你的心意，其實你今日身份，已是我們『天一門』弟子，凡事不必客套，否則可就有見外之嫌，你說是不是？」

岳懷冰道：「青妹說的不錯——但是這樣珍貴之物，我却是不便無故接受！」

尉遲青幽笑嘆一聲，道：「好吧！只要這口劍一旦與你性靈相接，那時你想不要也是不能了！」

岳懷冰怔了一下道：「怎麼個『性靈相接』？」

尉遲青幽笑道：「我現在就告訴你，你也是不知道，不過，反正我絕不強迫你要這口劍也就是了！」

說罷，她走到懸吊長劍前的蒲團處坐好。

岳懷冰知道她將要傳授自己「天一門」正統劍術，心內既驚且喜，遂卽跟將過去。

尉遲青幽回眸含笑道：「我們『天一門』最注重的是『百日築基』之術，換句話說，你接受了我的劍術口訣之後，在開始的一百天之內，最為重要，你務必要摒棄一切雜念！要下上一百天的苦功，才能夠紮下根基，下一步，才談得上演習出手之法！」

岳懷冰在她對面坐下來，道：「青妹只管傳授，我必盡力克復萬難就是！」

尉遲青幽點點頭道：「你須要記住一切幻像皆因心魔所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兩句話也就是這個意思，這百日之內，對你固是重要，就是對於我們『天一門』未來盛衰，也關係非淺！」

說到這裏，輕嘆一聲又道：「可惜我爹爹不在，否則他老人家對於本門入門築基之術，講解得最為詳盡，如果由他老人家來傳授你這入門功夫，那是再恰當也不過了！」

岳懷冰道：「尉遲伯父現在那裏？」

尉遲青幽眼睛微微一紅，輕嘆一聲，道：「我爹爹自知塵刼未了！已遵從我爺爺臨去之前在碧簡金批上的示意，已於五年之前，自行兵解，所煉元嬰已遵從爺爺指示，投向南方九華山下，一楊姓的人家了！」

岳懷冰一驚道：「既然如此，就該將令尊今世之身接來才是！」

尉遲青幽苦笑道：「這一點我和哥哥早已想到過了，只是爺爺金批內囑咐說，千萬不可如此……我爹爹須待今世善終之後，來生方能重歸我們天一門下，這就是道家所說的三世之緣了！」

岳懷冰聽得似解不解，一時却也不知從何問起！

他忽然想起一個埋在心裏甚久的疑團，當下忍不住問道：「令堂大人現在那裏？怎麼從不曾聽青妹妳談起過？」

尉遲青幽臉色微微一變，想是事出突然，一時不知何以作答模樣。

岳懷冰見狀心內頓生後悔，暗悔自己多此一問。

尉遲青幽却已苦笑道：「我娘的命更苦……只因當她老人家向道之心不專……害了自己，也拖累了我爹爹——唉……」

說到這裏輕嘆一聲，一汪淚水在眸子裏打着轉兒，差一點奪眶而出！

岳懷冰心內雖更增疑團，見此情景却不便再為細問！

尉遲青幽苦笑了笑道：「這件事對外人實不便提起，只是對二哥却沒有隱瞞的必要！」

岳懷冰道：「既然是傷心之事，青妹不說也罷！」

尉遲青幽一汪淚水終於滾落下來。

誠然如岳懷冰所言，乃是一件傷心之事，但是一經提及，却又情不自已，如梗骨在喉，非經吐出不是為快了。

尉遲青幽伸出一根手指，把垂在臉上的淚水抹了一下，她那張娟秀的臉上帶出了一種前所未見的冷酷與悲痛，她緊緊的咬着自己的下唇。

沉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她忽然面現慘笑道：「我娘在入門第三年時，就因犯了天一門的門規，被我爺爺逐出山門，後來雖三次重返，均因一再觸犯門規……最後我爹爹一想之下，乃與她交起手來——」

尉遲青幽發出了一聲悠長的嘆息之聲，又道：「——我爹爹就是在我娘飛劍之下喪生的——」

「啊——」

岳懷冰聽到這裏，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嘆！

尉遲青幽咬了一下牙齒，顯得很痛心的樣子——

停了一會兒，她才又接下去道：「當時如果不是我爺爺事先預知我爹爹有此一刼，及時顯神，搶救了我爹爹的元神，只怕……」

岳懷冰苦笑了一下，不便再問！

尉遲青幽黯然神傷的道：「那是我生平所見最驚心動魄的一次……我記得很清楚，我爹爹是第一次顯現眞身，他老人家似乎早已算出了爺爺該有此兵解之難，是以對我母親並未曾加以報復……」

「他老人家眞是太仁厚了！」

她仰起臉回憶着道：「那一年我十五歲，我哥哥已經二十一歲了，還有蒼鬚奴……我們都嚇得呆了！我爺爺以一隻白脂玉瓶引渡了我爹的元神，却令我娘把飛劍以及本門的兩卷心經留下，留下了丹龍鐵卷，昭告後人，永世不得再收容我娘返回師門……

「從此以後！我娘也就沒有再回來過了！」

岳懷冰不禁為之驚心，道：「這麼說令堂尚在人世了？」

尉遲青幽微微點了點頭，秀美的臉上，帶出了一番凄涼道：「——我母親人長得出色的美，而我爹爹却並不英俊，生性

忠厚，平日既少言語，只知向道而少交遊，是以我娘常有煩言，婚姻很不相稱！只是怎麼也沒想到，我娘竟然忍心向我爹爹下此毒手——眞正是太不應該了！」

「唉——」岳懷冰聽到這裏，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長嘆！想不到仙道之家，亦有此不幸之事！

「自從這件事後，我與哥哥相約，今生今世再也不認我娘這個人，而且絕不容她重返家門！」

「我想，令堂大人自己也不會再回來了！」

「這也很難說！」

「怎麼……？」

「我娘這個人你是不知道——」她無限憂怨的道：「她的確是天性凌厲，她的那一口劍——也就是我現在所用的這一口『鑄雪』仙劍，還有那兩本被追回的『天一心經』，都是她愛欲性命之物，她絕不甘心就此喪失——」

岳懷冰一驚道：「這麼說，她還會回來？」

「哼——」尉遲青幽冷冷一笑道：「我爺爺臨去之時，在本山所留下的『子午兩極光陣』，也就是怕她再回來向我兄妹糾纏，才設下來的！」

「另外！」她憤憤的道：「我爺爺還傳授了蒼鬚奴一些專制我娘的口訣，『聽雷閣』石壁靈像的那口玉匣飛刀，更是我娘懼怕之物，有了這三種顧慮，所以五年來我母親不曾再上門生事……只是……我深深知道，我母親爲人極爲自傲——」

她咬了一下牙齒，苦笑道：「——這一點倒像我一樣的，什麼事都絕不服輸，她不會甘心的！」

岳懷冰愁然道：「令堂目前下落，青妹妳可知道？」

尉遲青幽緩緩點了一下頭！

她臉上重新帶起了一片愁容！

「蒼鬚奴年前離山一次，查知了一切，我娘目前已改拜大荒山的紫面神君爲師——紫面神君對她十分寵愛，也傳授了她一身厲害魔法——」

她苦笑着又道：「這件事，蒼鬚奴一直瞞着我們兄妹，直到今天早晨，才告訴我……」

她忽然淚如泉湧，緊緊咬着一咀牙齒道：「我恨她——恨她……恨我自己，爲什麼我會有這個娘？爲什麼……？」

她用力的垂下頭，滿頭秀髮雲般的披散了下來！

秀髮掩披下的嬌軀，那麼劇烈的顫抖着！

她是那麼深沉，悲痛的飲泣着。

淚水一滴滴的流落下來，滾落在她藕色的紅裙上，一粒粒像珍珠般的圓滿而有光澤。

岳懷冰第一次看見過這般要强的女孩子，只由她眼前的沉痛表情裏，可以猜想出她對母親的所作所爲恨惡到如何程度！

這是一件何等不幸的事情……

親生骨肉之間的仇恨，該是人生不幸事件中之最不幸！

他雖然不是這一不幸事件的關係人，可是當他耳聞得這一段經過之後，內心之沉痛，已有身歷其境之深刻感受。

目睹着她這般的傷心，他竟然不知道如何去安慰青妹，去阻止她的悲泣！

他只是呆呆的看着她，聆聽着她會自內心深處，嗚咽如流泉的沉痛泣聲——

所幸那只是短暫的一刻！

尉遲青幽在一陣痛澈心肺的傷心之後，很快的恢復了理智！

當泣聲逐漸停止時候，她由身側摸出了絹帕，緩緩的揩着臉上的淚痕。

然後她猛然抬起頭來，垂下的長髮，像是一蓬烏雲般的甩向肩後。

她的臉仍是那般清艷。

前後不過只是一剎間，你却在她臉上再找不出一絲傷心的淚痕。

那張原本傷心蒼白的臉上，甚至於換上了笑容——這般的克制功夫，一般人萬萬難以做到。

「好了！」她說：「只顧着談我娘，竟然忘了正經事，二哥，我們開始吧！」

岳懷冰道：「青妹心情不好，明天再開始吧！」

尉遲青幽道：「不！今天就開始！」

她微微一笑，露出白潔整齊的兩排玉齒，較諸先前之悲慟，簡直判若二人。

看着岳懷冰，她說道：「二哥天質根骨均屬極上，按說我那裏配教你什麼，若按照爺爺碧簡金批所示，二哥今後將有大成，成就不知要高出我多少，我現在所教你的只是本門正統的入門築基與例行起步功夫！」

岳懷冰感激的道：「青妹如此厚愛，我眞不知怎麼報答才好！」

「你——」她的臉微微一紅，淺淺一笑道：「留在心裏就是了！」

岳懷冰面對佳人，只覺得她，風華蓋世，舉止若仙，一顰一笑，一泣一訴，無不美到極點。

岳懷冰絕非好色之人，然而初見此女開始，即不自覺的種下了情根，此後每見一面，種情愈深，不知不覺間乃爲心中塊壘。

此刻，二人對面而坐，近觀其笑，細聽其訴，明眸皓齒，吹氣若蘭，低泣時，柔腸寸斷，笑語時，軟語盡溫，岳懷冰既非石人，怎地不爲之動心？

他雖極力克制，奈何心由意轉，顧盼而已生魔相。

尉遲青幽雖由爺爺碧簡金批中悉知自己與對方之一段情緣，在所難免，然而她自幼向道，定力極强，二十年來心如止水，自從遇見岳懷冰後，雖說日日幾番觸發情懷，皆爲其智力所克復，較諸岳懷冰之强行制止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她這裏將「天一門」正統入門道法一一細訴，傳授給岳懷冰，反覆細訴，一一叮嚀。

足足有半個時辰，才講解完畢。

岳懷冰智力質禀，均屬上乘，既是心上人親口教授，那能不打點精神，愼思謹記。

尉遲青幽還不放心，又讓他背誦一遍，竟是與自己所說一字不差，非但如此，竟能舉一反三，領悟極深！心裏大是高興，一時讚不絕口，不覺對岳懷冰在內心撤了蕃籬，一時言笑無拘，促膝細談了許多閑話。

看看天色將晚，二人又再談個不休。

忽然壁間銀鈴聲响，尉遲青幽霍然而驚。

「呀——」她忽地跳起來道：「都這麼晚了！」

邊說忙自步下蒲團。

却見蒼鬚奴遠遠現身閣外，道：「岳少主的晚飯備好了，請示在那裏受用？」

岳懷冰看向尉遲青幽！

尉遲青幽本是極爲爽快之人，此刻竟然面現紅潮，她畧似羞澀的眼光，看了蒼鬚奴一眼，遂說道：「隨便那裏，都是一樣，……」

蒼鬚奴一雙光華灼灼的眸子，先是在尉遲青幽臉上一轉，遂即看向岳懷冰，頓時面現愁容。

他趨前一步道：「小姐今日錯過了『酉』時罡風浸體的功課了！」

尉遲青幽微微一怔，畧畧含笑道：「說的是——我只顧傳授二哥入門道法劍術，竟把自己的功課忘了！」

蒼鬚奴欠身道：「原來如此，岳少主的功課更重要——只是……」話說一半，却又吞住。

尉遲青幽秀眉輕顰，說道：「只是什麼？」

蒼鬚奴窘笑道：「老奴奉小姐口諭，近日來不敢疏忽職守，尤其是岳少主下榻之冷香閣，更是不敢疏忽……」

尉遲青幽道：「怎麼樣？莫非又發生了什麼事情麼？」

蒼鬚奴道：「沒有沒有，小姐妳錯會老奴的意了。」

尉遲青幽嗔道：「你今天是怎麼了，有什麼話，儘管直說就是，幹什麼吞吞吐吐。」

蒼鬚奴欠身道：「是——」

「說！」

「是！」蒼鬚奴低下頭道：「小姐與岳少主是『未』時初進閣的……」

尉遲青幽臉上一紅，微慍道：「怎麼樣？」

「這……咳……」蒼鬚奴搓着兩隻手，一副窘迫模樣道：「老奴原想傳授岳少主道法，最多……不會超過一個時辰……却想不到……想不到……」

「你不要再說了！」

「是——」

蒼鬚奴立刻住口，並且後退了一步。

尉遲青幽臉上先是一陣發紅，瞄了一旁的岳懷冰一眼，後者亦是滿臉尷尬的表情。

「哼——」尉遲青幽輕哼了一聲，臉色轉爲蒼白。

「蒼鬚奴！」她冷笑着道：「那麼，我請問你，你以爲我與岳二哥又在做什麼呢？」

說這些話時，她的臉色不覺由蒼白轉爲鐵青！

蒼鬚奴一時大爲驚恐，頻頻後退着，一顆大頭垂下來，不敢抬起。

「老奴知罪了……小姐萬請不罪。」

「你知罪了？哼——」尉遲青幽向前逼近了一步，顫聲道：「蒼鬚奴，你竟敢出言無狀……啊……」

蒼鬚奴雙膝一屈，跪下來道：「小姐……老奴是愛之深，責之切……」

他淚下如雨的道：「老奴侍奉天一門三代，眼看着小姐出生……請恕老奴恃老賣老之罪，天一門刼難頻頻，老奴深恐小姐……岳少主再蹈前車之鑑……是以……斗胆……」

「住口！」

尉遲青幽厲叱一聲，隨地上前一步，猛然伸出手，待向蒼鬚奴臉上打去——

掌下一半，她忽然又止住了。

「你……你簡直氣死我了……」她用力的踏了一下脚，悲忿的道：「這些話還要你來教我？你……要不看在你在我們家侍奉三代的份上，就憑你這些話，我絕不饒你。」

說罷彩袖一揮，人已縱身而出，起落間，人跡已沓。

蒼鬚奴無限驚惶的站起來道：「小姐……小姐……」

他忽然轉過身來，向着岳懷冰撲地跪倒，痛聲大哭道：「岳少主，請恕老奴失言之罪……老奴是有口無心，少主萬請海涵。」

岳懷冰不禁呆了一呆，上前用力摻起了他。

「岳少主……你莫非不怪罪老奴失言之罪麼？」

岳懷冰苦笑道：「我體會得出前輩你的一番用心，正如你所說的，愛之深，責之切……」

「老奴是爲着少主與小姐着想，才至口不……擇言。」

岳懷冰連連點頭道：「你沒有錯，你沒有錯……」

他只是嘆息了一聲，在一張青玉石凳上坐下來。

蒼鬚奴趨前道：「岳少主你的飯食好了，容老奴這就去拿。」

岳懷冰一笑道：「這個不忙，蒼鬚前輩你請坐下，我還有話問你。」

蒼鬚奴道：「老奴不敢，少主有話只管說就是。」

岳懷冰頓了頓，才柔聲說道：「我剛才與青妹偶而談及了一些事情，我還不大瞭解……」

「少主與小姐談些什麼？」

「是關於青妹令堂大人之事……」

蒼鬚奴登時面色一變，顯得沉重的樣子。

「青幽小姐與少主說了些什麼？」

岳懷冰道：「說得不多，是以向前輩請教。」

蒼鬚奴嘆息一聲，道：「我那主母是個性倔强，凡事任性，人是出色的美，但華而不實，行爲過於放浪……以至於才會發生日後之事。」

「你是說那一件事？」

「是——」蒼鬚奴嘆道：「當然是主母殺害先主之事，莫非小姐沒有告訴少主人知道？」

「不！她告訴我了。」

「那麼少主當知，主母是如何對先主無情之事了。」

「知道一些。」

「少主也知道，主母引誘先主同門師弟共爲姦情之事了？」

岳懷冰一怔道：「這個倒還不知。」

蒼鬚奴怔了一下，嘆道：「那麼，老奴顯然又失言了。」

岳懷冰道：「我既身爲天一門正統弟子，這些事似乎不該不知，前輩如果認爲無必要告訴我的話，大可不言，我也就不再多問。」

蒼鬚奴伸手在大頭上亂搔了一陣，終於長嘆一聲，道：「少主說得對——這些事雖不光彩，但是少主卻不能不知。」

「那麼請直言不諱。」

「是——」蒼鬚奴長嘆一聲，道：「主母姓葛名少華，人稱『美芙蓉』，出身浙江餘姚世家，原是書香官宦之後，爲人聰明伶俐，天質過人，少女時即有江南第一美人之稱。」

說到這裏搖頭一嘆，又道：「少主今日看見我家小姐，也就等於看見了我家主母。」

「這話怎麼說？」

「因爲她母女形貌，簡直一般無二，太相像了。」

「哦——」岳懷冰接着發出一聲嘆息，想到了如此絕色的一個美女，竟然會自甘下流至此，造物者弄人一至於此，實在是太殘酷了。

蒼鬚奴接道：「偏偏先主人貌不驚人，主母所以自甘下嫁先主，主要是看上了『天一門』的正統道法，希冀若以此攀結，得登彼岸。」

岳懷冰道：「用心雖險，倒也可憫，人往高處走，水向低下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貴主母捨身嫁作不愛之人，果眞一心向上，倒也値得同情。」

「少主人所說甚是，只是……咳！」

蒼鬚奴碍難出口的道：「……只是主母葛氏生性淫……蕩，下嫁先主人不到一年，卽因勾引先主同門師弟李天心事發，而被尉遲眞人一怒而逐出門外。

「——李天心引恨自刎，事隔半年，先主人終因愛戀主母姿色過深，哭求眞人應允，二度將葛氏接上山來。唉……這頭一次就錯了。」

岳懷冰苦笑了一下，未曾說話。

然而他內心卻同情到尉遲青幽之父的悲哀，試想如此絕色的妻子，如何割捨得下？討情接回，原在情理之中，只是卻有失武林男子氣概，話可又說回來了，設非當事之人，那一個又能體會到那種當事者的苦衷情懷！

是以他苦笑不答。

蒼鬚奴道：「葛氏轉回，表面上與先主合好如初，其實，閨房中時起勃豁……只是先主爲息事寧人，又因深愛葛氏過甚，是以，一忍再忍，終於釀成了日後之大禍。」

岳懷冰記得尉遲青幽說過她母親曾二度放逐，但是蒼鬚奴既未談及，顯然是羞於啓齒，他心裏知道，也就不再多問。

他把眼前一段撇過不問，遂點頭道：「這件事方才青妹已談過了，我只想知道葛氏今日情形，聽說你對她目前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可是？」

蒼鬚奴嘆息道：「不錯，老奴知之甚詳。」

「聽說她如今改投在大荒山『紫面神君』門下，可是？」

「她……那裏是投在『紫面神君』門下？……」蒼鬚奴面有恨色的道：「分明是下嫁那個老魔，爲第八房寵妾……眞正的……自甘……」

他想說「自甘下流」，終因當年有主僕之分，這「下流」二字碍難出口。

岳懷冰陡然一驚道：「這一點，尉遲兄妹可知道？」

「小姐只知一半，尉遲少主卻全然不知。」

「是……我明白你的苦心！」

他心知蒼鬚奴所以不告訴尉遲鵬，是因爲尉遲鵬個性急躁、衝動，只告訴尉遲青幽一半，乃是顧全小姐的顏面與自尊。

「你小姐知道多少？」

「她只知葛氏投奔『紫面神君』門下學習魔法，卻不知是嫁與『紫面神君』爲第八妾。」

岳懷冰輕嘆一聲，道：「紫面神君這人如何？」

蒼鬚奴道：「魔法高深，當世少有其四。」

「黑石公呢？」

「少主是說……？」

「我是說『黑石公』之魔法比之『紫面神君』如何？」

「這個……老奴難以臆測，黑石公誠然更爲可怕。」

「我知道了。」

「岳少主該進飯了。」

「不忙。」岳懷冰道：「蒼鬚前輩，以你猜測，葛氏下嫁與紫面老魔之後，是否將對我們『天一門』有所不利？」

「這個——」蒼鬚奴吟哦着道：「紫面神君與老主人同屬『青雲九老』，當年老主人因覺得『紫面神君』爲人險惡，心術不正，晚年卽與之疏遠，至於他們之間，是否有什麼過節，芥蒂，老奴可就不知道了。」

岳懷冰皺了一下眉道：「葛氏呢！」

蒼鬚奴道：「葛氏因爲老主人追回飛劍與本門兩本經册心有未甘，老奴推想，她是會索取的。」

岳懷冰笑道：「她能進來麼？」

「冷香閣後山一帶，四面皆有老主人與小姐所設的厲害禁制，要想闖入大非易事。」

「大非易事，只是不容易而已，並非不可能，是也不是？」

蒼鬚奴點頭道：「這個……老奴正是這個意思。」

「好！那麼我們假設葛氏來此尋仇，又假設她已衝破了四面禁制，那麼又將如何？尉遲兄妹終是她親生子女，焉能會對生母下手？那時又將如何？」

「那時老奴將不顧一切，阻止她侵犯本山？」

「你自信敵得過她麼？」

「這個——」蒼鬚奴畧一猶豫，遂卽肯定的道：「老奴承老主人親自傳授了幾種厲害手法，加以百年來修爲功力，諒那葛氏不是老奴對手！」

岳懷冰道：「那麼，如果紫面神君親自登門呢！」

「那……老奴只怕不是他的敵手！」

「你家小姐呢？」

「我家小姐劍術精湛，道法亦高，惟老魔數百年修爲，只怕小姐也不是他的對手！」

岳懷冰長嘆一聲，說道：「這麼說來，豈非大事不妙——蒼鬚前輩，我們宜事先有所準備，才不至臨事措手不及，你說可是？」

「唉！」蒼鬚奴嘆息一聲，說道：「少主，這幾日來，老奴日夜皆爲此事發愁，眞正不知如何是好？但只盼他們不會前來才好！」

「這件事，以我之見，已是刻不容緩了——」

「岳少主，你有甚麼打算？」

「承蒙尉遲眞人顯像眞身，屬意我爲天一門正統弟子，我雖然目前談不上道法功力，但是對本門，卻有責任維護！」

「少主所說極是，少主天質極品，日後必是我天一門承先啓後，大振聲威的人物！」

岳懷冰一笑道：「日後之事，誰也難以預料——」

他神色愼重的接道：「眼前之計，我以爲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我須加緊練習本門道法，另一方面，卻要充實本山的防務！」

「少主說得對，老奴正有此意！」

岳懷冰向前踱了一步，思索着道：「目下宇內同道，有成就者據你所知，有多少人？」

蒼鬚奴道：「除去『青雲九老』之外，當推『宇內十七奇』爲道中佼佼者！」

「這些高人與我們天一掌門昔日交情如何？」

「老主人爲人忠厚，飛昇前領袖羣倫，恩澤庇被，故而善緣廣結！」

「這就是了！」岳懷冰道：「必要時我們尚可登高一呼，廣發俠義帖，請各路道友主持公道！」

蒼鬚奴道：「少主所說固然有理，只是此刻因碍於道家四九天劫，不久將至，各路道友多兢兢業業以圖自免，只怕很少有能力兼管別人閒事，再說，對手又是九老中極難招惹的紫面神君，恐怕更將無人願意樹此大敵了！」

岳懷冰輕輕嘆息一聲，說道：「我知道了！」

蒼鬚奴道：「少主肚子餓了吧！」

岳懷冰一笑道：「是有點餓了！」

蒼鬚奴道：「老奴這就去取！」

「不必了！」岳懷冰道：「我與你一齊前往便了！」

蒼鬚奴道：「這樣也好，也許尉遲少主要一同用餐，這些菜，都是他點的！」

「那就更好了！」

二人遂卽步出閣外，只見殘陽一片，點綴西邊天際，在大羣鴉雀噪飛起處，耳邊隨地聞得隱隱雷鳴之聲。

卽見空際，瞬息間變爲赤紅之色，一時天地山樹……一切均幻爲多色異彩，大片火雲，呼嘯着有如萬馬奔騰般的自西北角落處簇擁飛馳而近。

一時烟霞隱隱，烈燄飛揚，熔雲滾霧，相隔百十里，已覺出熱力極熾，烤得人面膚生痛！

蒼鬚奴停足道：「火雲來了，岳少主少候，等其過後再走不遲！」

二人遂卽後退幾步，掩在一堵山石之後。

眼看着大片火雲自當空疾若奔雷駭電的劃空而過，彈指間，已擁向南面矗立的黑石峯上——

那前番岳懷冰所聞知異嘯之聲，再次由石峯之內傳出，乍聞之下，眞令人毛髮聳然！

岳懷冰道：「甚麼人發聲呼叫？」

「黑石公！」蒼鬚奴目注黑石峯上喃喃道：「這個老魔頭爲火雲烘烤……已有數十年之久，照說應該習慣忍受才是，想不到仍然天天呼叫不休！」

岳懷冰注目黑石峯上，只見那一片火雲，大約有畝許方圓大小，只是團團圍着石峯疾轉，烈燄滾滾，熔岩流金，那閃爍的赤光，耀得人眸子難睜，當眞是駭人已極！

二人站立之處，與峯頂相距如此之遠，已感覺出熱風撲面，灼灼迫人，試想峯內之黑石公身受之人何以忍受？這種懲罰，實在是太嚴厲了。

然而，再想及黑石公之爲人毒惡，所犯諸罪，卻又覺得這般懲處不爲過！

所倖這段時間並不太長，那片火雲，在疾轉百十轉後，呼嘯着掉頭復向來處飛回——

一來一去，勢若奔雷，瞬息之間，卽隱於極北山角之處！

二人由石後現身而出！

岳懷冰縱瞰火雲來去之處，但見山巔樹梢，皆是火紅之色，遠遠看去，直如置身楓林之上，惟獨此冷香閣方圓數里，依然翠谷白雲，想係受惠於山勢地形之故，另外當年之尉遲眞人必也設有禁制，防止火雲來去時之流燄奇熱攻勢！才使得此一福地萬古長春！

他早已不似來時的那般單純了。

月餘以來，耳濡目染所見無一不奇，所聽無一不駭，再加上他本身奇妙之邂逅遭遇，已使得他本身之人生觀上起了革命性的改變！

他已能適應眼前之環境，並且雄心萬丈！

二人來到「聽雷閣」時，只見尉遲鵬佇候閣外，見面卽向岳懷冰道：「我妹子跟你嘔氣了可是？」

岳懷冰正不知何以作答，蒼鬚奴卻搶前欠身道：「是老奴一時口無遮攔，言語開罪了小姐……老奴眞正罪該萬死！」

尉遲鵬一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我還當是岳二弟怎麼她了呢！」

蒼鬚奴惶恐的說道：「小姐，現在那裏？」

「誰知道！」尉遲鵬皺着眉毛道：「我好意邀她吃飯，卻碰了她個軟釘子，理也沒理我，一個人怒衝衝的就走了！」

岳懷冰不禁怔了一下！

尉遲鵬在他肩上一拍，笑道：「瞧瞧你——你放心，她本事大得很，跑到天邊也丟不了！走吧，我們吃飯去！」

二人步入閣內——

但只見膳室內玉桌上，陳列着四樣佳餚，俱用上好青瓷盤碟盛着。

一盤清炒雪筍，一盤油炆松雞，一盤醬爆生鱔，一盤雪素百葉，大花蓋碗裏，是整隻雪雞煨的湯！

其它小碟內，另有幾樣黃精，首烏，山芋等素齋，看上去無不色香味俱佳！

岳懷冰來山之後，久已不吃肉食，按說乍見美味，理應食指大動，無奈他心念尉遲青幽，顯得有些意興索然！

尉遲鵬讓他坐下之後，笑道：「這幾個菜，是靈珠特地爲你燒的，我是佔你的光！」

岳懷冰苦笑一聲，道：「這可更不敢當了！」

提起靈珠，使得他不禁想起了她與自己今晚約晤之事，心頭益加的沉重。

「你是怎麼了！」尉遲鵬看着他道：「有甚麼心事？」

岳懷冰忙笑道：「沒有，沒有，你不要瞎疑心！」

尉遲鵬由爺爺碧簡金批所留之偈語中，已知妹妹與他乃是三生愛侶，夙緣極深，見他如此，頗能同情他的心境，含笑不語！

岳懷冰忽然發覺蒼鬚奴不在附近，不由奇怪道：「咦——蒼鬚前輩呢？」

尉遲鵬喚了兩聲不見回答，說道：「管他呢！這麼大一個人，你還怕他丟了不成？」

方說到這裏，即見碎玉珠簾響處，靈珠身着羅衫短裙，手中托着一個白玉托盤自內步出！

托盤內盛着三隻高脚青玉盞，另有一隻仙鶴狀的綠玉酒壺，玉質晶瑩透澈，可以清楚的看見壺內盛着的碧色佳釀！

靈珠手托着玉盤，先向二人請了個安，遂即走過來把盤內酒杯置於二人座前。

尉遲鵬喜道：「怎麼，是『萬年青』麼？」

靈珠低眉道：「我爺爺說今天岳少主歸入天一門，是大喜的日子，所以特別命我到酒庫中取酒招待，這萬年青是小姐最愛喝的……所以取來——」

說到這裏那雙含有無限嫵媚的長長鳳眼微微一瞟，道：「咦——小姐不在？」

尉遲鵬道：「小姐出去了，你先給我們兩個人把酒斟上！」

靈珠應了一聲，雙手捧壺，先與尉遲鵬斟了一杯，又繞向岳懷冰座前輕呼了一聲「岳相公！」遂即爲他也斟了一杯！

她雙手持壺，却把一雙無限嫵媚，風騷入骨的眼睛睨向岳懷冰，道：「岳相公放心暢飲無妨，這酒是喝不醉的！」

岳懷冰自她一進來，就未曾注視向她，這時聽她這麼說，少不得說了聲道：「謝謝！」抬頭看她一眼！

二人目光乍一交接，岳懷冰頓時心頭一蕩，似覺出對方那雙眼睛裏，盪漾着一種說不出的嫵媚妖冶，似乎存心不良，意在挑逗自己——

有了前兩次的經驗，他對此女，實在存下了戒心，忙把眼光移向一邊，假作不見！

正好尉遲鵬舉杯勸飲，他就舉杯附合着輕嘗了一口！

那酒入口甘芳，清香透體，其質冰寒，如飲冰露端的非同凡俗，一時忍不住又喝了一大口！頓時遍體舒暢，齒頰留芳，由不住讚了一聲：「好酒！」

尉遲鵬笑道：「這萬年青聽說還是我曾祖父『玉洞眞人』在時，採集本山青梅與後山峯頂上的黑蜂所釀的蜜汁，共同釀製，製成以後，埋在冰雪極深的地方，足足有二十年才拿出來飲用！聽我父親說，爺爺又在酒內加有所製的百花釀，味道就更好了！當初我曾祖父一共釀製了十五罈，到現在，只剩下了兩三罈，所以才覺出了寶貴，輕易不再飲用！」

岳懷冰嘆息一聲，道：「怪不得味道這麼好——」

說時把杯中酒一飲而盡，靈珠走過來又爲他斟了一杯。

岳懷冰道：「既是這麼珍貴，一杯也就够了！」

靈珠笑道：「酒還多的是，今年青梅已熟，我爺爺那天還說，要仿照老祖宗當年製法，再多釀製一些，岳少主只管放心飲用就是！」

尉遲鵬也笑道：「我說的兩三罈，每一罈比你我人還要高，足够你喝好幾年的，你只管放心喝吧！」

靈珠笑着遂即又爲他滿斟了一杯——在她斟下最後一滴時，有意無意的却以最後小指指尖，輕輕在岳懷冰酒盞內點了一點！

岳懷冰與尉遲鵬都不會注意到她這種細心微妙的動作，因爲那個動作太快了！

靈珠表情極其自然，纖指上晶潔透剔的指甲，不過在酒面上微微一沾，即刻收回，却有一綫細若游絲紅色物件，一現即隱於對方杯內。

她臉上含着媚笑，向岳懷冰道：「我爺爺說這『萬年青』酒，有和血益氣的功效，再喝多少也不會醉，岳少主你多喝些吧！」

岳懷冰不忍拂其心意，但他目光自從一度與她眼睛交接之後，就再也不多看她一眼！

他嘴裏謙虛的道：「謝謝姑娘！」遂即揚首，把杯中酒一飲而盡！

靈珠臉上頓呈喜色，她立刻走上來，又爲岳懷冰斟了一杯！

「三杯够了！」

岳懷冰舉杯向尉遲鵬道：「多謝鵬哥今日盛情，我敬你一杯！」

尉遲鵬笑道：「一家人客氣甚麼！」

二人酒杯一碰，仰首乾杯！

就在岳懷冰乾下第三杯酒，放下酒杯的一刹那，驀地只覺出腹內一陣絞痛！

他臉色倏地變爲蒼白，忍不住「啊！」了一聲，手中玉杯不及放正，已脫手滾下桌來。

尉遲鵬眼明手快，一把抄在手中，頓時一驚道：「你……你怎麼啦？」

岳懷冰刹時間只覺出腹內再次的一陣奇痛，這一次比上一次更厲害，彷彿肝腸都絞在了一塊，一時痛穿心肺，他痛呼了一聲，身子猛地一翻已滾倒桌下，當時昏了過去！

這番形象，自然使得尉遲鵬大吃一驚——而一旁的靈珠顯然面現得計之色，可是她却做作出一番驚惶失措模樣！猛地撲向岳懷冰。

（未完）

刀客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弓無常擊斃屍鷹羅全後，他也被管大海所殺，同時挾着錢麻子飛逃的金両也被管大海追及，被擊重傷，錢麻子也爲管大海救回。弓無常被殺，烏八如出生天，興冲冲的跑來熱窩找尋白天星報告喜訊，這時，白天星正與張弟和一褐衫漢子在一副座頭上喝酒，經白天星介紹，那褐衫漢子名叫太白義樵武炳輝，據說他這次來七星鎭是要找尋假孝子曾孝慈，並願出五百両酬勞，白天星推薦烏八爲他找尋，武炳輝稱謝離去，白天星隨又指點烏八找尋曾孝慈的綫索後，對張弟說要去製造另一根更香更大的骨頭——

巧弄計中計　驅使賊殺賊

白天星和張弟結過帳走出大廳，西邊賭台上一名方臉濃眉大漢，忽然一聲不响，也悄悄跟了出去。

天色愈來愈昏暗，才不過晚茶時分，街上已很少看到行人。

梧桐葉落，北雁南歸。

寒風已帶來西北高原的第一批黃沙。

白天星出了巷子，一直向鎭頭走去。

張弟追上一步，問道：「我們究竟要去那裏？」

白天星道：「帶一個朋友散散步。」

張弟一怔道：「你說甚麼？」

白天星道：「不要回過頭去看，這個朋友現在就跟在我們身後。」

張弟道：「跟來的這人是誰？」

白天星道：「就是上次在何寡婦店裏，後來去向降龍伏虎刀岳人豪通風報訊的那個傢伙。」

張弟道：「這傢伙幹嗎要跟踪我們？難道他想替岳人豪報仇？」

白天星道：「你高估他了。」

張弟冷笑道：「等到了鎭外，讓我來好好教訓他！」

白天星道：「使不得！」

張弟道：「爲甚麼？」

白天星道：「假如事情發生在昨天，我不反對，今天則千萬動他不得。」

張弟眨眨眼皮道：「你想利用他？」

白天星笑道：「要得，要得，居然不等我說出來，就懂了我的意思，這可眞不簡單……」

張弟不想鬥咀，耐着性子又道：「那麼你打算如何利用這個傢伙？」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這厮既能與降龍伏虎刀岳人豪互通聲氣，可知必與謀害刀客之兇徒爲同路人，所以我也想在這個傢伙身上多下一點本錢。」

張弟惑然道：「下甚麼本錢？」

白天星笑笑道：「用不着急，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　×

鎭頭上第一家，是招風耳洪四開的車馬行。他們推門走進去。

張弟雖然還是第一次走進這家小小的車馬行，但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知道了一個秘密。

白天星在七星鎭上要說有甚麼心腹人物的話，第一個心腹人物無疑便是招風耳洪四！

他不知道招風耳洪四是否清楚白天星眞正的身份，他只知道這個小小車馬行的主人，外表雖然淳樸，其實機警異常，同時對白天星相當尊敬而忠誠！

招風耳洪四在洗脚。

白天星走進去，順手掩上門，大聲道：「喝！風好大，慢慢冷起來了。」

他朝洪四比了個手勢，洪四點點頭，似乎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爲甚麼要掩上門呢？

眞的怕風大？

這意思張弟也明白：是爲了讓門外人窃聽方便也！

洪四啊哈了一聲道：「白頭兒請坐，還有這位兄弟，坐，坐。小虎子媽，泡壺茶來！」

白天星道：「不客氣，老洪，我是打聽一件事情來的，只說幾句話就走。」

洪四披了雙草鞋，站起來道：「坐下來談，坐下來談。」

白天星道：「老洪，我問你，錢麻子過去進城，是不是每次都坐你的車子？」

洪四道：「是啊！怎麼樣？」

白天星道：「他每次進城，都去一些甚麼地方？」

洪四騷騷耳根子道：「唔，這個，讓

我想想。啊，對，對，我想起來了！」

白天星道：「甚麼地方？」

洪四道：「這廂子眞是個怪人，一年只去城裏兩三趟，却在城裏買了一幢房子，買下來沒有人住，寧可鎖着養老鼠，眞不明白這廂子打的是甚麼主意……」

白天星截口道：「慢一點！你說那幢房子在城裏甚麼地方？」

洪四道：「在薛家祠堂後面。」

白天星道：「薛家祠堂？」

洪四道：「是的，好認得很，門口有兩株白菓兒樹，房子後面就是大校場，四合院，天井裏長滿了草，又亂又髒。」

白天星道：「那地方你找得到？」

洪四道：「當然找得到！」

白天星道：「你的車子，明天有沒有空？」

洪四道：「有，有！」

白天星道：「明天下午，我打算僱你的車子到城裏去一趟。」

洪四道：「好，好！」

白天星道：「這裏是五両銀子，你先收下來。」

洪四道：「哎喲，那要這許多？」

白天星道：「沒有關係，你收下，只要你不把這件事告訴別人就行了。」

洪四忙道：「這個你白頭兒只管放心，我洪老四……」

白天星攔着道：「好，好，我相信你就是。你忙你的吧，我們也不打擾你了。明天見！」

洪四道：「唉，難得來一次，茶也不喝一口，眞是的！」

他們走出來，外面沒有人。

白天星長長吁了口氣道：「事情總算辦妥了一半。」

張弟一怔道：「才辦了一半？」

白天星低低一笑道：「你把一根骨頭拋給一條狗，到那裏去看狗打架？」

洪四道：「另一半如何進行？」

白天星道：「再去找個人。」

張弟道：「找誰？」

白天星道：「錢如命！」

× ×

錢如命在艾鬍子店裏喝酒，玉門三煞也在座。

白天星站在店門口，沒有走進去。

他大聲吩咐艾鬍子替他切三錢銀子的鹵菜，用荷葉包好了，他要帶回去下酒。

錢如命抬頭招呼道：「白兄怎不進來坐坐？」

白天星笑笑道：「風太大，還是回去喝，喝了就睡，比較舒服。」

他趁無人注意，擠擠眼睛，同時輕輕甩了一下頭。

錢如命會意，頭一點，打了個哈哈道：「好——會享受。哈哈哈！」

一個妙傳。

一個妙接。

都是高手！

他們回到住處，不到一盞熱茶工夫，錢如命果然就匆匆趕來了。

白天星吩咐張弟道：「師弟，你去屋前屋後，各處轉轉，我跟錢兄談幾句話，別讓人偷聽了去。」

張弟樂得耳根清淨，依言退出屋外。

出人意外的是，張弟只繞屋兜了兩個圈子，錢如命就走了。

張弟跨進屋子道：「這一次怎麼談得這樣快？」

白天星笑道：「這就叫要言不繁！」

張弟哼了一聲，沒有開口，隔了一會，才抬頭問道：「剛才你跟洪四一唱一和的，究竟是甚麼用意？」

白天星笑道：「當時你也在場，你不是都聽到了嗎？」

張弟道：「洪四說的都是眞話？」

白天星道：「一半不假。」

張弟道：「甚麼叫一半不假？」

白天星道：「一半不假的意思，就是半眞半假，有的是眞的，有的是假的，眞假各佔一半。」

張弟道：「錢廂子眞坐洪四的車子去過省城？」

白天星道：「假的。」

張弟道：「省城裏的那幢房子呢？」

白天星道：「眞的。」

張弟道：「房子是錢廂子的？」

白天星道：「假的。」

張弟道：「地點也是假的？」

白天星道：「眞的。」

張弟道：「你的意思是想把那方臉漢子和錢如命引誘到那幢房子裏去？」

白天星道：「不錯！」

張弟道：「引去幹甚麼？」

白天星道：「當然是去搜索大悲老人的遺珍。」

張弟道：「到時候找不到怎辦？」

白天星道：「一定找得到。」

張弟呆了呆，道：「你——你怎知道一定找得到？」

白天星微笑道：「因爲我就是那幢房子的主人！」

張弟不禁又是一呆，道：「你是說……這件事你早於事先安排妥當，包括你和洪四今天的一番應對在內？」

白天星道：「是的，我知道早晚會有這一天，如今事實證明我的安排並非白費心機。」

張弟露出迷惑之色道：「而你也早已於那幢房子內藏放了大悲老人的遺物？」

白天星笑道：「我說過我這一次要多下點本錢。」

張弟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謠言原來並非空穴來風，原來你就是那個獲得大悲老人全部寶藏的人。」

白天星道：「不是全部。」

張弟愕然道：「還有一部份落在別人手裏？」

白天星搖搖頭道：「也不是，除了一把七星刀，得到寶物的人，只我一個。」

張弟像是沒有聽懂，眨了眨眼皮道：「既然只你一個人，怎麼……」

白天星道：「那是小孟嘗吳才的錯誤，他報出的寶物名單，實際僅是大悲老人生前的一種宏願，有許多寶物，如八劍一鏡，玄得近乎神話，天底下根本就不可能會有這些東西。」

他頓了一下，又道：「所以，大悲老人窮一生之精力，事實上所收集到的，亦只一圖一照，二王行書六式，以及蔡中郎一幅飛白體的陳情表而已！」

張弟道：「以古董的價值來說，就這幾樣東西，也很可觀了。」

白天星點頭道：「是的，除了二王行書有行情外，其餘的三件，都可以說是無價之寶。」

他忽然笑了笑道：「但如以我的眼光來看，我認爲最有價值的，還是我獲得的另一樣東西。」

張弟道：「另一樣甚麼東西？」

白天星道：「載有全套風雷刀法的大悲刀譜！」

張弟一楞道：「風雷刀法？就是馬老先生傳給我的一套刀法？」

白天星微笑道：「是的，我說我們是師兄弟，你以爲是開玩笑，事實上却是一點也不假！」

張弟對這位老是逗他取樂的浪子大哥，頓時生出一股難以形容的親切感。

他很以能有白天星這樣一位師兄爲榮。在他來說，這份意外獲得的情誼，實比大悲全部寶藏還要珍貴得多！

張弟細細體會着這份美好的感受，隔了很久很久，才又問道：「上次你說，你了解馬老先生傳我刀法時的心情，這件事我一直悶在心裏，你能不能明白告訴我，馬老先生傳我刀法，究竟有何深意？」

白天星默默地望着屋外黑暗的天空，好像沒有聽到張弟的話。

張弟知道，白天星此刻如不是正在思攷一件甚麼事，便是不願回答他這個問題，當下也就沒有繼續追問下去。

問題早晚總會有答案的，他覺得不應該在這時候打擾白天星的思緒。

這是一種很奇妙的轉變。

現在的白天星，在張弟心目中，彷彿已變成另一個人，變得更崇高可敬，變得更無疵可尋！

以前白天星不回他的話，他會感覺很不高興，如今白天星即使罵他幾句，他相信他也絕不會放在心上。

因爲他們已由朋友更進一步。

他們已是眞正的兄弟。

在這世上，今後已再沒有第三個人，更像他們這樣需要對方的關懷！

屋子裏沒有點燈，兩人就這樣靜靜的坐在黑暗中，也不知道過去多久，才聽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道：「我也許還少做了一件事。」

張弟抬頭望過去道：「少做了一件甚麼事？」

白天星道：「兩撥人馬，無疑早已上路，湊着這個難得的機會，我也許還少通知了兩個人。」

張弟道：「那兩個人？」

白天星道：「七步翁和毒影叟。」

張弟道：「如果做得太過火，露了底子怎麼辦？」

白天星緩緩站起身來道：「我現在顧慮的，就是這一點。」

他背着雙手，在屋子裏轉了幾圈，忽然停下脚步，像自語似的毅然道：「不行！要殺就讓他們殺成一團，這個機會太難得了，無論如何不應放過。」

張弟道：「那你打算怎麼辦？」

白天星稍稍思索了一下，臉上忽然浮起一絲莫測高深的笑意道：「我想到一個辦法了，你守在這裏別走，自己當心點，我出去一下，馬上就回來！」

× ×

更鼓三響。

萬籟俱靜。

整座省城均已進入黑甜之鄉，只有城角遠處，不時傳來一二聲斷續的犬吠，使這凄清的秋夜，更憑添了無限蕭瑟之意。

大校塲前面一座四合院的西廂屋頂上，突然悄沒聲息地出現一條矯捷的身形。

上絃月雲縫中洒下的迷濛月色，照在這人面孔上，可以看出這位神秘的夜行客，正是黃昏時分在七星鎭偷偷跟蹤白天星和張弟的那名方臉漢子。

方臉漢子雙目精光如電，這時正在仔細打量着這座四合院的形勢。

一點不錯，這座四合院位於大校塲和薛家祠堂之間，門前長着兩株白果兒樹，院中雜草叢生，一片荒蕪，看上去的確像是很久未有人居住過。

方臉漢子看得不住點頭，似乎非常滿意招風耳洪四詳盡的描述。

他繼續停留在屋脊上，又朝四下裏眺望聆聽了片刻，方躍身而下，縱落院心。

那廂子把寶物藏在甚麼地方呢？

正如洪四所說，這是一座假四合院，實際上只是一座加了圍牆的三合廂。

方臉漢子稍稍猶豫了一下，然後舉步向西廂走去。

現在到天亮，還有足足兩個更次，他有的是時間，儘可從容不迫，慢慢搜索。

西廂以前大概是座書齋，只是現在裏面除了一些結滿蛛網的舊傢俱，已看不到一幅完整的字畫，或是一本像樣的書籍。

方臉漢子不愧是個老江湖，雖然明知道這是一所空宅，依然不敢有絲毫粗心大意。

他先將大門掩上，再將窗戶用帶來的一塊黑布密密幪起，方從懷中掏出火種，點亮一支油蠟燭。

他把蠟燭在一張破書桌上澆牢，然後仰臉先看天花板。單這第一個動作，就不難看出他在這方面是個大行家。

天花板上積灰均勻，角縫之間，滿佈蛛絲，可見至少在近半年內，沒有人動過手脚。接着，他再查察地面。

地上鋪的是方石磚，他只各處運勁試走了一遍，便斷定地下是實心的，也沒有甚麼花樣。

四邊的牆壁呢？

他一寸一寸的指節敲打，結果發覺也都是實心的，沒有暗門沒有夾層。

現在只剩下那些破破爛爛的木桌和書櫥了。

他從桌椅開始，然後是書櫥，用的仍是老方法，以指節骨敲打。

他很有耐心地敲打着每一塊隔板。

「卜。」

「卜。」

「咚！」

一塊書櫥的隔板，忽然發出空洞的四響，方臉漢子心頭也咚的一聲跳了一下。

難道隔板後面有暗格？

方臉漢子連忙從腿肚上拔出七首，小心地撬起那塊隔板。

當那塊隔板落下時，方臉漢子興奮得

差點跳了起來。

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的辛勞終於有了代價。

隔板後面果然有個暗格，暗格裏放着一個黃色油紙筒。

方臉漢子雙手微微戰抖，取下紙筒，倒出一看，裏面捲藏的，赫然正是一幅絹質工筆美人圖！

這幅美人圖畫得並不高明，繪畫者的印鑑已模糊不清，看上去毫無引人注目之處，但由此却正足以證明它就是傳說中的漢明妃照！

方臉漢子呼吸喘促，心跳加速，慌忙將原照捲起，放進紙筒，納入懷中。

西廂已搜完，雖然只找出一件寶物，不過成績也不算錯了。

於是，方臉漢子吹熄油燭，取下黑布，躡足出門，又向東廂走去。

東廂是廚房。

廚房裏除了一座破灶，幾張桌椅，別無長物。

經過細搜，東廂沒有收穫。

最後，方臉漢子進了坐北朝南的堂屋，堂屋三間，一明兩暗，中間是客廳，兩邊是臥房。

客廳中只有一張長方形的供桌，一目了然。

方臉漢子將全部精神都放在兩間臥房的搜索上，他足足努力抄翻了一個更次，累得滿頭大汗，結果仍是一無所獲。

難道這整座四合院，就只收藏了一幅漢明妃畫像？

他不相信。

但是，他不信也不行。該抄的地方，他全抄過了，牆角挖開，傢俱拆散，連一隻舊馬桶，他都拿到亮處照了好幾次。

要是還有其他寶物，會放在什麼地方呢？

方臉漢子拭着汗水，各處又細細踏勘了一遍，最後決定歇手。

他再度熄了油燭，走出堂室。

遠處傳來鷄啼，離天亮已經不遠了。

方臉漢子站在屋簷陰影中，撮唇輕輕打了一個胡哨，東廂屋脊後面，應聲縱落一條人影。

原來方臉漢子並不是一個人來的。

方臉漢子帶來的這個伙伴是誰呢？

如果看清了來人的面目，恐怕無論換了誰，都難免大吃一驚。

原來此刻從東廂房上縱落的不是別人，正是前天在留刀台上慷慨陳詞，公然要向謀害刀客之兇徒挑戰的魔刀令狐玄！

令狐玄含笑上前道：「岑兄，辛苦你了！收穫如何？」

方臉漢子苦笑着嘆了口氣道：「不知道你令狐兄相信不相信，搜遍了三邊屋子，結果竟只找着一件！」

令狐玄一哦道：「那一件？」

方臉漢子道：「『三圖一照』中的『一照』。」

令狐玄道：「明妃寫照？」

方臉漢子道：「是的。」

令狐玄沉吟道：「怎麼會只有一件呢？這倒也是樁怪事。」

方臉漢子道：「是啊！要沒有，就該一件也沒有，要有，就不該只有一件，小弟也想不透這是什麼道理。」

他想了想，又道：「令狐兄要不要各處重新檢視一遍？橫豎離天亮還有一會兒，或許是兄弟我看走了眼不一定。」

令狐玄搖搖頭道：「用不着了，收藏的地方要能瞞過你夜貓子岑兄這雙眼睛，我再找也是白饒。」

方臉漢子道：「不知道會不會是那廝子爲了小心起見，將寶物分批藏放在幾個不同的地方？」

令狐玄嘆了口氣道：「只可惜那廝子如今落在黑鷹幫手裏，一時無法弄出來問個清楚。」

方臉漢子道：「如今覬覦這批寶物的人已愈來愈多，我看不管它什麼黑鷹幫白鷹幫，不如來個先下手爲强，找機會且把那廝子弄到手再說。」

令狐玄點點頭，沉吟不語，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難以決斷的事。

方臉漢子只好一旁默默等候。

令狐玄思索了片刻，忽然像下定決心似的，點了點頭，緩緩說道：「就這樣也不算錯了。」

方臉漢子微微一怔，道：「只找到一件，還不算錯？」

令狐玄抬頭微笑道：「岑兄知不知道這幅明妃畫像值多少？」

方臉漢子搖頭道：「不知道，只聽說二王父子的行書，現在的行情好像是一件五萬兩。」

令狐玄微笑道：「這幅明妃畫像，正好是一件二王行書的十倍！」

方臉漢子一呆，道：「十倍？五十萬兩？值這麼多？」

令狐玄點頭道：「是的，這是京師冷梅齋開的價錢，如果不經盤剝，直接賣給識家，價錢還可以好個一成到二成！」

他望着方臉漢子，笑了笑，又道：「現在你岑兄不妨想想，你岑兄應該攤分的八份之一是多少！」

方臉漢子楞在那裏，隔了很久很久，才長長噓了口氣道：「我的老天爺，八五六十二，八二下餘四，八四倍作五，八分之一是六萬二千五，就是零頭不算，我夜貓子這輩子也喫喝不完呀！」

令狐玄仰臉看看天色，伸手一拍方臉漢子肩膀道：「時間不早了，咱們也該上路啦！」

方臉漢子腰幹一挺，正待舉步，忽然一個踉蹌，向前絆了出去。

令狐玄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方臉漢子像喝醉了酒似的，向前絆出五六步，才勉强搖搖幌幌的穩住身形。

然後，他發直的眼光，就呆呆地盯在胸前從肋骨間冒出的一截刀尖上。

鮮血正從刀尖上往下滴。

先是像滾珠般，一滴一滴的滴，很快的便連成一根帶有些許弧度的血綫。

方臉漢子又歪斜地絆出一步，扭過頭來，瞪大了眼睛道：「我……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令狐玄冷冷地道：「你什麼也沒有做錯。」

方臉漢子一張面孔慢慢扭曲，嘶聲道：「那麼……你……你爲何要……要這麼

狠心？」

令狐玄緩緩移步走了過去道：「我是爲了想着看你找到的寶物，是不是眞的只有一幅明妃畫像！」

方臉漢子雙手合住刀尖，兩腿一陣抖索，慢慢的倒了下去。

他的眼睛沒有閉上，咀巴張得很大，臉上佈滿了難以描述的痛苦表情。

他似乎還有很多話要說。

只可惜剛剛張開咀巴，就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令狐玄俯身拔出那把狹長的柳條刀，拭淨血漬，納入袖鞘，然後撕開方臉漢子衣褲，從頭到脚，仔細抄搜。

結果，他可能找到的，當然還只是一幅明妃畫像。

夜色更濃了。

鷄唱頻仍。

曉露漸重。

令狐玄檢起那隻油紙筒，慢慢直起身子，嘆了口氣道：「這也只能怪你姓岑的自不量力，岳人豪一死，你失去靠山，你就該處處小心了。」

突聽西廂屋頂上，有人冷冷接口道：「咱們兄弟今夜總算開了眼界，名滿江湖的十八刀客，私底下原來就是這副德性！嘿，嘿，嘿！」

令狐玄頭一抬，便看到西廂屋頂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一字並立着三條人影。

由於夜色太暗，這三條人影，遠遠看上去，就像是一大塊黑布上，又貼上了三塊更黑的布條。

這麼遠的距離，這麼暗的夜色，令狐玄當然無法辨認來人的面目。

不過，他雖看不清來人的面目，却已聽出發話者的口音。

他聽出發話者正是玉門三煞中的老大，青衣煞神趙得標！

玉門三煞，一向形影不離，另外兩人，不問可知，自是老二黑衣煞神胡二歪，老三紫衣煞神夏漁無疑！

令狐玄收好油紙筒，緊緊腰帶，扶一扶肩後的刀把，徐徐踱至院心，臉一仰道：「三位不會是湊巧路過吧？」

青衣煞神嘿嘿一笑道：「這一點閣下心裏應該有數。」

令狐玄眼珠一轉，又道：「三位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

青衣煞神冷笑着道：「我很想告訴你消息的來源，只可惜現在不是叙家常的時候！」

令狐玄輕咳了一聲道：「很好！那麼，我可不可以再問一下：如今咱們哥兒幾個既然走到一條路上來了，賢昆仲打算怎樣擺平這件事？」

青衣煞神道：「要想不傷和氣，只有一個辦法。」

令狐玄道：「見者有份？」

青衣煞神趙得標冷冷道：「放下東西走路！」

令狐玄道：「沒有轉圜餘地？」

青衣煞神道：「沒有。」

令狐玄微微一笑道：「換了別人，我令狐玄也許可以照辦，只可惜你們三兄弟似乎還不够料子。」

黑衣煞神胡二歪勃然大怒道：「好，就讓你看看咱們兄弟是副什麼料子吧！」

話未說完，人已如怒矢一般，凌空向院心撲了下來。

黑衣煞神已經出了手，青衣煞神和紫衣煞神當然不會還閒着。

所以，黑衣煞神胡二歪身形尚未落地，青衣煞神趙得標和紫衣煞神夏漁兩人也跟着雙雙隨後撲下。

三煞兵刄相同，用的都是亮銀鞭。

只見銀光閃閃，三根亮銀鞭，有如三條游竄的靈蛇，人未到，鞭已到，挾着一片呼呼風聲，像一道光網般對準令狐玄當頂罩落！

令狐玄對玉門三煞所知有限，他似乎沒有想到三煞在三根亮銀鞭上，竟有着這等精純的火候，一時大意沒有拔刀，再想拔刄迎戰，已經來不及了。

還好他在身材方面佔了點小便宜。

令狐玄在十八刀客之中，只比降龍伏虎刀岳人豪高了一頭皮，其矮可知。

而三煞都是高挑個子，人人都比令狐玄至少要高一個半頭。

有經驗的人都知道，三個高大的人圍攻一個矮胖子，往往要比三個矮胖子圍攻一個高大的人吃力得多。

因爲矮的人比較滑溜，不像個子高的人容易在下盤露出空門。

尤其是在這種近乎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院子裏又長滿了雜草，這對身材矮胖的令狐玄自然更爲有利。

令狐玄眼看三煞居高臨下，三根亮銀鞭已封死他的出路，突然一聲不响，單足一滑，橫身倒下。

夜裏，草高，令狐玄一倒下去，就彷佛突然間沒有了這個人。

三根亮銀鞭，急如旋風，先後都狠狠打落在令狐玄倒下去的地方。

但結果只捲起了一片紛飛的斷草，却沒打中令狐玄。

令狐玄滾開了！

一個矮而胖的人，走起路來，也許不及腿長的人快，若是打滾，則無疑要比瘦長的人俐落得多，這跟竹桿一定滾不過茄子是同樣的道理。

令狐玄一滾就是八尺。

他不是向後滾，也不是向兩旁滾，而是向前滾。

滾向三煞身後。

令狐玄人從地上跳起，刀已出鞘。

黑衣煞神一鞭鞭空，回過頭去找人，正好來得及看到令狐玄那把形狀極其不雅的短刀，帶有一片邪惡的寒光，滋的一聲送進了他的腰眼之間。

黑衣煞神胡二歪身子只歪了一歪，就慘吼着撒手倒了下去。

青衣煞神和紫衣煞神雙雙旋身搶救，但已慢了一步！

三名敵人一起手就解決掉一個，令狐玄氣勢更壯了。

只可惜這位魔刀忘了一件事。

他忘了被他殺死的夜貓子岑龍，這時就躺在他身後不到兩尺之處！

就在他從黑衣煞神身上抽回短刀，正想退後一步，緩一緩勢子，以便對付另外的兩名敵人時，他無意中一脚踩着了夜貓子岑龍的屍體！

（未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浪子歐陽俊，以嶺南豪門大公子身份，與花子玉跟隨黑鷹劉元，前往王孫貴冑、豪紳巨賈聚賭的地方，歐陽俊憑着他過去的賭經驗，候準機會下注，果然不負所望，一連幾副牌下來，竟被他贏了二十萬，劉元和花子玉見他巨欵到手，便要他離開賭場，但歐陽俊爲顯豪門好漢本色，作出毫不在乎的神氣，親自推莊，他藉着靈活的手法，大有斬獲，與賭的買家，現金已被殺光，一少年取出明珠十顆，估價七萬，另一穿黃袍中年人也取出一布包，劉元打開一看，那是塊翠綠欲滴的寶玉——

＊＊＊＊＊＊＊＊＊＊＊＊＊＊＊＊＊＊＊＊＊＊＊＊＊＊＊＊＊＊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餽寶結豪門　危言壓絕色

歐陽俊忍不住叫道：「好玉。」

劉元道：「是不錯。」

那黃袍大漢道：「多少銀子？」

這一次，劉元無法估值了，呆一呆，半晌說不出話。

歐陽俊道：「十五萬銀子如何？」

黃袍大漢一皺眉頭，道：「好吧！」

歐陽俊道：「再加上兩萬銀子。」

黃袍大漢道：「看上來，你閣下還有一點良心。」

歐陽俊笑道：「兄弟在嶺南時，翠玉的價錢，大概如此，也許是北京城買的貴一點。」

黃袍人道：「十七萬雖然少一點，但也差不太多了。」

歐陽俊道：「閣下如是不滿意這個價錢，在下可以再加一些。」

黃袍人很大方，笑一笑，道：「不用了！再加些也不過是三五萬銀子罷了。」

末門的取出一個金黃色小佛像，擺在桌子上，道：「這一個價值如何？」

劉元伸手取過，左端詳，右端詳的看了一陣，道：「這是黃金鑄的麼。」

歐陽俊轉頭望去，只見坐末門的人，穿着一件海青色緞子長袍，大約有四十上下的年紀，臉色微微有些蒼白，但却有一股自滿自足的傲氣。

雖然他極力使自己的傲氣隱斂起來。

只聽那藍袍人搖搖頭，笑道：「不是黃金鑄的，它應該比黃金重一些。」

劉元道：「這個麼，在下就無法估值了。」

這座豪華的賭場中，還有一個最大的規矩，那就是不許互相追問姓名，劉元早已暗中告訴過歐陽俊和花子玉，所以，他們也一樣未問過任何人的姓氏。

歐陽俊伸手取過黃金小佛像，很仔細的看了一陣，道：「是風磨銅的。」

海青袍子大漢笑一笑，道：「不錯，閣下能够一眼認出來，那是足見高明了，不過，這座佛像是活動的，閣下何不打開瞧瞧？」

歐陽俊哦了一聲，輕輕一旋，金黃色的佛像，由腰中一分爲二。

一顆大如桃核的八角形之物，滾落到桌子上。

此物出現之後，立時泛起了奇麗的光彩，大廳中輝煌的燈光，吃那奇光一照，立刻泛生出十多盞燈火出來，滿室流動，幻起了滿廳彩光。

歐陽俊伸手搭在桌上的八角寶石，輕輕嘆一口氣，道：「名貴呀！名貴，好寶石，在下見到的最好的一顆寶石。」

海青長袍人笑一笑，道：「閣下既然識貨，那就請你出個價錢吧！」

歐陽俊道：「這個，我看要閣下開價了。」

青袍人沉吟了一陣，道：「三十萬銀子如何？」

劉元道：「太貴，太貴。」

歐陽俊淡淡的接口道：「就算三十萬吧！」

劉元怔了一怔，道：「大公子，這東西很名貴，但一開口就要三十萬，實在是太貴了一些。」

歐陽俊道：「這是一顆舉世間少有的寶石，三十萬銀子，價錢實在便宜。」

劉元道：「大公子已決定了，那就算啦。」

歐陽俊把寶石又裝入了佛像之中，交給了那青袍人，道：「怎麼一個下法？」

青袍人道：「三十萬一道。」

歐陽俊打出了骰子。

四副牌攤到桌面上，歐陽俊又是一把通吃。

全桌上賭的人，沒有一人開口，但所有的眼睛，都投注在歐陽俊的身上。

歐陽俊有些尷尬，但他表面上却不得不裝出鎮靜，淡淡一笑，道：「劉元，數一數看，贏了多少銀票。」

銀票堆的像座山，數起來，自然是要點時間，劉元的動作雖然熟練快速，也化去了一盞熱茶的工夫。

不知是緊張，還是興奮，劉元的臉上有些紅，口齒也有些結巴的說道：「大公子，一共是九百二十一萬七千两銀票。」

歐陽俊微微一笑，把明珠，翠玉，和金佛像，奉還原主，說道：「三位，交個朋友，收下兄弟這份薄禮。這叫作物歸原主。」

三個人看看歐陽俊，天門，初門上，兩位賭客，把目光轉到末門上的海青長袍中年身上，似乎是看他的眼色行事。

青袍漢子伸手取過黃金佛像，笑一笑，道：「在下姓朱。」取出一方玉珮，遞了過來，接道：「收着這個，有空找我聊聊。」

他收起黃金佛像，站起身子，彈彈長袍，轉身自去。

天門，初門兩位賭客，也收起了明珠，翠玉。

歐陽俊接過玉珮，瞧也未瞧一眼，就放入了懷中。

劉元呆呆的站那裏，太多的銀票，寶石，明珠的光彩，使他有些眼花繚亂，也從未見過，出手如此大方的人，把到手的東西，又送了回去。

歐陽俊輕輕咳了一聲，道：「劉兄，取出你的一成。」

劉元道：「這個麼，兄弟吃點紅算了，我拿二十萬銀票。」

歐陽俊道：「太少了一些。」隨手一撥，大約五十萬銀票，撥給了劉元。

回手又取了一疊銀票，送到花子玉的手中。說道：「花兄，見面有份，你也吃點紅。」

花子玉早已看的眼睛發直，數十萬的銀票，使他連一句謙遜的客氣話，也不敢說，生恐一推辭，歐陽俊會眞的收回。

伸手接過，就放回衣袋中。

歐陽俊拿起了一半，大約還餘下有三百萬以上的銀票，笑道：「當然，今晚上兄弟的運氣，想不到我這十賭九輸的人，竟然會大贏了一場，大家看牌玩的，諸位輸的太多的，請收回一半。」

十幾隻手，一齊伸了過來，三百多萬銀票，一搶而光。

貪得便宜的卑劣人性，暴露無遺。

劉元心痛的全身都有些發抖，花子玉也可惜的臉上冒汗。

原來，銀子太多了，也可以使這些江湖大豪動心。

歐陽俊瀟洒一笑，道：「劉兄，花兄，咱們走吧！」

劉元連應了幾個是字，帶兩人離開了這一座豪華賭場。

出了那黑漆大門，劉元才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公子，你這份豪氣，當眞是叫人佩服，兄弟跑了半輩子賭場，這還是初次見到。」

花子玉道：「眞是揮手萬金，眩人耳目。」

歐陽俊笑一笑，道：「小意思，小意思，反正是贏來的。」

劉元道：「看看這豪賭，叫我這開賭場的人，也有着觸目驚心的感覺。」

花子玉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公子，天色還不過二更，小弟作東，咱們吃一杯去。」

歐陽俊道：「說的也是……」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花兄熟悉京畿風月，但不知是否知曉沈家兩姊妹。」

花子玉微微一怔，道：「知是知道，但却不太熟。」

歐陽俊道：「兄弟倒和兩位沈姑娘有過一面之緣，只要花兄知道她們住的地方，咱們上門去，樂他一樂。」

花子玉道：「這個麼，你倒把我問住了。趕明個，我打聽一下。」

劉元道：「我知道，沈家二姝，也算是京裏最有名人物，花國奇葩。」

花子玉道：「劉兄，聽說她們初更不見客，不知是否有這個規矩。」

劉元道：「有！不過，大公子既有興緻，咱們不妨去試它一試。」

花子玉一皺眉頭，道：「兄弟怕沈家雙姝，玩的不開心，豈不掃了大公子的興緻。」

歐陽俊道：「花兄，江南道上，也有起更不見客的名姝，但兄弟却能叫她們破例，咱們三個，身懷數百萬銀票，還能會吃閉門羹麼？」

花子玉想起歐陽俊一送近五十萬銀子的豪氣，竟不敢作再分辯，苦笑一下，道：「去碰碰運氣也好。」

歐陽俊看的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這花子玉又是什麼身份，竟似對沈家雙姝，有些心存畏懼。

劉元帶兩人，又穿過幾條街，到了一座小巧的宅院前面。

門前不見燈火，庭院中也是一片黑。

指指兩扇門，劉元低聲道：「到了，這是沈家雙姝的住處。」

花子玉道：「看樣子，兩個丫頭已經睡了，咱們明天再來吧！」

歐陽俊笑一笑，說道：「俗語說，色胆包天，你這樣胆小謹愼，又怎能縱橫花叢。」

花子玉尷尬一笑，道：「大概是兄弟和她們不太熟悉的原因。」

歐陽俊道：「劉兄，上去叩門。」

他冷眼旁觀，發覺自從付出了一大筆

銀子之後，劉元和花子玉心理和氣勢上，已經輸了一層。

劉元應了一聲行過去舉手叩動門環。

木門呀然而開，當門站着一個中年婦人，望了劉元一眼，道：「三位是幹什麼的？」

歐陽俊道：「在下姓羅，來自嶺南，和兩位姑娘，都有着一面之緣，今宵特來探訪，希望大嫂代爲通報一聲。」

中年婦人道：「今夜太晚，你們明天請早吧！」

揮手掩上木門。

劉元右脚一伸，撐住了木門，冷冷說道：「慢一點。」

中年婦人微微一怔，說道：「你們這是……」

劉元接道：「人貴自知，別要給臉不要臉，去通知你們姑娘一聲，就說嶺南羅大公子，非要見她不可，睡了要她起來，有客人要她攆走。」

中年婦人道：「這位爺你是……？」

劉元接道：「黑鷹劉元，你們兩位姑娘，應該知道我。」

中年婦人口中應了兩聲，轉身而去。

望着那中年婦人的背影，劉元冷冷說道：「敬酒不吃吃罰酒。」

歐陽俊道：「說的是啊！劉兄，世上又偏多此等人。」

花子玉若有意，若無意，隱藏在劉元的身後，似是有一些畏懼。

歐陽俊只看的大感奇怪，忖道：這花子玉難道和沈家雙姝，有什瓜葛不成？

這時，那中年婦人已去而復返，手中還提一盞紗燈。行了回來，道：「兩位姑娘，都已睡息，但聽說來的是嶺南大公子，又是劉爺帶路而來，兩位姑娘都破例見客，正在穿着衣物……」

日光一掠歐陽俊，接道：「大公子，咱們姑娘怕你等的太久，所以，她們不上裝了，不搽胭脂不抹粉，以眞正面目，接見諸位不知道你羅大公子會不會見怪。」

歐陽俊道：「那裏，那裏，兩位姑娘天生麗質，不用脂粉，想是更具清秀之氣了。」

中年婦人道：「這個，要你大公子這等賞花名家，去評斷了。」

日光轉到劉元的臉上，接道：「劉大爺，你是大人不見小人怪，兩位姑娘都知道你劉爺的名氣，只是我不認識，我只一提起，兩位姑娘都罵我，有眼不識金山玉，這一點你劉爺可多多包涵。」

劉元聽得笑一笑，道：「不用嚕嗦了，帶路吧！」

中年婦人應了一聲，帶幾人行入了一座大廳之中。

大廳中早已點起了兩盞燈火，照的一片通明。

兩個女婢早已在大門口躬身迎客，把幾人讓入了大廳之中。

劉元進入了大廳之後，流目四顧了一眼，只見那大廳中佈置的十分雅緻，淡黃的壁綾，分掛了數幅字畫，佈設的不帶一點風塵氣。

歐陽俊站起了背着雙手，正在品識一字壁間字畫，忽聞珮環叮噹，沈家雙姝已盛粧而出。

今宵這兩姊妹，不但是滿頭珠光寶氣，衣着也穿的十分巧究，蓮步細碎的行了過來。

齊齊欠身一禮，道：「大公子，還能記得我們姊妹，實是我們姊妹意外……」

歐陽俊微微一笑，打量了兩人一眼，笑道：「華衣釵光，兩位姑娘可是準備出外應酬……。」

沈大姑娘笑一笑，接道：「過了二更天，我們姊妹，從來不出外應酬，至於這樣盛粧迎客，雖然俗了一些，但却是表現我們姊妹一片誠意。」

歐陽俊四顧了一眼，道：「兩位姑娘是……」

大姑娘笑道：「二更後，沈家二姊妹不外出，寒舍中也不納人，今天，對你羅大公子，是一次例外。」

歐陽俊道：「榮幸啊！榮幸，兩位是爲了我。」

大姑娘一擺手，道：「擺上酒菜。」

守在門口兩個的女婢，應聲退下。

沈大姑娘緩緩向前行了兩步，肅客入座，一直是面對着歐陽俊，似乎是根本沒有看到劉元和花子玉一眼。

劉元有些想發作，但想到了歐陽俊一送幾十萬銀子，又怕得罪了歐陽俊，只好忍下不言。

花子玉低着頭坐在劉元的身旁，而且，有意無意的，躲在劉元身後。

沈大姑娘一直不肯望他一眼，對他是一大解脫。

歐陽俊也覺着情勢有些怪，那位二姑娘，只有入廳後，說過了一句話，就未再開過口，再說深更半夜，客人來訪，實也不必要盛妝迎客。

難道這盛妝是別有作用。

高挽的宮髻，滿頭的明珠玉釵，和那華貴的重裘之下難道在掩飾些什麼？

歐陽俊忽然間，產生了一種奇異的警覺。

歐陽俊自然被讓入了首席上座。

劉元和花子玉分坐兩側，沈家兩姊妹，並肩坐在一方。

這一來，花子玉想逃避，也是無法逃避了。

情勢迫人，花子玉也只好挺起胸膛坐直身子了。

沈二姑娘本是個很活潑的人，但此刻，却冷着一張臉坐在那裏，不言不笑，似乎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但大姑娘還保持適當的鎮靜，笑一笑，端起酒杯，道：「來！我敬你們三位一杯。」

當先舉杯，一飲而盡。

劉元冷哼一聲，正待開口，歐陽俊已舉起酒杯，道：「多謝姑娘。」

劉元欲待出口之言，硬被歐陽俊這一杯酒，給擋了回去。

花子玉是一語不發，看大姑娘一舉杯，立刻也舉起了酒杯，而且酒到杯乾，喝的乾乾脆脆。

酒過三巡，劉元忍了又忍，終是忍耐不住，冷冷說道：「大姑娘，咱們是來找樂子的，要是專爲吃兩杯酒，咱們似乎是用不着跑到這裏來了。」

沈大姑娘笑一笑，道：「閣下的意思

呢？」

劉元道：「能不能唱一齣，給咱們聽聽？」

沈大姑娘一皺眉頭，道：「劉爺，這麼晚了，唱起來，只怕不太方便。」

劉元道：「爲什麼？」

花子玉接道：「劉兄，這地方住的都是有點身份的人，唱起來，只怕會吵醒了隣居。」

劉元道：「不給面子，那就請兩位姑娘答應在下一件事了。」

沈大姑娘道：「什麼事？」

劉元道：「咱們這位大公子，大姑娘早就認識了？」

沈大姑娘道：「見過一次。」

劉元道：「他這次初到北京城來，在下應該稍盡地主之誼，希望兩位姑娘，可否給在下一個面子。」

沈大姑娘道：「什麼事？」

劉元道：「羅大公子對兩位激賞不已，希望能留宿這裏。」

沈大姑娘笑一笑，道：「劉爺，我們姊妹只賣唱，不賣身。」

劉元道：「北京城賣唱的很多，大家都說不賣身，不過，我劉某人，還未眞正見到過賣唱不賣身的事，那就是錢多了也行。大公子是當世間極少的豪客，兩位可以隨便開價，再說，兩位肯賣交情，大家也可以交個朋友。」

沈大姑娘道：「劉爺，日後，我們在這地面上，還要混下去，希望你照顧的地方很多，但我們無法立刻答應，給我們兩天時間，想一想如何？」

劉元冷笑一聲，道：「這種事，又不是什麼大事，還要想上兩天麼？」

沈大姑娘淡淡一笑，道：「是！這種事對一個女孩子來說，自然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明珠蒙塵，白璧玷污，難道還不算很重大的事麼？」

劉元道：「聽姑娘的口氣，似乎是兩位都還是完璧之軀了？」

沈大姑娘淡淡一笑，道：「劉兄，你可是有些不相信麼？」

劉元道：「不錯，很難叫人相信。」

沈大姑娘回顧了劉元一眼，道：「劉爺，我們說了你不相信，但不知要如何才肯相信呢？」

劉元哈哈一笑，道：「倒有一個法子，可以立刻證明！」

沈大姑娘道：「請教劉爺。」

劉元道：「要羅大公子一試便知，這方面，諸位盡管開價，就算是兩位是黃金鑄的吧！咱們可以付價買下。」

沈大姑娘忽然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劉爺，我們是人，不是黃金，也非泥土，我們不賣時，你就是出價再高，我們也可以不賣，但有時間，我們也可以一文不收。」

劉元雙目一瞪，忽然間站起了身子，道：「大姑娘，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沈大姑娘笑一笑，道：「劉爺，我說的難道並不够清楚麼？」

劉元道：「大姑娘的意思是不賣。」

沈大姑娘道：「不錯，我們可不可以不賣？」

劉元霍然站了起來，道：「不可以，賣唱不賣身的事，那不過是騙騙外行的人，劉某人在北京城，住了大半輩子，還沒有見過眞正賣唱不賣身的人？」

沈大姑娘笑一笑，淡淡說道：「劉爺，事情總有第一次，有時間，就會不幸碰上了。」

劉元冷笑一聲，道：「想不到，沈家兩姊妹，竟還是帶尖帶刺的人物，眞是失敬啊！失敬。」

口中說話，人却舉步向沈大小姐行了過去。

花子玉急急站起身子，伸手攔阻了劉元，道：「劉兄請坐，大家玩玩嘛，用不着生氣。」

劉元道：「這兩個丫頭，下我劉某人的面子，我就要她們的命。」

花子玉道：「劉兄，吃花酒，吃到動拳頭，實在大煞風景的事，千萬不可。」

劉元目光盯注在花子玉的臉上，怔了一怔，道：「花兄弟，你是要攔住我不鬧事了？」

花子玉道：「是的！劉兄，面對着兩位姿容絕世的美女，動粗，耍拳，有如焚琴煮鶴，還望劉兄能忍耐一二了。」

劉元道：「花兄弟，你幾時變的這樣仁慈了。」

花子玉苦笑一下，道：「劉兄，對付女人的事，你一向不如兄弟，這一點，你就聽兄弟的意見吧！」

劉元皺皺眉頭，離開座位的身子，又坐了下去。

花子玉輕輕咳了一聲，日光由沈家姊妹的臉上掃過，却壓低聲對歐陽俊，道：「大公子，咱們再坐一會呢？還是現在就走？」

他臉上充滿着一種哀求之色，似乎是要歐陽俊賞他一個面子。

其實，彼此之間，鬧的很不愉快，早已經玩的味同嚼蠟。

歐陽俊站起身子，笑一笑，道：「天色太晚了，事實上，咱們也應該走啦！」

緩緩站起了身子。

沈大姑娘經過了一陣沉思之後，此刻却突然接口說道：「劉爺，你一定要我們姊妹留客，是麼？」

劉元道：「姓劉的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還未見風月場中人，立過貞節牌坊，兩位姑娘要標新立異，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沈大姑娘道：「劉爺，你相不相信，我們都還是處子之身？」

劉元沉吟了一陣，道：「說到相信麼？在下自然是相信，不過，兩位既然出來混了，還不是旨在弄點銀子，圖個後輩子的安適。」

沈大姑娘歎一口氣，道：「劉爺，我們可以不賣侍衞宮中人的賬，也可以不理會那些王孫公子的苦苦求告，不過，我們不願得罪你劉爺。」

劉元頓然間有些輕飄飄的感覺，這一頂高帽子，戴的他心花怒放。

重重咳了一聲，劉元道：「姑娘這麼給面子，實叫在下高興，但不知……」

沈大姑娘點頭，接道：「我可留下羅大公子，不過，那只限於我一人，劉爺請高抬貴手，放過我妹妹。」（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文·臥龍生　圖·盧令

素手飈香

毒丸降巨魔　辣手迫全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幾次三番被困，陰手一魔却每在生死一髮間，又放過了她，谷寒香雖迭遭險難，却絕不氣餒，終於得到無名叟之勸，擒獲陰手一魔，但無名叟在谷寒香不允交出問心子時，一怒之下又把陰手一魔放走，谷寒香渴欲收服陰手一魔，詭騙無名叟能擒陰手一魔，當將問心子交出，無名叟答以一月為期，逕朝洞外追去。谷寒香回到內洞，救醒被無名叟點穴的陰手一魔屬下的八少年男女，谷寒香向為首綠雲少女詢問向心露用法，綠雲說出用法後，表示向心露一向帶在陰手一魔身上，如想要，實難從命——

****

谷寒香問道：「解藥呢？」

綠雲說道：「昨日洞主命婢子取『向心露』時，是大小姐推測洞主的心意，裝了兩粒解藥，用以搪塞夫人，那藥丸只須吞下，自然有效。」

她說到大小姐時，目光朝地上的紫衣艷婦瞥了一眼，谷寒香早已料定那兩人是陰手一魔的弟子，當下懶得理會，僅只淡淡的說道：「妳們去斟一碗酒來，我有用處。」

一個綠衣美婢愍然望她一眼，轉身奔出房外，谷寒香走到張敬安身畔，翻過他的身子，一掌拍在他的背上，但見張敬安身軀一震，吐了一口濁氣，略一定神，由地面挺身而起。

谷寒香突然陰沉沉一笑，玉手一揮，一指向他的「神封」穴上戳去。

這一指其快絕倫，張敬安足未站穩，睹狀之下，急忙猛力一挪身子，可惜為時已晚，谷寒香的纖指業已戳在穴道之上，毫厘不差。

張敬安的麻穴被點，身子頓時動彈不得，苦笑一聲，道：「師嫂，妳制住小弟則甚？」

谷寒香冷然不語，却由囊中取出那個緊口玉瓶，拔開瓶塞，傾出一粒黑黑的藥丸。

張敬安駭的面無人色，顫聲問道：「師嫂，這藥丸有何用處，難道是給小弟吃的？」

麥小明立在一旁，口齒一動，似欲講話，却又像恐怕觸怒了谷寒香，終於忍了下去，緘口不言。

張敬安見谷寒香悶聲不響，連忙轉動目光，向麥小明望去，乞憐之色，流露無遺。只見麥小明怔了一怔，期期艾艾的道：「師嫂……」

谷寒香猛地轉面，殺機騰騰，怒聲道：「叫你滾出去，你是想死，還是想嘗嘗『向心露』的味道！」

張敬安一聽「向心露」三字，剎那之間，額上冒出了一層冷汗，雙目之內，發出一片恐懼的光芒。

只見麥小明怔了一怔，有氣無力的道：「出去也好，眼不看為淨。」說罷轉身，往門外走去。

張敬安突然急聲道：「麥師弟，你就無同門之誼，也該看在恩師份上，勸一勸師嫂手下留情。」

麥小明扭頭道：「你別怕，師嫂也不殺你，你偏向她，她不會虧待你的。」語罷疾步出門外。

適在此時，那綠衣美婢端着一隻小巧的玉碗，由門外走了進來，玉碗中盛了大半碗濃醇美酒。

谷寒香看她目含怨毒，飄了霍元伽一眼，不禁秀眉微蹙，轉面問道：「霍兄是否已將那個少年廢了？」

羅浮一叟躬身道：「屬下出手不重，想必尚有救。」

谷寒香道：「霍兄速去瞧瞧，是我命他去傳喚霍兄，傷了他的性命，難免令人恥笑。」

霍元伽面上一紅，道聲「遵命」，快步走了出去。

谷寒香接過綠衣美婢手中的玉碗，將那粒黑色藥丸投入酒中，移步向張敬安走近。

張敬安汗出如漿，急聲道：「師嫂，只要妳不嫌小弟魯鈍，做牛做馬，小弟俱都甘心，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決不敢稍有二心。」

谷寒香充耳不聞，絲毫不為所動，但只手掌微幌，使碗中的酒動盪不止，一忽工夫，酒色已變得濃黑如墨。

張敬安見軟求無效，不禁駭極而怒，狂聲吼道：「谷寒香，『迷踪谷』男女老少的性命，都在恩師的手中捏着，妳胡作非為，定必後悔莫及！」

谷寒香冷冷的道：「你最好是閉嘴，惹得我割掉你的舌頭，你才後悔莫及。」

張敬安駭的渾身汗下，叵奈身子不能動顫，徒呼負負，無可如何。

谷寒香看那藥酒業已調勻，皓腕一抬，卽往張敬安唇邊送去。

室中的人，誰也不敢出一口大氣，每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碗「向心露」，每個人都聽得到自己心跳的聲音。

除了鍾一豪之外，每人的心頭都暗自惴惴，似乎都有一種感覺，張敬安之後，下一個香服「向心露」的卽是自己。

忽聽張敬安淒厲吼道：「賤婢……」

谷寒香左掌疾伸，姆中二指，倏地鉗住了張敬安的下顎，玉碗一傾，大半碗濃黑如墨的藥酒，頓時灌入了張敬安腹中，點滴無餘。

但見張敬安唔唔連聲，轉眼之間，蒼白的臉頰上泛出一片青紫，眼皮也逐漸垂落下來。

谷寒香玉掌一揮，解了他的麻穴，厲聲喝道：「小明！」

麥小明探首朝室內一望，問道：「幹什麼？」

谷寒香冷冷地道：「將他背着。」震腕一推，將張敬安的身子送了過去。

麥小明閃身向前，伸手接住，惑然問道：「咱們這就走麼？」

谷寒香目光流盼，一掃鍾一豪和搜魂手巴天義道：「兩位是否能騎馬？」

鍾一豪尚未開口，搜魂手巴天義由地上一彈而起，搶着道：「多謝夫人慨贈靈丹，屬下業已行動無礙。」

谷寒香玉面一轉，看了鍾一豪一眼，鍾一豪急忙抱拳道：「屬下已不礙事。」

羅浮一叟霍元伽大步進室中，躬身道：「這洞內有一座密室，控制各處的門戶，夫人是否要前去檢視一番予以拆毀。」

谷寒香微一沉吟，道：「鄧秋已到迷踪谷內，咱們須得立卽動程，趕了回去。」接着，轉向幾名少年男女道：「掌燈帶路，你們洞主如果回來，要他卽日前來見我。」

幾個少年男女聞得吩咐，唯唯喏喏，誰也不敢多話，轉眼間碧光幌動，手提燈籠，當先朝外走去。

谷寒香隨後向外走去，霍元伽與鍾一豪等一般人心意，都怕養虎貽患，希望就此將陰手一魔的手下除去，毀掉他這洞府，但見谷寒香喜怒不測，行事詭異，俱都不敢開口，以防多言招尤。

出到黑風峽外，一看天色，已是近午時光，一個綠衣少女牽了谷寒香的馬匹，送了攏來。

谷寒香飄身上馬，接過絲韁，忍不住掃視了幾個少年男女一眼，道：「倘若陰手一魔在一月之內，仍不回轉，你們最好是自動前來投我，迷踪谷雖未招賢納士，也不致薄待爾等。」說罷之後，絲韁一帶，馳馬絕塵而去。

一叟二奇和鍾一豪等人，急忙策馬緊隨在後，麥小明將醉倒的張敬安搭在鞍前，驅馬跟在最末。

六騎健馬奮蹄疾馳，直投西北而去，谷寒香歸心似箭，馬不停蹄，越馳越快，衆人雖然飢腸轆轆，也不便講出口來。

疾馳中，軟綿綿地搭在鞍上的張敬安，陡地大喝一聲，手按馬背，猛地騰身躍起。

麥小明一驚之下，不遑多想，右手一伸，疾往他的足踝抓去，左手駢食中二指，飛襲他的腰際「太乙」穴。

只見張敬安含胸拔背，猛地一擰身形，雙足翻飛，直踢麥小明面門。

這一連環飛足，快若迅雷疾電，凌厲如巨斧開山，麥小明被坐騎前衝之勢一帶，直往他雙足上撞去。

急迫中，但聽麥小明大叫一聲「師嫂。」連翻帶滾，閃落到了地面，張敬安形如巨鳥破空，雙掌猛划，疾射盈丈，一把抓住了馬鬃。

谷寒香馳馬在前，一聞張敬安的喝聲，頓時猛勒韁轡，掉頭朝後一望，眼看張敬安搶到馬匹，不禁脫口厲喝道：「張敬安！」

只見張敬安聞得喝聲，渾身一震，一勒韁繩，轉面望來。

谷寒香目光如炬，相隔雖遠，却看出他眼神繚亂，一副茫然若失的神情，當下將手一招，厲喝道：「過來！」

張敬安耳聞谷寒香招喚，兩眼遙遙盯在她的臉上，恍惚似曾相識，未如陌路之人。

兩人四目相接，一直僵持了盞茶工夫，張敬安始才雙腿微夾馬腹，策馬向前走來。

谷寒香目射冷電，盯住張敬安的雙眼，一瞬不瞬，口中冷冷地道：「跳下馬來，隨在我的鞍旁行走。」

張敬安看來似懂非懂，轉臉一望羅浮一叟等人，露出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

麥小明但問好惡，不論是非，他帶藝投師，曾與張敬安相處兩年，二人之間既無情感，亦無嫌隙，這時眼看他癡癡呆呆，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心下感到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朝着谷寒香道：「師嫂，就讓他騎馬，我跑一段再說。」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藥力雖然厲害，不過似這等麻木不仁的人，帶在身畔，也沒有大用。

忖念之下，不由心頭一煩，絲韁一抖

，縱馬朝前馳去，張敬安好似唯恐她要將自己撇下，策馬上前，搶過霍元伽與鍾一豪的馬頭，緊傍着她的馬匹馳去。

黃昏時分，趕到了忻縣城外，六騎馬首尾相啣，正自往城內衝去，驀地，蹄聲震耳，一匹棗紅健馬風馳電掣，迎面疾衝而來。

谷寒香神目如電，瞥眼之際，看出馬上人乃是多爪龍李傑，當下一勒絲韁，低喝道：「老三！」

多爪龍李傑聞得呼喝，抬眼一望，急忙猛收韁繩，只聽那棗紅馬一聲長嘶，人立而起，收住了急衝之勢。

谷寒香目光一閃，見他衣衫和坐馬俱已爲汗水濕透，想是長日趕路，一直未曾歇足之故。

多爪龍李傑躍下馬背，忽見張敬安隨在谷寒香一旁，不覺面色一變，口齒微動，欲言又止。

谷寒香道：「你有話但講無妨，這般馬不停蹄，可是谷中生了變故？」

多爪龍李傑躬身一禮，瞥眼向張敬安臉上一掃，看他神情木訥，大異尋常，不由訝聲道：「鄭秋已至寨內，除了派人遠下嶺南，柬邀鬼老和人魔等外，並且擅傳夫人的號令，召集天下綠林同道，限於四月初八浴佛之日前來『迷踪谷』聽令。」

說到此處，用手一指張敬安道：「這廝脚程好快，我一路換馬，兩日夜未曾駐足，不料仍然被他趕到了前面。」

谷寒香沉吟少頃，問道：「鄭秋擅傳我的號令，是口頭之令，或是書面之令，傳令之人是否都是谷中的弟子？」

多爪龍李傑喘了一口大氣，說道：「余先生剛剛將三色令符製好，不知怎的，竟被鄭秋得知，他逼着余先生交出四面『威鳳金符』，派了他自己帶來四個手下，持符傳令。」

說話之間，城門下熙熙攘攘，兩扇厚重的城門發出一陣吱呀之聲，緩緩閤了攏來。

谷寒香將手一揮，道：「落店之後再講。」絲韁一抖，縱馬往城內衝去。

七匹健馬首尾相啣，剛剛衝入城內，谷寒香倏地猛勒絲韁，扭頭喝道：「宋天鐸，跟住前面兩個老道，快！」

拘魂索宋天鐸聞得吩咐，縱目朝前一望，只見長街盡頭，依稀有兩個道袍背劍的身影，當下不敢怠慢，騰身下馬，施展輕功身法，全力向前追去。

麥小明的坐騎讓給了張敬安，這時飄身躍到宋天鐸的馬上，嘻嘻笑道：「師嫂好眼力，這麼遠的距離，我都瞧得不太眞切。」

谷寒香正在朝前凝視，對他的話，似乎一字未曾聽入，直待宋天鐸的背影消逝之後，始才驅馬向前走去。

冬日晝短，轉眼之間，夜幕四閤，滿街燈光閃動，谷寒香策馬在前，沿街徐徐行去，一忽找着了一家客店，率領衆人投入店中。

衆人俱是整日未進飲食，落店之後，立即開始飲酒用飯，那張敬安癡癡呆呆，守着谷寒香寸步不離，一起一坐，俱都隨着她行動。

席間，多爪龍李傑向谷寒香稟道：「鄭秋命手下的人持符傳令，曾經吩咐派去的四人，說是如果有人表示不服，立即就地予以格殺，余先生見茲事體大，因而命我趕來稟告夫人。」

谷寒香淡淡一笑，說道：「據你們所知，各處開山立櫃的人中，是否有什麼好手？」

多爪龍李傑怔了一怔道：「自盟主大哥遭了不幸後，咱們兄弟一直追隨在嫂夫人身側，凡咱們知道的，夫人諒必也都清楚。」

谷寒香秀目流盼，一顧霍元伽道：「近來的江湖情勢，霍兄料必清楚，綠林之中，是否有後起之秀？」

黑風峽一戰，使她威儀倍增，羅浮一叟聽她詢問自己，不由自主的放下酒杯，抱拳答道：「自從盟主身死後，少林，武當兩派，氣燄更甚往昔，加以綠林道中，領導乏人，是以只要小有名氣的人，全都斂跡養晦，以避株連，新起的人物，尚未有聽說過。」

鍾一豪忽然接口道：「嶗山三雄，對胡盟主崇敬有加，他們得了夫人的號令，定然不待四月初八，即會趕到迷踪谷內，還有屬下的一些舊部，也必是聞令馳驛，兼程趕來。」說到此處，頓了一頓，接道：「鄭秋既予傳令之人以生殺大權，那四人的武功，大概都不等閒，否則的話，豈不求榮反辱。」

谷寒香轉眼望着麥小明，問道：「鄭秋共有幾個弟子？」

麥小明笑道：「三個半。」

只見谷寒香玉面一沉，雙目之內，迸出一股煞氣，麥小明急忙接聲道：「本來就是，我算半個。」一指張敬安道：「他還有兩位老兄……」

谷寒香突然冷冷一哼，截口道：「鄭秋是罪魁禍首，本來我打算料理了陰手一魔之後，就去找他算賬，不想他自投羅網，竟會送上門來。」

麥小明問道：「師嫂想要殺他麼？」

谷寒香冷冷一笑，尚未講出話來，甬道之外，突地傳來一陣疾步之聲。

衆人轉面望去，只見拘魂索宋天鐸舉步若飛匆匆奔了進來。

谷寒香雙眉微聳，問道：「那兩個老道，可是武當派的？」

拘魂索宋天鐸行了一禮，道：「正是武當四陽之二，青陽白陽二人。」

谷寒香矍然一驚，暗暗忖道：在武當派中，這兩人輩份崇高，聯袂北上，定然是有重大事故。思忖之際，一股騰騰殺機，陡地自眉心露出。

拘魂索宋天鐸話未講完，睹狀之下，心神不禁一凜，不知不覺的住口不言。

谷寒香沉聲問道：「兩人如今到了那裏？你是否洩露了行藏？」

拘魂索宋天鐸道：「二人並未發覺屬下，他們才到城北一家客店門外，店中立即有個中年男子迎出，三人未曾交談幾句，同時往城外奔去，行色匆匆，好似有什麼急事，屬下跟出城外，發覺三人所去的方向並非恒山，故而回來請示。」

谷寒香心忖道：武當派人多勢衆，「五行劍陣」非同小可，想殺武當四陽，正是談何容易，難得這兩人落單，再不下手

，更待何時？

心意一決，頓時推杯而起，目光一掃鍾一豪和巴天義兩人，道：「你二人內傷未癒，就留在店中歇息吧。」說罷當先往房外走去。

張敬安一見，立時跟在她的身後，霍元伽與麥小明也都離座而起，隨同向外走去。

忽聽鍾一豪大聲道：「屬下的傷勢，已無大礙，甘願隨着夫人出陣。」

搜魂手巴天義接口道：「屬下也願同往。」

谷寒香似是無心理會二人，隨口嗯了一聲，疾步往店外走去。

她出了店門，拘魂索宋天鐸立時上前帶路，一行八人，順着長街疾行，直往城北奔去。

馳出城外之後，谷寒香問明所行的方向，立即吩咐衆人隨後跟上，自己展開輕功脚程，全力朝前疾追。

曠野之上，夜風呼嘯，遍地積雪，泛出一片皚皚的白光。

她這一全力疾奔，剎時撇下了衆人，但那張敬安却如流星趕月一般，雖然終是越掉越遠，却逐漸超在霍元伽等人的前面，麥小明好勝之心大起，竭盡全力，緊追在張敬安之後。

疾奔了半個時辰，突見一座小小的岡巒橫在前面，隱約的金刃劈風之聲，隨風送到了耳畔。

谷寒香深吸一口長氣，颼颼颼接連激射，剎那之間，搶進了數百丈距離。

突地刃光耀眼，強勁的掌風，乎乎作嘯。

谷寒香縱目一望，只見岡巒上人影幢幢，圍了一圈，劍氣掌風，由圓圈中央升起，動手之人，却無法看見。

她打量地勢，情知要想看的眞切，便無法隱蔽身形，於是足下連縱，幾個「燕子三抄水」之後，「一鶴沖天」，逕朝山岡撲去。

谷寒香一躍七八丈，嬌軀尚未着地，忽見人影幌動，喝叱之聲大起，眨眼之間，四個手執兵刃的男子，一字排在眼前。

但聽一個粗重的口音大喝道：「來者何人，火速報出名號！」

谷寒香目射冷燄，向身前四人橫掃一眼，蓮步輕移，直往打鬥場中走去。

這平岡之上，三個人激鬥正烈，一個是五短身材，瘦骨嶙峋，雙臂特長，鳩形鵠面的人，另外兩個，則是一般打扮，髮挽道髻，身着藏青道袍，花白長髯，飄拂胸際。

忽聽先前那個粗重的口音厲喝道：「回去！」

原來四個攔阻谷寒香的大漢，被她懾人心神的目光一掃，俱各爲之一怔，待得神志清醒，谷寒香業已走到近處，玉掌一揮，直向居中二人橫劈過來。

那出聲發話之人立在最右，此人手持一柄寬達五寸的厚背鋸齒刀，一見谷寒香持強硬闖，不覺惱羞成怒，聲出刀出，反手一招「猛虎當道」，一刀斜劈過去，霍霍刀風，震的人耳膜生痛！

但聽居中二人齊聲一哼，身形後仰，彼貫出一丈開外。

谷寒香隨手一掌，既無劈空嘯風，亦無暗勁潛力，兩個手橫兵刃的彪形大漢穴道已被震閉，倒地不起，說時遲，當時快，未見她變招換式，纖指倏合，已將那柄勢如瘋虎的鋸齒刀握住。

那人一刀劈出，驀感手腕一震，刀身紋風不動，駭極之下，雙腿一坐馬步，暴喝一聲，竭盡全力猛地將刀往懷中一奪。

同時間，左面那名大漢大喝一聲，一根粗如鵝卵的七節鋼鞭，朝谷寒香攔腰擊到。

谷寒香一雙冷芒逼射的美目，依然盯在打鬥中的二道一俗身上，但聽她冷森森一哼，纖腰微擺，形如柳絮隨風，倏地橫飄三尺，藉着移形換位之勢，皓腕陡地一折。

忽聽一個清朗的口音縱聲道：「姑娘手下留情。」

話聲中，一條人影疾如雷奔電射，由十餘丈外一閃而至。

此人輕功奇高，來勢如電，谷寒香心頭微微一驚，功貫五指，力透刀身，霍地沉腕一擰。

但聽「嗆」的一聲脆響，那柄寬達五寸，背厚寸許的鋸齒刀，竟被她春葱似的纖指硬生生捏斷。

似她這等嬌美如花，柔弱如水的女子，手握利刄，怎不令人駭然，兩個大漢駭極而痴，目瞪口呆地立在當地，彷彿泥塑木雕似的。

那電閃而至的人影突然沉聲道：「爾等還不退開，莫非當眞要找死！」腑身揮掌，頓時解了地上兩人的穴道。

兩個大漢聞言一驚，齊聲一喏，疾步退了開去。

谷寒香凝目望去，只見來人年約二十五六，一身銀色勁裝，劍眉星目，猿臂蜂腰，背插寶劍，英氣迫人。

忽聽劍氣掌風之中，響起一個蒼勁的口音道：「時寅，貧道等以多勝少，情非得已，你再不束手就縛……」

只聽那鳩形鵠面，瘦骨嶙峋之人截口道：「少放屁！勝得了大爺時，大爺將項上的人頭給你。」

語聲中，雙掌翻飛，忽擊忽拏，疾變如電，招招不離兩個老道的要害。

谷寒香暗暗忖道：此人骨頭好硬。移目望去，只見那人臉色鐵青，雙掌烏黑，手肘以下，條條血管賁張，將手掌脹得又粗又大。

她目光如炬，三人雖然動作快速，往來如電，但在雪光反映之下，她却看得纖微畢呈，巨細不遺。

那猿臂蜂腰的男子見她望了自己一眼後，重又凝神觀戰，移步往場邊走去，不禁俊面微紅，抱拳道：「姑娘尊姓芳名？此人使的是『黑煞掌力』，奇毒無比，姑娘若非……」他本想說「若非他的同道，最好不要走攏。」話到唇邊，忽然想到如此秀美高雅的女子，決不可能是那時寅的黨羽，率爾出言，只恐唐突佳人。

要知谷寒香也不過二十許人，她天生絕色，雖然飽經憂患，心若槁木死灰，但是外表看來，依然是個艷光照人的少婦。

谷寒香一聽那以一敵二，掌對雙劍之人姓時，使的又是「黑煞掌力」，頓時芳

心一動，飄身向場邊閃去。

那猿臂蜂腰的男子，見她對自己的話置若罔聞，不覺赧然一呆，接着雙肩一晃，隨後躍了過去。

驀地，一陣疾風貼地掠到，但見張敬安舉掌一揮，不聲不響，陡然朝那猿臂蜂腰之人背心擊去。

這一掌來勢奇詭，力道驚人，掌挾腥風，淩厲之極。

那猿臂蜂腰之人，身手居然極高，耳聞掌風襲到，蜂腰一扭，霍地轉過身來，健腕一掄，猛地一掌迎去。

忽聽他驚聲道：「血手印！」

「拍」地一聲巨響，兩掌一接，激風旋廻震盪。

他功力原本較遜，又是倉促反身發掌，以短敵長，竟被震得右臂麻木，內腑齊動，眼花耳鳴，身軀彈出一丈之外。

張敬安一掌拍出，身形絲毫不停，瞬眼之間，靜立在谷寒香身側。

突地，麥小明疾掠而至，敞聲笑道：「范玉崑，吃我一掌！」揚掌一揮，猛向那猿臂蜂腰之人天靈蓋上擊下。

但聽喝聲大起，六七條人影齊向麥小明撲至，驚芒電掣，刀劍鞭鈎俱有。

原來這猿臂蜂腰之人，正是已死的神劍范銅山之子，北嶽「落雁谷」之戰，曾與麥小明狠拚百餘合，未曾分出勝負。

名家之後，果然非同凡響，范玉崑被張敬安的「血手印」震出丈外，身形依然未倒，此時眼看麥小明一掌壓下，欲待還擊，無奈右臂無法舉起，只得恨聲一哼，猛力往一側竄開。

麥小明嘻嘻一笑，道：「饒你不死！」騰身而起，倏地飛過迎面撲來之人的頭頂，瀉落於谷寒香身旁。

激戰中的兩個老道，顯然是知道谷寒香是敵非友，兩人一般心意，都想速戰速決，盡快將那名時寅的人毀在劍下。

兩個老道功力之深，堪稱武林一流高手，兩人所使的劍法，更是大異尋常，但見此劍未消，彼劍即長，此劍倏出而收，彼劍未動而至，交織來去，如穿梭織錦，相生相應，綿密極頂，重重劍幕，將那時寅緊緊地裹在其中。

麥小明看了半晌，心中大感不服，脫口道：「師嫂，兩個牛鼻子太不要臉，我去給點顏色他們瞧瞧好麼？」

他至今尚着道裝，見着道人，仍然叫牛鼻子。

谷寒香面如玄冰，眼神隨着三人的劍掌幻動不已，口中冷冷地道：「留神瞧着，休得多話。」

麥小明嘀咕道：「武當派的『兩儀劍法』，『五行劍陣』，有什麼好瞧的，我也殺得進去，殺……」他要說殺得出來，忽然住口不言。

倏地，風聲颼颼，一叟二奇和鍾一豪，李傑等人，先後躍到場邊，簇擁在谷寒香兩側。

這面的人越來越多，范玉崑和激戰中的兩個老道，俱都覺出情勢嚴重，剎時間，人影幌動，原是環列一圈的人，這時雁行排列，與谷寒香等人遙遙相對，兩個老道也劍勢緊迫，招招制敵要害。

那時寅殊爲沉着，劍幕愈縮愈小，兩道寒光耀眼的劍尖，在他週身大穴上點來劃去，他却絲毫不見忙亂，雙掌交揮，護住週身要害，蹈隙還攻，氣勢如虹。

他這黑煞掌力，乃黑道中極負盛譽的絕技，除了掌勢雄厚渾猛之外，還挾有異常强烈的毒氣，一被擊中，縱然不被震死，亦將爲掌毒所傷，難逃一命。

拘魂索宋天鐸站了一忽，見那「兩儀劍法」循環相生，如江河下瀉，越來越見威猛，時寅隨時有喪生的危機，他雖不知時寅的來歷，却知必是黑道中人，敵愾同仇，不免關心，因而移近谷寒香身側，低聲道：「啓稟夫人，這兩個雜毛，即是青陽白陽。」

谷寒香點了點頭，道：「我知道。」

說話中，三人愈打愈快，但見劍光閃動，掌颷奔騰，不見三人的身影。

激鬥中，危機迭起，那時寅想是知道難逃一死，因而豁出了性命，招式一變，盡是以命換命的打法，冀圖拚個兩敗俱傷，與敵偕亡。

瞬眼間，三個人的氣息，同時轉爲粗重，場外的人，也都似久處密雲不雨的空氣之中逐漸感到煩悶異常，喘不過氣來。

驀地！谷寒香冷冰冰一哼，人影乍閃，投入了劍氣掌颷之中。

場外之人，俱都早已躍躍欲動，谷寒香哼聲才出，麥小明即已翻腕拔劍，縱身往場內撲去。張敬安神志不清，反應較爲遲頓，但他功力精湛，身法快捷，谷寒香嬌軀一動，他也隨同動作湧身撲向場中。

豈料谷寒香的動作太快，麥小明和張敬安才至半途，其餘的人剛剛轉過念來，場中業已冷笑，怒喝，悶哼之聲，同時響起，四條盤旋交錯的人影，快若火花飛濺，突地分散開來。凝神看去，只見谷寒香滿面冷笑，卓立在原地，兩個老道手橫長劍，併肩立在兩丈開外，鬚髮倏張，臉色氣得鐵青。

那時寅站在兩者之間，氣息喘喘，汗水如漿，胸前一道長幾近尺的劍創，血湧如泉，轉眼之間，濕透了胸前的衣衫。

谷寒香突然陰沉沉一笑，朝着青陽白陽兩個道人道：「你二人休要不忿，如果你們的本領，僅止於這套劍法，今夜就別想活命。」

青陽道長未及開口，白陽已搶先怒喝道：「妳的口氣好大，莫非與『迷踪谷』有何關連？」說着向一叟二奇等人瞥了一眼。

谷寒香冷冷地說道：「我姓谷，天下綠林，俱都歸我統轄，你是青陽，還是白陽？」

她適才投身劍叢之中，出手救人，雖只一招半式，却令青陽白陽震駭不已，是以她雖自稱統轄天下綠林，兩人却無法不信。

白陽道長驚詫未已，站在一邊的時寅突然身形一仆，張口噴吐出一口紫血。

谷寒香雙眸凝光，在他面上一轉，惑然道：「我瞧你血中瘀塊，莫非內腑已被重手法震傷？」

只見時寅雙眼一翻，打量了谷寒香一眼，道：「哼！我若未曾受傷，憑這幾個鼠輩，豈是我的對手？」冷傲之性，溢於言表。

拘魂索宋天鐸突然道：「你的口氣也不小，咱們夫人救了你的性命，你怎麼慢不爲禮，道謝之言，也沒有一句！」

谷寒香看那時寅濃眉一豎，似欲發作，頓時玉手一擺，道：「屬下直言，你不必放在心上。」說着探手囊中，取出一隻羊脂玉瓶，攤開左掌，由瓶中傾出了兩粒龍眼大小，色作金黃的藥丸。這藥丸功能起死回生，鍾一豪與拘魂手巴天義俱曾服過，只見她玉瓶一傾，那些藥丸重又裝入瓶中，蓋好瓶塞，放回囊中，接着兩指一彈，將另一顆藥丸朝時寅投了過去。時寅接住藥丸，發覺她身旁之人，大都面帶惋惜之色，怔了一怔，忽將藥丸擲了回來，道：「我今日受妳援手之德，將來一定設法補報，這丸藥看來極爲貴重，我不再領情了。」

谷寒香淡淡一笑，將那藥丸重又扔去，道：「武當派慣於羣打合毆，你武功雖高，內傷未癒，逃得過今夜，逃不過明天，我救人救澈，而且尚還有事相求於你，你快將藥丸吞下，我有話要講。」

忽聽范玉崑大聲道：「姑娘，此人乃是黑魔時佛之後……」

谷寒香突然玉面一轉，冷冷地問道：「你又是何人之後？」

拘魂索宋天鐸接口笑道：「他是豫南范銅山的兒子，家門名氣亦復不小！」

范玉崑雖已聽到宋天鐸稱谷寒香爲夫人，但却忍不住要稱她姑娘，谷寒香神情冷漠，言語難堪，令他的自尊心大受損傷，但他不知怎的，竟然不忍發作，宋天鐸這一接口，頓時激得他怒氣勃發，劍眉一挑，便待躍身上前。

青陽道長靜立一旁，左思右想，始終想不出黑道之中，何人配有谷寒香這等武功深不可測，貌美勝似天仙的妻室，此時朝着范玉崑虛虛一攔，道：「范公子權忍一時，是非强弱，好歹總有分曉。」

范玉崑雖然心頭不忿，但因與張敬安對過一掌後，右臂至今運轉不靈，無奈之下，只得强忍一口惡氣，憤然立在原處。

青陽道長忽向谷寒香稽首一禮，道：「貧道青陽，敢問女施主的尊夫，是那一位成名的英雄？」

谷寒香突地目射寒光，陰沉沉一笑，反問道：「兩年前北嶽之戰，你是否曾經到場？」

青陽道長似是未曾料到她有此一問，怔了一怔，始才緩緩地道：「那一次『落雁谷』大戰，驚天動地，青陽恭逢其會，至今歷歷如在目前，不知女施主何以有此一問？」

但見谷寒香雙眉之間，陡地顯出一道紫紋，殺機盈面，厲聲道：「你是否識得『冷面閻羅』胡柏齡其人？」

這一句話，恍若晴天霹靂，但見白陽，青陽，與范玉崑三人，身子同時一震。

胡柏齡死時，身上留着一道劍創，自後背直貫前胸，刺穿內腑，當時赴會之人以少林武當兩派爲主，少林派無人使劍，其他雖有用劍之人，僅只神劍范銅山的名譽最隆，但是范銅山和天禪，紫陽等爲首三人，一上來便中了鄧秋的三絕神針，七毒消魂散，及毒火成全的白燐劍，三人同受重創，片刻之後，即已劇毒發作，人事不知。

當日之戰，谷寒香身畔的人，僅只麥小明在場，但當胡柏齡重創身死之際，他却業已退下，因而谷寒香等推測情勢，判斷胡柏齡是死在武當派的「五行劍陣」，或是白陽青陽等武當高手的圍攻之下。

此時，谷寒香眼看青陽白陽二人一聞胡柏齡之名，頓時面色大變，身軀震動，越發証實了自己平時的判斷，剎時之間，只感到心頭一陣劇痛，雙手顫抖不休。

驀地，只見她仰面望天，震聲一陣長笑！

淒厲的笑聲，劃破長空，直冲霄漢，回音搖曳，久久不絕！

但聽她愈笑愈見激越，直笑得敵我兩方的人，俱都心搖神駭，目眩身顫，恍惚天搖地動一般。

陡地，笑聲戛然而遏，谷寒香皓腕一抬，抽出肩後的長劍，一步一頓，直對青陽白陽兩人身前走去。

張敬安早已被她淒厲陰惻的笑聲，駭得六神無主，手足不住的戰慄，這時見她亮劍上前，頓時探手腰際一摸，取出一個金光燦燦的黃圈，蹣足跟了上去。

谷寒香陡地扭頭怒聲叱喝道：「滾回去！」

只見張敬安手足一顫，舉步躊躇，一副徬徨無主的樣子。

鍾一豪和谷寒香相處迄今，雖然也曾見過她動怒之時，却從未見過如此之甚，情知她夫仇當前，心中傷痛已極，故而雖有滿腹關注之情，却不敢吐露半句，僅只默然而立，憂愁地望着她的背影。至於一叟二奇等人，更是噤若寒蟬，大氣也不敢出。

麥小明看張敬安呆了一呆，又有跟着上前之勢，急忙飄身過去，拉着他的手臂，將他拖了回來。

谷寒香突然陰惻惻一笑，目注青陽白陽二人道：「你們若不出手，我可不等了。」她那副冷漠的神色，和懾人的煞氣，確實使對方不寒而慄，對她望而生畏。

青陽道長突地單掌當胸，問道：「女施主莫非是已故江湖奇俠胡柏齡夫人？」

谷寒香秀眉猛剔，嘿嘿一笑道：「江湖奇俠！好怪的謚號！」微微一頓，厲喝道：「谷寒香爲夫報仇，你們準備了！」長劍一震，疾刺而出，倏然襲向青陽的胸口。

只見青陽白陽二人同時飄身，暴退五尺，青陽道長縱聲道：「夫人暫請住手，貧道等尚有下情奉告！」

谷寒香劍勢一收，冷然說道：「事到如今，昭然若揭，你們還有什麼話講？」

青陽白陽二人，突然相覷一眼，同時將長劍插回了鞘中。

谷寒香秀眉一顰，淡淡的說道：「武當四陽，久負盛名，你二人聯劍拒敵，未必不能自保，如此畏首畏尾，豈不令人齒冷。」

白陽道長性情原極驕躁，聞言好似忍無可忍，面色一變，開口似欲講話。

青陽道長突地轉面喝道：「師弟難道忘了掌門師兄的告誡？」

只見白陽道長將頭一垂，低聲道：「白陽不敢。」

谷寒香看二人對答之間，神色自然，不似故意做作，不禁心下大奇，詫然道：「武當派自視甚高，縱橫江湖，素來鋒芒畢露，但不知紫陽有何告誡，竟使你們忍辱含垢，如此的一再相讓？」

青陽道長雖然聽出她語含譏誚，依然不動怒氣，浩嘆一聲，肅容道：「非僅敝派，連少林寺亦是一樣……」

谷寒香聲色俱厲道：「怎麼樣？」

青陽道長正色道：「武當少林兩派，追念胡大俠的恩澤，敬仰他的俠骨仁心，兩派掌門，俱已嚴命門下，任何情況之下，不許與胡大俠的遺族動手。」

這幾句話，大出衆人意料，谷寒香也不禁動容，滿腹殺機，消泯不少。

忽見時寅將那粒藥丸投入口中，朝着谷寒香微一抱拳道：「胡夫人厚賜，時某已敬領，夫人有何差遣，只管示下。」

谷寒香轉眼朝他一望，突然冷聲道：「你所服的那粒藥丸毒絕天下，若無我的獨門解藥，百日之後，腹破腸穿而死。」

時寅一聽那粒藥丸竟如此陰毒，剎那之間，臉色變得難看無比，目射兇光，躍然欲動。

谷寒香知他正在暗中凝聚功力，欲待猝起發難，不禁冷冷一笑道：「你內傷未癒，久戰身疲，此時與我動手，不啻自找死路。」說罷目露殺機，轉朝青陽白陽二人望去，口中說道：「你們自棄先機，死了不必怨誰。」陡然一劍同時刺向二人。

青陽白陽併肩而立，眼看這一劍來勢凌厲，辛辣異常，凜然之下，雙雙舉步飄身，橫移數尺。

谷寒香冷然一哂，道：「我以為你二人以身殉道，原來生死關頭，還是性命要緊。」話聲中，劍去如風，直向青陽眉心點去。

忽聽時寅大喝道：「住手！」

谷寒香收劍卓立，扭頭道：「你有什麼話講？」

時寅怒哼一聲，道：「妳解鈴繫鈴，出爾反爾，究竟是何用心？」

谷寒香淡淡的道：「我要殺盡武當，少林兩派為首一輩的人，無奈衆寡懸殊，難以如願……」

時寅恍然大悟，截口道：「妳的意思，是想我與這批人一樣，隨在妳身側聽令？」說話之間伸手向一叟二奇等人一指。

谷寒香冷聲道：「這批人原也各霸一方，武功威望，俱不在你時寅之下，你若願意入夥，也未見得受了委屈。」

只見時寅濃眉連聳，沉吟不語，雙目烱烱，緊盯在谷寒香臉上，神色之間，獰惡無比。

谷寒香泰然自若，道：「你仔細考慮一番，待我殺了這兩道人，再與你從長計議。」

時寅突地牙齦一咬，厲聲道：「要說殺盡武當，少林兩派的人，我時寅倒是自願効力，但却不願受妳羈絆，與這批人為伍。」說着將手一伸，二度向一叟二奇指去。

羅浮一叟突然雙目一翻，冷哼道：「你是什麼東西，黑白雙魔不可一世，結果依然被武當派聯合崑崙峨嵋兩派的高手，圍攻得重傷而遁，終於無聲無息而死，你父仇未報，還臭美什麼！」

時寅怒火如焚，右臂一舉，即待一掌劈去。

谷寒香玉手一擺，道：「時寅，他雖然語出唐突，但是所講的都是實情，你惱羞成怒，豈不令人見笑。」

時寅強壓怒火，狠狠地看了霍元伽一眼，陡地轉朝谷寒香道：「念妳解圍之德，今日之事，恩怨兩抵，妳報夫仇，我報父仇，我們各行其事，互不相涉。」

谷寒香看他似欲離去，頓時玉面一沉，喝道：「且慢！恩是恩，怨是怨，那有兩抵之事！」

時寅怒發如狂，厲聲問道：「依妳如何？」

羣雄見她講出這種大違常情的話，俱皆為之一怔，一雙雙精芒逼射的眼睛，全都集中在她面上，要看她到底是何居心。

谷寒香突然淡淡一笑，緩緩說道：「在十餘年前，開封城發生過一樁震駭武林的血案，十四個武林高手，被殺在黃河渡口。」

這一樁慘案，曾經哄動一時，一叟二奇等俱是久走江湖之人，對於此事，全都耳熟能詳，知之甚稔，這時聽她突然提起，頓時傾耳靜聽，看她尚有什麼下文。

只見那白陽道長口齒一動，似欲插言，青陽道長向他一施眼色，白陽道長立即緘口不語。

谷寒香微微一頓，忽然神情一整，肅然道：「時寅，你據實答我兩句話，我今晚救你的事，從此一筆勾消，百日之內，只要你勝得了我的雙掌，我定然解去你所中之毒。」

時寅濃眉一軒，宏聲叫道：「此話當眞？」

忽聽麥小明插口道：「師嫂，這筆交易，未免太不划算了！」

谷寒香冷冷地望他一眼，道：「你放言無忌，幾時我割掉你的舌頭，將你趕回『萬花宮』去。」

麥小明一聽要割舌頭，腦中突然現出包九峯影子，急忙將嘴一抿，退了一步。

谷寒香面龐一轉，朝時寅說道：「我說話算數，問你的也甚簡單，你願答則答，否則作罷。」

時寅不加思索，接口道：「時某知無不言，妳問吧。」

谷寒香笑道：「開封血案，你是否在場？」

那白陽道長似是忍耐不住，手指時寅，憤然道：「那慘死的十四人中，五個是本派門下，四個是少林僧侶，其他崑崙門下兩人，和三個中原武林中的名鏢頭，十四人中，六個人死於黑煞掌力……」

谷寒香秀目一轉，哂然道：「黑煞掌力又怎麼樣？」

白陽道長聲色俱厲地怒聲說道：「姓時的業已親口供出，那次慘案，乃是他所策劃……」

時寅冷笑一聲，打斷他的話道：「正是時大爺主謀，依你應該怎樣？」

白陽道長厲喝道：「血債血償，你今夜就別想走了！」

谷寒香突然縱聲一笑，鄙夷不耐地掃他一眼。

白陽道長勃然色變，斂聲道：「谷寒香，貧道等格於掌門師兄的令諭，妳可不能欺人太甚！」

只聽青陽道長沉聲喝道：「師弟！你若不知進退，為兄便權代掌門師兄，以家法治你！」

白陽道長聞言一怔，頓了一頓，轉眼望着他處。

谷寒香冷然微哂，眼望時寅道：「這樣說來，當時是有你在場了？」

時寅將頭一昂，道：「時某親手擊斃六人，豈有不在場之理，難道這也算得一問。」

谷寒香螓首微點，笑道：「不錯，我所要問的第二件事，即是神鞭飛梭萬曉光，是否也參與其事？」

青陽白陽二人，此時恍然憬悟，明白了谷寒香問話的目的，同時間，二人臉上露出了不安之色。

原來昔日在「萬月峽」外，武當派的掌門人紫陽道長，見萬曉光身負絕毒的黑煞掌功，因而錯疑開封懸案，係萬曉光所為，乃以綿掌將萬曉光震傷，至令萬曉光掌毒反侵，自碎天靈，血崩氣絕而死。

只見時寅微微一楞道：「萬曉光今在何處，時某正在尋他。」

谷寒香厲聲問道：「你尋他則甚，莫非那次血案，也有他一份？」

時寅見她殺機盈面，大有一言不合，即要猝然出手之勢，不禁暗忖道，這女子喜怒無常，心意難測，不正不邪，委實令人費解。

但聽谷寒香追問道：「你既然知無不言，怎不回答我所問的話？」

時寅雙眉一軒，道：「萬曉光對先父有救命之恩，也是當今世上，第二個練有黑煞掌功的人，我既然重在江湖上走動，自然想與他見上一面，至於開封殺人之事，却是我與另外兩個同道所為，與萬曉光無涉。」

谷寒香暗暗忖道，以三人之力，同時擊殺十四名武林高手，另外那兩人的武功，想來定不在這時寅之下。思忖之際，不由隨口問道：「另外的那兩人是誰，你與萬……」

說話中，突然記起自己講過，僅問他兩個問題，急忙住口不言，玉手一揮，道：「我話已問完，你去吧，百日之內，隨時可至『迷踪谷』見我。」

時寅畧一沉思，道：「我與萬曉光素未謀面，妳若道出他的居處，我也將另外兩人的姓名出身，說與妳聽。」

谷寒香漠然說道：「萬曉光已被武當紫陽道人逼死，他的兩個後人，如今隨我住在『迷踪谷』內，至於和你同謀殺人的是誰，你不說也罷。」

時寅目射精芒，注視谷寒香半晌，忽然道：「另外兩人，一個名叫龍行風，一個名叫朱五辰，同是白魔門下。」說罷將手畧畧一拱，轉身昂然而去。

白陽道長忽然揚聲道：「時寅，你今日倖逃一命，若不立即洗心革面……」

時寅不待他將話講完，轉身道：「但願你二人今夜不死，時某若不將你二人碎屍萬斷，誓不為人。」說完之後，反身揚長而去，對於自己身中劇毒之事，彷彿業已忘懷了似的。

谷寒香眼望他逐漸消逝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形貌雖然猥瑣，生死之際，却不失男子氣概，比起自己身旁的人，是要强得多了，思忖中，心內不覺忽忽如有所失。

忽見那青陽道長稽首一禮，道：「胡夫人得承尊夫遺志，重整綠林，為生民造福，青陽感佩無已，如今暫且告退，他日有幸，再向夫人請教。」

谷寒香見他們要走，心中轉念道：我以清白之軀，忍辱含垢，厠身綠林，目的為了什麼！轉念之下，冷面閻羅胡柏齡神威凜凜的面龐，與溘然長逝時的遺容，同時出現在她的腦海之中。

她本是極端善良，博愛衆生的人，自從胡柏齡身遭慘死之後，她的生性突然大變，芳心深處，隱隱覺得天下武林的人物，無分正邪，俱是殺害胡柏齡的兇手，俱是她報仇洩忿的對象。

一股狂烈無比的仇火，剎那之間，燃遍了她的全身，只見她雙眼血紅，陰森森笑道：「生死有定，你們最好死得硬朗一點。」

青陽道長見她作勢欲撲，急忙喝道：「夫人且慢。」

谷寒香秀眉雙剔，怒聲道：「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之爭，你們抵抗也好，不抵抗也好，我是一定要取你二人性命。」

青陽道長道：「貧道並不如夫人想像的那樣怕死，不過夫人對貧道等如此仇深恨重，貧道却百思不解，難明其故，因而既不敢有違掌門師兄的令諭，不甘束手就戮，死的不明不白。」

但聽谷寒香嘿嘿一笑，厲聲問道：「我大哥因何而死？」

青陽道長浩嘆一聲，道：「胡盟主之死，乃是武林千古未有的慘事，雖然陰錯陽差，事出誤會，但是武當，少林，以及鄭秋水寒等人，俱都難辭其咎。」

谷寒香哼了一聲，冷笑問道：「神鞭飛梭萬曉光又是因何而死？」

青陽道長無詞以對，嘆了一口氣，默然不響。

白陽道長原是剛愎之性，眼看谷寒香咄咄逼人，自己的師兄一再容讓，心中有氣，忍不住鼻中一哼，轉朝悄然立在一旁范玉崑道：「范公子，此地留之無益，我看還以離去為是。」

谷寒香仇火未熄，怒火倏熾，冷嗤一聲道：「萬曉光之死，便是因為你而起，我今夜若不殺你實無顏面見他的後人！」

話聲甫落，驀地身形似箭，一射而上，精鋼劍電閃星漩，帶起漫天精芒，朝白陽道長亂點而下。這一劍千頭萬緒，凌厲懾人，白陽道長也是使劍名家，眼看青芒刺目，驚風撲面，萬點銀星簇擁而至，竟然瞧不出刺向自己的何處。

急怒之下，雙足一個「伶仃步」，猛地往一側疾閃，口中厲聲道：「谷寒香！趕人不上百步……」

語聲未落，陡見谷寒香纖腰微擰，倏地欺近了身前，長劍一掄，然襲到。

白陽道長不及伸手拔劍，雙足一頓，激射而起，百忙中右臂一揮，一掌劈空擊去。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霸海心香（大結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血手教主與于婆婆各運陰謀，皆欲擊倒對方，玉扇夫人從中加以利用，極力討好血手教主，暗將于婆婆詭計告知血手教主，詎知于婆婆早就防了她這一手，將暗算血手教主之計提早施行，幾使血手教主措手不及，幸賴功力深厚，同時更因鄔化龍對于婆婆的臨陣叛變，使得于婆婆師徒幾死於血手教主手下。鄔化龍以雙魔均受傷之際，將一藥丸給予于婆婆師徒服下，振發其最後功能，重與血手教主拚鬥，血手教主久戰于婆婆師徒之下，也偷空取出藥丸服下，激發潛能，將于婆婆師徒震飛出去——

毒瀰天毒谷　俠行揚俠名

「轟！」兩條身子摔落地上，立時氣絕身亡，動也不動了。

鄔化龍看得一楞，身子急閃而出，轉到神案另一邊。

玉扇夫人大喝一聲，道：「鄔化龍，你要不要臉，快叫『媽』吧！」

這時「血手教主」腳下忽然打了一個踉蹌，身子搖搖欲倒。

玉扇夫人顧不得再找鄔化龍，閃身向前，扶住「血手教主」，關切倍至的道：

「教主，不要緊吧！」

「血手教主」在玉扇夫人攙扶之下，喘了一口氣，伸手懷中，又取出一粒藥丸投入口中，含糊的道了一聲：「老夫不要緊！」雙目一閉，便運氣調息起來。

鄔化龍遠遠的站在神案另一邊，臉上的神色像天上的風雲一樣，變了又變，最後，忽然恨恨一咬牙，頓腳道：「罷了！顧不得那樣多了。」

臉色一獰，仰頭發出一聲低沉的輕嘯，嘯聲起處，只見神殿上那盞吊燈上的火燄忽然一縮，暗淡了下來。

同時，陰風四起，冷得玉扇夫人打了一個冷噤。

瞥目間，只見神殿四角忽然多出了四個人，冷冷的站在四方，死僵僵的，一動也不動。

那股陰森奇寒的冷氣，就是從那四人身上放射而出。

玉扇夫人猛然一震，脫口驚叫道：「毒神！」

鄔化龍嘿！嘿！一笑，道：「你想不到吧！……。」

話聲一頓，接着縱聲而笑，道：「這個『賭』，你是輸定了啦！」

玉扇夫人抗聲道：「我賭的只是剛才的那一戰，別不要臉，輸了不認賬。」

鄔化龍邪惡的笑道：「你要我叫你『媽』也可以，那是在床上的時候！」

玉扇夫人氣得花容變色，正要惡惡的

罵他一頓的時候，耳中忽然響起「血手教主」的蟻語心聲道：「老夫一時走眼，看錯了那小子，想不到他眞還有點鬼名堂，你這時犯不着和他生氣，等機氣衝出神殿去，把老夫手下召來，那時再慢慢整治他不遲。」

玉扇夫人悄悄的道：「我實在受不住他那烏氣。」

「血手教主」道：「受氣總比將來落在他手中好！」

玉扇夫人輕輕嘆了一口氣，靠了一靠「血手教主」，傳達了自己心意，就沒有再作聲了。

「血手教主」對玉扇夫人的表示，激起一片眞情，也是輕輕一嘆，傳聲道：「想不到，你對我眞是一片情深，這次事了之後，老夫一定好好待你，正式尊你爲夫人。」

玉扇夫人苦澀的一笑，道：「有你這句話，我就很滿足了。」

「血手教主」輕輕的道：「老夫已經完全調息好了，記着，老夫一發動攻勢，你就衝出去討救兵。」

玉扇夫人點了一點頭，「血手教主」說動就動，忽然發出一聲厲嘯，身形一射而起，便向殿外奔去。

他手起掌落，便是一陣猛攻，打得迎面相阻的那位毒神，節節後退。

眼看他已衝到殿門口，鄔化龍心中一緊，連忙發出低吟，催動其他三位毒神，圍攻上去。

「血手教主」有心給玉扇夫人製造機會，攻擊之勢，威不可當，將四個毒神，追到了大殿一角。

玉扇夫人見機會成熟，便不稍怠慢，口中發出一聲叱喝道：「鄔化龍，納命來！」手中多寶玉扇一抖，身扇合一，直取鄔化龍。

鄔化龍暗笑一聲，忖道：「你打錯了主意啦！你以爲由『血手教主』牽制住四大毒神，你就吃定老子了麼！哼！你就嘗嘗老子的厲害吧。」

口中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現在不給你一點厲害看看，只怕你在床上也不會服貼，你要檢便宜，你就來吧！」伸手拔出腰間配劍，蓄勢以待。

詎料，玉扇夫人身形飛起空中之後，猛然換了一口氣，雙手一抖，舉扇一揮，發出一股扇風，搧熄了吊在大殿之中的燈先，趁着大殿一暗之際，身形陡然一折，落在神案之上，接着借力墊步，再射而起，浮光掠影般出了大殿。

身後雖然傳來一陣鄔化龍大罵之聲，可是玉扇夫人頭也不回，理也不理了。

「天毒谷」這座神殿，處在一處偏僻的山坡上，外面圍了一片密林。平日是常人不能接近的禁地，與天毒谷一般住屋，有着二里多路的距離，所以，神殿之內雖然打得天翻地覆，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

玉扇夫人一口氣奔出了一里多路，才收住身法，緩了下來。

這時，只聽「血手教主」的厲嘯之聲，一陣一陣從神殿之內傳了出來，照說外面人應該聽到了才是的，可是，事實上外面卻是一片寂靜竟然無人聞聲前來過問。

這種情形，顯然太不正常了。

玉扇夫人暗暗皺了一下眉頭，口中輕輕「咦！」了一聲，身形再動，便向「血手教主」行宮奔去。

當她奔到「血手教主」行宮時，只見偌大的一座院子，裏面竟是空無一人，「血手教主」帶來的那些心腹手下，一個都不見了。

玉扇夫人駭然忖道：「我認識鄔化龍二十年了，眞是瞎了眼，看錯了他，原來他是一個這樣厲害深沉的傢伙……。」

一念未了，耳中忽然傳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玉扇夫人身形一縮，藏在暗影之中，循聲望去，原來是鄔夫人身前于媽。

玉扇夫人料想于媽不會知道她與鄔化龍之間的衝突，於是現身而出，叫了一聲，道：「于媽，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于媽「啊！」了一聲，跑到玉扇夫人面前，道：「果然是夫人，我們夫人請你去一趟啦！」

玉扇夫人又問了一聲，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于媽道：「夫人見了我們的夫人，請問我們夫人吧。」

她分明知道，偏偏不願說，玉扇夫人黛眉一揚，心裏有點不大舒服，有心責問她，回念一想，今天的事情太奇了，何必和她多費唇舌，於是到了口邊的話，又忍了回去，點了一點頭道：「走罷！」

于媽在前，玉扇夫人在後，掠起身形，向正屋大廳之中奔去。

進入廳中，只見廳中黑壓壓的坐了一大羣人，「血手教主」帶來的那批手下，竟然也在其中。

最使玉扇夫人納悶而驚訝的，便是平日軟弱多病的鄔夫人，這時竟然昂首坐在正中上位之上。

玉扇夫人快步向前，叫了一聲：「大妹子……。」

鄔夫人微微一皺秀眉，望了玉扇夫人一眼，冷冷的一揮手道：「坐下。」

玉扇夫人往日在鄔夫人面前，何等風光有面子，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轉變，使她楞在當地，幾乎氣破了肚皮。

還是于媽，扯了她一下衣襟，悄聲道：「夫人請坐下吧！」

玉扇夫人發出一聲冷笑，轉身向外面走去。

身後，只聽鄔夫人冷冷的喝道：「站住！」

玉扇夫人心裏暗笑一聲，忖道：「咱們是老姊妹了，難道你還能眞把我怎樣不成。」身形照行如故，把鄔夫人的話，置若罔聞。

驀地，眼前人影連閃，橫身掠來兩人，擋住了玉扇夫人去路。

玉扇夫人怒喝一聲道：「讓開！」多寶玉扇一點而出。

對面那兩人擺刀而上，就和玉扇夫人打了起來。

玉扇夫人見那兩人拔刀相抗之後，座上的鄔夫人，竟然不發一言，心裏可就有點後悔了，知道她與鄔夫人原有的交情，已經不能相恃了，只得放開手來和那兩人認眞拚鬥。

那二人一身功夫，都非常了得，以玉扇夫人今天的成就，竟然無法越過雷池一

步。鄔夫人顯然存心教訓玉扇夫人，就是不發一言，任由他們打鬥。

玉扇夫人走不能走，退不能退，心裏好不着急。

忽然，人叢之中，射出一條人影，揚手向着那阻擋玉扇夫人的兩人，打出一蓬烏芒，逼得那兩人閃身急讓，那人身形一旋，便向廳外衝去。

玉扇夫人一看那人原來是高一鳴，二話不說，便隨着他向廳外闖。

事出意外，高一鳴又是雙手齊揚，打出一蓬蓬的烏芒開道，人羣一亂之下，竟給他們闖出大廳。

闖出大廳之後，兩人一口氣跑出百十丈開外，還好，後面並沒有人追趕出來。

高一鳴首先緩下身形，吁了一口長氣道：「夫人，教主那裏去了，我們快去找教主去。」

玉扇夫人一嘆道：「不用提了，教主中計被圍，特別要我突圍出來叫你們去，想不到你們也出了事情，你們大家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高一鳴氣忿忿的道：「還不都是我們老大。」

玉扇夫人一怔道：「你們老大！誰是你們老大？你們一道不是只有五人麼？」

高一鳴道：「我們一道，原來有六個人，另外還有一位沒有現身，他就是我們的智多星老大巫先。」

玉扇夫人道：「他也在天毒谷麼？」

高一鳴道：「當然在天毒谷，因爲他是教主身前的紅人智囊，最招人忌。所以經常藏在暗中不出面。」

玉扇夫人道：「現在他在天毒谷是什麼身份？」

高一鳴道：「于嫣！」

玉扇夫人驚叫一聲，道：「于嫣！怎會是于嫣？」

高一鳴道：「他只是取代了于嫣的身份。」

玉扇夫人「啊！」了一聲，道：「那是說，鄔夫人已經被他控制了。」

高一鳴道：「照說應該是這樣，但是照目前情形看來，叫人感到非常迷惑。」

玉扇夫人心念一動，忖道：「想來定是那巫先起了取代『血手教主』的私心，所以，來了這一手惡毒的詭計。」

變眉一蹙道：「爲什麼？」

高一鳴道：「巫老大把我們集中到大廳之後，只有那女人的世界。」

玉扇夫人暗忖道：「你那裏知道，躲在背後比強出頭的人聰明得多。」

話鋒一轉，問道：「你剛才爲什麼要救我？」

高一鳴道：「屬下不願背叛教主。」

玉扇夫人一笑，道：「眞的麼？」

高一鳴訕訕的笑了一笑，道：「當然也爲了我自己的暗傷。」

玉扇夫人道：「好，我一定替你設法醫好你的暗傷就是。」

高一鳴欠身一禮道：「多謝夫人千金一諾。」

玉扇夫人沉思了一下道：「還有可用的人沒有？」

高一鳴搖着頭道：「沒有了。」

玉扇夫人長聲一嘆，道：「我們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

說着，帶着高一鳴便向「天毒谷」祖師神殿奔去。他們奔到神殿外面，神殿裏面已經不聞打鬥之聲，但神殿上那盞吊燈又復大放光明，被人點燃了。

玉扇夫人雙肩一皺，就要直闖而入，高一鳴忽然輕呼一聲，道：「夫人，不可輕身入內。」

玉扇夫人向他回首一笑，表示了她的謝意，勢子一變，隱起身形向廳內望去。

整個神殿的設備，已被打得一場糊塗，慘不忍睹。

鄔化龍這時已經擺了一張椅子坐在神案前面，「血手教主」則席地盤膝坐在神殿中央，那四個毒神，就分別站在他四周，把他團團圍住。

廳內六個人沒有一點聲息，「血手教主」在運功調息。那四個毒神也在運功調息。鄔化龍堆着一臉陰笑，坐在那裏一副悠然自得樣子，任由「血手教主」調息。

這樣令人透不過氣來的苦守了一陣，忽見「血手教主」雙目一張，望着鄔化龍嘆了一口氣，道：「你爲什麼不讓他們殺死我？」

鄔化龍答非所問的道：「你現在的功力完全恢復了沒有？」

「血手教主」道：「完全恢復了。」

鄔化龍道：「我現在有兩條路，任你自選一條，你估量着回答我吧。」

「血手教主」眨動一下多變的目光，沒有接着追問，因爲現在他已是敗軍之將，鄔化龍所說的兩條路那會有什麼好路。

鄔化龍冷酷的一笑，道：「照說你的爲人和一生罪惡。我今天就是把你挫骨揚灰，亦不爲過，可是你的一身修爲，却令我對你生了愛惜之念，因此，我不想殺死你，也不願記你的仇，希望你能瞭解我對你的這番心意……。」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笑了一笑，又道：「我現在給你的兩條路，一條是把你製成我的第五個毒神，以你修爲之深，你將來一定可以成爲毒神之王，第二條路是把你收爲貼身侍衞，隨在我身邊同起同坐，同遊同樂，並且一同接受全武林尊敬。」

「血手教主」道：「如果我二條路都不願意接受呢？」

鄔化龍道：「你沒有拒絕的餘地，你如果不願意做我的貼身侍衞，就只是身爲毒神，渾渾噩噩的過一生了。」

「血手教主」忽然挺身而起，呵呵一笑，道：「我本來可以答應你，做你的近身侍衞的，只可惜你走錯了一着棋。」

鄔化龍不慌不忙的說道：「我錯在那裏？」

「血手教主」道：「你不該讓我恢復一身功力！」雙目之中精光陡然暴射，殺氣騰騰的罩着鄔化龍。

鄔化龍微微一笑道：「你不會眞以爲我錯了吧！」

「血手教主」狡詐多變，見鄔化龍出奇的鎭定，心中不能無慮，目中凶光微斂道：「老夫如果不顧身份，就此抖手一走，我不相信你那毒人眞能擋得住老夫。」

鄔化龍笑了一笑，道：「你如果還想再打一場的話，現在我只派出一個毒神，就足對付你了，你信不信？」

「血手教主」抓住這句話，接口道：「信又怎樣？不信又怎樣？」

鄔化龍道：「你要不要打個賭？」

「血手教主」當然不相信鄔化龍的人格，可是他也不是什麼好人，爲了進一步試探鄔化龍和製造一個更有利的機會，他毫不猶豫的一點頭道：「好，老夫就和你賭一賭，老夫如果再打不過你一個毒神，老夫甘願做你的貼身侍衞。」

鄔化龍道：「你任意選一個毒神吧，只要你勝得了他，其他三個毒神，絕不出手阻擋你，任你揚長而去就是。」

「血手教主」伸手一指左前方的那個毒神，道：「老夫就選他！」

「他」字出口，右掌一揮而出，勢如風雷閃電，襲向他當胸大穴。

鄔化龍還來不及向那毒神發號施令，「血手教主」的掌力已到。

只聽「轟！」的一聲，掌力落實，打得那毒神一條身子飛了出去。

「血手教主」望着鄔化龍笑了一笑，暗中提足功勁，搖搖擺擺的向殿外走去。

他身形一動，剛走出二三步，只見那被他一掌擊飛的毒神，落地之後，只搖了一搖腦袋，身形一閃，飛快無比的又擋住了他的去路，向他揮手就是一掌。

「血手教主」一掌之力，何等雄渾，就是一塊生鐵，也要被他打得變形，而那毒神不僅絲毫未受傷，而且回身之速，也出人意料之外，不由心中一凛，駭然抽了一口冷氣，再和那毒神打在一起。

這時，那毒神可顯出了駭人的功力，只見他着着進逼，招招煞手，只打得「血手教主」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三十招後，「血手教主」已被打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而那毒神的攻勢愈來愈是強猛，叫人難以抵擋。

「血手教主」這時不免暗暗叫苦起來，才知剛才那四毒神圍攻他時，根本沒有發揮全力。

這時，「血手教主」的一張臉色已是由紅變青，接着又由青變黑，他自己不覺得，鄔化龍看得微微一笑，口中輕喝一聲，道：「住手！」

那毒神聞聲急退，住手站在一旁，沒事人似的。

「血手教主」在那毒神住手之後，反而覺得胸口一陣翻轉，接着一股惡氣衝上腦門，隨之神智一陣迷糊，身子搖了一搖，轟然跌倒地上。

這時，鄔化龍忽然站起身來，走到「血手教主」身前，出手如飛，一連點了「血手教主」三十九處穴道回身坐回座上。

「血手教主」在地上靜伏了一陣，雙目一張，站了起來，這時，臉上黑氣盡褪，只是還是非常蒼白，而且目光也顯得呆呆的。

鄔化龍向他招一招手道：「過來！」

奇怪，「血手教主」竟然乖乖的走到鄔化龍身前，一點反抗的意志也沒有了。

鄔化龍冷冷的望了「血手教主」一眼，扳着面孔道：「你現在已經被我用四大毒神煉成了半個毒神，接着再下去，你便將神志喪失，完全成爲一個毒神，如果你願意做我的貼身侍衞，現在答應還來得及，你自己想着辦吧！」

「血手教主」沉默了一陣，道：「我願意做你的貼身侍衞。」

鄔化龍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紅色瓶子，拔開瓶塞，傾出一粒黑色藥丸，道：「張開嘴來！」

「血手教主」猶豫了一下，瞭然當前形勢對他已是沒有選擇餘地，因爲最使他感到威脅，就是自己身體的感受，似有一動痲痺的感覺，正向全身擴張散佈開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還有選擇的話，當然當貼身侍衞要強得多了，至少不會像毒神那樣，連神智都完全喪失。

「血手教主」莫可奈何的張開了口，鄔化龍屈指一彈，那顆藥丸化作一道烏光投入「血手教主」口中。

「血手教主」還想暗使巧，將那藥丸壓在舌根，暫不吞服，詎料那藥丸入口即化，同時發出一股惡臭，冲得他鼻子一酸，嘴一張，那藥汁已是順喉而下，流入腹內。

「血手教主」藥汁入腹，蒼白的臉色馬上又恢復了紅潤，目光也靈活的流轉起來，只是對鄔化龍自然之間流露出一片膺服之色。

鄔化龍微微一笑，道：「很好，以後你就寸步不離的隨在我身後。」

「血手教主」恭敬的應了一聲：「是！」便轉到他身後，一旁待立。

玉扇夫人看得暗暗抽了一口冷氣，回首向高一鳴望去，只見高一鳴也是驚訝得張口結舌楞在那裏。

就在玉扇夫人他們一震之際，鄔化龍接着舉掌輕拍了三下，只見四個毒神各自取出一襲頭罩罩在頭上，罩住了整個頭面，甚至連眼睛視綫都罩住了。

接着，鄔化龍便帶着「血手教主」與那四個毒神，走出神殿，奔向前谷而去。

他們去得遠了，玉扇夫人回頭便待招呼高一鳴跟去時，背心之上忽然一震，一隻手掌貼了上來。

耳中透入高一鳴的話聲，道：「夫人，現在你的靠山已經倒了，希望你能聰明一點。」

玉扇夫人一扭頭，說道：「你要做什麼？」

高一鳴一笑道：「不做什麼，只是想和你談一談。」右掌一遞，化掌爲指，就要落指點穴之際……

詎料，他自己背後也忽然被人貼上了一隻手掌，一股冷冷的話聲，透入他耳中道：「可惜你自己一點也不聰明。」

這一來，高一鳴的手指就落不下去了，臉上肌肉一僵，道：「朋友……。」

玉扇夫人聞聲而動，右肩一斜，身子一射而出，然後擰身轉體，站定身形，向着高一鳴望去，日光所及不由得笑容一綻，叫了一聲，道：「兄弟，我想你也該現身了。」

李中元掌力微送，將高一鳴推了出去，面色一正道：「高一鳴，我也懶得對付你，你逃出去吧！」

高一鳴忽然身子一矮，撲地拜倒，道：「李大俠，在下身中『穿心狼毫』，餘毒難除，你雖然放我一條生路，我也生不如死，尚請你李大俠大發慈悲，替在下向夫人討一個情……。」

玉扇夫人黛眉一挑，嬌叱一聲，截口道：「惡賊，你別做你的春秋大夢了吧，能放你一條生路，已是天大的造化……」

李中元搖手叫了一聲，道：「老姊姊，你就寬大爲懷，饒過他這次吧。」

玉扇夫人搖頭道：「不行，這個惡賊比『血手教主』還壞上千萬倍，你如今放走了他，將來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他陰謀詭計之下。」

李中元微微一皺眉頭道：「可是，那『穿心狼毫』乃是小弟打在他身上的，小弟如果不替他消解『穿心狼毫』之害，於心難安。」

玉扇夫人道：「你要替他消解『穿心狼毫』之毒，那是你的事，我不管，不過我要爲人類除害，廢了他的武功。」

李中元望着高一鳴一嘆道：「你爲人心性太壞，董夫人的話不無道理，你自己衡量着看吧，我可以給你一粒『天狼丸』，但却要留下你的武功，你如果不要天狼丸，你就留着你的武功去吧！」

高一鳴臉上怨恨之色倏隱倏現，羞愧的道：「在下就向你大俠討一粒『天狼丸』了，這身武功我也不想保留了。」

李中元道了一聲：「好！」伸手懷中，取出一粒「天狼丸」交給高一鳴，回手之際，拍了高一鳴一掌，喝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以後就要看你自己了。」

再一回頭，伸手拖起玉扇夫人飛身而起道：「大姊，我們快去看好戲去。」身形閃得兩閃，便消失不見。

話說高一鳴被李中元掌力打得心頭一陣猛震，暗道一聲：「完了！」鼻頭一酸，流下了兩行辛酸懊悔之淚。

他抬起頭來，望着蒼穹之上，悠悠的白雲，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唉！我一生計算人家，到頭來又得到什麼？」伸手張開手掌，托着那粒「天狼丸」凝視了一陣，又流下了兩行清淚，淚水落在「天狼丸」上，苦笑了一聲，和着淚水將「天狼丸」緩緩放入口中。

高一鳴服下「天狼丸」又嘆息了一聲，拖着沉重的步伐向谷外方向走了兩步，忽然雙目一怔，跳了起來道：「李大俠，李大俠，你……我眞慚愧死了！」身子忽然高拔而起，隨着李中元身後追了下去。

話說李中元與玉扇夫人來到大廳外面時，鄔化龍已經帶着「血手教主」和四大毒神走進了大廳。

大家見他帶着「血手教主」一路走進來，曾經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不過很快就平息了。

鄔化龍昂首闊步，穿過人羣，一直走到覃雅珍坐位之前，笑了一笑道：「夫人，我回來了。」

覃雅珍望了他一眼，冷冷的道：「很好，一旁待命！」

覃雅珍的答話和態度，使鄔化龍像是遭了雷殛一樣，臉色一變，道：「你怎樣啦？」

覃雅珍目光一厲道：「鄔化龍，你最好識相一點，站到一旁去……」

覃雅珍原是鄔化龍的老婆，兩人早就商量好了，定下奇謀分頭行事，如今鄔化龍收服了「血手教主」，覃雅珍也控制了全局，照說，鄔化龍乃是一谷之主，覃雅珍就該起身讓位，由鄔化龍主持一切才是，但目前的情形，似乎覃雅珍已經變了心，不準備把大權還給他了。

鄔化龍是可忍孰不可忍，當下臉色再變，勃然大怒，喝聲道：「覃雅珍，你難道要造反了不成。」

覃雅珍冷冷的望了他一眼，一揮手道：「你目無法度，暴叱聖堂，按照教規，當極刑處死，姑念你夫妻一場，從寬發落，來人，把他押下去，關入『天』字牢，禁閉三月以示薄懲。」

一聲令下，于嫣帶着四個勁裝大漢，閃身而出，便向鄔化龍撲來。

鄔化龍氣得跳了起來，口中發出一陣低吟之聲，只見他身後四大毒神，分別閃身而出，四人一揮手，就把那四個勁裝漢子打得飛了出去。

于嫣見機得快，幌身退了回來。

那四大毒神打飛那四個勁裝漢子之後，便護住鄔化龍四週，不再出手。

鄔化龍兇目含威的掃射了全廳一眼，「哼！」的一聲，道：「願意擁戴本座的，站過一邊去。」

鄔化龍說這話的時候，心裏曾經暗自計算了一下，就算覃雅珍在他離開「天毒谷」期間，下了工夫，即使大家背叛他，至少，那些曾經陪他出谷去的一批人，應該還是忠心於他的。

詎料，他問話出口之後，全廳之人聞而不聽，一片漠然之色。

鄔化龍面色慘變，哈哈大笑了一陣，忽然大叫一聲，道：「鄔詰何在？」

「弟子在！」鄔詰倒是應聲走了出來，向鄔化龍行了一禮，一臉恭順領命的樣子。鄔化龍一揮手道：「去把那惡婦擒下來。」

鄔詰欠身道：「弟子不敢！」

鄔化龍雙目一瞪道：「你也不聽爲師的話了。」

鄔詰道：「師父有所不知，弟子有下情禀報。」

鄔化龍道：「你說吧！」

鄔詰道：「請師父容弟子密禀。」

鄔化龍道：「近前來。」

鄔詰走到鄔化龍身前，做出耳語之勢，引得鄔化龍身子一側，伸頭過去。

鄔詰輕笑一聲，悄悄的道：「你知不知道，她原來是我親生娘！」

鄔詰陡聞此言，不由得一怔道：「誰說的……哎喲！」身子一彎，左腰腰眼部位被鄔詰插上了一把短劍。

鄔詰哈哈一笑，道：「老鬼你……」

得意之下，忘了自己的安危，不料「血手教主」一閃而出，霍地到了鄔詰背後手起掌落，揮出一掌。

鄔詰口中「你」字只說得一半，身子便被打得摔了出去慘號一聲，立時了帳。

鄔化龍伸手按住腰眼，向地上坐下去，強忍痛苦，發出一陣低嘯之聲，役那四大毒神，一齊縱起身形向覃雅珍撲去。

覃雅珍冷笑一聲，道：「他們能奈何得了我麼？」

接着，口中也發出一陣奇怪的嘯聲，嘯聲一起，眼看那四個即將撲上去的四大毒神，忽然身形一歛，欲進不進的猶豫起來。

鄔化龍大罵一聲道：「好呀！敢情你這賤人蓄志已久，把我役使毒神的神咒也偷學去了，咱們就比比眞功夫吧！」

頭一回，吩咐「血手教主」道：「替我止住溢血，然後，助我一掌內力。」

「血手教主」出奇的老實，伸手點了他二處穴道，止住傷口流血，然後，一掌貼在他背心穴上，一股眞元內力，透體輸入鄔化龍身內。

鄔化龍得「血手教主」內力之助，精神大振，口中嘯聲再起，那四大毒神又一齊向覃雅珍撲去。

覃雅珍發嘯制止，那四大毒神又停了下來。於是那四大毒神在覃雅珍與鄔化龍彼此役使之下，一來一往，進進退退，莫衷一是。

這樣相持了將近半個時辰，那四大毒神雖然神智不清，却也被激起了一腔怒火，暴吼如雷，對雙方的命令，都顯得不耐煩和困擾了。

不過這時鄔化龍因爲受傷甚重，雖有「血手教主」內力支持，到底因爲流血過多，有了不支之狀。

大廳之中的情形，已是被覃雅珍慢慢佔了上風，那四大毒神已漸漸爲她所支配，退多進少了。

鄔化龍怨恨之氣冲天而起，忽然伸出舌頭，狠狠的一口咬了下去，拚着最後一點眞元內力，張嘴朝着那四大毒神，噴出一口血雨，身子一軟，就仰身倒在「血手教主」懷中，嘴角一陣抽動，沒再說一句話，雙目一閉，了結了他一生罪惡生涯。

場中那四大毒神，被鄔化龍噴了一口血雨之後，立時神情大變，誰的命令也不聽了，便在大廳之中亂打亂殺起來。

這時，覃雅珍似乎也已慌了手腳，面上一臉驚惶焦急之色，拚命的發着奇怪的嘯聲，企圖將那四大毒神壓制下來。

可是，那四大毒神兇性一發，對覃雅珍的號令，已充耳不聞了。

忽然，其中一個毒神，口中發出一聲厲嘯，由殺喊聲中一冲而起，向着覃雅珍撲去。

覃雅珍口中猛發怪嘯，那毒神根本不理，雙手一合，便向覃雅珍抱來。

覃雅珍花容變色，神智一慌，竟呆立在當地，不知逃避了。

于嫣閃身而到，一掌擊在那毒神心口之上，那毒神嘴唇抽動了一下，揮手一掃而去，打得于嫣橫飛了出去，倒地滾了二滾，當場口吐黑血，氣絕身亡。

那毒神再度跨前一步，雙手一合，便把覃雅珍緊緊的抱向懷中。

他那一抱，顯然用力奇猛，只聽覃雅珍慘叫一聲，螓首一垂，口角滲出一股鮮血，也香銷玉殞了。

廳中情勢，急轉直下，說來話長，其實快如電光石火，令人目不暇給。

大廳之中，立時人影亂飛，慘號連連，亂得一塌糊塗。

李中元大叫一聲，道：「不好了，那些毒神失去控制了。」

話聲中，伸手懷中，掏出一把火花信號，抖手打入半空之中，接着急急的向玉扇夫人道：「老大姊，有人來到之後，招呼他們在大廳四週，按五行方位，堆起幾堆乾柴，澆上油脂，燃燒起來，阻止毒神離此遠去，我先下去擋他們一陣再說。」

毒神的厲害之處，不但功力奇高，而全身帶毒，沾人立死，玉扇夫人已是看得心驚肉跳，一聽李中元要去與四大毒人週旋，大驚叫道：「你去不得……。」

「得」字未了，李中元已是雙肩一幌，飛身投入大廳之中。

李中元飄身落地，只見大廳之內，已是死傷遍地，慘不忍覩，最奇怪的是，廳門只不過是虛掩着，並未上鎖關死，而廳中之人，就沒誰想到向廳外逃走，只在大廳之中團團轉，竄來竄去，逃避那毒神的撲殺。

李中元雙眉雙軒，目射稜芒，氣納丹田，張口發出一聲「獅子吼」，震聲喝道：「大家立時伏地，靜止不動，那毒神就不會傷害你們了。」

李中元這一聲獅子暴吼，驚天震地，震得大家神智一清，有的便立時依言俯伏在地上靜止不動，有一部份人，想起廳門原是虛掩的，便拍的一聲，擠着向廳外逃去。這時，廳中四個毒神，有一個毒神抱死覃雅珍之後，他却忽然坐在地上，抱着覃雅珍緊緊的不放，也沒有像其他三個毒神一樣，追殺其他的人。

追殺其他的人的毒神，眞正說來，只有三個，就「血手教主」這時也是手中抱着已經死去的鄔化龍坐在地上形同木鷄。

李中元一聲大喝不但喝得大家神智一清，也喝得那些毒神怔了一怔，停止了片刻時光的追殺。

可是，當大家奪門而逃的時，那三個毒神，却又展開了追殺。

李中元心中激起一片悲天憫人之心，不禁暗暗嘆息了一聲，再次作「獅子暴吼」，喝道：「大家快快伏地不動，千萬不可亂跑了。」

同時身形急轉，揮起雙掌，向着三個毒神攻去，擋住了毒神的追殺。

這時，大家也看出了毒神只追殺活動的目標，對於靜伏在地上的人，却是不加傷害，因此，原來奪門而逃的人，馬上改變對策，依照李中元的話，伏在地上不動了。現在，大廳之中，就只剩了李中元一個活動目標，在三大毒神追撲之下，飛騰躲避。

可是，這時李中元却不敢向廳外逃去，因爲怕把毒神引出廳外之後，難以圍截他們，同時李中元也不能像大家一樣，伏在地上靜止下來，因爲這樣一來，毒神們失去了目標，同樣也會向廳外走去。

這一來，可苦了李中元了。

李中元的功力，近來雖然又有了長足的進境，已是高手之中的高手，但要和神智痲木的毒神硬拚硬打，顯然還不是他們的敵手。

所以，李中元只有展開輕身功夫，和他們在大廳之中追逐游鬥。

但是，那三個毒神的輕身功夫也非常了得，而且是三追一，半盞熱茶時光下來，李中元已是被追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了。

可是這時外面接應的人還沒有趕來，只急得玉扇夫人團團轉，一籌莫展。

適在此時，忽然有人在暗影之中，叫

了一聲：「夫人！」

玉扇夫人黛眉一皺，喝聲道：「什麼人？」

這時，她心裏煩得很，對誰都不會有好顏色。

「夫人，是我高一鳴。」高一鳴現身走了出來。

玉扇夫人冷然道：「你還不逃命去，來這裏做什麼？」

高一鳴道：「夫人，不要着急，也許小的能想辦法，把李大俠換了出來。」

玉扇夫人疑訝的道：「你眞能麼？」

高一鳴道：「小的不敢說有把握，不過我在旁邊看了很久，心裏有着一種奇特的想法，也許行得通。」接着，身形一幌，進了大廳。

玉扇夫人一楞，忖道：「敢情李中元並沒有廢去他的武功，唉！看來他這片對人的仁念，竟然感動了這老魔頭了。」一時感慨叢生，對李中元讚嘆不已。

話說高一鳴進入大廳之後，身形一矮，伏在地上，利用肘膝之力，慢慢的爬到「血手教主」身前。

他因爲爬行得非常緩慢，所以未被那追逐李中元的毒神所注意。

他到了「血手教主」身前，「血手教主」也沒有理會他，只瞪着一雙眼睛死死的盯在鄔化龍頸子一顆晶石鈕子上。

高一鳴暗暗點了一點頭，忖道：「是了，一定是這顆晶石的關係。」

主意打定，慢慢將手伸了過去，穿過鄔化龍衣服下面，兩指一用力，摘下了那顆晶石鈕子，緩緩收了回來。

這時，只見「血手教主」的目光隨着那顆晶石鈕子移動，最後目光落在高一鳴身上隨之將懷中的鄔化龍抖臂拋了出去。

高一鳴神色一肅，冷然道：「快去擋住那三個毒神，把李中元替下來。」

「血手教主」霍地厲嘯一聲，身子一拔而起，揮動雙掌便向那三個毒神撲去。

「血手教主」威勢奇猛，奮不顧身，使得三個毒神拋開李中元和他打在一起。

李中元抽身退了下來，一拉高一鳴，依然伏地而行，退出大廳。

李中元退出大廳之後，抹了一下額上汗珠，道：「高大俠，這次多承你……」

高一鳴截口道：「李大俠，你不要這樣說了，如說在下尙有人性，那也完全是你大俠感化之功……。」

遠遠傳來一陣呼嘯之聲，打斷了高一鳴的話，高一鳴一抱拳道：「大俠援手已到，在下羞於相見，再造之恩，容當後報。」說着，身形一起，投入夜暗之中，一閃而逝。

玉扇夫人望着高一鳴逝去的方向，大手指一揚道：「兄弟，老姊姊對你是無話可說了。」

「李老弟，這裏的情形怎樣了？」「陰陽叟」褚十八一馬當先飛縱而到。

接着，只見多寶夫人簡又青龍玲玲白義生廖小玫和梁七姑宋巧娥等二三十個人，都紛紛趕急掠而到。

這時，梁七姑已因李中元「天狼丹」之助，醫好了眼疾，飛身落地之後，便急急問道：「那四個毒神沒有逃走吧。」

李中元道：「還好，他們還留在大廳之內。」

梁七姑道：「讓我來收拾他們。」排開衆人，向大廳之內走去。

李中元與「陰陽叟」褚十八緊緊隨在梁七姑左右，走進了大廳。

這時，「血手教主」已經和三大毒神打得慘烈無比，正當他們走進大廳的時候，但見「血手教主」慘哼了半聲，一條身子已被打得飛了出去。

那三大毒神身形轉動如旋風一般，猛然向梁七姑和李中元褚十八三人撲來。

梁七姑張開雙手，道：「你們請退後一步。」

李中元與「陰陽叟」褚十八幌身向後退了二步。梁七姑依然張開着雙手，向前行去。

但見那三位毒神來勢奇猛無比，使李中元不禁暗暗爲梁七姑揑了一把冷汗。

說也奇怪，那三大毒神就將快要撲臨梁七姑身前之際，忽然，猛的刹住勢子，望着梁七姑發起怔來。

梁七姑搖身向前，圍着那三大毒神疾步游走起來。

這時，只見梁七姑手中忽然多了一隻二寸多長的香頭，香頭上發出一縷香烟，隨着梁七姑游走的身形，化成一道又一道的烟圈，把那三大毒神團團圍繞在當中。

梁七姑的身形越走越快，香頭上所發出來的香烟則越久越濃，片刻之間，便把三大毒神籠罩在烟霧之中。

那三大毒神初聞香烟之下，全身扭曲不止，顯得非常痛苦，時間愈久，痛苦的表現愈減，最後，竟然寧靜的朝地上坐了下去。

梁七姑身形一移，再轉到那抱着覃雅珍的毒神身前游走起來，游走了二圈她忽然停下身形，將手中香頭揑熄，收回懷中，伸手一扳那毒神肩頭，那毒神身子一斜，倒向地面，可是他手中還是緊緊的抱着覃雅珍。

梁七姑回手一探那毒神脈息，一楞道：「死了！」

一個毒神就這樣不聲不息的死了，眞叫梁七姑難相信。

倏地，一條人影從廳外飛射而入，落在廳中，目光流轉間，凝注在覃雅珍的身上，大叫一聲，問道：「是誰殺死了我女兒？」

這人來得突然，問的話更是奇突，梁七姑一愣之下，只見李中元已閃身而到，向着那人欠身一禮，道：「老前輩說的可是鄔夫人？」

原來來人乃是誰也想不到的唐彩雲，唐彩雲雙目一瞪道：「又是你這小子！」

李中元招手急道：「不！不是晚輩！」

唐彩雲怒聲喝道：「那麼是誰？」

李中元一指那緊緊抱着覃雅珍的那毒神道：「是他！」

唐彩雲伸手便向那毒神抓去，梁七姑喝聲阻止道：「碰他們不得，他們身上都有劇毒。」

唐彩雲神色一震，縮手道：「又是誰向他們下毒的？」

梁七姑道：「那男人乃是身蘊奇毒的毒神，並無人向他們身上下毒。」

唐彩雲「哦！」了一聲，道：「他就是毒神麼！……。」

話聲頓了一頓，道：「你們誰能把他們分開來。」

梁七姑雖然不認得唐彩雲，因爲她自稱是覃雅珍的母親，又見李中元對她非常恭敬，當下接口道：「我可以替你効此微勞。」

梁七姑用毒之能，又還在鄔化龍之上，這次是有備而來，看她表面上沒有什麼，其實早經做過預防措施，微微一笑，伸手扳開那毒神雙手，托起覃雅珍。

覃雅珍與那毒神的身子一分，大家這才看出覃雅珍手中原來握着一把五寸多長的七首，七首沒柄而入，正插在那毒神心房之上。

穿心之創，怪不得這毒神無聲無息的就死了。

唐彩雲右脚一起，踢得那毒神在地上連滾了好幾滾，那毒神滾動之際，滾落了頭上頭罩，現出了盧山眞面目。

唐彩雲一見那毒神盧山眞面目，臉上肌肉一陣扭曲，接着發生一陣凄厲狂笑之聲，罵道：「原來是覃東陽你這沒良心的死鬼，殺死了我的女兒，我也饒不得你！饒不得你！……。」

脚起如飛，向着那毒神覃東陽頭臉之上一陣亂踢，只踢得覃東陽血肉模糊，慘不忍覩。

「彩雲！你瘋了麼？」多寶夫人閃身而到雙手一推，把唐彩雲推出丈遠開外。

接着，只見龍珍珍大聲悲呼：「師父！」飛身投到唐彩雲膝前，拜了下去。

唐彩雲這時已是雙眼發直，望也不望龍珍珍一眼，搶身而回，抱起覃雅珍飛身縱出大廳，一路上帶哭帶笑的叫道：「珍兒……珍兒……媽再也不和你分開了！」

唐彩雲的哭笑之聲，漸去漸遠，快要消失的時候，忽然又多了一聲鄔秀梅的悲呼：「媽！媽！」隨着唐彩雲的哭笑之聲追了下去。

驀地，龍珍珍大叫了一聲，道：「師父瘋了，我不能不管她。」身形一射而起，向着大廳之外縱去。

多寶夫人搖頭一嘆道：「中元，老身替你去照顧他們好了。」頓足而起，一閃而沒。

梁七姑楞了一下道：「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李中元嘆息一聲，道：「晚輩早就發現鄔夫人與鄔化龍貌合神離，別有所圖，却沒想到原來是唐老前輩在幕後操縱。」接着又把唐彩雲爲人，說給梁七姑聽了。

梁七姑倒抽了一口冷氣道：「幸好覃雅珍陰差陽錯死在自己手中，那四大毒神要不是無人指揮控制，老身眞還不一定能制服他們哩！」

話聲頓了一頓，雙眉一凝，又搖了一搖頭，道：「不過其中還是有點奇怪的地方，他們就範之際，遠出我意料之外，想來其中必定另有高人相助。」

「陰陽叟」褚十八一笑道：「什麼高人矮人，還不就是我們眼前這幾個人。」

李中元對於事物的研究，向來是不厭其詳，眨了一眨雙目，道：「晚輩適才被他們追逐的時候，倒曾打了他們二三把『天漏針』，只不知有沒有關係？」

梁七姑道：「什麼『天漏針』？」

李中元道：「多寶夫人賜給晚輩的，中人之後，可以慢慢宣洩眞元內力，終至功力大減。」

梁七姑道：「那是什麼做的？」

李中元道：「晚輩未曾多問。」

梁七姑道：「你身上還有沒有？」

李中元道：「有，只是不多了，……剛才被追得大急，使我幾乎將全部『天漏針』用完啦！」

說着，伸手懷中，將「天漏針」取了出來，李中元所說的還有，也不過是五六枚了。

梁七姑要了一枚「天漏針」在口中舔了一下，很快的就點頭一笑，道：「一點不錯，就是因爲你在他們身上打了『天漏針』，所以他們的兇性大減，被我輕易的所制服。」

李中元又問道：「這『天漏針』是什麼東西所製成的？」

梁七姑一笑道：「這個……你將來問多寶夫人吧……。」

「陰陽叟」褚十八見他們談論不休，心中非常不耐煩，大叫一聲道：「你們的話有個完沒有？也不看看滿廳滿地都是人，也得快點想個辦法呀！」

李中元一震道：「這地上有很多人，是晚輩叫他們伏在地上的，怎麼一個人也不見起來，難道都死了？……。」

梁七姑伏身驗看了一個身旁的人，道：「他們只是中了毒神身上所發散出來的毒氣……。」

李中元心有內疚，急急的截口道：「要不要緊？」

梁七姑道：「這些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死了乾凈！」

李中元道：「老前輩，上天有好生之德，你老人家就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吧，而且，他們都是晚輩要他們伏地不動的，他們如果因此一死，晚輩問心難安，還是請你老人家救一救他們吧！」

「陰陽叟」褚十八嚷着的道：「中元的話，一點不錯，他剛才要不是放了高一鳴一馬，感動得他冒着奇險復入大廳，使『血手教主』擋住了那些毒神，只怕等不到你來，中元就先遭了毒神的毒手……中元的話，一點不錯，少囉嗦了，只要有救，你就非救人不可！」瞪着雙目，氣虎虎的，大有反臉相向之勢。

梁七姑一笑道：「我又沒有說不救他們，你窮嚷個什麼勁。」右手一抬，凌空打出一把藥粉，接着左袖一揮，捲起一道旋風，把那藥粉吹得瀰漫了整個大廳。

然後，又道：「他們很快就會甦醒過來，我們先出去吧！」移動身形，向着廳外走去。

李中元與「陰陽叟」褚十八相視一笑，隨在梁七姑身後出了大廳。

這時大廳外面的人，見他們走了出來，立時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歡呼之聲，震耳欲聾。

瞥眼間，只見人羣外面的遠處，如飛一般跑來幾條人影，李中元定神一望，接着口中歡呼一聲，道：「二哥！三姊！」身子一掠而起，飛過人羣，迎了上去。

（全書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金劍殘骨令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仇恕在林琦琤臨死前獲悉了當年他父親的眞正死亡事實，心中悲痛不已，此際，丐帮羣豪盡皆環跪地上，要求仇恕放棄復仇心念，以弭江湖殺刼，仇恕深受感動，忍痛允諾，正當丐帮羣豪歡呼不絕之時，鐵胆使者錢卓已召集數十高手，以火箭射擊盆地羣豪，並以巨石堵死唯一出口，仇恕眼看羣豪面臨絕境，不忍羣豪爲他喪生，要求錢卓放過丐帮羣豪，他願束手受擒，但丐帮自凌龍以下，全不讚同，要生死與共，全奮不顧身向壁岩衝扳而上，仇恕見羣豪前仆後繼，凄然轉首對慕容惜生道：妳——

橫流遍地血　消弭滿天仇

慕容惜生道：「衝吧！」

兩人身形齊展，飛撲而上。

只見一方桌面大的巨石，自狹谷之頂直擊「窮神」凌龍，來勢之猛烈驚人，有如泰山之崩。

「窮神」凌龍已將撲至峯頂，此刻大喝一聲，揮刀迎上，只聽「咚」地一響，長刀立刻斷爲兩截！

他咬一咬牙，雙拳齊揚，將那方巨石撥出三尺，自他脊背之後飛下，砰然落地，激起漫天砂石。

但凌龍自已身形却已不穩連落三尺。

刹那間，只見五隻弩箭，並排射來，他此刻力道已成强弩之末，勉力劈開了四隻，但最後一隻弩箭，却已「噗」地射入了他肩骨！

凌龍再也支持不住，翻身滾了下去！

羣豪一齊驚呼，但已救助不及。

就在他生死有如繫於一綫之際，突見兩條人影斜斜飛來，一人一手，拉住了「窮神」凌龍的身子。

這兩人正是仇恕與慕容惜生。

他兩人飄飄落在地上，只見那長箭已深透入骨，窮神更是面色蒼白，全無血色，疼得滿頭冷汗。

但這倔强的老人，却仍不肯皺一皺眉頭，切齒道：「你們不要管我，衝，衝，和他們拚了！」

丐帮羣豪本已俱都躍下，來查看他們帮主的傷勢，此刻聽了這番言語，又不禁振臂大呼道：「衝呀，衝上去，爲帮主復仇！」

仇恕面沉如水厲叱一聲：「且慢！」

丐帮羣豪，一齊頓住脚步，有人道：「仇公子還有什麼話說？」

仇恕沉聲道：「你等身無防身之物，亦無攻敵計劃，如此衝上去，那裏是與敵人拚命，只不過是送死罷了。」

丐帮羣豪呆了一呆，又有人嘆道：「縱是送死，又有什麼辦法！」

仇恕道：「先歇息片刻，設法尋找竹木，編成盾牌，再尋些刀劍，攻敵防身，

到那時再去拚命，也不算遲。」

他語聲沉重，自有一種威力，使得熱情激動的丐帮羣豪，稍爲冷靜了一些，只聽一人嘆道：「刀劍俱已和屍身一齊埋下去了，那時候弟兄們都已心灰意冷，不願爭殺，那知竟……竟發生此變！」

仇恕也不禁爲之暗嘆一聲，但立刻沉聲道：「縱無刀劍，也要削竹爲劍，削木成刀，總比赤手空拳好些，弟兄們，快去分頭作事！」

他斬釘斷鐵，說完了話，立刻抱起凌龍的身子退下！

轉目望去，只見火勢猶未蔓延至此，只因谷口這邊，寸草不生，而風向也是往那邊吹的！

這雖是上天爲他們留下的生路，但時候一久，還是死路一條——縱然不被烈火燒死，也要因飢渴而死！

只要他們一現飢渴之象，對方立刻便會攻下，那時以飢渴疲乏的傷殘之衆，還不是一樣要死在對方手裏？

仇恕越想越是心寒，但面上却毫不動容。

他必需以自己的鎮定，來支持丐帮羣豪的勇氣——

只因他深知在如此情況下，勇氣是極易消失的！

他輕輕放下凌龍的身子，方待拔下那隻長箭。

慕容惜生急地伸手攔住，道：「拔不得的，此地既無傷藥，亦無清水，你拔下了箭，只怕傷勢潰爛，凌帮主這條手臂，就……就……」

她長嘆一聲，住口不語。

仇恕心頭一寒，黯然道：「凌帮主，在下先前曾誇下海口，總希望不要丐帮爲助這些話……這些話帮主你還記得麼？」

「窮神」凌龍黯然一笑，說道：「那日我揭穿了你的行徑，你自然難免有些怒氣！」

仇恕嘆道：「又有誰知道，在下此刻正是孤立無助的，却只有丐帮的弟兄，爲我援手，爲我拚命，爲我——」

他語聲激動，竟已說不下去！

慕容惜生輕輕道：「這種話你以後不要再說，也就是了……」

仇恕緩緩垂下頭去，目中已是熱淚盈眶！

此刻丐帮羣豪已設法尋來一些竹枝木條。以僅有的幾柄刀劍，削了個木刀竹劍，道：「仇公子，竹劍雖輕，却是我家全部弟兄一點心意！但望仇公子能以此竹劍，爲帮主復仇！」

仇恕黯然一笑，收下竹劍，吶吶道：「多謝你們弟兄的好意！」

那丐帮豪士道：「此刻弟兄們都已歇息好了，可以尋來的竹木，也都已尋來，只要公子一聲令下，弟兄們立刻動手！」

仇恕道：「在下一介少年，怎敢號令丐帮的弟兄……」

「窮神」凌龍突地張開眼來，道：「事值非常，我也受了重傷，你難道還不肯暫代帮主之位，指揮丐帮弟兄，共同殺開血路？」

仇恕沉吟半响，毅然道：「既然如此，在下只有從命！」

他霍地長身而起，夜霧淒迷，火光閃耀中，只見丐帮羣豪，已俱都在他面前，屏息待命！

仇恕沉聲道：「由首至尾，先報數一遍！」

即爲首一人立刻低聲道：「一！」

第二人也立刻接了下去，只聽丐帮羣豪，一個接着一個，報到「一百四十七」時，便倏然而止！

數百個丐帮豪士，此刻竟只剩下了一百四十七人，這戰況是何等悲壯！慘烈！

仇恕心頭，不禁又是一陣愴痛。

但他却能咬住牙關，輕輕道：「由頭至尾，接着不斷的報下去，讓對方猜不出我等人數。」此時此刻他竟還存有機智。

丐帮羣豪心下大是欽服，果然接着報了下去。

只聽響亮雄壯的報名之聲歷久不絕！

狹谷上的仇人，聽了果然暗暗心驚，但那「鐵胆使者」錢卓却依然神色不變，反而冷笑大喝道：「你這疑兵之計，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我的。」

他縱聲狂笑又道：「你若少報些人，我反而相信，但你却報得太多了些！」

呼聲遙遙傳來，仇恕恨聲道：「想不到靈蛇門下，竟有這樣一個角色。」

他胸膛一挺，沉聲道：「一百四十七人，十人一隊，分成十四隊，餘下的七人，留在這裏，看護着帮主的傷勢！」

「窮神」凌龍掙扎着道：「一人已足够了，其餘的都跟着仇公子去！」

丐帮羣豪，轟然而響，立刻分成了隊伍。

仇恕目光一轉，沉聲道：「十四隊人，分向而攻，切莫集在一起！」羣豪又自應了，仇恕雙目一張，大喝道：「隨我來！」

他身形展處，與慕容惜生當先撲去！

第二次慘烈的攻勢，立刻展開！

沉默了許久的狹谷，立刻又瀰漫了殺伐之聲。

他們的攻勢，雖然激厲，怎奈狹谷地勢太險，對方更是守得滴水難入，他們却上攻一步，都要花一分慘痛的代價！

箭如飛蝗！砂石飛揚，鮮血，一道道自岩石間流下！

生者的怒喝聲，傷者的呻吟聲，混合成悲愴的音樂。

仇恕，慕容惜生左右飛馳，援救着丐帮弟子，但他們只要撲上一步，狹谷上便立刻有百鈞巨石飛下！

他們雙手互縛，本已不便，更何況時時都要照顧着其他的弟兄，一時之間，竟沒有一人能攻將上去。

仇恕轉目四望，只見丐帮羣豪，又已傷的纍纍，再戰下去，縱能殺出血路，剩下的也沒有幾人！

更何況「窮神」凌龍，還留在谷底！

刹那間他只得下命退却，只見兩柄竹劍，往來縱橫，爲丐帮羣豪掩護退路！於是，他們第一次攻勢便又失敗！

地上，又多了些屍身，心頭，又多了些悲痛！

仇恕，慕容惜生，並肩立在淒迷的夜霧中，望着遍地的鮮血與屍身——火光幾乎將大地映得一片鮮紅！

四下又靜了下來，只有丐幫羣豪的呻吟與喘息聲。

「窮神」凌龍斜倚在一個弟子的手臂裏，面色可怕地蒼白，雙目中却佈滿了血絲，他沉聲一嘆，道：「仇公子，慕容姑娘……」

突地狂呼一聲，當時暈厥在地上！

羣豪一陣大亂，仇恕沉聲道：「凌幫主只是怒憤過度，不妨事的。」

一個丐幫弟子沉聲道：「仇公子，我們與其坐守而死，不如再決一死戰，縱有一人能逃脫此間，將來也有復仇之望，否則，——」

他哀痛的頓住語聲，但他的言下之意，又有誰不瞭解。

仇恕暗暗嘆息，但神色却更是堅定，沉聲道：「拂曉之際，對方必定防守較疏，那時我自當拚一次，你們只管好生歇息，不要亂想……」

那丐幫弟子大驚，截口說道：「仇公子之意，是要我們都留在這裏，單獨去闖麼？」

仇恕沉聲道：「不錯！你們去了，也是白白送死，我單獨去試，還可成功，只要我一衝將上去，便可擾亂他們的放箭，那時你們衝上去的機會，也就多了。」

那丐幫弟子垂首道：「如是公子衝不上去，又當如何？」

仇恕道：「若是衝不上去，他們見我死了，也就不會再十分難為你們，防守必定鬆懈，甚至撤兵而退！」

丐幫羣豪又自亂了起來，齊聲道：「要衝就一齊衝，我們怎能眼見——」

仇恕厲叱一聲，說道：「住口！我此刻暫代幫主之位，令出如山，你們敢違抗幫主之命麼，快去尋地稍息，拂曉已將近了！」

嚴厲的語聲，使得丐幫羣豪誰也不敢再爭。

仇恕轉目望去，只見慕容惜生面容已顯得蒼白而憔悴，明亮的眼波，也已失去了光澤，不禁黯然嘆道：「只是……只是我連累了你了……」

慕容惜生淒然一笑，道：「我能和你死在一起，已算幸福得很……」

她輕輕移動身子將頭靠到仇恕身上。

此情此景，此時此刻，她早已忘了禮教之防，什麼都已不再顧忌，所有的情感，俱都流露於行止之間！

人們在生死患難之際，最易眞情流露，經過了許多次生死患難的仇恕與慕容惜生，此刻互相依偎，四目相視——

兩人都只覺既是愴痛，又是甜蜜——

突聽狹谷外傳來一聲大呼，道：「上面是什麼人，丐幫的集會，可能是在這裏了？」

仇恕精神一振，只聽另一人呼道：「石磷，朱白羽，華山銀鶴前來拜訪！」

仇恕大喜道：「這是端木方正的聲音，快過去！」

又聽得「鐵膽使者」錢卓的呼聲道：「此路已被封死，妄上一步，立有慘死之禍！」

狹谷外的朱白羽的聲音道：「放屁，大爺們要來便來要去便去，誰敢攔阻？」

此刻仇恕兩人已經飛掠而去，放聲大呼道：「端木兄小弟仇恕，被困於此！」

狹谷外的端木方正驚呼道：「仇恕，是你？」

仇恕呼道：「但望端木兄助我一臂之力——」

端木方正呼道：「好！」

仇恕展動竹劍，當先撲上，他每次俱都搶在慕容惜生之前，先當銳鋒，只見長箭，亂石，又自攻下！

此次他已一無顧忌，身形如風，曲折而上。

那邊亦自叱咤怒喝之聲大作，朱白羽，華山銀鶴，石磷，端木方正，這四柄名劍，亦已發動了攻勢！

狹谷那邊，本就防守很弱，地勢也較為平易。

端木方正，華山銀鶴，首先搶上了亂石堆上，但見兩道劍光縱橫，將亂石上的埋伏殺得四散飛奔。

仇恕大喝一聲，乘機躍上，只聽錢卓大喝道：「後退者死！」

一掌震落了一個奔逃的手下，其餘的人，果然不敢再退，反身撲上，羣豪的弩箭，也密密地射了過來。

仇恕方自搶上亂石，只見刀光一閃，當頭劈下，身後風聲連響，更不知有多少隻弩箭射來！

他若是避開長刀，便避不過弩箭，他若是閃開弩箭，便避不過長刀，華山銀鶴目光動處，為之一驚。

他離得仇恕最近，此刻長劍一揮，趕來援救。

但是他長劍方自揮動，心念突地一閃：「這是我殺父仇人之子，我縱不尋他復仇，又怎能救他？」

一念至此，長劍立刻頓住！

只見仇恕竹劍一揮，首先彈退了長刀，同時突地向後一揮，揮落了身後的弩箭——他身懷武功中不傳之秘「化骨神拳」，是以做到了常人不能做到的事。

而就在這剎那之間，巨石與弩箭，却已射向「華山銀鶴」，而他却只是木立當地，竟然無知無覺。

朱白羽，石磷，端木方正俱已撲上亂石，四面迎敵，見狀不禁大驚，但却已援救不及了！

只有仇恕，與「華山銀鶴」離得最近，霍然伸出右掌，向「華山銀鶴」向後一拉，驚呼道：「退下！」

但他情急之下，却忘了自己的右腕已和慕容惜生縛在一齊，鋼環緊箍，手腕已無力氣！

他猛力拉退了「華山銀鶴」，自己手腕却已一齊酸楚，更將慕容惜生的身子，帶得一個踉蹌，向後倒下！

巨石砰然落地，邊緣亦已掃中華山銀鶴肩骨！

華山銀鶴驚呼一聲，回劍揮落了弩箭，身子却也不禁向後倒了下去，仇恕，慕容惜生本已身子不穩，竟被他一齊帶得滾下亂石堆下！

四面的弩箭，巨石，暴雨般隨之擊下，那萬鈞巨石，也帶着隆隆之聲滾落，眼見就要壓到他們身上！

朱白羽，端木方正，石磷，一齊大驚失色。

驚呼聲中，只見三道匹練的劍光，交擊而下，將四下的弩箭，紛紛震落，仇恕大喝一聲：「去！」

飛起一腳，將亂石堆上滾落的巨石，凌空踢起，他這一足正已用了全身眞力，那巨石竟被他一足擊碎！

「華山銀鶴」亦自一躍而起，右手的劍，揮起一團劍光，左手拉起了仇恕，帶起了慕容惜生——

三人身形一動，便已後掠三丈。

朱白羽，石磷，端木方正隨之掠來。

狹谷上弩箭猶急，亂石如雨，直到仇恕等六人退到數丈之外，谷上的攻勢，方自停住。

六人齊地喘了口氣，面面相覷，却不禁楞在當地！

他六人好容易拚死搶上亂石堆，只要聯劍而攻，定可撲上兩邊狹谷，那時以他六人的武功，狹谷上埋伏着的人怎是他們的敵手？

但華山銀鶴的一念之差，却使得他們滿盤皆輸！

華山銀鶴茫然呆立了半晌，黯然長嘆道：「貧道對不起各位！」

端木方正頓足嘆道：「道兄，你……你……唉，也怪不得你，方才我若換了你，那一劍只怕要劈在仇兄身上了！」

石磷亦自嘆道：「二十載積仇之下，道兄你有方才的風度，已大是不易，是以道兄你也不必自責，小弟們俱都十分瞭解的！」

仇恕在那風雨廢殿中，已聽到自己與「華山銀鶴」之間的恩怨，此刻亦是思潮紛亂，口不能言。

只聽朱白羽突地放聲大笑道：「好了好了，你們若認為方才之事，甚是遺憾，便大大錯了，若無方才之事，他們兩人怎會手拉手地站在一起？」

眾人一齊望去，只見「華山銀鶴」果然猶自拉着仇恕的手腕，兩人自己相視一眼，胸中頓覺豁然開朗！

「華山銀鶴」黯然地一嘆，道：「仇兄，往事已矣，先人的仇恨，讓他去！」

仇恕只覺心頭一陣感激，沉重的道：「道長心胸如此開朗，小弟實在……實在……」

「清風劍」朱白羽大笑道：「還實在什麼，他若非心胸開朗之人，怎會與我等為友？」

慕容惜生忍不住幽幽一嘆，目注仇恕，道：「你聽到了麼？你也該心胸開朗些才是！」

眾人此刻方自注意到她，驟然見了如此絕世的美人，朱白羽等人雖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神情也不覺一呆！

仇恕立刻為之引見，眾人不禁更是驚奇。

端木方正呆了半晌，突地大笑道：「想不到，想不到，這眞是令人驚奇的事，我和石兄本來還在為你担心，那知你兩人竟……」

他大笑着住口不語，慕容惜生却已紅生雙頰！

這些人誰也想不到慕容惜生怎會是這樣一位絕世美人，見了她和仇恕間的微妙情況，都不禁為仇恕高興！

他們似乎都忘了自己此猶置身於龍潭虎穴之中，隨時俱有性命之危，丐幫羣丐，見了他們的歡笑，精神也不覺為之一振，因為他們也久已聽到這些名劍手的名聲，知道有他們一來，危機就少得多了。

但「華山銀鶴」却不禁仍然有些慚愧，吶吶地道：「無論如何，方才之事，總是……」

朱白羽大笑接口道：「方才之事，還提它作甚？我們方才既已衝了上去，此次難道就不能衝上去了麼？雖是虎穴龍潭，憑我們幾人之力，還不能來去自如？」

那知他笑聲未了，狹谷上却已傳下一陣冰冷的語聲，冷冷道：「你們方才縱然衝上，此刻却再也休想衝上來了！」

語聲蒼老威猛，滿含冷削之意！

仇恕面色一變，脫口道：「靈蛇毛臯來了！」

狹谷上立刻傳下回應：「不錯！正是老夫來了！」

羣豪俱是一驚，飛身掠到谷口，只見谷上人影一閃，百十個手持長弓利箭的大漢，立刻現身而出。

「靈蛇」毛臯卓立當中，厲聲道：「不但老夫來了，老夫苦心招集的全部力量，也俱都在此，你們縱然脅生雙翅，也再難飛渡了！」

「金劍俠」端木方正大笑一聲，道：「那也未必見得！」

「靈蛇」毛臯冷笑道：「你可是想試上一試？」

端木方正大喝道：「正是！」

他長劍一揮，便待撲上，只聽毛臯厲叱一聲。「且慢！」

他手掌一揮，兩旁的大漢，立刻各自舉起一包麻袋！

「靈蛇」毛臯冷笑道：「你們可看到了麼，這麻袋之中，儘是硝石火藥，只要你們稍敢妄動立時便是粉身碎骨之禍！」

羣豪俱都心頭一寒，端木方正也不禁倏然退後！

「靈蛇」毛臯仰天狂笑道：「這些催命物早已準備好了，只要等着老夫前來，是以遲遲沒有投下，否則，你們此刻，還有命麼？」

他語聲微頓，接口又道：「下面的火勢，也為你們留下了一角棲身之地，為的也是要等老夫前來，眼見你們受死！」

「清風劍」朱白羽縱聲笑道：「老匹夫，你話說得也未免太狂了些吧！」

「靈蛇」毛臯冷笑道：「你口裏雖在如此說話，其實心裏也在害怕是麼，只因此時此刻，你等自己算來算去，也知道自己無法逃生了！」

羣豪面上雖未動容，但暗中却不禁嘆息，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他們自己算來算去，也實是難以逃生了！

「靈蛇」毛臯目光四掃，得意地大笑道：「但各位可不必太過驚惶，只因各位還可再多活片刻……」

他笑聲一頓，接口道：「各位可曾聽到外面的聲音是什麼聲音麼？」

羣豪凝神聽去，只聽狹谷之外，已響起一片車轔馬嘶之聲，其中還夾雜着一些鐵鎚敲打之聲聽來竟有如造屋搭棚一般。

「清風劍」朱白羽忍不住脫口道：「

姓毛的，你這是在弄什麼玄虛？」

「靈蛇」毛臯大笑道：「各位再也不會猜得到的，此刻狹谷之外，那一片斜坡上，正在張燈結采，搭棚設椅。」

「清風劍」朱白羽大奇道：「張燈結采，這是爲了什麼？」

此人性情最是洒脫不羈，又最是好奇，無論在何時何地，他性情都難以更改，甚至值此生死俄頃之際他仍是一貫本色！

「靈蛇」毛臯大笑道：「張燈結采，自是爲了籌辦喜事了！」

朱白羽大聲道：「誰的喜事？難道你一把年紀，還要娶親麼，嘿嘿，只怕你未入洞房，新娘就要你立下遺囑了。」

「靈蛇」毛臯大笑道：「此刻你已是俎上魚肉，憑我宰割，是以你即使譏嘲老夫兩句，老夫也不會放在心上。」

他語聲微頓，接着又道：「你若要問是誰的喜事，老夫也不妨告訴你，今日，便是小女文琪，與崑崙弟子趙國明的成親之日！……」

羣豪俱是一怔，仇恕，慕容惜生對望一眼，心中亦不知是驚是詫，是悲是喜，慕容惜生幽幽嘆道：「想不到她還會和別人成親……」

語聲未了，「靈蛇」毛臯又自笑道：「少時時辰一到，老夫便要以這數百包硝礦火藥，作爲迎接新人的爆竹，他們交拜天地之時，也就是你們粉身碎骨之時。」

羣豪又是驚詫，又是憤怒。

只聽一陣車馬之聲，奔騰而來，接着，似乎又有幾條人影飛奔上了狹谷，一人大聲道：「新人俱已到了，師父可要下去準備一下麼，有弟子等幾人在這裏看守，必定不會出錯的！」

「靈蛇」毛臯道：「好！」

他轉首面對羣豪，大笑道：「今日老夫重重喜事，此刻失陪了，但各位只管放心，只要時辰一到，老夫還是會來見各位最後一面的！」

大笑聲中，他轉身而去！

「清風劍」朱白羽長嘆道：「氣煞我了，竟眼睜睜看他威風！」

端木方正面色深沉，道：「時已無多，我等好歹也要拚上一拚！」

石磷一撫掌中長劍，沉重地點了點頭，剎那間這些名劍手俱是豪氣大作，熱血奔騰，方待一衝而上！

慕容惜生突然微微一笑，道：「各位稍候，我們的救星已來了！」

仇恕轉首道：「誰？」

慕容惜生笑道：「你難道忘了毛臯還有兩個變了心的徒弟？」

仇恕驀地想起了那日在廢殿中聽得之事，大笑道：「不錯！」

語聲未了，岩上已發出一連串慘呼，十餘條大漢，一連串地懸空跌了下來，接着一人大喝道：「各位還不衝上來！」

羣豪再也不敢遲疑，齊地展動身形，飛撲而上！

狹谷上此刻已然大亂，縱有幾人射下火箭，但也擋不住這些身經百戰的一流武林高手了！

原來「奪命使者」鐵平，「銀刀使者」歐陽明，以及尉遲文，彭鈞等人，一直隱忍，直到此刻才發動攻勢！

鐵平將「靈蛇」毛臯，「鐵胆使者」錢卓騙了下去，立刻自身後將那些大漢擊落峽谷。

除了他四人之外，還有幾人也早已被他們說動，那些斷指大漢驀驚巨變，一時間，便都不禁慌了手脚。

峽谷外禮棚已自搭成，喜桌也已擺起，毛文琪鳳珮霞冠，面披紅紗，木然坐在禮棚裏。

那「空幻大師」趙國明，也早已換了一身吉服，正自喜氣洋洋地與「靈蛇」毛臯談話。

巨變一生，他幾人齊都大驚，毛臯驚呼道：「鐵平，你瘋了麼？」

語聲未了，「清風劍」朱白羽已飛身掠下，大笑着道：「姓毛的，你還要得意麼？」

他身形有如閃電，輕輕一掠，便到了毛臯身前，劍走輕靈，一招「玉女穿針」，急刺毛臯的胸膛！

毛臯擰身一閃，後退三尺，木然端坐的毛文琪，突地飛身而起，自吉服中拔出了那柄琥珀長劍。

她人劍似乎極少分離，此刻輕叱一聲：「誰敢傷我爹爹？」

「清風劍」朱白羽喝道：「丫頭，閃開！」

劍光一閃，直揮而去，毛文琪掌中琥珀長劍，急地迎了過來，兩劍相交，朱白羽如中霹靂，全身一震。

就在這一震之間，他長劍已被帶得脫手飛去。

毛文琪寸步不退，又是一劍揮來，朱白羽大呼道：「奇怪奇怪！」刷地後掠兩丈，呆在地上發起楞來！

此刻羣豪俱已掠下，「金劍俠」端木方正手揮金劍，與趙國明激戰在一起，暫時未分勝負！

其餘的人見到「清風劍」朱白羽竟一招便已落敗，不禁俱都爲之大驚，一時間誰也不敢出手！

只因「清風劍」朱白羽一代劍客，劍法造詣之深，早已名傳海內，他一招便已落敗，別人又怎能取勝？

毛文琪手握長劍，站在毛臯身前，冷笑道：「誰敢過來？」

仇恕身形一展，慕容惜生道：「你難道忘了方才的話了，怎地還要……」

仇恕怒道：「我縱不取他性命，也要將他武功廢去，免得貽患世人，這並非復仇，只是除惡！」

慕容惜生呆了一呆，身不由主，隨之而去。

毛文琪冷笑道：「好呀，原來你們還沒有死！」

長劍展處，一溜大紅色的光芒。直刺仇恕。

仇恕早已領教過她這柄「琥珀神劍」的妙用，此刻心裏也不免有些驚慌，他雖然閃身避開怎奈慕容惜生已不能够移動。

剎那之間，劍光已至。仇恕無暇思索，眞力貫注，舉起掌中竹劍，揮劍迎了過去「清風劍」朱白羽失聲道：「完了！」

那知兩劍相交處，毛文琪掌中的「琥珀神劍」，竟被仇恕劍上的眞力，震得脫手飛起！

朱白羽以及四下羣豪，俱都一驚，就連仇恕與毛文琪自己，也驚得楞在當地，只因仇恕自己也未想到，這竹劍會有如此威力，只有慕容惜生在心中暗暗嘆息：「看來天道循環，當眞報應不爽，師傅曾經說過，這『琥珀神劍』的妙用，惟有以湘妃所製成的竹劍可破，而今日仇恕眞的被迫得使用了竹劍，這豈非是冥冥中的主宰，特意將事情安排得這樣？」

這道理在那時的確不可解釋，但如今你只要稍爲懂得一些物理的常識，便可解釋這「神奇」的事！

原來那琥珀劍的劍鞘中，襯有一層貓皮，而貓皮與琥珀磨擦。便可生電，「屠龍仙子」無意中發現了這情況，便煉成一種可以將「電」在琥珀上保留許久，仍不發散的內力，普通刀劍觸電之後，持劍人自然難免爲之一震，那情況也正和被閃電所擊相似！

而竹木却是「絕緣物體」，與電絕緣——這種物理科學上的微妙關係，在當時自然要被視爲神話！

一時之間，四下羣衆，歡聲雷動！

「奪命使者」鐵平振臂呼道：「斷指朋友們，『靈蛇』毛臯，氣數已盡，你們爲了些須金銀，難道就眞的要隨他同歸於盡麼？」

斷指大漢們面面相覷，只見場中局勢，已然大變——

空幻大師趙國明仍在與端木方正激鬥，「鐵胆使者」錢卓與毛文琪一前一後保護着「靈蛇」毛臯。

除了他們之外，其餘的人，似乎都不是毛臯的心腹，那些搭棚結采的人，早已走到一邊蹲下。

這情況誰都一眼便能看出，「靈蛇」毛臯又已完了！

要知以金錢買下的交誼，永遠是不會深厚的，以金錢買來的力量，也必定不會堅固，耐久。

是以「靈蛇」毛臯平時看來，雖然聲威顯赫，但一到緊急關頭，但立刻變得衆叛親離，孤獨無助！

這只因他眞心的朋友和黨羽，都已被仇恕逐個擊破！再加以他平日作惡太多，在江湖中聲名太壞。

這種種原因造成的結果就是：

當他得意時，成功時，有許多人會阿諛於他，共享他的成功，但當他失敗時，却無人分担他失敗的苦果！

斷指大漢們思來想去，都覺得犯不着爲了幾個錢便爲毛臯拚命，大家心意不約而同。一齊放下了刀劍！

「靈蛇」毛臯面容如死，厲聲道：「忘恩負義的奴才，你們……」

「清風劍」朱白羽大笑道：「誰受過你的恩惠？你倒說來聽聽！」

語聲未了，揮劍而上，「華山銀鶴」也隨之而去，只有石磷，他仍然木立在當地，沒有向他下手！

「鐵胆使者」錢卓，迎住了「清風劍」朱白羽！

「華山銀鶴」身形閃動，攔住了毛臯的去路！

毛文琪突地大喝一聲，道：「我和你們拚了！」

纖腰一扭，向仇恕與慕容惜生撲來，慕容惜生嘆道：「文琪，你……你……」

她怎能與毛文琪動手，身形不住後退，仇恕也只得隨着她後退，毛文琪招式有如瘋狂，嘶聲叫道：「你們退什麼，退什麼……」

仇恕嘆道：「我不傷你，也不殺你爹爹，你去吧！」

毛文琪有如未聞，招式更見瘋狂，仇恕暗嘆忖道：「難道她眞的瘋了麼？」

思念一轉之間，毛文琪瘋狂的招式，突地停了下來！

她呆呆地木立地上，身子開始微微顫抖。

衆人見了她如此變化，更爲驚奇，只聽遠處突地傳來一縷漂渺的笛聲，凄清蕭索，如慕如訴……

羣豪的身手，竟不由自主地隨着笛聲慢了下來。

毛文琪却突地身形一閃，輕輕一拍端木方正的肩，端木方正呆了一呆，只見她已掠到趙國明身前。

笛聲繼續着，羣豪只覺心中突地消失鬥志，誰也不願動手。

只見毛文琪突地手掌一揚，揭開了面上紅巾！

趙國明目光動處，顏色慘變，失聲道：「你……你……」

毛文琪目光沒有任何表情，冷冷道：「我早已自己毀了容貌，你還不知道麼？」原來「靈蛇」毛臯雖見到愛女容毀，却一直瞞着趙國明。

趙國明驚震之下，已駭得呆了，那樂聲已令他無法動彈，那知毛文琪卻突地自腰畔拔出一柄匕首！

只見刀光一閃，她出手如風，竟將匕首筆直刺入趙國明胸膛裏，長達尺許的匕首，只剩下數寸刀柄在外。

趙國明慘呼一聲，後退數步，翻身跌倒！

羣豪大驚之下，只聽毛文琪長笑一聲，轉身飛奔而去，奔向那奇異的笛聲傳來之處，「靈蛇」毛臯驚呼道：「文琪，文琪……」

毛文琪脚下不停竟似完全沒有聽到！

慕容惜生面色突地大變，顫聲道：「師傅來了！」

仇恕變色道：「你怎會知道？」

慕容惜生道：「若非師傅以『攝魂迷魄，傳音入密』的功夫相召，師妹怎會突然變了，除了師傅，又有誰……」

語聲未了，突見一道銀光，劃空飛來，來勢之速，無與倫比，只見銀光一閃，便已到了慕容惜生胸前！

羣衆又是一驚，仇恕更是色變，那知這神奇的銀光到了慕容惜生胸前，便突地落下，彷彿已有着靈性一般。

笛聲突寂，遠處却又有一個清亮的語聲響起：「趙國明身爲崑崙弟子，竟敢欺騙尊長，騙去我之信物，我已假毛文琪之手，代妙師兄清理了門戶。毛文琪屢受刺激，神智失常，隨我回山靜養復原！『屠龍刀』賜與慕容惜生，此刀可斷去你腕間的鋼環，你務需好生收藏，三年後再回來見我。這三年中，你可便宜行事，自行婚配亦無妨。海天孤燕前輩，仍是我生平最



最欽佩之人，仇公子回島後，可代我問好，毛皐雖然作惡頗多，但仇公子你若能體會仁心，能饒他便饒他算了！」語聲彷彿極爲遙遠，又彷彿就在衆人耳畔！

羣豪俱都聳然動容，知道這便是海內第一奇人「屠龍仙子」的聲音，慕容惜生早已跪到地上，恭聲道：「弟子領命！」

遠處但見白雲漂渺，人影，語聲，全已消失！

「鐵胆使者」錢卓轉目四望，只見丐幫羣豪，已將四下團團圍住，他心中暗嘆一聲，突地慘呼道：「師傅，弟子慚愧不能保護師傅，只有先走一步了。」

仇恕驚呼道：「且慢！」

但錢卓已反手一劍，劃向頸間，立即血濺身死！

仇恕長嘆道：「錢朋友，你放心，在下必定會好生埋葬你的屍身。」

他轉過頭，凝注着已面無人色毛皐。

「靈蛇」毛皐目光四望，頷下長髯，已不住顫抖。

他顫抖着後退脚步，突聽一聲蹄聲奔來，大喜呼道：「杜仲奇，你來了麼？快來助我一臂之力！」

只聽一個蒼老的語聲喝道：「杜仲奇他已返回關外，永遠不會再入關一步！」

「靈蛇」毛皐身子一震，只聽身後一人大喝道：「仇公子饒你，我却絕饒不得你！」

喝聲之中，一柄長刀，已筆直刺入毛皐的背脊，毛皐驚震之下，竟不知閃避，狂吼一聲，霍然轉身，顫聲道：「是你……你……爲什麼……」

「奪命使者」鐵平一刀得手，嘶聲道：「爲什麼，你還記得那滅門慘案麼，我便是他們的後代，今日爲我的父母兄長復仇來了！」

「靈蛇」毛皐身子又是一震，顫聲道：「好……很好……」身子一轉，撲面倒下！羣豪眼見這一代梟雄，如此慘死，也不禁爲之動容！

「奪命使者」鐵平仰天悲嘶道：「父親，母親，孩兒雖已爲你們復了仇，但却犯下弒師的大罪，且也無顏活在世上！」

羣豪一驚，鐵平却已回手一刀，自刎而死！驚呼聲中，「銀刀使者」歐陽明飛步而來，他面上有如死人一般，已變得一片痲木，俯身抱起了鐵平的屍身，望也不望衆人一眼，飛步奔了出去，尉遲文，彭鈞齊道一聲「且慢」，兩人同時放開脚步，隨之而去！

剎那之間，發生了這許多驚人的慘變，羣豪的目光，自不禁全被吸引，誰也沒有注意，那自遠處飛騎奔來，說出「七星鞭」下落的，正是「九足神蛛」梁上人，與兩個身穿青布道袍的老人——自然便是宋令公與柳復明了。

他兩人勸阻了杜仲奇，與梁上人趕來此地，却恰好見到這一幕慘劇的發生與結束，「青萍劍」宋令公長嘆道：「冤孽，冤孽……」

他雙手捧着一隻黑布包袱，筆直走到那猶自放着兩隻龍鳳花燭的桌子前，鄭重地將包袱放下。

羣豪直到此刻，才發現他們，誰也認不出這兩個老人是誰，只有「窮神」凌龍扶着一個弟子，掙扎走來，嘆道：「二十年不見，想不到兩位依然健在！」

宋令公，柳復明齊地黯然一笑，嘆道：「我兩人雖生猶死，但望凌兄莫要再提賤名了！」

「窮神」凌龍嘆息頷首，目光突地凝注到桌上那黑布的包袱上，他面色立刻爲之大變，顫聲道：「這……這莫非便是——……仇先生的靈骨麼？」

仇恕心頭一震，慘呼一聲：「爹爹——……」撲到靈桌前，放聲痛哭起來！

慕容惜生自也隨之跪下，宋令公仰天長嘆道：「二十年的冤仇，至今方算了結，仇先生，如今我已將你的靈骨，送回到令郎手上，我……我……」

他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垂下頭去，羣豪也只覺心頭沉痛，俱都垂下了頭，共同分担着仇恕的悲哀！

而仇恕心中，只有悲痛，悲痛……雖然他還有一些該做的事，他却什麼也不想做了……

仇恨，終於在鮮血中消失……

宋令公抬眼一望，見到了端木方正，他悲哀的面容上，不禁露出一絲輕微的笑容，只因他還記得，這今日的大俠，便是昔日杭州道上，臨財不苟得的少年！

此刻遠處又有一胖一瘦兩條人影，閃電般飛掠而來，但他們却遙遠便停下脚步，齊地長嘆道：「遲了……遲了……」

× ×

高懸的紅燈，如意結的采巾下，倒臥着滿地屍身。

四濺的鮮血上，默立着無數悲哀的人羣！

一雙還未燃起的龍鳳花燭前，並肩跪着一雙少年男女，他們此刻雖在放聲痛哭，但痛哭總有停歇的日子。

到那時，但願他們可能並肩跪在一雙燃着的龍鳳花燭前，爲這充滿悲哀與仇恨的故事，添加幾分喜氣。

但此刻，天地間却仍然充滿了悲痛，四下的采結與紅燈，更使得這情況變得有了些諷刺的意味。

抬眼望處，但見朝霞如血！（全文完）

下期預告

高皐先生繼「天壤王郎傳奇故事」後又一傑作：

民間歷史俠情通俗英雄故事「羯鼓天戈」

本篇故事敘述清代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之遺孤，落拓江湖，爲還我神州，光復故物的一段辛酸淚史……

這是一篇動人心弦，撼人脯肺的民間傳奇故事，作者以新奇之筆去蕪存精……本故事與坊間之「太平天國」故事，確是與衆不同，特別推荐。



閃電手畸行奇騙
名作家
小菁
最新佳作
衝破地獄門
小菁著
閃電手畸行奇騙，在報紙雜誌連載時，深獲讀者好評。閃電手沈虹的奇詭遭遇，震撼了黑色江湖，揭發了邪門異騙，故事發展，一部比一部驚險刺激，鬥智鬥力，細膩緊張兼而有之，值得一讀。
黑澤銀蛇
毒霧谷恩仇
神秘寶藏
小菁
鴛鴦艷盜
小菁著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上環新街7至13號A